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海军传奇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前 言

《中国海军传奇》描写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人民海军的丰功伟绩，真实再现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卫我海疆，扬我军威的辉煌历史。

打开历史的长卷，在我们遥远的记忆里，依稀可见郑和下西洋的影子，而近代中国留给国人的则是有海无防、有疆无船、处处挨打、受制于人的屈辱史。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中国失去的是良港和国土，得到的是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同志已经预见到，没有一个强大的人民海军，就不会有新中国的安宁。于是，人民海军壮丽的诗篇便从木帆船打沉大军舰，炸药包轰倒敌舰指挥塔开始了！从威震敌胆的万山海战，到小艇击沉大舰的“8.6”海战，从三军扬威一江山，到崇武以东海战铸利剑，从西沙驱强敌，到高歌太平洋，《中国海军传奇》以翔实的史料，生动的描写，鲜明的纪实风格，把读者带入了人民海军成长壮大的历史长廊，其悲怆与传奇，高昂与壮烈，惊心动魄与多姿多彩，令人感慨万分，掩卷难忘。

作品饱含激情地赞扬了广大海军指战员的聪明才智，讴歌了一大批海军英模人物的高风亮节。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创造了世界海战史上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从40年代到90年代，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人民海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这是战史文学作家孙晓、震寿、左东继《中国空军传奇》之后的又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作者历经数载查阅了大资料，进行了深入的采访和调查，并经军事科学院的有关专家审定，使该作更据史料性和权威性。

该作付梓之时正值香港回归大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之际。

《中国海军传奇》——这部颂扬革命英雄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作品，是我们献给祖国母亲的一支深情的赞歌，也是这几位曾是军人或仍是军人的作家，献给人民军队的一份节日礼物。

中国海军传奇

第一章 9000 官兵血战金门岛；叫白天下的“大公鸡”竟然被一粒“小米”噎了一下；莫斯科发来三道“金牌”，“四将军”连夜谋划；“海南防御总司令”薛岳称：“海南城防固若金汤”

一、当专列驶出国门时，毛泽东还在深情地回眸凝望

公元 1949 年 12 月 6 日。

正是东北大雪飘飞、严寒冰冷的季节。漫天的飞雪中、一列专列犹如绿色的游龙、在时快时缓地向前游动。

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宽大敞亮的玻璃窗上结满一层厚厚的冰花。

毛泽东放下手中的铅笔，从茶缸里捞起一把透湿绵软的茶叶，放到嘴里用力咀嚼起来。

还是那张宽大、生动、没有胡须的脸，只是脸上多了几许红润，多了几分光泽。

他的目光凝注在厚厚的隐含着奇妙图案的窗花上。

他迟疑地抬起手指，轻轻地触摸着那玻璃上的窗花。

窗花立刻融化了，现出一个明晰的指印。

顿时，有着粗大关节的手指在结满霜花的玻璃上急速地上下划动，冰屑便如一片片杨花，纷纷地跌落下来。

一个巨大的手掌贴了上去。

伶俐的警卫员打开另一扇窗户，用布擦子将毛泽东面前的这扇窗玻璃擦亮。

终于，霜花化作冰屑和泪滴，很快地飘落了，车窗外的景色透过还淌着水渍的玻璃窗，清清爽爽地映进毛泽东的眼帘。

正是飘雪的好时节，窗外的雪下得好大哟！

这才是北国雄浑壮阔的风光。

天，阴得很重，鹅毛般的大雪还在扑扑嗒嗒地往下飞落。远山、近树、房屋、河流……都被白絮般的飞雪覆盖了。

琼花玉树，冰封雪裹、银装素被……

毛泽东忽然想起早先书写的词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成这首《沁园春》词的时候，毛泽东尚未到过北国，陕北的冬雪实在无法同眼前的壮阔相媲美，毛泽东只不过通过他那神奇、雄阔的想象，才写下了那篇千古绝唱。

可现在，“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似乎有点不够了，该有个更神奇、更博大的说法。

毛泽东立起身来，双手去提拉车窗的掀键。

坐在一旁的陈伯达慌忙走了过来。“主席，您要开窗？”

“对嘛？伸把手，帮个忙，开窗透透气！”

陈伯达慌忙拦阻道：“主席，外面很冷，车又开得那么快，会着凉的……”

毛泽东不悦地：“开一下窗嘛，透透气，不要紧，接着再关上。”

陈伯达只好帮主席将窗户打开。

刚启开一道缝，一股凛冽的寒风便直灌进来，激得人精神为之一振。

桌上的文件、报表……被劲厉的冷风掀到了地上。

瘦长的高岗急步走了过来，他当时担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是从沈阳站上车作陪的。

“老夫子，你这是想做什么？不要命了？”高岗的语气十分峻厉。

当时的陈伯达在党内没有什么职务，这次访苏，他是教授身分随行的。陈伯达欲辩无词，神色十分狼狈。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手，说：“不关他的事，是我想开窗透气的，设想到外面的风这么大，把东西都刮跑喽！”

高岗听到开窗是毛主席的主意，这才转了口气，恭谨地说：“车厢里温度太高，猛然一受凉，是要生病的……”

毛泽东点点头，问：“车到什么地方了？”

高岗一边收拾着文件，一边回答说：“还有十多分钟就到满洲里，那是我们的北大门，再往前走，就是苏联老大哥的奥特堡了……”

毛泽东凝视着窗外，喃喃自语音说，“已经到了北大门，就要出门了，对喽，到了满洲里车站，我要下去走一走……”

10分钟后，专列停在了满洲里风雪凄迷的站台上。

毛泽东身披一件灰呢子大衣，独自在站台边的石板道上若有所思地踱步。

天空依然阴灰，大雪依然散漫，大片大片的雪花，轻盈地落在毛泽东的肩头。

毛泽东只是怜惜地瞧着它们飘落，既不用手扑打，也不用力抖动，一任它们在身上堆迭、聚集、凝结。

列车就要启动了，毛泽东回头向着西天留下了最后的一瞥，解放海南的炮声就要打响，还有百万大军欲挺进西藏，这是最后一战，结局会如何呢？

毛泽东呵了呵冻凉了的手，迈着沉稳的步子，重新登上了专列。

一声震耳欲聋的长鸣，列车跨过了边界，驶进了异国的土地。

毛泽东一生只出访过苏联一个国家。此次访苏可以说是他几年来的宿愿，党中央还在西柏坡的一个小山村里策划着最后的大决战时，他就曾准备去向“老大哥”请教建国后一些重大问题，由于当时解放战争正处在决战关头，没有成行。建国后，如何在旧中国这个烂摊子上恢复和建设一个新中国，一方面要搞好国内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学习、借鉴“老大哥”的建设经验。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这次赶在斯大林生日之前出访，无疑是最佳时机。然而，国内有些事情仍让他放心不下。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大陆已没有其立足之地，但蒋军仍凭着海空优势，以48万兵力占据着四个大岛和东南沿海一些小岛屿。

在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驻扎着20多万军队。

在3.2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驻扎着10万军队。

在1200平方公里的舟山岛，驻扎着12万军队。

在140平方公里小小的金门岛上，驻扎着6万军队。

卧榻之侧，岂容败军酣睡！

早在渡江战役时，毛泽东就要求各野战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各野战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开始了追歼顽敌之战。三野10兵团奉命打响了漳厦战役一部分——攻击金门战斗。

国民党军盘踞的四个大岛屿中，金门岛面积最小，号称“弹丸”之地。有人曾形象地比喻说，在祖国版图上，如果把大陆比做一只“大公鸡”的话，

台湾岛就像一片“小桃叶”，金门岛则像一粒“小米”。然而，就是这一粒“小米”，着实把“大公鸡”噎了一下。

一个多月前，三野 9000 官兵，在攻击金门战斗中失利，他一想起来就不由心情沉重。

10 月 24 日，攻击金门战斗打响。

此次战斗的主力——三野 10 兵团、准备乘敌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际，以 7 个团的兵力攻击大金门岛。由于准备匆忙，头批攻击部队三个团，在大金门岛登陆后，恰逢落潮，船只搁浅在滩头，遭敌人轰炸后，全部被毁。由于后续部队不能及时补充，致使登岛部队孤军奋战。官兵与敌人激战至 27 日，岛上部队与大陆失去联系。至 28 日下午，我 10 兵团三个多团 9086 名官兵（含部分船工），在与敌人浴血拼杀 5 天，打死打伤国民党 9000 多人后，终因寡不敌众，除一部被俘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

消息传到北京。

毛泽东戎马半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从没有像金门战斗这样窝火。9000 多人竟成建制覆没，这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史上是罕见的。尽管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军第四方面军西征（或称两路军）以及皖南事变，在伤亡人员上已超过此次战役，却都不至于整团整营地覆没。

尽管这次战斗失利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教训足以引起全军警戒，为此，毛泽东以军委名义起草批转了《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

“……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与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以为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金门失利，绝挡不住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残敌的进军。对毛泽东来说，蒋介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是，蒋介石凭借沿海岛屿搞海上封锁，依然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极大威胁，必须彻底摧毁这条海上封锁链。为此，中央修改了原定的计划、决定“先打孤立无援之敌，然后逐岛拔钉子”。

下一步，动哪个棋子呢？

二、夺取海南岛，毛泽东想到了第四野战军

列车驶过国境线后，便换乘了苏联的专列，往后的路程，便由苏联方面提供生活和安全等方面的保障了。

由于是在铁路上行驶，没有电台联络，所以访问团暂时与国内中断了联系。

下一步应该在哪里突破呢？

海南岛！

无疑的，选择这儿，对于锻炼提高我们的海战能力是非常适当的。海南岛不像东海那些岛屿，相互依偎，头尾相连，海南岛虽然大，却是一个孤岛，短时期内再不会得到多少外援了。

让谁去打呢？二野正在昆明围剿白崇禧、李宗仁的残部。

一野的大军准备挺进西藏。

三野远在东海，不能再让他们往来奔波。

莫非这一仗要让四野来打？

如今四野负责的广西战役已经打了一个多月，按预计方案该结束了。当初让他们负责解放华中南，留下海南岛，临时改向广西进军时，据说林彪还是有些想不通的。广西战役结束后，可以考虑让四野打海南。

毛泽东身在异国的土地上飞跑，心却在国内的各大战场上驰骋。

“主席，该吃饭了。”汪东兴走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

“唔，有没有电报？”毛泽东心不在焉地问。

“没有，我们才刚出来一天。”汪东兴回答。

毛泽东缓缓转过身来，看到桌子上摆着一头形象极可爱的小烤乳猪，周围摆着刀子、叉子，端详半天，不由笑出声来，问汪东兴：“今天吃洋饭？”

“苏联同志中西餐都准备了，今天安排吃西餐。”

“洋人吃猪肉就是这个吃法？”

汪东兴回答是。

毛泽东的湖南方言口语很重，常常把“吃”读做“七”。

“好啊，我们要吃洋饭了。叫陈伯达、师哲、叶子龙也一块来吃，不过这洋叉子我可用不惯，给我一双筷子可不可以？”

苏联服务员很快拿来一双筷子。

毛泽东和大家在苏联专列上愉快地吃了一顿西餐。

当毛泽东的专列冒着大雪向北急驰时，第四野战军林彪指挥的广西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正在此时，他接到了中央军委急电，要他回师向南，命一支主力部队前往解放海南岛。

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抵达莫斯科。

17日，叶子龙送来中央军委转来的电报：

“第四野战军林彪、邓子恢电报，请求以40和43两个军，配属加农炮、高射炮各一个团与工兵一部，共10万人，组织渡海作战兵团，由13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统一指挥，解放海南岛”。后面密密麻麻附了一些资料。

命令既下，林彪真的要打海南岛了，毛泽东却又陷入了沉思。看着中央军委按自己的意图发给林彪的电报，毛泽东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连4个小时没有出门。

海南岛非打不可，鉴于金门之战血的教训，怎样打才能一举取得成功呢？此时的毛泽东，满脑子已经是海南岛的兵家要志了：

海南岛是中国的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仅次于台湾。

海南岛，又称琼岛。该岛地处偏远，古时常被人称为“天涯海角”。

海南岛四面环海，北部与大陆的雷州半岛隔海相望，南面面临南海，气候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植物茂密，物产丰富，山青水秀，历史上，因其地理位置远离大陆的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十分落后，被看作荒蛮之地。许多忠臣义士、强盗罪犯，或因触犯达官显贵，或因触犯刑律，被贬摘发配到此。同时，海南岛又是一个人杰地灵之地，曾出过不少名人，最著名的是明代的政治家，为人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的“海青天”——海瑞。

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在海南岛建立了党组织，发展根据地，成立红色武装，电影《红色娘子军》就反映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迅速发展，岛上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也已发展成万余人的武装，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建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琼崖人民政府。广

州战役的胜利，更加促进了岛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是，进攻海南岛也有许多不利条件。从许多方面看，攻击海南岛比攻击金门的难度更大。

其一，金门的北岸距大陆只有 10 公里，炮火可以掩护，而海南岛却在我对岸炮火的射程之外。

其二，金门的国民党军舰因为害怕解放军的炮火轰击，只能在远处对我渡海船只进行拦截；而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舰可以到中流进行截击。

其三，当时金门岛上还没有完整的机场设备，只能呼唤台湾的飞机进行空中支援；而海南岛上就驻有 20 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

其四，四野渡海作战的工具仍是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另外，在当时国民党军所占的四个岛屿中，它距大陆比金门和舟山岛还要远。

海南岛和雷州半岛之间还有宽 20 至 50 公里的琼州海峡相隔。而琼州海峡又是世界上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

守卫海南岛的国民党主将是广州战役逃出的薛岳。

薛岳，字伯陵，绰号“老虎仔”。广东东昌人，国民党一级陆军上将。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北伐战争，因战功卓著多次擢升。以后被蒋介石起用，参加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抗战时期，他指挥了四次长沙大会战，给日寇以重创，为此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美国总统杜鲁门还颁发给他一枚自由勋章，张治中称他是抗日的“百战名将”。

但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徐州“绥署”主任，与我军作战连连失利，蒋介石因他不是嫡系，乘机将其撤职，转任总统府参谋长。

淮海战役后，他向张发奎等粤派军政要人提出以“以粤治粤”的口号，企图摆脱蒋介石的控制，蒋介石为拉拢他继续反共，只得任命他为广东省府主席。1949 年薛岳上任后，决心与共产党较量一番，谁知广州战役使他损兵折将、丢盔弃甲。最后丢失广州逃到了海南岛。

此时，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得知此情，似乎看见了一根护卫支撑台湾的臂膀，看到了一个与自己同船同命的沦落人，急忙一纸电令，任命薛岳为“海南防御总司令”。

刚刚逃到海南的薛岳惊魂未定，正在喟叹身孤影单之时，接到了蒋介石的任命书，这无疑给薛岳打了一支强心针，他急忙开始招兵买马，收拾残兵游勇。他把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和两广战役中撤退到海南岛的余汉谋集团残部，加上一些漏网之敌，共约 10 万人纠集在一起，企图在美国支持下，凭借琼州海峡与舟山、金门、万山诸岛，构成一道防御台湾的屏障，作为反攻复国的跳板。薛岳仗着 10 万残兵、50 多艘军舰、40 多架飞机，吹嘘“海陆空立体防御”、“固若金汤”，每天出动飞机向大陆沿海轰炸，向广州、武汉骚扰，同时加紧“围剿”岛上解放军琼崖纵队。

薛岳将防御重点放在琼州海峡的正面，在便于我登陆之各要点上，构筑有坚固野战工事和支撑点，并构置了部分水上障碍。

他的海军舰艇主要用于封锁海峡，空军主要用于轰炸雷州半岛各港口，阻止解放军海上训练和船只集结，袭扰湛江、徐闻间的运输线。妄想凭借这道防线和琼州海峡天险，阻止解放军登陆，以便长期盘踞海南岛。

毛泽东三思之后，同意攻打海南岛计划，于18日回电林彪、邓子恢：

“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攻，而不是依靠后援。第三野战军一部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之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没。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毛泽东又一次提到金门失利，无非是提醒参战将领们要慎之又慎。

林彪、邓子恢接到电报，深感解放海南岛需要做充分准备，仓促上阵，必将招致大祸。待研究完全部敌情和战区的条件后，此时，林彪才忧虑地认识到，海上作战与陆上作战有诸多的不同，现在没有军舰，也没有足够的木船，船上更没有强大防空和攻击武器，况且强渡的海峡近50公里，远远超过三野强渡金门时的10公里海面，一旦被敌人的军舰和飞机拦截在海面上，那等于是只有挨打的份。

林彪感到没有多少把握了。

由于解放海南的部队组成起了变化，进攻部队不但有四野的主力，还有广州军区的部队，而且中委临时任命这场海战具体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州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指挥，林彪便放下了心中的担子，把这次也许是立功也许是冒险的差事交给叶剑英去办了。

三、韩先楚的一条建议，坚定了毛泽东立刻动手的决心

大战在即时，却又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有的指挥员认为：鉴于金门的沉痛教训，证明没有制空权，没有铁甲战舰，要进行海上作战是十分困难的，要冒绝大的风险，不如稍待时日，等我们从苏联“老大哥”那里买来铁甲军舰时，我们再攻克海南也不晚。

也有的认为，我们的战士大都在平原上成长起来的，对海上作战短时间内不能适应，夺取海南不要说打仗，光船上的风浪颠簸就够他们受的了。

在这一片纷乱的声音中，有一个是坚持用木船去夺取海南的，这位指挥员就是韩先楚。

韩先楚是一员虎将，在解放战争中屡立奇功。

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新开岭战役中，他为全歼蒋军王牌“千里驹”师立下了头功。在辽沈战役中，他率3纵率先突破重重防线，突入到锦州城中，为活捉范汉杰立下大功。奔袭敌9兵团，千里追击廖耀湘兵团，他的部队又生俘廖酋于马下。入关后威震平津战场，强渡长江与武汉正面，进湖南追歼逃敌，从中国的大东北一直打到天涯海角的最南端，在中国的将帅录上，写下了浓彩重抹的一笔。

面对越海作战的难题，韩先楚独具慧眼，急电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买船作战，实为不可能，从苏联买船需要一段时日，从香港买船困难重重，只有依据现有条件，着眼于木帆船作战，且战而胜之，才是唯一把握战机的可行之法。

韩的意见立刻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重视，并且批准了立足于木帆船作战的方案。

方案既定，可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还是放心不下。1950年1月10日，

毛泽东又来电指示：“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起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

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1月23日，林彪给军委发电称：“渡海作战的准备还需要五六十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做好充分准备无疑是对的，但要拖五六个月恐怕就贻误战机了，是真不明白，还是另有想法。毛泽东没有追究。

2月10日比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召集渡海兵团领导会议。叶剑英再次向大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电报，接着说：“同志们，海南岛战役即将开始，大家都希望能打好，但如何打，还要请诸位多多考虑。”

大家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四位将军，一致主张采取“积极愉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最后决定，由中共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和第12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具体组织指挥，琼崖纵队积极配合，遂行解放海南岛之任务。

报告发到前委后，前委立即报中央军委。毛泽东回电同意。

2月17日，毛泽东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准备启程回国，临行前，又发来电报，再次强调：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此时，参战部队已是一片繁忙的备战景象。

作战决心已定，但参战部队指战员们绝大部分都没有见过大海，更谈不上有什么渡海作战经验了。要取得作战成功，必须把首长决心化作指战员们的战斗力，否则，计划再好也是空话。四位将军多年带兵打仗，十分清楚这一点。

为此，渡海作战兵团指挥部决定：进行两个月的战前准备，立即开展渡海作战教育，加强海上练兵。

四、木帆船，向海南岛进发

指战员们对打仗并不怕，多少枪林弹雨都过来了，区区残匪并不在他们话下。对解放海南岛重要性认识也很清楚。但是对于乘木船渡海作战普遍存有疑虑。有一个团组织讨论会，战士们一气提出十多个问题，比如，敌海空封锁怎么办？晕船翻船怎么办？船小海宽渡不过去怎么办？等等。

海上练兵刚开始时，有一个连队登上船，百分之八十的人头晕呕吐，出海归来，每个人都像害了一场大病，脸色苍白，吃不下饭，有的连队出海后，遇到风暴，船被打得桅断帆破，有的战士开玩笑说：“这次可真的革命到底（指海底）了。”

针对这种状况，在两个月的作战准备阶段中，各部队按照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的顺序，进行了普遍深入的思想教育和细致的思想工作。

兵团首长及时向干部战士传达第128师382团4连在海练中，用木帆船打退敌军舰及两个先遣营、偷渡奇袭成功的消息和经验，有力地鼓舞了士气。还发动大家学习海洋知识，了解海洋，增强渡海的信心。

有经验的老渔民请来了，老船工请来了。

这些几乎一辈子和大海打交道的人，十分热情地给大家讲授海洋常识，表演驾船技术，介绍航海经验。战士们听得津津有味，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个跃跃欲试。

不少战士还买来旧书摊上的《航海手册》和《潮汐表》等书，很有兴趣地学习、研究起来。军里、师里的宣传队也深入连队配合教育，组织晚会，不少连队成立了船上俱乐部，在船与船之间开展了竞赛。

指战员们克服种种困难，苦练渡海作战的技术与战术。

滩头上到处有人打秋千，走浪桥；到处有人练摇橹，学掌帆。

为了克服晕船呕吐，大家自觉增大训练强度，375团3营8连，第一次海练时，115人中头晕的就有72人，练到第八次就只有3人了。有的部队还总结了“先岩后悔”、“先昼后夜”、“先近后远”、“先单船后多船联合”的海练经验。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训练，一些原来认为旱老虎下海，有威风使不出来的人，感到有了办法，增强了必胜信心。

各级首长还发动大家开展军事民主。40军开展了“出主意，想办法”活动。许多部队用汽车上的发动机，把木船改成机帆船和能使用迫击炮和92步兵炮的土炮舰，创造了“4组1船”、“6组1船”“3组1船”等不同的战斗组织，解决了航海队形、海上联络、各种情况处置等问题，兵团首长知道以后十分高兴，连连称赞。

渡海作战，没有船不行。为此，参战部队师以上机关都成立了船只船工征集管理委员会。经与地方政府协商，确定了船租和船工待遇暂行办法。那时全国还没有统一货币，租金一律折合成大米。渡海兵团指挥部统一规定如下：

“3桅大船每只每天大米7.5公斤，2桅中船6公斤，1桅小船4.5公斤。船工伙食每人每天1.25公斤，菜金2角（以银圆计，下同）。船工工资分三等，甲等每人每天1元，乙等8角，丙等6角。船工牺牲者，同部队烈士一样抚恤；负伤者按规定发给治疗费，介绍入后方医院治疗，和部队伤员同样待遇。船只损伤，照价赔偿。部队要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船只。”

号令一出，广大渔民船工纷纷响应，参战部队很快征集到了2219只船，雇请到船工3400多名。

渡海作战万事皆备，只等一声令下了。

与此同时，刚组建不久的广东军区江防部队海防队，也在进行战前训练，准备待机参战。

广东军区江防部队是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兼司令员。由于对舰艇装备情况不熟悉，能否参战没有把握，洪学智吩咐该部队参谋长李怀章先把舰队拉到海上练练。

刚到该部队报到的李怀章一了解情况，心里凉了半截。

原来全舰队只有7艘舰艇能动，还有2艘是新接收的，舰员还没配齐。

针对这种情况，李怀章立即给政治部打了报告，要求调人。

其实在此之前，政治部已通过各种渠道调来了几百名官兵，其中有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人员，还调来100多名汽车司机，经短期培训为轮机兵。

显然，还远远不够。

政治部主任邓楚白听干事们说，社会上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他觉得可以招用，于是他亲自起草了一份报告，直接送军区司令员叶剑英。

叶剑英很快批了报告。

于是，当地报纸刊登了一则招聘国民党海军人员的广告。还派人把广告贴到乡下。

不久，应招人员陆续前来江防部队报到。

人员配齐，战艇也修好，开始试航。

第一艘试航的是何宝安担任舰长的“高明号”。何宝安是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参加解放军的，他的“高明号”也是接收的蒋军军舰。

机器隆隆响起来，排烟管喷出浓浓的黑烟。何宝安站在指挥台上，望着甲板上的水兵心里直犯嘀咕：这些东拼西凑起来的人，能打仗吗？

看看这些人吧，穿陆军服的，穿国民党海军服的，穿海员服、学生服、中山服、茄克服的，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

何宝安操纵着战艇在水里转悠了半天，才终于掌握了战艇的运动惯性。掌握了惯性，才能真正操纵战艇。

“高明号”终于按时靠上了黄埔码头，挤进了那些舰艇行列。

很快，机关召开舰艇命名大会。

“高明号”被命名为“先锋号”。

同时命名的有“解放”、“前进”、“劳动”、“勇敢”、“奋斗”、“国楚”、“突击”、“舞凤”。

此时何宝安既激动又忧虑。打海南岛，上级机关是否要让他们艇打先锋？打先锋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怕不能胜任。

果然不出何宝安所料，司令部又调来“果敢号”炮舰，又要他担任编队指挥员。

江防部队首次编队行动就要开始了。他们要驶离珠江口，远航到琼州海峡配合陆军作战。

黄埔码头上集结着7艘小型舰艇。

在欢送仪式上，洪学智司令员登上“果敢号”，亲自升旗，庄重地举起右手，领着全体官兵宣誓道：

“我们是中国人民的海上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

“我们像强大的陆军一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

海风吹拂，誓言回荡在港湾上空，传向远方。

随着一声航令下达，舰艇起锚，缓缓离开黄埔码头，向波涛翻滚的大海驶去。

但是首次编队航行很不顺利。

白天的航行总算没出什么事，夜里，风浪大了起来，舰艇在浪中颠簸摇摆，艰难行进，又没有导航设备，编队像盲人骑瞎马，战战兢兢行进得很缓慢。

周围是没有星光的黑夜，海天神秘而浑沌，“先锋号”的海图室里，居然没一张像样的海图。航海长在一张发旧而模糊的日本海图上寻找着航道标图，根本无法划出准确的航线。何宝安只能凭着印象操艇，跟着感觉走了。

海上暗无天日、似一口吞没一切的陷阱。“果敢号”舰长林枫在指挥台上急得直出汗，这些山区游击队的优秀指挥官，在这黑沉沉的海里心余力绌了。

报务天线被风刮断，电台失去了联系，海区陌生，仪器简陋，每前进一链都提心吊胆。一红一蓝的舷灯，像怪兽的眼盯着黑森森的世界。

他预感到某种不祥。

不幸的消息传来了：“突击”3号触礁了。

官兵们在惊恐中搏斗，抗沉，堵漏。

接着，“先锋号”搁浅了。

强大的惯性使何宝安一下子撞在了操车的车钟上，腹部顶在了车钟把手上，疼痛难忍。

另一位指挥员于守真也从坐着的器材柜上摔了下来。

全艇一时大乱，水兵们惊魂未定地冲上甲板。

“检查各舱是否进水？”何宝安沉着命令道。

还好，艇体没有损坏。何宝安感到庆幸。

信号兵报告：“突击”3号触礁沉没了，前面的“果敢”舰也搁浅了。

直到涨潮之后，“果敢”舰和“先锋”艇才带伤继续航行。

待舰队抵达湛江港时，我军向海南岛的总攻已经发起了。

江防部队虽然没有赶上战斗，但通过实战背景演练大大锻炼了部队，并取得了海航初步经验，为以后的海战奠定了基础，这是后话。

五、薛岳的“伯陵防线”

正当我渡海作战兵团紧张备战之时，海南岛守敌也在加紧部署。

“诸位，请安静，下面请薛长官训示。”这是薛岳自广州保卫战失利，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后，召开的第一次作战会议。

今天，薛岳的精神似乎格外好，几天前从广州逃离登岛时的那副惊恐的面容一扫而去，代之出现的是神采飞扬、面带微笑的面容。他今天的举动特别令他的部下感到惊奇。按惯例，主持会议的长官历来都是故意姗姗来迟，以显示长官的威严和权威，而今天薛岳是第一个来到会场，并和陆续来会场的各军、师长官握手寒暄。但是这种做作，不但没有给部下增添丝毫的亲切感，反而使与会的将军们更加不安了。

此时，会议室里响起了一阵掌声，薛岳伸起右手摆了摆，然后以惯常的语调开始他的训示：“诸位，党国目前正处于危难之秋，自广州保卫战失利以来，共军气势咄咄逼人，形势十分严峻，这些诸位也是清楚的。”

薛岳清了清嗓子，环视了会场一周，见许多军官在窃窃私语。自退守海南岛以来，军心不稳，许多人反映海南岛离大陆较近，很难挡住共军，应及早向台湾请求撤退，保住这点实力。他薛岳又何尝不知？可是，国防部已严令固守，不得撤离，他又不敢违抗，只好尽快安排布置，制定防卫计划。

“退到海南，我们已无退路，只好背水一战了。国防部严令我等坚守，因此，诸位要做好破釜沉舟的打算。好在海南与大陆有一条世界上流速最高的琼洲海峡相隔，共军既无舰艇，又无飞机配合，很难渡过来，地理位置对我们是有利的，我们的飞机战舰可在海峡将共军击沉。”

说着，他站起身来，走到挂着一幅海南岛大型军用地图的墙前，举起教鞭指点着墙上的作战地图说道：“我已拟就了一个防守计划，全岛划为四个守备区，即以第32军为第一路军，担任东守备区；第62军为第二路军，担任北守备区；以第64军和第4军为第三路军，担任南守备区。岛的北部为防守重点，主力在东西守备区的机动位置上，这样就形成一个‘品’字形，加上海空军的配合，形成立体防御，相互配合，易守难攻。”

薛岳说完笑了笑，得意地对部下继续说道：“该防御计划费了我多日心

血。外国战史上有马其诺防线、斯大林格勒防御，我认为海南防御计划也应有个名称，干脆以我的字命名为‘伯陵防线’如何？”

谁又能驳上司的旨意呢？会议一致通过，各军、师开始加紧布置。

1950年初，薛岳知道解放军已进占雷州半岛，同时得知西昌已失陷，预感到解放军下一目标无疑是海南岛了，他坐立不安，深感海南岛孤悬海外，无可依托，兵力装备不足，加上琼崖纵队在后方的骚扰，守岛困难极大，于是飞到台湾面陈蒋介石，说明利害及早主动撤离。可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认为如果不战而退，势必造成台湾岛民心浮动，军心混乱，引起连锁反应，不利坚守台湾。

薛岳有苦说不出，只好硬着头皮领命回岛。为防万一，他在南部部署了部分兵力，主要确保三亚机场和榆林军港，以备撤离时使用。同时，加紧清剿琼崖纵队，以便全力对付即将渡海的人民解放军。

“出水才见两脚泥”。薛岳大声结束了他的训话。像是跟解放军赌气，又像是给部下壮胆。

第二章 7000“东北虎”两次偷渡，登陆成功；薛岳惊梦，“伯陵防线”被突破；铁军砸情“硬骨头”，现代海战奇观——小木船击沉大炮舰；活捉敌副军长，追歼残敌到天涯

一、薛岳在沉沉的睡梦中惊醒

解放海南岛战役即将打响，我参战部队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我军参战的第15兵团中，第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3纵队。

第3纵队的前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主力。这支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根据毛泽东指示，由罗荣桓率领，从山东半岛渡海到达大连，进入南满。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绩卓著，所向披靡，是有名的“旋风部队。”

第43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这支部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在历次大型战役战斗中打冲锋的部队。

该部第127师，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孙中山革命时期。

1924年，孙中山接受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周恩来的建议，建立了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建国海陆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一支以保卫孙中山为主要任务，以苏联进口的铁甲车为主要装备的部队，在当时各路军阀对孙中山明从暗背、阳奉阴违的情况下，这支部队为巩固临时革命政府，保卫孙中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军著名将领叶挺，当时担任孙中山的警卫营长。

后来这支部队在北伐时改称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34团，叶挺任团长。后又称独立团。在叶挺率领下，一路北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被称为“铁军”。

这是我党最早建立的一支革命武装。参加了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一路担任先锋。过乌江，夺泸定，强渡大渡河，奇袭腊子口等，在这些著名战役战斗中，作为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为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开创抗日根据地立下了不朽功勋。

进入东北后，作为主力之一，一直是野战军的一张王牌。

渡海部队经过近3个月的充分准备后，准备发动攻击。

由于我军连日进行海上练兵，攻击海南岛的作战意图已无法隐蔽。

海南岛，国民党驻军司令部。

午间温暖的阳光透过宽厚的布帘，照射到嵌花羊毛地毯上，在上面画出一个很奇特的光斑。偌大的指挥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

守岛司令官，国民党上将薛岳，独自倚靠在沙发上小憩。

30多年的军旅生涯，使得这位当年在第五次围剿中风头极健的奶油小生两鬓花白，顶发已谢，眼袋隆起，额头眼角新添了许多皱纹。

可以说，他同即将攻岛的人民解放军是打了几十年的老对手了。

20年前在中央苏区，他先后参加过三次围剿，与红军交手数十仗。从那时起他就知道，红军是一支极难对付的军队，同以往的农民起义军和占山为王的草寇绝对不同，这支军队不但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而且他们的指挥员个个都是骁勇善战之将，绝不容己小觑。

当从确切情报中得知，大陆上与自己对垒的共军是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时，他那原本就悬着的心揪得更紧了。

林彪，是薛岳黄埔的同窗；第四野战军，是中共各路大军兵马最多、势力最大的一支。

早在红军时期，薛岳就和四野的一些前身部队交过手。他不得不承认，这些部队是他的克星。

这些部队作战，无论是在苏区围剿，还是在长征路上围追堵截，他几乎每战总处于下风，不是被其声东击西而骗过、便是被猝不及防的一刀而重伤。当初湘江一战，眼看大功告成，红军和共党的全部领导机关都被压在一条狭长的山道上，而且被浩荡的湘江截成两段。

半渡而击，天时、地利、人和已被自己的人马占全。

可是最后这层窗户纸就是捅不破，任凭他的将士如何卖命拼杀，任凭炮火如何密集无情地屠戮，可他们的军队就是冲不进中共领导人藏身的那条山谷。在他的面前，仿佛总有一道墙阻挡着他的脚步。

入夜，经过一天的血战，两方的将士们都停止了厮杀，都在喘息着舔舐自己的伤口，养精蓄锐，准备第二天的血战。

但是，当天亮的时候，他们再也找不到共军的身影了，红军突然地消失了。

从此，他率领着数十万大军，在红军的身后开始了万里大追杀。

在乌江，他捡到了候之担军丢弃的烟枪；在金沙江，他拾到的只是红军扔掉的几只破草鞋；在赤水，他奔彼于贵阳与昆明之间，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红军已经虚晃一枪，向大渡河杀去。

薛岳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时，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大渡河，是包围锁链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一旦这儿被红军突破，便更难追堵围剿了。

幸亏“蒋总裁”知道了这件事情，非但不忧虑，反而兴奋异常，他认为红军选择了一条死路，一条 100 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走过的全军覆灭之路。大渡河是不可逾越之天险，山高谷深，河流湍急，除泸定镇有一处铁索桥外，全河根本无桥可通。红军至此，必是自投罗网。

然而，他最忧心的事情发生了，又是四野前身部队的几员能征善战的虎将，不但打下了安顺场，而且夺下了泸定桥，使得红军终于跳出了百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飘然而去。

“金鳌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不再回。”战场上的战机一闪即逝，而从此之后，在中国的战场上，再没有像这几次将共产党的领导人逼到悬崖边、一网打尽的好时机了。

幸亏大渡河一战有蒋介石亲自督战指挥的密电，非如此，把失职的罪过全部怪落到自己的头上，这颈上的脑袋难保哟！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老对头又对上阵了。

不是冤家不聚头。

这一回是海上作战，哼，你那些东北来的旱地老虎就使不上劲了。

没有大船，他们让海浪一打就头重脚轻，不要说打仗，让他们头朝上站着恐怕都难以做到，更何况我还有 13 万驻岛大军，还有数十架作战飞机，如果他们敢划着小木船来攻岛的话，恐怕只让飞机在海上如同训练一般的打活靶，就可以结束战斗了。

薛岳昏昏沉沉地睡着，脑海里却在七颠八倒地回顾着这些陈年往事。

也许，这是上帝给了我翻本的机会。

“报告，前线急电。”薛岳被参谋官的一声紧促的报告声惊醒。

“怎么回事？”薛岳正了正军帽，威严地问。

“共军近期在海滨加紧水上训练，筹集粮草，强运弹药，征用船只，有对我防区实施大规模攻击的可能。”

薛岳急步奔到地图前，仔细审视着海南区的军用地图。

海南岛虽然同大陆有海峡相隔，但防守上并非没有隐忧。首先，由于解放军行动迅速，岛上的工事防御体系尚不完善，海陆空三军的协同配合也不够默契。其次，守岛驻军的弹药和粮食供应尚有亏空，一旦战事一起，海峡被封锁，急需的军备物资的运送就会更加困难。再次，岛上的琼崖纵队也日益壮大。这支红军时期就诞生的武装，在岛上已经苦撑苦熬了几十年，现在已经发展到1万多人马，成为一支有相当威胁力的军队。只是现在他们藏在大山里，一旦共军实施海上抢渡，他们肯定会里应外合地杀出来，到那时自己腹背受敌，滋味肯定不好受。

不管怎么说，守岛的重任已经全部压到自己肩上，再无可推卸了，只有紧急行动，把隐患彻底消除掉。

主意打定，薛岳立刻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2月初，薛岳下令禁止船只出入，断绝交通。

2月中旬，薛岳又下令以五个师的兵力“围剿”五指山琼崖纵队根据地，同时又以海空军向大陆沿海进行不间断的大规模袭扰，企图破坏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准备。

二、7000“东北虎”偷渡越海

渡海兵团指挥部。

四野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人送外号“小诸葛”。他不属于那种力战型的统帅。他心思缜密，虑事周全，善用奇兵，常常施用四两拨千斤的招法夺取胜利，因而在部队中威信甚高。

现在，中央军委已经明确，这次渡海作战，由邓华、赖传珠、洪学智、韩先楚等人组成前委，由邓华担任总指挥。

这场仗究竟该怎么打？

军事作战会议已经开了整整三天了，对渡海作战实施的战役方针，渡海作战中可能出现各种复杂情况，都做了可能的预测，准备了解决的方法。

韩先楚指点着海南岛军用图，分析着说：“守岛的薛岳部对外大吹大擂什么伯陵防线，其实他自己的家底子他清楚，虽然他有5个军，50多艘舰艇，25架战斗机，20架运输机，总兵力已达10万多人，但想把海南岛像铁桶一样团团守住肯定是勉为其难的。瞧，他的32军守岛的东部，62军及教导师、暂编第13师守岛的北部，第4、第64军守岛的西部，63军守备以榆林为重点的南部，海空军主要用于海上巡逻和封锁。其兵力不足、部属分散的弱点是一目了然的。他们的防守空隙多，正可被我们利用，选择防守的弱点登上岛……”

赖传珠政委沉吟青谈了自己的忧虑。“中央军委来电，让我们接受金门一战的教训，渡海作战的攻击部队一定要具备一定的规模，最好能有一个军的力量强渡，而且还要有后援力量，在短时间内，需要这么多船只，从哪儿才能搞到呢？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困难……”

邓华对这个问题已经考虑了好几天了，基本上有了比较成熟的意见，他

条分缕析地说：“不错，金门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深刻吸取，决不能再犯此类的错误，但海南与金门的情况有所不同。金门只是个弹丸之地，部队不论从哪儿登陆，敌人都能够一览无余。而海南地域广阔，海岸线绵长，如果我们集中船队实施大规模渡海，很难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况且敌人还有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和作战舰艇，结果肯定对我们不利。我们可不可以利用敌人防空上的一些死角，利用夜暗做掩护，实施数批小分队的偷渡呢？这样海上目标小，不易被敌人发现，登陆后可以和岛上的琼崖纵队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利用地形将部队隐蔽起来，等到最后总攻时，他们再从敌人的背后杀出，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一个好战法，大家围绕这一战法，又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了许多作战的细节，于是一个绝妙的作战方案诞生了。

为了摸索路子，积累经验，指挥部决定，首先组织一个加强营向海南岛偷渡，这个营命名为潜渡营。

1950年3月5日黄昏。

40军118师352团一个营近800余人，在渡口整装待发。

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亲临起渡口为800勇士壮行。

“同志们，你们是渡海作战的勇士，我代表兵团首长预祝你们一举成功！”

说完，韩副司令员将一面绣有“渡海作战先锋营”的红旗授给了营长。

“坚决完成任务！”800勇士齐声向兵团首长立下了军令状。然后分乘13只木帆船，从灯楼角起渡，顺风扬帆，直扑海南岛，船一离岸，潜渡营的电报不时传来：“风向好，船行快。”“前进200里。”

邓华、赖传珠、韩先楚、洪学智等首长一边听着报告，一边交换着会意的微笑。

时至午夜，船队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航程。突然，潜渡营来电：“风停，船行很慢。”邓华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原来部队渡至登陆点约10多公里时，风停了，潜渡营的勇士们只好全力划浆，但船速仍然很慢。

这种情况早在预料之中，指挥部命令：“以最快速度前进！”

次日上午11时，潜渡营来电：“发现敌机敌船……”

话还没说完，联络中断了。

“赶快给我接通，快！快！快！”

邓华一连喊了三声“快”，但往机要员怎么联系，就是没回音。

潜渡营出事了？遭遇敌机帆船，能不能应付得了？

一天过去了，没有回音。两天过去了，仍然联系不上。

首长们拿望远镜看啊望啊，海上白茫茫一片，偶尔有几只水鸟飞来飞去，就是不见潜渡营船队的影子。

整整3天3夜，指挥所的同志焦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次潜渡的成败不仅关系着800人的安危，而且将影响整个战役部署和全军渡海作战的信心。

原来，潜渡营在开进中，一个大浪打来，电台被海水浸湿，中断了联系，但潜渡营指战员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此时，战前周密的军事、政治准备工作发挥了极大作用。

联络中断，队形难以保持，这些都是预料中的事情。

联络不上不要紧，以船为单位都成立了党支部或支部。政治工作深入到了每一条船上。指战员们用小木帆船改制的土炮舰，和敌人美式装备的大炮舰展开厮杀，演出了一幕幕威武壮观的海上活剧。

359团9连指导员王文广率领一只单船，遇上了国民党军的炮舰，双方展开了激战。王文广被敌炮弹击伤，仍然背靠桅杆指挥战斗。他大声喊着：“同志们，沉着应战，拼死求生，和敌人拼到底！”突然，又一发炮弹打在了桅杆上，王文广倒在血泊中。

“为指导员报仇啊！”

全船官兵高喊口号，斗志更加昂扬。轻机枪手负了伤，副班长、共产党员周全生接上去打，边打边喊：“我是共产党员，不怕牺牲，誓死不放下机枪！”不一会儿也中弹倒下了。

周全生牺牲后，左肩膀已经负伤的8班长、共产党员董文浦接过机枪继续射击，后来董文浦右肩也负了伤，不能抵肩射击，就用肚子顶着机枪打，一边打一边向大家喊：“为指导员报仇，在战斗中立功！”

战士董树柏腰部负伤仍坚持战斗，还喊着，“靠近敌舰，狠揍狗日的！”

7班副班长魏新增负伤后仍然坚持摇橹，第二次负伤后，怎么也站不住了，就坐在船板上摇，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手中还紧扳握着橹把。全连同志浴血奋战，终于打退了敌舰。

经过近20个小时的海上战斗，潜渡营终于在6日14时，渡过350华里的航程，在海南岛西北超头市、白马井间同时登陆。在滩头击溃敌人两个连后，与我岛上琼崖纵队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待敌人发现我军登陆，急忙调集部队赶来围歼时，他们看到的只是滩头上同伙的十几具尸体。往海上看，几十根桅杆还在随风飘摇。

当晚，刚刚躺下入睡的薛岳接到报告，“共军约有一个营的兵力登陆。”他一个打挺坐了起来，来不及披衣，大骂部属“无能！饭桶！”

他立刻跑到地图前，将共军偷渡的路线细细察看了一遍，这时他才明白，他苦心经营的所谓“固若金汤”的陆海空立体防线漏洞百出。

但是，令他最为恼火的还是岛上兵力不足。指望蒋总统派兵来增援，几乎是痴人说梦，台湾还自顾不暇呐。老头子作为亡国之君，正在悲痛欲绝中，此时要援兵不是火上浇油吗？

他除了下令严密监视，加强巡逻。再也想不出什么好招了。

躺到半夜，他越想越来气，当即命令空军第二天去轰炸一下大陆。未了还专门加了一句：“给我狠狠地炸！”这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3月8日，从琼纵电台上传来了潜渡营胜利登上五指山的捷报。

渡海作战指挥部里，当邓华、韩先楚等人听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时，顿时个个眉开眼笑。

切莫小看这800人，最后总攻的时候，他们就是敌人肚腹里的800把钢刀，必然会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

我军偷渡胜利的消息顿时传遍了全军，指战员们士气大振。指挥部电告全军：大海是可以战胜的，具有“海空优势”的敌人并不可怕，依靠木帆船完全可以解放海南岛。

这时又一个难题出现了：船只不够用！国民党从雷州半岛撤退时，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海，将沿海一带大批的民船劫走或焚烧了。几个月来，在地方党政机关全力协助下，部队征集到了3000多条船，但经过3个月的练兵消耗

和初步作战，又不能满足需要了。

到哪里去找船呢？

老办法，发动群众，很快就有了消息。

一天，从溇洲岛逃回一个渔民说：“广东反共自卫军”有400多只民船，全是多篷多桅大船，很适于渡海作战。

邓华闻讯大喜，立刻命令40军去解决这伙敌人，要紧的是：船要妥善保护，不许一艘损伤或焚毁。

根据溇洲岛的敌情、地形和风向、潮流，第40军以一个加强团白天起渡，把敌人迷惑了半天，天黑以后一转航，顺着风向、潮流，直发敌岛。登陆时，匪首“广东反共自卫军”参谋长甘中正，正在玩麻将。他发现解放军的行动后，一面仓促应战，一面企图乘船逃跑。经过激战，全歼守军500余人，溇洲岛解放了，400多只木帆船毫发无损，全部被缴获。这批船只，对解放军大举渡海登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批偷渡成功，不仅加强了海南岛我军的力量，有力地支援了琼崖纵队的反“围剿”斗争，缴获了一批船只，更重要的是摸清了敌人海防的虚实，打消了帆船能不能渡海作战、木船能不能战胜国民党兵舰的疑问，取得了渡海登陆作战初步经验，更坚定了全军指战员解放海南岛的信心。

3月11日下午，128师383团1营加上一个步兵炮连共1000人，乘木船21只，通过370里的航程，中途战胜狂风恶浪，于12日9时，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胜利登陆，与琼崖纵队独立团会师。

这是第二批少量部队的顺利登陆。

这下，薛岳更为光火，1000人在眼皮底下上岛，竟连像样的抵抗也没有，实在是不像话。除了再骂一通下属外，他急忙命令一部兵力向我登陆部队发起进攻。

敌人守备的薄弱环节越来越清楚了，参战部队决心更大了。

3月26日晚7时，渡海兵团组织了第三次偷渡。

这次偷渡兵力为一个多团。由40军118师352团主力和353团2营共2900余人组成。乘大小帆船31只，由灯楼角起渡，预定在临高角以西登陆。指挥部同时命令，先期到达部队注意接应。

部队起航时，顺风流船行似箭。不料，后来天公不作美，刚行了20多里，风向突然变化，时而停，时而向后刮。海上又起了大雾，联络信号失效，编队逐步混乱，大部分船只开始独自航行，有的任船顺水而流。

各船指战员们“连自为战，船自为战”，纷纷以“同舟共济，团结一心，同生死共患难”、“沉着冷静，分工合作，坚守岗位”、“有一个人就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等口号，相互鼓励，向对岸航行。

这样飘泊了近一夜，仍然无法保持整体联络，到27日晨，登陆部队被迫作出分散登陆的决定。

81只帆船未能在预定地点登陆，一部分集中在玉包港登陆，大部分漂流到玉包港两侧分散登陆。

这一带是敌人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当时的情况极其险恶，但是每个同志都有一个坚强的决心：就是一只单船也要坚决突破敌人防线，打上岸去。

部队还没等靠岸，就遭守敌顽强猛烈的阻击。敌人用军舰、飞机，配合陆上对我登陆部队实施三面阻击。

指战员们同样以猛烈的火力回击敌人。

有的同志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也不后退，直到壮烈牺牲。

有的班排靠单船冲破敌人的严密封锁，强行登陆。

全团上岸后，猛打猛冲，先后打垮了敌人 10 个营的层层阻击，毙伤俘敌 800 多名，击伤敌舰一艘，击落敌机一架，胜利地进入了五指山根据地，登陆部队也付出了不小代价，两艘船被敌炸沉，近百名战士壮烈牺牲。

这一战，更加坚定了邓华等军团首长偷渡的决心。偷渡的船队与敌人发生了正面交锋，我们依然可以打上岸去，这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

此后，偷渡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

3 月 21 日 22 时 30 分，由第 43 军第 127 师第 379 团和第 381 团第 1 营组成一个加强团，共 3733 人，分乘 88 只木船，由师长王东保指挥，从雷州半岛东南的博赊港启航，向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驶去。

4 月 1 日凌晨 3 时许，在航行约 80 里，穿越海峡中线后，突然停风了。

祸不单行。

风停后大大降低了航行速度，这倒没有什么，还有桨橹划行，但偏偏又遭到国民党 3 艘军舰的炮击，船队队形被打乱了。

在这紧急关头，该团一方面向兵团前线指挥报告，一方面令护航船队，迅速向国民党军舰靠近射击，掩护主力船队航行。

护航船队立即向国民党军舰构成三面包围，把敌舰团团围住，抵近射击，以掩护主力船队离开。

激战开始了。我军用小木船改造的上炮舰，面对又高又大、枪炮林立的大军舰毫不示弱，激战一整夜，部分敌军舰被打得浓烟滚滚，不断发出求救信号，拖着浓烟，慌忙夺路而逃。等天朦朦亮时，敌人发现我大批部队早已不知去向。

在激烈的海战中，我护航船队有两艘船被敌打沉，有一艘护航船全船只剩下一个人。

加强团主力在护航船队掩护下继续前进，于 4 月 1 日 4 时，在海口以东之北创港与塔市之间登陆，与岛上接应部队 128 师第 383 团加强营和琼纵第 3 总队胜利会师。接着，立即向纵深猛插突击，在塔市、迈德歼灭国民党军教导师一部，又在佛功击溃国民党军整编第 13 师一个团。尔后进入琼东根据地。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尤其是步兵首次渡海作战，往往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在夜间遭遇敌人军舰时，379 团 3 营第 8、第 9 两个连迷失了方向，竟在海口以北 7 华里的北沙门孤岛登了陆。

薛岳接到报告：“小股共军在北沙门孤岛登陆。”他想：老天爷真帮忙，大风把这股子共军吹到我的后方来了，他不由得既喜又恨。他立即命令陆海空三军联合攻击。

379 团两个连面临一场恶战。

他们一登陆，就发现不对劲。乖乖，原来是打到敌人背后来了。两个连很快占领了阵地，一面和团里联系，一面修筑简要工事，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敌人开始了陆海空三面围剿。一批批飞机向阵地倾泻下炸弹。军舰上的大炮也不断向阵地射击。敌人的地面部队从四周黑鸦鸦地压了过来。

但是，这支部队毕竟是“铁军”的传人，他们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人，

毫无畏惧。

“隐蔽好，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战士们利用临时挖的简陋掩体隐蔽着。

但是敌人飞机不断轰炸，阵地很快就炸的不像样子了。

“打！”随着连长一声喊，战士们向敌人开了火。但此时，阵地上已经有一半人伤亡了。

敌人冲上来，被打下去。又上来，又被打下去。

战至黄昏，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4次冲锋。敌机暂时不来轰炸了。阵地上十分寂静。

两个连队的干部开了个会。决定各派一个班乘船回去和大部队联系，其余坚守阵地，等待支援。

薛岳得知陆海空军打了一天还没有把解放军的两个连消灭，恼羞成怒，下令：“给我轰炸，把共军阵地给我炸平！”

次日，疯狂的敌人又进行了多次轰炸，地面部队又连续发动了5次冲锋。没有任何防空能力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了下去。

坚守了两昼夜，阵地被炸得焦土飞扬，牺牲的战士们许多被炸得连尸体都认不出来了。除撤下去的两个班外，两个连的人员大部壮烈牺牲。

4日，国民党守军乘我登岛部队立足未稳，急调其第32军第225师，进行合围，我军在钟瑞市将敌击溃，并歼其3个营。

我几批偷渡部队成功登陆，证明薛岳苦心设计的环岛立体防线，并不是坚不可摧的。而且，共军数批主力部队上岛的消息刮风一样传遍全岛，使得岛上国民党军恐慌异常、军心大乱。薛岳赶紧下令，停止围攻琼崖纵队，集中力量进行正面海防，一面将战役机动兵力5至6个师向嘉积及海口两侧集结，一面将海空军集中于琼州海峡巡逻。

此时，岛上我登陆部队已达7000多人。这7000人都是经过多次严酷战斗锻炼出来的，战斗力足以和敌人3个师的兵力抗衡，加上琼崖纵队，接应登陆的力量已大大加强；主力部队的登陆准备工作也大体就绪，而且已从几支潜渡部队中取得了一些渡海作战经验；同时谷雨前后仍有东风可资利用。大部队渡海登陆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广大指战员求战情绪高昂，战斗意志旺盛。

更重要的是，经过战斗实践，我军发现自制的土炮舰竟然能够抗击敌人的大军舰。

上述情况表明，总攻的时机到了。

三、我军对海南发起总攻的时候，薛岳却喝醉了酒

兵团前指认真分析了形势，遂于4月10日，定下大举渡海登陆作战的决心，并定于4月16日19时起航，17日拂晓大举登陆。

总攻时间定在4月16日，是经过多次核对气象资料，访问沿海渔民，反复调查研究后确定的。这天东风拂面，平潮伏流，是南渡海峡比较理想的天气。

下午6点半，一声“起航”命令，我东、西线部队分乘千百只战船顺风而下，直指海南岛。

刚刚航行30余里，空中就亮起了一串串照明弹，敌人的飞机、军舰发现

了我船队，拼命轰炸、扫射和炮击，船队在此情况下对敌机毫无办法，只能任它打击，自己义无反顾地朝海南岛划有的船只被打漏了，战士们一边堵洞，一边向敌舰还击。

航行在两翼的护航大队——我们的土炮艇，也展开队形，逼近敌舰，利用其火力死角，打其要害。

敌舰已吃过我土炮艇的苦头、他们自己吓唬自己说、共军船上有钩子、梯子、炸药，一靠近军舰，就不管死活钩住上来拚刺刀、放炸药包，同归于尽。因而解放军的土炮艇一靠，他们就赶忙后退。

步兵 356 团 2 连长率领的一只由木帆船改成的土炮舰，在中途与敌“海硕号”展开炮战，刚开始和敌舰距离较远，敌舰猛烈向他们开炮，船上人员大部负伤。连长果断指挥大家：“把船开稳，全速接近敌人！”他们迎着敌人的炮火直冲敌舰而去。俗话说，船大调头难，待敌人发现我船企图，匆忙调头时，已经晚了。我火炮猛烈向敌舰开火，经过一个小时激战，终于将敌舰击伤。

一艘大型敌舰仗着速度快、火力强，闯进我左翼船队里，我护船队的指挥艇立即迎上去，在接近敌舰只有几十米时，一阵突然猛烈的炮火，敌舰指挥塔上顿时腾起浓烟。其余敌舰惊慌地跑到千米之外，盲目向我打炮。

下半夜两点左右，一片黑乎乎的山峦出现在眼前，战士们不约而同地高呼起来：

“到了！海南岛到了！”

这时，敌人拚出全力作困兽之斗，岸上、海上、空中的各种火器，一齐向我船队射击。船队离岸还有五六十米，战士们就跳进齐胸深的海水，勇猛地向岸上扑去。

薛岳苦心经营了几十月的“立体防线”，不到一个小时就被突破了。仅用 4 个多小时，我军就全部登陆完毕。部队登陆后，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作风，迅速扫清了沿海之敌，一部占领了敌人滩头阵地。同时迅速向敌纵深推进，很快就同接应我们的潜渡部队和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第二天午夜 12 点，我登陆部队包围了临高城。这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意的情况：原驻临高一个整师现在只剩师部和一个团，从我登陆后，不见敌人反扑，不见薛岳早已组织起来的机动部队来“围剿”。

敌人主力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是薛岳对我军意图判断有误。

头天晚上，薛岳回到他的家里，他心里窝着火，为共军的小股部队屡屡偷渡得手而烦躁。

比他小 20 多岁的老婆自上了岛之后，好像被困进了一座大兵营，平时既无戏园子听戏消遣，也无什么百货商店供她闲逛，才住了几个月就烦透了，薛岳一回家，就在他面前撒泼卖乖，唠唠叨叨地说些不三不四的闲话。这薛岳此时心里正烦着呢，哪受得了这种闷气，听得不耐烦，斥责了她两句，没想到这母老虎居然泼口大骂起来。薛岳一时气急，抬手打了她两耳光，这小娇婆哪曾受过这种窝囊气，非要死要活地寻短见不可。

好不容易把这事平息下去，薛岳只觉满腹的晦气，因此临睡前独自喝了一阵子闷酒，睡前吩咐卫兵天塌下来也不能打搅他。

半夜里，司令部接到我军大规模渡海的情报后，认为情况紧急，不得不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谁知他看到我军登陆的报告后，极不耐烦的发起淫威来，

躺在床上连动都没动，大声喝责道：“不就是又渡过来干把人吗？慌张什么！”

参谋官嘬着说：“长官，这回不是小部队，是中共的大军，渡海的起码有上千只船……”

“胡说！”薛岳冷笑一声，道：“共军每次偷渡，你们都说是共军主力，可每次不过千把人，这一回是不是又在骗我？行了，等把情报弄清楚再来报告……”

第二天早上，薛岳得知滩头阵地被占，仍以为是我军小规模偷渡，他要抓住这一部“共军”解解气了。

他急令 13 师赶赴福山，配合 151 师一个团，准备把我军消灭在立足未稳的滩头战地上。同时，他又将 252 师主力车运澄迈，把驻三亚的 756 团也空运到海口。

下完命令，他骂道：“不让你们尝尝厉害，他奶奶的不知道我薛岳是块硬骨头！”

邓华从前线千头万绪发回的电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来到了作战室。

莫非敌人会在这里设什么圈套？

不，不管敌人有什么诡计，把前沿轻易的放弃是说不过去的。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薛岳临时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去对付我们东线登岸的部队了。因此，在这边就漏出了空档。

敌变我变，邓华根据掌握的敌情，立刻调整了作战部署，他向前线发出了最新指令：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行动，薛兵很可能集中主力于东线，企图歼灭我东线部队于登陆滩头，然后各个击破。因此我将临高城交给琼纵和潜渡部队继续围困，迫敌投降。我主力则甩开临高，东进澄迈。部队赶到澄迈以北，就得知澄迈敌人一个师已经调往美亭。

18 日晨，43 军 128 师将从福上赶来的敌 13 师及 151 师一个团击溃，歼灭其大部，并占领了福山。

20 日，43 军进至黄竹、美亭地区，与敌 252 师两个团遭遇。送到嘴边的肉岂能不吃？我 128 师迅速将这两个团包围在黄竹、美亭地区。127 师占领了北面茅草山准备打援。

薛岳见两个团被包围，马上集中了 4 个师的兵力对我实施反包围，东线部队腹背受敌，浴血奋战。我军当即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以主力将敌人再包围。

敌我双方包围，反包围，内线外线，犬牙交错，展开了反复的肉搏战。

敌人欺骗他们的士兵说：“共军的俘虏政策变了，凡退守海南的，一律认为是顽固死硬分了，抓到就杀。”在这种欺骗下，敌人拼命顽抗，战斗打得异常残酷。

敌人两个师的兵力对我 127 师一个连进行攻击，敌人的飞机、重炮连续进行了 13 次轰炸。

战斗一天，该连阵地上只剩下 13 名伤员。

两军激战持续至 23 日拂晓，敌人主力被歼，我东、西两线部队胜利会师。薛岳这才感到形势不太妙，一天内吃掉他两个团，这绝不是小股部队。

四、薛岳弃军而去时，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会是什么

当薛岳回到司令部时，发现这里已经乱了套。

参谋官们已经不再写命令，研究情报，而是三五扎堆地悄悄议论着什么。

译电员、机要员在焚烧文件，屋里到处升腾着呛人的浓烟。

电话铃声一阵紧似一阵的乱响，可是没有人去接听。因为他们知道，共军的大部队已经全线杀来，他们既无法调动军队，也没有预备队去什么紧急的地方实施增援了。

“妈的，都是饭桶、蠢猪、笨蛋，都它妈该干什么干什么，别竖在这儿闲扯蛋……”

薛岳大声地骂完，发过淫威之后，便有气无力地倒在休息室的沙发上。

他已清楚地知道，共军的近 10 万大军都已杀过海来，五指山区的共军也趁势出山，内外呼应。自己的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了，虽然各要隘处还在激战。

大势已去，硬拼无疑是用鸡蛋碰石头，三十六计，走为上。

于是，他在当日下午发出了总撤退命令。

薛岳一边组织残兵向榆林、八所等方向集结，一面给蒋介石发电，要求派军舰到榆林、八所接应自己的残部，为党国保留最后一点精血。他自己则冒着密集的炮火，乘车窜到飞机场，命令飞机加满油后，随时准备起飞。

他还停在机场，等待着老头子的批准。

没有老头子的特许，他知道，就是跑到台湾，也不会有自己的容身之地。

蒋介石闻讯大骂一番，但也无奈，知道海南岛失守已成定局，为了保存点实力，只得派军舰前往海南岛接应。

岛上敌人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沿公路向万宁、榆林等港拼命逃窜。

想逃，没那么容易。为了抓住逃敌，我指挥所乘缴获敌人的汽车进入海口，命令部队把敌人丢下的各种汽车收集起来，又动员了不少商车，从俘虏中找来司机，从敌机场运来汽油，组织了一支快速部队，分秒必争地追歼逃跑之敌。

同时，指挥部又命令土炮艇大队立即由海上开往北黎港堵截敌人。

薛岳在海口呆了半天，越呆越感到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机场被解放军占领或炸毁，到时插翅难飞。于是，他匆忙决定带领“防卫司令部”重要官员先逃离海南岛。当晚，他们乘三架运输机逃离海南，飞到了台湾，一下飞机，他就急忙到总统官邸请罪去了。

总司令一逃，海口之敌再无斗志，纷纷乘军舰逃向榆林。

23 日晨，四野 118 师和 127 师占领海口。

23 日，128 师和 119 师一部在琼山歼敌 62 军两个师大部。

军委二局截获薛岳给台湾电报，即告四野司令部。四野司令部即电邓华、赖传珠：敌撤守琼南台港口准备逃跑。

为了迅速包歼逃敌，邓华决定，除留两个团在海口担任守备外，两军主力即分三路向琼南追击。

东路军以 40 军主力、43 军 128 师组战，沿嘉积、乐会、万宁、陵水向榆林追击前进。

仗打到这份上，已经不再是两军的对垒，而是在玩猫逮老鼠的游戏了。

24 日，119 师于黄竹击溃敌 151 师师部及其两个团，25 日占领嘉积。118 师利用缴获敌人的汽车组成快速部队追击敌人，经文昌、嘉积南进，在和乐击溃敌 32 军两个团等部后，28 日继续经陵水向榆林前进。43 军 128 师 25 日由嘉积向南，27 日占万宁，29 日于新村港歼敌 62 军与教导师各一部 2000

余人，30日以日行180华里的速度，于30日下午4点占领榆林，围歼了未及逃走的敌人。下午7时，119师也赶到榆林。两师占领了琼岛南端最大的海军基地榆林、三亚两港。

我快速部队在追击敌人中，势如破竹，一路上俘虏数字急剧增加。有的敌人误认为是他们的汽车开来，纷纷跑来想爬汽车，结果却当了俘虏。

至此，东路军已肃清琼东沿海残敌。在歼灭大量敌人后，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海南岛的最南端——海角。这里最大的一块岩上镌刻着传说是宋代诗人苏东坡书写的两个大字——“天涯”。

中路军由43军二梯队129师与127师380团组成，24日由三塘起枚，于天尾港登陆，稍事集结后即经美亭、那大、白沙向北黎、八所追击前进，30日进至八所以东地区。5月1日，在小岭、八所、北黎、十所一线全歼敌286师，俘敌2500余人，加上毙伤和淹死的1000多人，琼西已再无能战斗之敌，至此，琼西南重要港口北黎和八所已为43军所占领。

西路军118师分两路向八所、北黎追击，一个加强营沿环岛公路直逼八所，另一部乘15艘机帆船，由海上向八所、北黎追击。由于风浪太大，影响了航行速度，等赶到时，这两个港口已为129师占领。

在追击中敌副军长罗懋勋被活捉。

海南追击战历时8天，于5月1日全部结束。渡海作战部队排除种种困难，以惊人的速度，出于敌人预料地占领了各重要港口，共歼敌3万余人。

在我军占领大港口后，几部敌人不得不抢夺当地渔船入海逃命。

这批敌人恐怕都喂了南海的鱼虾了，因为这些小船是无法漂到台湾的。

至此，海南岛战役胜利结束。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看到四野发来的海南战报后，轻松地哼起了一段他常吟唱的西皮流水。周恩来总理拿着一份电报匆匆赶来。

“主席，好消息，海南全境都解放了……”

毛泽东：“谁说好事不出门，这不传得也很快么！怎么样，庆贺一下，中午我请你吃红烧肉好不好呀？”

周恩来笑着说：“主席，小部队偷渡成功的时候就听说你已经开始庆祝了，这是第三顿了吧？”

毛泽东笑着说：“消灭了蒋介石的3万大军，我吃三顿红烧肉不算过分吧。这里面的意义大得很哩！不光是军事上的，我们还有许多海战要打，还因为美帝国主义对大陆的海上封锁在这里被我们撕开了一个500海里宽的口，今后他想包围我们，封锁我们，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海南岛战役，从准备到胜利结束，历时4个月，从3月5日第一批偷渡到5月1日全岛解放止，战役持续58天，粉碎了国民党陆、海、空军的立体防御。此役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个师9个团，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飞机2架，击沉军舰一艘，击伤5艘。在这次战役中，解放军共伤亡4611人，人民解放军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国民党海、陆、空军立体防御的先例，为解放沿海岛屿作战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章 毛泽东把目光瞄向舟山群岛；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利益”；登步岛蒋军险胜，我海陆军作战兵团紧急战备，强弩待发；蒋介石密定撤军计划，2万名青年男女被劫持；阴云笼罩台湾，蒋介石试图到菲律宾“避难”，菲律宾闭门谢客

一、雨中的蒋介石和雨中的阳明山

海南岛解放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强烈地震撼着台湾岛，蒋介石预感到毛泽东的利剑已经逼向舟山群岛了。

士林官邸。

去冬无大寒，才刚入阳历3月，淅淅沥沥的细雨已经下个不停了。

在阴云和水雾的笼罩下，阳明山仿佛一幅重笔涂抹的水墨画，山势雄奇、林涛如雷、岚气弥漫、云雨空蒙。

蒋介石仁立在草堂的正门前，望着雨幕中的绿树远山，陷入了沉思。

这位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统治了近30年的独裁者，如今有一种英雄迟暮、天涯飘零的痛感。

在他执政的前10多年里，他每天几乎都是在刀山丛戈中苦熬着日子，外有共产党这个对头，他们不仅在城里搞潜伏、集会宣传，组织罢工和起义，还在农村建立了一大块一大块的根据地，逐步羽毛丰满强大起来。

正当他劳心费神，花费重资，一次次围剿共产党的军队，而又一次次惨败的时候，那些原本就占据一方，向来与他面和而心不和的军阀们又企图把他赶下台去，独享霸业。于是，他又不得不殚精竭虑，想法设法平息自家院内的一场大火。

日本人打来了，美英帝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把蒋介石抬上了远东抗战的领袖位置，这才使他乘盟军之船，走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

从此，战后的政治格局中有了中国的一席之地，蒋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四大领袖登上了政治舞台。

正当他为这一荣耀而洋洋自得时，没想到当年的对头共产党羽翼更丰，两军终于中原逐鹿，开始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大决战。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800万大军，又有美国大老板撑腰，居然连战连败，终于丢城失地，以至于今天困守孤岛。

4年以前，他蒋介石还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领袖斯大林的座上客，还可以同他们称兄道弟，互致礼节。可现在，俨然成了一只丢家去国、惶惶不可终日的丧家犬。据内部情报，美英帝国还准备将他逐出联合国，转而承认中共，他在联合国的位置，也将由中共来顶替。

人情不古啊世态炎凉。蒋介石在阴暗的晦影里咀嚼苦涩的同时，也刻骨铭心地痛感到，这最后的一点地盘再不能丢失了，如果固守住这最后一点血脉，或许还有历史翻转的可能。如果连最后一点家业都丢光的话，自己连同那个名存实亡的大中华民国，都将永远的被世人用重笔勾掉。

为了收拾残局，为了重返大陆的那一天，蒋介石不得不强打精神给部属打气。

国防部会议大厅。

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将领正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

会议上，“国防部”部长陈诚报告了台湾本岛和前出各岛屿的布防情况，由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了对上述海岛的空军运输和制空权的保障情况。在分析了一通国共两军基本形势后，蒋介石声音低沉地说：

“共军虽然有强大的地面部队，但他们是瘸子，只能一条腿走路，制空权、制海权都在我们手里，如今该是我军施展威风的时候了……”

刚说完这几句打气的话，忽然想到个把月前海南岛刚刚丢失的事实，对刚才自己的话实在是一种讽刺，于是语锋一转，说：“当然，海南岛的失守是我们的新败，但这并不说明共匪有多么强大。我们的失败，大都是由统军将须指挥不力，玩忽职守所造成的……”说到这里，蒋介石的目光扫视了一眼会场，仿佛在寻找什么人，刚刚逃回台湾的薛岳龟缩在一个角落里，立刻把头深深地埋下。

会后，蒋介石接连下了四道手谕：

命令舟山防御司令、原上海防卫司令石觉举行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并亲自到场训示。

命令海军加紧袭击我沿海船只，派遣“永字号”军舰在长江口大量布雷。

命令空军继续轰炸上海和浙江沿海城市和重要经济、军事目标。

命令特工头子毛森到舟山加强对“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控制，组织派遣特务潜入大陆进行暗杀活动。

在部署完“进攻防御”战略之后，他还不大放心，又把陈诚和白崇禧等几个心腹叫到官邸，商量台湾本岛的防务问题。

二、毛泽东把目光投向舟山群岛

面对负隅顽抗的蒋军，毛泽东主席极为关注。

清早，批改了一夜的毛泽东准备入睡的时候，又把关于舟山群岛的资料让秘书搬到卧室里，准备利用临睡前的一小会儿再创览一下。

4月中旬，他接到三野司令员陈毅关于解放舟山群岛的报告后，沉思良久，直接给粟裕、张震等复电：

舟山群岛共有敌军5万，并有顽强的战斗力，你们以两个半军进行攻击是否足够，鉴于金门岛及最近定海附近某岛（指登步岛）作战的失利，你们须严密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况及攻击时机等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建议你们派一要员直赴定海附近巡视检查一次如何。

毛泽东自金门失利后，每遇渡海作战，都反复要求前线指挥员们慎之又慎。原因十分清楚。特别此次电报中除再一次提到金门外，还提到“某岛”作战失利，这是事出有因的。

自大革命后秋收起义以来，毛泽东先是在农村落脚，争取群众，以求自保，取得立足的根据地，然后再徐徐拓展地盘，使自己有较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在粉碎蒋介石多次大军的围剿后，顺势开辟出十多块革命根据地，红军也由最初的万把人发展到十万余人。那时，毛泽东主要从事和指挥的是山地游击战，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都是采用这种战法，在减少损失、保存实力的基础上，同日军进行周旋。在游击战的前提下，不放过有机会的伏击战和运动战。

解放战争之后，解放军便以集中兵力的运动战和歼灭战为主，游击战便退居于次要地位。到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之后，解放军的作战规模

才越来越大，也有了进攻大中城市的兵器和火力。到三大战役之时，应该说，解放军对于大兵团作战以及多战役、大范围、多纵深的战略决战已经比较适应。也可以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毛泽东陆上作战的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的地步。

但在此时，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空战，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海战。在军战史上，这方面还是一片空白。

经过两次失利之后，毛泽东已经深深地领教了登岛作战的厉害，他开始变得处处小心起来。

虽然吃了两片安眠药，可毛泽东还是睡不着，他干脆披衣起身，又在东海地图前细细地揣摩起来。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东北部钱塘江和长江出海口的交汇处。由 300 多个岛屿组成。群岛中的普陀山属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还盛产渔盐，又是远东著名的三大渔场之一。最重要的它还是我国南北海的咽喉要冲，是扼守长江和钱塘江的出海口，是京沪杭地区的海上屏障。

毛泽东划着一根火柴，点燃一根纸烟，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许久，才将烟雾缓缓地喷吐出来。

舟山群岛是一块烫山芋，急着去抢，结果烫了手。

对于这样一个战略要地，蒋介石不到万不得已是不愿意放弃的。早在 1949 年初，蒋看到大陆上局势不妙，就吩咐蒋经国在岛上建设定海机场。对于机场的资金、材料、劳工优先保证，对机场建设的速度“差不多天天都要过问”。机场建成后，蒋军又抽调了 6 万人马，加强了守岛的兵力，另外还配置了五六十艘军舰和数十架作战飞机用于守岛作战。为了破坏中共军队的集结和对海岛的攻击准备，所属海空军还频频出动，轰炸、袭扰和封锁沿海地区，不但对这一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同时也影响我解放华东的行动，延误我军的攻击准备。

对此，上海解放后，三野司令员陈毅马上向中央报告、要求拔掉这个“眼中钉”。由于当时兵力不足、准备不足等原因，没有马上打。但因其危害甚大，不打又不行。所以、陈毅决定集中兵力于绝对把握之时，吃掉主岛敌人。

1949 年 7 月 10 日，三野 7 兵团拟定了逐岛攻击、越岛作战的方案，陈毅很快批准。

部队立即向外围岛屿发起进攻，连连得手，不几日歼敌 1 万多人。防卫司令石觉生怕被我各个击破，立即收缩兵力固守本岛和邻近岛屿。

正当 7 兵团准备攻击登步岛时，传来金门失利的消息。三野立即将情况通报 7 兵团，提醒他们注意。但由于当时通信十分落后，7 兵团接到指示后，未能及时传达到全体部队，因而未使部队引起足够警惕。

11 月 3 日，部队向登步岛发起攻击。两天之内先后登岛 15 个连。占领了全岛四分之三的面积。谁知胜利在望之时，出现了意外情况。

天气突变，刮起了大风。海水退潮，船只全部搁浅，后续部队无法登岛增援。登岛部队攻击力大大减弱。更严重的是登岛部队没有作战经验，登岛后没有及时控制渡口，便石觉趁机在海空军掩护下，利雨渡口大量增兵，敌人兵力很快增至 8 个团之多，大大超过了登岛部队兵力。

面对这种极为严峻的形势，部队指挥员立即随机应变，果断下令撤出该岛，登岛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迷惑了敌人，分批撤出了战斗，从而避免了重蹈金门覆辙的恶果。

侥幸夺回了登步岛，石觉高兴得手舞足蹈，立即向老头子报告。

蒋介石收到电报自然十分高兴。自解放战争以来，很少有让他高兴的事情。这次虽是小胜，但总算是胜了。欣喜之下，他命令：“各大报纸头版刊登胜利消息，鼓舞士气。”

一时间，台湾岛上一片鼓噪之声。蒋介石亲自上岛，将岛上的一个师命名为“登步师”，借以纪念这次“大捷”。

实际上，就战斗损失而言，蒋介石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他损失了 3200 人，我军仅损失 1000 多人。但我军毕竟没能占领该岛，没有完成作战计划。

金门失利、登步受挫，这两次败仗已经在毛泽东的心头敲响了警钟。

应该告诉部队，必须认真总结这两仗的沉痛教训，同时也要好好学习海南登陆作战成功的经验，以保证再战的胜利。

毛泽东扔掉烟蒂，回到桌前，立刻奋笔疾书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4 月 24 日，陈毅打电话给华东军区海军兼政治委员的张爱萍，要他在 25 日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参加陆、海、空军联合作战会议。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

第二天，4 月 26 日，张爱萍立即召开军区海军会议，布置作战任务。

这是一个宽敞的房间，三面墙壁挂着紫红色的绒帘，将这帘子拉开来，即可看到一张张偌大的军事地图。另一面墙上的窗户被雪白的纱帘遮住，春风轻轻荡开窗帘的一角，时而透过一道明媚的阳光。绿色的地毯似深碧的海水一般深邃而神秘。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大幅华东地图，地图上几个大红箭头同时指向一个焦点——舟山群岛。张司令坐在地图前那张半弧形桌边，旁边还有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袁也烈等人。

会议首先由副司令员袁也烈布置“关于在智取舟山、金门的作战方案中，我部的战斗任务。”

袁也烈原是山东军区司令员，颀长的身材，戴着眼镜，一副儒将风度。他先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舟山群岛的情况。特别强调舟山群岛的地理位置：

“舟山群岛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曾由舟山入侵海南、宁波等地。后来又被八国联军侵占 4 个多月。1939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舟山，并在岛上修建飞机场、海军码头和公路等军事设施，作为其侵华战争的跳板。现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解放后，蒋介石也将舟山群岛作为其挽救厄运、东山再起的军事重地来经营。国民党 4 个军 13 个师的兵力踞守其上，另有海军舰艇五六十艘和部分作战飞机，妄图负隅顽抗，把舟山作为控制长江口和封锁、袭扰、反攻大陆的前进基地。”

袁副司令员站起身，手中的一支木棍不时沿着地图上的红箭头比划着、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室内回响：“这次战役，华东海军的任务是：组织运输陆军第 26 军先遣突击第一梯队（两个步兵师及特种部队）强行登陆，扫清长江航道，并担任登陆部队渡海阶段的护航警戒及支援陆上战斗任务。至于登陆所需的舰船器材及舰员，均由华东海军负责解决并统一指挥。”

他扫视了一下与会人员，宣布了作战编队：

以第 6、第 7 两个舰队（6 舰队辖：南昌、广州、济南、武昌、长沙、西安、沈阳、嫩江等 8 艘；7 舰队辖：延安、遵义、盐城、淮阴、瑞金、兴国、邯郸、长江等 8 舰）为护航舰队，担任护航及支援登陆部队渡海登陆的安全、作战对象为敌海军第 1 舰队及重新组建的第 2 舰队。

所有登陆舰全部拨归 5 舰队，组成第 1 登陆舰队（辖：井冈山、太行山、黄河、运河、古田、车桥、陈集、卫岗、涪江”等 10 舰）。

刚从招商局接收来的大型登陆舰 10 艘、中型登陆舰 8 艘，组成第 2 登陆舰队。拟以上两个运输舰队担任运送陆军第 1 梯队登陆的任务。

所有 25 吨的登陆艇，集中组成登陆艇大队，作换乘器材使用。

袁副司令员讲得嗓子直冒火，端起一杯凉白水，“咕咚、咕咚”猛喝三大口，重新站到弧型会议桌边，继续说：“6 月上旬完成试航及联合演习，中旬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整个战备工作在陆、海、空联合作战指挥所领导下进行。”

袁也烈布置完作战任务，张爱萍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军区派出以张震为首的前线巡视团，对浙东前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以后又向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12 月 14 日。粟裕副司令员冒雨亲赴浙东前线视察，并于 1 月 6 日到北京向聂荣臻等军委首长作了汇报。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苏、浙、鲁和上海市的党政机关，也普遍开展了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准备工作。各地相继成立了支前委员会。仅国民党的“模范省”浙江就组织了 20 多万民工，2060 条民船，786 副担架。这一切都说明，我们解放舟山群岛的时机已经到了，蒋介石妄图以海峡来阻止我军的胜利进军，这只能是梦想！

作战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华东军区海军全部行动起来了。从上海一直到九江、武汉、长江码头上备航备战的气氛十分紧张、忙碌。

一辆辆满载弹药和补给的卡车开往码头；

停泊在长江码头的军舰上的信号旗随风翻飞；

无线电通讯机嘀嘀哒哒地响个不停；

一门门火炮一会儿直指蓝天，一会儿摇向海面……

张爱萍司令员来到某炮艇大队检查备航情况。

码头上，新中国的第一批水兵们正在搬运弹药。这时，一个身材魁梧、脸膛黝黑的军人放下扛在肩上的炮弹箱，跑过来向张爱萍司令员报告。这个人叫陈雪江，是炮艇大队的中队长。

陈雪江出生在长江边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是陆军某团的副团长。华东军区海军组建时，张爱萍司令员慧眼识才，把他给挑选来了。刚到海军报到时，张爱萍就对他说：现在先把你降级使用，不管你是什么长，等以后再复原职。当初组建海军时，师的干部到团里当领导，团的干部只能到营里任职。所以陈雪江现在只是一个炮艇中队的中队长。

张爱萍拍着陈雪江的肩膀问：“你们炮艇有多少能开得动，能不能出海作战？”

陈雪江如实地向首长报告了情况：“炮艇数量倒不少，40 多艘，但能开动的只有 12 艘。其中 8 艘日式 25 吨炮艇，4 艘美式 25 吨登陆舰。由于这些小炮艇都是日军侵华时期在上海造的，本来就不是用于海上的，只在江河里对付我们的抗日武装，所以连长江口都没有出过。后来日本投降了，国民党接收编为机动艇队，也没出过海。据原海军人员介绍，他们是江军，而不是海军，至于出海作战的事……”

张司令员知道陈雪江说的都是实话，握住他的手说：“依你之见……”

“请首长放心！”陈雪江改用坚定的语气说，“炮艇虽然小，不过我们可以到大海中去闯一闯！”

张司令员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是的，作战就是要有像陈雪江这样一批不畏艰险的人。

三、正当解放军紧锣密鼓地进行登岛准备时，蒋介石玩了个金蝉脱壳的计谋

蒋介石早已没有登步岛胜利的喜悦了，那一仗虽然没有让解放军的图谋得逞，登步岛也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可这毕竟不是什么真正的胜利，一口稀粥是填不饱肚子的，他真正担心的还是舟山群岛。

共军跃跃欲试，舟山群岛这着棋到底该如何走呢？

从理论上说，舟山群岛是他设计的封锁大陆的五大锁链的关键一环，他不愿轻易放弃。

另外，舟山群岛的作用不但是军事上的，而且是心理上的，对大陆民众是个心理威慑，对他自己多少是个心理寄托，因此在 1949 年底他命令从台湾守军调来辽沈战役唯一逃脱保全的、战斗力最强的 52 军，和在金门战斗中立大功的 19 军前往舟山群岛增援，使舟山群岛的国军兵力达 5 个军，12 万人。

可现在海南岛失守了，使他不得不重新对自己的决心、信心和诺言再次进行审视。

舟山乃东南沿海的咽喉，如果放弃就必然失去对大陆实施封锁的最后一个战略据点，想坚守理由多得很。

可要真想守住也非常不容易。

岛上的守军 12 万，而岛上的老百姓只有 4.5 万人，而且大多是渔民。要在岛上长期坚守，运输保障不能不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12 万人的大军啊！吃、喝、拉、撒、睡，衣、食、住、穿、行……还有武器弹药，全部都靠从台湾往那边空运或海运，这种负担，依国民党的现状是绝对负担不起的。即便把所有的舰艇和飞机调来做这种事，也不能满足岛上守军的需要。

如果共军绕过舟山，而直取台湾呢？

这并非没有可能。

台湾本土上的军队不足 30 万，但面积和海域滩头却比舟山岛大数十倍，如果坚守舟山，势必造成台湾本岛防守兵力不足，造成后方的兵力空虚。

没有舟山可以躲到台湾，而没有了台湾呢？

台湾是赖以立足的最后一块基地，如果丢了台湾，那自己就真的成了亡国之君，丧家之犬，永远复国无望了。

想到这时，蒋介石再也不愿意想下去，他慢慢闭上了眼睛，要在这冥冥之中寻求一点心灵的安慰。

如果说在与中共作战的几十年里，蒋介石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而低估了对手的力量的话，那么这一回，他总算摆正了与中共力量对比的位置。

这是蒋介石有生之年间少有的正确决策之一。

他又一次召集陆海空军将领会议，研究舟山群岛问题。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高跟鞋叩击地面发出的哒哒的声音，这有节奏的叩击声由远而近，接着传来一声悦耳的呼唤声：“达令。”

这声音蒋介石太熟悉了，他知道是夫人宋美龄来了，他睁开眼睛望着宋美龄说道：“知道了，请他们在客厅等候，我就来。”

宋美龄当然明白眼前的局势，也清楚风雨飘摇中的台湾的处境。她之所以在军事会议召开之前拦住蒋介石，正是想给他提个醒。

“达令，过一会儿开会，可别让那些蛮汉子们犯浑，他们一个个气壮如牛，可打起仗来胆小如鼠。舟山不能再守了，再守下去只能是自找苦吃。还是先顾全大局，死保台湾吧，只要保住台湾，渡过这一段困难时期，我们再慢慢请求美国的援助，我想复国还是有望的，如果台湾丢了，那可就什么也没了……”

宋美龄一向不参与国事的，可在这生死关头，她觉得不能不出来提个醒。

蒋介石连连点头说：“夫人的见解与本人相同，只是即便把分散在外头的军队都撤回来，台湾也并非安然无恙，这一点，还希望夫人能通过有关渠道，告知那些美国和英国的朋友，希望他们能伸出手来，拉我们一把。我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客厅里，陈诚、蒋经国、石觉、桂永清、周至柔等，坐在沙发上正低声交谈着。

“总裁到！”随着侍从的一声报告，客厅的门被打开了，蒋介石出现在客厅门口。

此刻的蒋介石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和矜持，看到陈诚他们都站在沙发前面，他摆了摆手说：“坐，坐，诸位请坐。”

蒋介石坐到客厅的正座沙发上，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稍略一顿说道：“诸位，今天请大家来只是谈一谈舟山的防务。共军下一步的进攻目标肯定是舟山，诸位以为如何对付，请各抒己见。”

舟山的形势危机，大家都清楚，可一时摸不清委员长话里的意图，都不敢妄言。

陈诚追随蒋介石多年，了解蒋介石的脾气，揣测到蒋介石现在有意从舟山撤兵，所以大着胆子说道：“校长，我以为共军此次如攻舟山，必吸取金门、登步岛之教训，其打击力量将大大超过海南、金门、登步岛，战事将极残酷。恕我直言，国军能否守住还是个问题。”

陈诚说到这里时，有意地停顿了一下，只见蒋介石默默地点了点头，他此刻心中有了数，便大着胆子接着说道：“此外，守岛国军占去了我陆军的三分之一强，由于该岛远离台湾，欲维持这十几万人的给养须消耗台湾资财的一半，是台湾无法长期承受的，也是对保卫台湾这块反共圣地无益的。假如守岛失败，其打击对台湾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到那时台湾也将无力坚守。因此，我建议校长应及早决断，收缩舟山兵力南下，以固定台湾。”

“辞修所言极是。”蒋介石赞赏地点了点头。“这个问题我也有所考虑。空军海军方面情况如何？”

“校长，”海军司令桂永清立即站起来说道：“据报，共军从苏、皖、鲁等地调集了几千条民船和大批民工南下，另外，配有为数不少的护卫舰、登陆舰组成庞大的登陆集团，即将实施登陆。虽然我海军加紧袭击共军船只，大量布雷，但以目前守岛海军力量，仍难以阻止共军这样大规模的登陆。”

“校长，”空军司令周至柔接着报告：“1950年4月以前，华东沿海的制空权仍在手中。可目前在苏联的帮助下，共军在华东沿海的大部分机场已竣工，并得到大批飞机。据情报，斯大林还派了一个空军师帮助毛泽东、陈毅。自4月份以来，国军的空军在上海、杭州、徐州等地都受到一定损失，制空权在江浙一带的局部地区被共军占据，与我空军配合守岛极为不利。”

“父亲，”蒋经国也马上说道：“舟山局势十分险恶，陈毅调集了他的王牌主力第7、第9兵团约20万人马准备登陆，陆军力量已大大超过我军，

其志在必夺舟山，估计在近期将有行动。”

蒋介石听罢各人的意见，眉头紧皱，心里想，这些“学生”说的倒是不错，娘希匹的，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敢说坚守呢？那怕说出来听听也好嘛。

蒋介石自己也感到气氛太压抑了。

不过，想归想，说还得照实说，他思忖了一会儿，说道：“舟山的情况我已大都了解，共军将对舟山实施大规模的三军联合行动是在我意料之中，为保存实力，巩固台湾，我决定：撤离舟山驻军回台湾。此行动要尽快制定，严格保密，不得泄露，违者军法从事。”

接着蒋介石对舟山防卫司令石觉下令：“该计划就由你具体拟制实施。一面加紧准备转进，另一面迷惑共军要大造反击的舆论。海、空军配合行动，给共军来个金蝉脱壳之计。”

“校长英明。学生当竭尽全力实现校长的决策。”

“慢！，要把岛上能带走的老百姓全部带走，能烧的东西要全部烧掉。给共军留个空岛。”

5月7日，石觉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在台湾秘密拟定了撤离计划。

5月12日，蒋介石调集台湾的44艘大型运输舰前往舟山群岛，执行撤离计划。

5月13日，撤离计划开始实施，12万蒋军和3万岛上的居民至16日全部撤离舟山。

蒋军炸毁了所有的重要设施，就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建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岛上2万多青年男女和1万多壮老年人，被抓起来押上军舰，不愿意走的就把房子烧掉，一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抓住自己孩子的衣服不让走，被蒋军活活推进大海，或用机关枪当场打死。这些人离开家乡一去就是40年，大多数已客死他乡，饮恨海峡。近年来有的回来访亲，但家人已经全无。

蒋介石从舟山岛撤退时又留下了一笔血债。

我军按照原计划，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要求第7、第9兵团组成南北两个突击登陆集团，由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分别指挥，打算在6月19日前完成战役准备。

这时，7兵团突然发现舟山国民党守军已逃窜南下，立即命令21、22、23军马上进占舟山本岛及外围岛屿，至19日舟山群岛收复。舟山群岛就这样回到了新中国怀抱。

蒋介石19万人马回到台湾，如何向已是人心惶惶的台湾军民解释呢？5月16日，蒋介石煞费苦心，发表了一篇《军人魂》，赌咒发誓说：一旦台湾陷落，他本人决定以身殉国。

第二天又发表文告解释撤离舟山的原因是“国军为了集中一切兵力，确保台湾反共基地。”他提出了“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用以安抚军心、民心。

蒋介石的安抚并未给战局带来丝毫转机。

继海南岛、舟山群岛失守后，又相继丢失了东山岛，广东珠江口外以及华东、东南沿海的许多岛屿。蒋介石苦心建立的海上封锁链已经被彻底打碎，只能龟缩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及浙东沿海等几个有限的岛屿上苟延残喘。

四、美国的对华政府悄悄在变化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和沿海诸岛屿的相继收复，进攻的矛头直逼台湾时，美国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他从全力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变为逐渐与面临崩溃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拉开距离，到观望撒手任其自生自灭。

美国政府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早在 1949 年初蒋介石改变他的全面防御战略为重点防守战略时，美国政府即已开始修正对华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同年 2 月回答共和党众议员的提问时，用一种形象的比喻道出了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此时就像“森林里一颗大树倒下时，不到尘埃落定是难于明了损害程度的。”

但是，就在艾奇逊的“等待尘埃落定”的理论刚刚提出半年多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经历了 30 多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在中国大地落住了，等待中的尘埃也终于落定了。

面对这个结局，杜鲁门既恼怒万分，又悲叹不已。他不愿意采纳国会鹰派议员们的意见，那样美国只有全面接管中国整个政治、经济、军事的现任责任，否则国民党中国的局势无法挽救。美国政府不但无力对国民党提供大规模的援助，而且也不能让美国的“牛仔”们为地球另一端的一个陌生、神秘的国家去送死。

1949 年圣诞节前夜，12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在内部发布第 28 号《关于台湾的下策宣传指示》，为台湾即将“陷落”作舆论准备，明确了美国政府弃蒋弃台的政策。文件中宣称：“制定一项宣传政策，以便在台湾可能力中国共产党军队攻陷时，尽量减少对美国威信和其他国家士气的损害。”

1950 年 1 月 5 日，杜鲁门这位脾气暴躁又倔强的昔日密苏里农场主，带着严肃的神情出现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表了美国政府《关于台湾的声明》，将弃台政策诉之于众。《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申明“过去 4 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目前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向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顾问。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认为保卫该岛所必需的东西。美国政府建议，根据现行的立法授权继续执行经济使命署目前的经济援助计划。”

在杜鲁门声明发表前的半小时，声明的草稿发给内阁的主要成员征求意见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在阅读完声明草稿后，向杜鲁门提出了两点至关重要的修改意见。

“总统先生在这段原文中：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地域无掠夺之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力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或使台湾脱离中国。这段话中，或使脱离中国我认为提法不妥。当共产党力量向南方挺进的形势出现时，美国人可能想让台湾脱离中国。我以为可删去此话。”

杜鲁门听完布莱德雷的陈述后，没有马上表态，而是把头转过来看着一直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的艾奇逊说道：“你的意见呢？”

艾奇逊对总统的问询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这时布莱德雷又接着说道：“另外，总统先生，美国无意在台湾建立军

事基地”一句中应加上“目前”一词。希望总统考虑加入此短语，因为一旦爆发战争，我们也许必须在台湾取得基地。”

杜鲁门听完布莱德雷这近似咬文嚼字式的修改意见后，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沉思了一会儿，又拿起原稿看了看，然后点了点头，拿起笔来一加一删地修改了原稿。这一加一删为日后美国武装干涉台湾海峡事务、分裂中国埋下了伏笔。

就在杜鲁门声明发表的当日，国务卿艾奇逊奉杜鲁门总统的指示，紧急会见报界和新闻界的人士，就声明中的“目前”两字专门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迅速崩溃，使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亚洲一直奉行的“代理人”政策受到了打击，尽管如此，杜鲁门仍不愿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他敌视这个代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共同意志的新生政权，他不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第二个共产主义体系，因为这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现在他要做的并不是丢掉包袱，而只是从包袱中拿出一些无用的东西。杜鲁门对台政策的声明发表后，美国便中止了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一切形式的军事援助，撤离了在台湾的美国侨民，外交上只保留一位领事级的代表和一位只有中校军衔的武官级代表。

在日月潭的涵碧楼刚刚过完元旦的蒋介石，本来还指望50年代的第一年能吉祥如意，时来运转，没想到噩耗传来，犹如五雷轰顶，着实使他吃了一惊。他扶着手杖，手不断地发抖，蒋经国对此一时也手足无措，急得不知说什么好。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慢慢缓过气来，自言自语喃喃地说：“树倒猢猻散！在这危难之时，最可靠的盟友也要落井下石，实在让我伤心。”

“父亲。”蒋经国关切地说道：“您要保重身体，不必太痛心。”

——杜鲁门肯定还在嫉恨48年总统竞选的事，他心眼也太窄了。”

“如此看来，”蒋介石声音低沉地说道：“目前只有靠我们自己啦，要做最坏的准备，要使台湾军民抱着有我无敌，有敌无我，誓与台湾共存的决心。”

他害怕杜鲁门弃台声明引起更大的恐慌，急令台湾各报纸电台不准走露半点风声。

可是，悲哀的情绪笼罩着台湾，不光下级官兵怨声载道，悲观失望，就连蒋介石的亲信，高官富贾们也对守台失去了信心。纷纷各奔前程。

四大家族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孔祥熙跑到南美经营橡胶园去了；

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称病不归；

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远渡巴西；

原东北大员熊式辉留在香港不归；

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上将，竟然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更令蒋介石难以自容的是，美国建议他离开台湾，去菲律宾“避难”。

1950年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向菲律宾政府提出，是否可让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去“避难”？

谁知菲律宾政府不愿意惹这个麻烦。

6月2日，美驻菲律宾大使科恩电告美国国务院称：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对蒋介石持不欢迎态度，菲律宾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

下令要蒋 24 小时之内离境。

令蒋介石头痛的事一件接一件。

经济上，虽然从大陆搜刮了十几亿美元，一时阻止了台湾的通货膨胀，暂时稳定了经济。可是外援停止，储备日渐消耗，加上他从大陆带到台湾的 200 万人，人人要吃饭，本来台湾就是地少人多，一下陡增这样庞大的人口，简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坐吃山空，后果不堪设想。

军事上，虽号称 60 万人马，但除了舟山撤回的 52 军、19 军以及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训练的两个新军外，大都是从大陆退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乌合之众，战斗力极差，徒有虚名。空军飞机约剩 400 架，由于零件燃料缺乏，能上天的也不过半数，海军尚有 50 艘舰艇，但同样面临困难。

外交上，更令人痛心，已到了四面楚歌、“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的地步。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外国使节寥寥无凡。英国为了在华利益，率先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这引起西方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朝不保夕，整个台湾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北京中南海。

西花厅里，周恩来正在倾听方方面面的意见，精心地挑选新中国驻联合国的第一任大使。

说实在话，要挑选能征惯战的虎将的话，周恩来闭着眼睛也能一把抓好几个，中国共产党就是靠枪杆子打出的天下，500 万大军猛将如云。可论到当大使的材料，就让新中国的首任总理犯难了。

这驻联合国的大使要和世界各个类型的国家打交道，既要有新中国的原则、威仪，还要有外交礼节，懂得外交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另外，还要有丰富的学识，对世界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也要有所了解。这样的奇才全才到那儿去找呢？

晚间，周恩来刚刚从政协开会回来，毛泽东从丰泽园打来了电话。

“恩来吗！派驻联合国大使的人选敲定了没有啊？”

毛泽东亲自过问此事，足见此事的分量。

周恩来为难他说：“还没有啊！去苏联、去朝鲜的大使人选都已经定了、就是联合国的这一位让人头疼啊！有些同志不具备条件，还有一些条件较好的同志听说去联合国当大使，坚决反对……”

“那是为什么呀？”

“他说联合国太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愿意看他们的脸色行事……”

“我看这些同志哥哟，还是井里的青蛙，没见过多大天哟，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这个人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其实你也熟识的，此人就是韦国清，你看怎么样啊？”

周恩来听毛泽东这样一提醒，眼睛顿时一亮，高兴他说：“对噢，对噢，此人条件合格，明天我就同他谈……”

“要和他多讲讲外交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联合国是个大舞台，青衣、花旦、铜锤、小生，都要到上去唱一段，我们是个大国，不去怎么能行呢？我看不但要去，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还要争取唱主角哩！”

第二天，韦国清接到紧急通知，急忙驱车赶到中南海西花厅，去接受这一光荣的任命了。

很可惜，就在联合国即将表决驱逐台湾代表，而代之以新中国的代表韦国清时，朝鲜战争爆发了，中国义不容辞的出兵朝鲜，举国都投入了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之中。

蒋介石在即将被赶出联合国的最后一刻，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表示愿意出 3 个师，参加联合国军团进驻朝鲜。

美国这时候自然要翻脸了，它们看到了台湾在远东的军事价值，看到了蒋介石那张虽然愚蠢但却忠实的嘴脸，于是操纵联合国让台湾的代表继续以中国的名义呆在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联合国大使韦国清终于没有成行。

第四章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杜鲁门宣布：美国第 7 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大叫“光复大陆的时候到了”；蒋舰乘机大肆骚扰沿海，恶迹昭昭；毛泽东纵论大陆南北形势；解放台湾计划三次修改，再次后推

一、美国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

1950 年 6 月 24 日，周末。

丰盛的晚餐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坐在密苏里城别墅柔软的沙发上，悠闲地吸着纸烟，创览当天的各类报纸。正在此时，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总统先生”，国务卿艾奇逊在电话里焦急不安他说道：“我刚得到极重要的情报，朝鲜战争爆发了。”

杜鲁门心头顿时一紧。他看了一下手表，已是晚间 8 点 20 分。他用低沉的口气对着话筒说道：

“好吧，我明天一早返回华盛顿。你现在去通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明日上班时在我的办公室开会，研究有关韩战的问题……”

是夜，杜鲁门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二战结束后，世界和平并没有出现。善良的人们万没有想到，冷战又出现了。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导致了这些国家领导人相互间的猜疑、敌视和对抗。

冷战首先从战后的势力范围分界线开始爆发、以至发展到东西方的整体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签定了《华沙军事条约》，简称《华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签定了与之相抗衡的《北大西洋军事条约》，简称《北约》。

当年苏、美、英、法等国接受德、意、日法西斯投降时的分界线，现在已经成了武力对抗的最前沿。在德国，有划分东西柏林的柏林墙；在越南，有划分南越、北越的 18 度线；在朝鲜，也有划分南韩与北韓的 38 度线。

二次大战刚刚结束了不到 5 年，那种恶魔般的梦魇还在人们的脑海里闪现。如今战火再起，如何得了？

问题是美国怎么办？

出兵干涉？帮哺韩向北朝鲜开战？不行！

由美国一国出兵干涉是不明智的，那样将给美国的经济建设造成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前往亚洲参战，官兵阵亡后会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应该在联合国上打主意，组成联合国军，让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参与其中，这样美国面临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而在朝鲜战场上，北韓的处境就会更加不利。

对，立刻通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让他立即行动，争取联合国的全体支持。

25 日下午，由于苏联抵制不参加，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干涉朝鲜内政的决议。

同日，杜鲁门立即在华盛顿布莱尔大厦召集了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

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海军作战部长薛尔曼等高级官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由杜鲁门授权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向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命令美国空军、海军立刻向李承晚政府提供支持性军事援助，以保护美国侨民为借口，阻止北朝鲜人民军的南进。同时，根据艾奇逊的提议，杜鲁门下令：第7舰队进占台湾海峡，以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

27日，安理会在美国操纵下又通过了武装干涉朝鲜的决议。

又是在当天，杜鲁门在白宫草坪上，发表了关于武装进驻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声明。

他在公开向世界宣布美国将武装进入朝鲜后，话题一转声称：“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如占领福摩萨（指台湾，下同），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和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讲到这里，像是有意强调似的，杜鲁门略顿了顿，接着用一种极傲慢的口气说：

“据此，我已命令第7舰队阻止对福摩萨的任何攻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还要求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行动，第7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福摩萨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本的和平解决，或联合国的审议。”

时间仅隔一个月，杜鲁门对华政策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美国对台湾的“尘埃未定”和“弃台”的政策彻底转变了。

杜鲁门在做出这一声明时煞费一番苦心，其实他是想一箭数雕，一是防止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二是阻止蒋介石反攻大陆，从而导致台湾“中立化”的地位，同时又改变了原来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立场，提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企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而蒋介石的想法却是一厢情愿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反攻大陆。从这一点看，美国和蒋介石的考虑还是不完全一致的，这恰恰也是导致后来台湾海峡形势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么说，美国政府处心积虑地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内政、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终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美国与台湾尽管存有芥蒂，但共同的利益，终究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6月25日清晨，台北阳明山士林别墅。

蒋经国兴冲冲地走进屋，对正在用早餐的蒋介石喊道：“父亲，好消息！好消息！南北朝鲜已经开战了！”

蒋介石一听，立即放下碗筷，迅速从蒋经国手中接过报告，贪婪地读了起来。读着读着，蒋介石那瘦削青白的脸上，渐渐露出了一丝微笑。

撤到台湾以来，蒋经国极少从父亲脸上看到微笑，此时他从这微笑中也感到了一种宽慰和希望。

“父亲，您所预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终于应验了。”

“是的。”

蒋介石放下报告，舒了口气缓缓地站了起来。原来有些佝偻的身子像是吹足了气似的突然挺起来了，他欣喜若狂，两手情不自禁地举起来，一边大幅度地挥动，一边高声喊叫着：“真是天助我也！”

大概是感到在长子面前，刚才自己的举上有些失态，他立即恢复了以往的矜持。用一种沉稳的口气说：“韩战的爆发实在是太是时机了，对国民政府和台湾的命运来说，只有百利而无一弊。”

蒋习惯地走到客厅的正门前，眺望着对面郁郁葱葱的山岚，自宽自慰地：“自退居孤台后，我国民政府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处境。中共的军事威胁，友邦美国遗弃我们，岛上军民人心不宁，外交上已陷入困境，虽然有登步、金门两大捷的鼓舞，但仍未摆脱危局。韩战的爆发使局势大为改观，这一转机来的实在是太及时了，否则你我之命运实在难以设想。”

说到这儿，蒋介石略微沉思一下，情绪又激动起来，说道：“我国与南韩休戚与共，生死相依。假如战局发展于南朝鲜有利，也必然于我有利，如韩战演变成大战，以自由世界之威力必然统一南北韩，我也可由鸭绿江进攻东北，进而重登大陆，以完成反共复国之大业。如局势于南韩不利，则必然促使美国及自由世界的严重关切，支持南韩在所难免，也不会坐视共匪进攻台湾了。”

蒋经国带着一种虔诚崇敬的口吻说，“是的，父亲真是高瞻远瞩，分析得太精辟，太透彻了。”

蒋介石得意地一笑说道：“经国，你要密切关注韩战的动态，特别是美国的态度，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蒋经国点头而去。

28日，杜鲁门关于第7舰队进占台湾海峡的声明，放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蒋介石一颗悬空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

他看着电报，不由地自我玩赏起来：杜鲁门、艾奇逊无论你们从心里如何看不起我，但遏制共产主义威胁，还得用我一把力，关键时候还得为我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想到这里，蒋介石由衷地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与希望。

一艘即将沉没的破船又浮了起来。

台湾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巨大的军事价值，为蒋介石意外地赢得了生机。

6月30日，美国第7舰队的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和1艘运输舰组成的特混舰队，驶进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开始了它长达20年的漫长巡弋。

就在第7舰队的特混舰队驶往台湾的前一天，美国国务院收到台湾国民党外交部发来的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蒋介石明确要求，希望能派3.3万名陆军精锐部队，参加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备忘录称：中华民国政府的部队距离韩国最近，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支援邻国友军的作战。

这个消息对急于拼凑联合国军的美国政府来说不啻是一份送上门来的礼物，所以国务院一点不敢怠慢，立刻用特急件送白宫办公室。

杜鲁门阅过国务院送来的标有“特急件”字样的报告后，立即打电话把国务卿艾奇逊叫到他的办公室，急切他说道，“我得知此消息，第一个想法是应当接受这番好意，因为，正如我今天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说的，我希望看到尽可能多的联合国成员参加朝鲜的行动。”

艾奇逊却摇摇头说道：“总统先生，以我看这是有些违反常理的。”

“为什么？”杜鲁门不解地问。

“这位‘委员长’当然是希望扩大朝鲜战争的，这样就可从北朝鲜进攻中国的东北。”

“这难道有什么可指责的吗？”

“不，无可指责。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一个现实：美国派第7舰队

到台湾，正是因为台湾是最可能遭到进攻的地区之一。可现在，一方面花美国的钱去保卫那岛屿，而另一方面，这个岛屿的被保卫者却跑到别的地方去，这样做多少是有些矛盾的。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出现在朝鲜，北干的共产党就会马上参战，来打击他，削弱他的力量，以便进攻台湾时让蒋介石难以自卫。”

“有道理，说下去。”杜鲁门变得平静起来。

“我们的三军将领们，对蒋介石的军队素质深表怀疑，三年的中国内战，这位‘委员长’的800万军队都被共产党打光了，现在的3万多人又有什么意义。尽管他自己说是最精锐的部队，却很少现代化装备，其情况恐怕会像李承晚的军队无法对付北朝鲜的坦克一样。”

“好吧，以政府名义复电台湾，谢谢蒋‘委员氏’的好意。希望他积极配合第7舰队行动，不要轻率举动。”艾奇逊立即把杜鲁门的指令记了下来。

二、麦克阿瑟给蒋介石打了一针强心剂

此时朝鲜战争紧锣密鼓，朝鲜人民军在金日成将军的领导下，乘胜猛打，一路南下，已将南朝鲜军和美国第8集团军逼迫到釜山一线，可由于战线过长，勇猛的进攻势头已被遏制，双方出现了僵持的状态，形势不容乐观。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按照美国的意图，通过了由15个国家参加组成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决议，由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五星上将麦克阿瑟是美国军界最强硬的反共派。在他就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后，一面加紧增调美军人侵朝鲜，布置仁川登陆计划，同时也将目光指向了台湾。

在一次美国海外作战军人协会上，麦克阿瑟曾洋洋得意地宣布：“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台湾不但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且也是一艘庞大的供应舰。它可以容纳10到20个航空大队，包括喷气式飞机、B—29型轰炸机等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给予短程海岸潜艇以前方作战供应，若能取得这个前方潜艇基地，则短程潜艇的战斗能力，将因活动半径扩大而大大加强。特别是台湾岛屿上密集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基地，对美国欲将建立的太平洋弧形战略防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战略意义是从黄海至马六甲海峡之间的亚洲大陆上任何集中地都无法比拟的。鉴于此，麦克阿瑟在朝鲜开战不久，就着手到台湾访问。

7月31日，麦克阿瑟奉杜鲁门之命，率领16名高级军官，冒雨乘坐两架军用飞机飞抵台湾的台北机场，飞机滑进停机坪刚一停稳，蒋介石立刻率领政府大员们从候机室里出来，向麦克阿瑟的飞机迎了过来。

在飞行途中，麦克阿瑟的心里始终在敲着小鼓。

美国的弃蒋政策台湾政界肯定早已知道了，可现在美国突然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张开双臂重新去拥抱蒋政府，那位气量狭窄、专制独裁的蒋“总统”会怎样接待他呢？

或者给他冷遇和难堪；

或者对他进行审问和诘难……

不管怎样，为了反共大业，杜鲁门总统酿下的这杯苦酒是要由自己喝下去的……

一想到这里，早先对杜鲁门的种种不满和怨忿便一齐涌上心头。

当麦克阿瑟走出机舱口，踏上舷梯，看到蒋介石一行冒雨向专机走来的时候，他心里的疑虑在一刹那间冰释净尽了。

一向矜持高做的麦克阿瑟将嘴里的玉米芯烟斗塞进衣袋里，快步走下舷梯，远远地便伸出手去，与蒋介石那绵软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你好，大无帅，感谢你到这里来迎接我。”这个出乎他意料的欢迎场面使麦克阿瑟有些激动，说话时语调有些微颤。

蒋介石也十分激动，他像一个受了委屈，最后让大人谅解的小孩，哭诉中面带微笑，充满幽怨却又故作高兴他说：“欢迎你，将军。现在我们又可以像以前那样亲密地在一起工作了。”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中，麦克阿瑟与蒋介石举行了多次会谈。在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共同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明确表示：

在这非常时期继续发展美国和台湾的传统友谊是必要的，双方决定在台湾设立美军‘驻台军事联络组’，授权麦克阿瑟将军指挥美台三军，以‘共同防守’台湾。离台时，麦克阿瑟在机场公开宣布：“余统率下之美军与中国政府（指台湾当局）军队之间的有效联系，业已完成。”

对于麦克阿瑟的访台，台湾的所有新闻媒介立刻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但白宫对麦克阿瑟访台发表的演说和达成的协议十分不满。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在台所做的一切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职权，过多地干预了国政。不要忘记，你麦克阿瑟不过是一个职业军人，职业军人是不能过问政治的，而他在台湾所做的一切，却都明确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要把美国重新拖入中国的内战中去，继而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远东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个军事基地。

可是对于麦克阿瑟，杜鲁门是有苦说不出，这家伙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谁都知道他是二次大战中的功臣。况且他马上就要出任正在恶化的朝鲜战争中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实际上他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主宰。还有，让他到台湾去也是自己同意的，杜鲁门真实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其与蒋介石商定一个牵制新中国的行动计划，而不是要帮助蒋共同防守台湾。台湾地理位置再重要，也不过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岛，他不愿意为台湾的生存而疏远亚洲大陆。

麦克阿瑟做得太过分了，他心目中根本没有他这个总统，对此，杜鲁门心中是十分清楚的，可现在却只有容忍。

蒋介石对麦克阿瑟的到来也是半喜半忧。面对台湾所处的困境，他渴望得到美国的支持，但主宰了中国这片4万万苍生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独裁者，却又不希望失去军事指挥权。

面对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气势，为了先保住台湾，使台湾在世界大政治中站住脚，蒋不得不委屈求全，打肿脸充胖子，在报刊上公然宣布：“吾人与麦帅举行之历次会谈中，对于有关各种问题、已获得一致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

8月4日按照麦克阿瑟指令，美国空军第13联队作为对中国大陆的战略威慑和牵制力量，离开日本冲绳空军基地进驻台湾。

蒋介石有了美国撑腰，在“反攻大陆”的叫嚣下，开始对我苏浙沿海大肆袭扰和破坏。

在浙江沿海以上下大陈岛为中心，在福建沿海以金门、马祖为中心，以

一部分残余部队为骨干，组织海匪、特务，乘小型机动船，不断在海上抢劫、破坏，他们见人就掳，见东西就抢，在台州湾、三门湾一带多次抢劫，我 1400 多艘渔船被抢走或被破坏，7000 多渔民被掳走，沿海渔民的正常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派军舰炮击我岛上军民，袭击外国商船，扰乱我海上交通。除炮击外国商船外，有时干脆派小型舰艇悬挂五星红旗抢劫外国商船，栽赃解放军，损害我国际形象。先后有 140 多艘外国商船被抢劫、被炮击。

派遣大股小股匪特潜入大陆搞情报、搞暗杀、搞破坏。

面对蒋军的海盗行径，我新组建不久的华东军区海军及时组织了出海反击，但因作战经验不足，装备落后，舰艇速度慢、吨位小等原因，没有起到根本的遏制作用。

三、出兵不出兵？毛泽东嘴唇上烧起几个燎泡

朝鲜半岛，台湾海峡，新中国大陆的南北两面，都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毛泽东等领袖们心情很不轻松。

在中南海丰泽园一所屋子里，毛泽东坐在一张藤椅上，静静地沉思着，手中的烟一支一支地燃完，又一支一支地接上。

开国领袖没有清闲的时间。出访莫斯科，争取了一些苏联援助，国内和平建设已经开始了，为了国内建设，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也由 540 万裁减到 400 万。海南岛、舟山群岛也解放了。下一步自然是解放台湾和进军西藏了。这是完成统一全中国的最后一步，尽管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已经提到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国际风云突变，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原来的部署和计划。

三八线上突起的战火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特别是美国总统杜鲁门 6 月 27 日声明，宣布派美军第 7 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为蒋介石担负海峡巡逻任务，使毛泽东警觉地意识到，这是美国公开向新中国发出的挑衅的信号，如果这一严重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台湾的蒋介石就会东山再起，利用美国的军事优势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在这个时候，新中国对朝鲜战争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早做决断与准备。

6 月 28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以不同寻常的语气向全世界表明了新中国对朝鲜事态发展的立场，强烈地谴责美国入侵朝鲜和台湾。

“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杜鲁门 27 日的声明和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践踏。美国政府指使朝鲜李承晚傀儡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进攻，乃是美国的一个预定步骤，其目的是为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越南和菲律宾制造借口，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干涉亚洲事务的进一步行动。”

发表声明是一回事，出不出兵又是另一回事，为出兵不出兵的问题，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会上各种意见都有。

一连几天，毛泽东只是在默默地听会，一支接一支地吸烟。表面看他沉

稳得不动声色，可心里急得上火，嘴上已经烧起了好几个大燎泡。

由于美军在仁川成功地登陆，将朝鲜人民军的整体战斗队形拦腰切断，整个战局马上急剧恶化起来。已经攻击到南朝鲜的人民军失去了后援，没有了粮草和弹药，陷入了绝境。而北朝鲜的后方对这突然的变故准备不足，美军在结束了对南部人民军集团的围攻后，已经调头向着北方杀来，目前已经越过了三八线……

前方战事如火，可我们却还在这里为出不出兵一天天地争论……

突然间，毛泽东的眸子一亮，彭德怀迈着稳健的步子走了进来，他肯定是刚下飞机，手里还拿着一包文件。

“老彭哟，你还算准时到达，我们催你快来，是很着急哟，没得办法，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休息嘛！”

彭德怀点头笑着说：“让我一分钟也不能耽搁，立即进京，你的命令一下，我家里就是着了火也得赶来呀！”

“你家着不着火我不管，现在是我们邻家着火了，邻家着火，我们还能安之若素吗？现在就讨论这个事，出兵朝鲜，你老彭要准备发言哟！”

彭德怀把手里的一包关于经济建设的文件放到了一边，那里边装的都是关于大西北经济发展规划的文稿和方案。心里想，又要打仗了，这些东西看来又要搁一搁了。

彭德怀刚坐下，肩膀被人推了一下，回头一看，是高岗。

高岗凑过脸来，悄声说了一句：“老彭，你要有所准备啊！”

“怎么？”彭德怀不解其意。

高岗发现毛泽东正侧目注视着他，于是莫测高深地笑笑，不再说什么了。

毛泽东却点将了：“高岗啊，莫要开小会，大声讲，高高地山岗上，站得高就看得远么！”

高岗被毛泽东将了一军，沉吟了一下说：“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国家打了20多年仗，刚刚统一，还没有恢复元气，再打，怕是经济上负担不起，现在是政权到手，百废待兴，打仗又不是光用拳头，要花钱哟！还有林彪那个意见也要考虑，我军装备落后，大多是缴获日本的三八大盖，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1500多门，我们一个军才不到200门，坦克更少，一旦顶不住，美军打过鸭绿江，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的高岗担任东北人民政府的主席，因为他一直是搞地方和后勤工作的，所以对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想得比较多。

在会上，唱这种低调的有不少人，其代表人物就是高岗和林彪。

高岗的话，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有的说：我们准备不足，美国也是仓促上阵，准备也不足，有啥好怕的；有的说：美国军队分布在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在朝鲜的兵力并不多，与其等美国打进来，不如我们及早打出去；还有的说请苏联出兵最好，苏联老大哥兵器好，战斗力也强……

会议上争吵了半天，又是不决而散。

会后，毛泽东把彭德怀招到屋里，和他密谈了足有1个多小时。

彭德怀这才知道，毛泽东虽然没有点明，但出兵却是决心一定。

可如果出兵，只能就近动用13兵团的部队，13兵团都是林彪的属下，彭德怀多少有些踌躇。

“主席，现在林彪怎么样？”

毛泽东大手一挥，“不谈他不谈他。这个人打起仗来谨慎有余，胆力不

足……”

这一夜，彭德怀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第二天，会议继续在颐年堂进行。彭德怀的一炮，使大家神情为之一振。

“美国侵略军占领了朝鲜，威胁我东北，又派军舰控制了我们的台湾，威胁我华东、上海，它要动武，随时都能找到借口，我们想躲，能躲得过吗？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这决定于它的胃口，我看，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这社会主义建设是困难的……”

彭德怀的一通话，显然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站起来，说：“我给大家通报一下情况。刚才我和恩来、朱德、少奇等同志个别商量了一下，我们想让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我同彭德怀同志谈了，他也慨然应诺。德怀同志，我谢谢你，中国人民谢谢你，你是临危受命啊！”

毛泽东说这几句活的时候，声音有些硬咽。

彭德怀是个极重感情的人，眼圈立刻湿润了。

散会的时候，高岗走过彭德怀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膀，别有寓意地苦笑道：“看来你还是不服老啊！”

彭德怀仰天大笑：“我是到死不服老！”

四、大军东去朝鲜，台湾的事情只能暂时停下来

决定出兵朝鲜，周恩来穹毛泽东并无不同的意见，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理，地下但要考虑宏观的决策，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实施这一决策细节的方方面面。在决定出国的军队时，周恩来与毛泽东细细地商量起来。

“一旦战争扩大，东北的建设恐怕成问题了……”周恩来不无忧虑他说。

“东方阵线门户洞开，敌人打进我们的大门来了，怎么还能谈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占领了，也不会就此罢手。一着输了，就会处于被动，反之，如果给予打击，让它陷进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甚至会影响它派兵到西欧的计划。这样，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

“主席，我考虑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战场上与它较量，就必须集中我军的优势，发挥我军陆战的特长。形势和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加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海峡挡着，为了避免分散兵力，是否可考虑暂缓进攻台湾？”

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一番话，没有马上表示自己的意见，而是走到室内的一幅大型地图前，目光停留在台湾海峡上，良久才说道：

“看来只能缓一缓，我空军海军刚组建，条件还不具备嘛！不过，指示华东军区陈毅他们，要特别注意美蒋在台湾海峡的动作。”

在志愿军尚未入朝之前，第三野战军已成为华东军区，他们依据几次渡海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金门、登步岛夫利的教训，周密制定了攻占台湾的作战计划和训练大纲，决定加紧训练，充分准备，打算在1951年下半年以三军配合的两栖登陆解放台湾。

但毛泽东考虑到面对200公里宽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空中优势和海上优势保障，渡海作战是要吃大亏的。因此，空军和海军发展势在必行，而且要加速建设。可这时期朝鲜战争突发，美国第7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游弋，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这就增加了我军渡海作战的难度。

鉴于形势的变化，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定现阶段对台湾的方针是，谴责美国侵略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同时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攻击台湾计划推迟了，但再攻金门的准备并未停顿，除 10 兵团的第 31 军、第 29 军外，8 兵团的第 24 军、25 军、炮 3 师也于 7 月陆续入闽。

8 月中旬，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收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由于 8 月 4 日美国空军第 13 航空队已抵达台湾，麦克阿瑟对我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已有了陆海空三军的充分准备。中央军委决定：对台湾决定 1951 年不打，待 1952 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 1951 年 4 月以前下打，4 月以后待命再打。

9 月 9 日，在浙江一带休整、准备攻占台湾的主力第 9 兵团奉军委指令，解除攻占准备，紧急北上作为入朝的第二梯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1 月，毛泽东电令 10 兵团司令员叶飞，解除再攻金门的任务，全力以赴进行剿匪，限 6 个月消灭一切成股土匪，消除后顾之忧，并实行土地改革。

在国际国内这种新的形势下，华南沿海的打金攻台渡海作战已基本停止，转入暂时的防御，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了暂时的、相对的稳定。

没有战争，看不到流血就浑身不舒服的战争狂人麦克阿瑟，本来想等我军攻占台湾时，在台湾海峡露一手，抖抖他美台三军司令的威风，但他朝思暮想希望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出现在台湾海峡，却出现在千里之外的朝鲜战场。

我军暂停攻击台湾后，麦克阿瑟以十分遗憾的口气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

麦克阿瑟带着在台湾海峡未能与我文手的“遗憾”，飞到朝鲜战场。这回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会遭遇同样的对手，给他留下了真正的遗憾，而且是终生的遗憾。

11 月 5 日，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将美军和李承晚军从鸭绿江边打回清川江以南。

12 月 8 日，又取得了入朝后第二战役的胜利，迫使敌军狼狈回窜，放弃平壤，退回三八线。此役确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基础，恢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

朝鲜战场的连续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同时也加速了人民解放军剿匪任务的提前完成，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的海防得以巩固，蒋介石多次小股登陆均告失败。

1950 年 12 月 31 日，经过周密计划和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联合协作，发起第三次战役。这一战一举突破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收复仁川港，将美韩敌军逐至三七线。麦克阿瑟保证的“圣诞节前结束战斗”的诺言已告破碎。他面对中朝军队的攻势极度惊愕，深感有必要再次向白宫提出他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中的建议，封锁中国的沿海，用海军力量炸毁中国的一切工业基础，答应蒋介石的请求，在朝鲜战场使用国民党军，撤销加于台湾的限制，允许它去反攻大陆作为牵制性行动，以解除在朝鲜战场美军的巨大压力。

白宫断然否决了麦克阿瑟的报复性措施，同时鉴于他在朝鲜战场指挥失利，决定撤销他“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

“一介武夫！”杜鲁门在撤职命令上一边签字一边骂道。

五、朝鲜停战，解放台湾又摆到了毛泽东的日程上

朝鲜停战，毛泽东再提解放台湾问题。

1954年7月下旬、在北戴河毛泽东海滨寓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是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政治错误。

“现在北面停了，南面也停了，好像就是天下太平了。提出解放台湾的问题，全国人民就有了奋斗的方向，对全国人民有利。

“台湾海峡的斗争，是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宣传的斗争。”

按理说，“北面停了”，朝鲜战争以后，形成南北对峙，那里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南面也停了，”由于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印度支那地区缓和了紧张局势，减少了爆发战争的危险性。两个亚洲热点地区趋向平静，本来是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胜利，为国内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这时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解放台湾”的问题。

当时，解决台湾问题确实面临巨大困难。

首先，三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耗资巨大，已经影响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元气尚未得到恢复。如果渡海解放台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对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极为不利。第二，人民解放军经过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较量，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可是，面对台湾、金门的福建省，无一寸铁路，无一个机场，空军，炮兵入闽极为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而海军发展还刚刚起步，十分薄弱，不利于实施大规模的渡海作战，特别是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其防御力量远非1949年相比，实力已大大提高。第三，当时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如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也不利于国内建设，更主要的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使台湾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行动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这是中国领导人、甚至美国总统都不愿看见、尽可能避免的悲剧。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但再次提出这一任务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毛泽东担心不无道理。当时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

毛泽东绝不允许用维持现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

为此，1953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正式宣布：解放台湾，挫败美国侵略、颠覆、分裂新中国的活动是中国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26周年，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中国

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8月11日，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重申，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外国干涉，号召“全国人民要为完成解放台湾、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荣任务而奋斗到底。”

台湾海峡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帷幕揭开了。

第五章 蒋介石逃跑前布下水雷阵，十多艘中外轮船在长江口触雷沉没，台湾报刊欢呼“大快人心”；周恩来指示张爱萍迅速打通长江航道；一支没有一艘扫雷舰的“扫雷舰队”出现在长江口

一、蒋介石在长江口布下水雷阵

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利用海空军优势破坏、骚扰我沿海地区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长江口布设的大量水雷，严重阻碍我水上交通运输，给刚解放不久的华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经济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危害。

1950年元旦，台湾，日月潭。

一只轻盈的小舟在水面上缓缓的飘游，船夫轻轻地荡着桨儿，蒋介石和蒋经国正在小船上静静地垂钓。

蒋介石身披丝棉薄质长袍，着一双水牛皮底黑布帮圆口鞋，手执渔杆，目不转瞬地注视着波纹不惊的湖面。

蒋经国望着须发已白的父亲，不禁悲从中来。父亲虽然不留须发，但是短短的几月间，从他那黑白参差的眼眉、鬓角和胡茬中，依然可以感到他生命的衰老。

静谧的林间，传来一阵阵悦耳的鸟儿的啁啾，不时，有受惊的野雉拖着长长的色彩缤纷的尾巴，从树梢间扑楞楞地飞起。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

远处，传来稚气地童声的吟诗声。

那是蒋纬国与章亚若所生的双胞胎章孝严、章孝慈在那儿晨读呢！朗朗的读书声，伴着林鸟的啁啾，听来别有一番情趣。

如是往日，这位好为人师的蒋“总统”定会走上前去，将娇孙揽在怀中，与他调笑嬉戏，说古道今。

可他今天没有这份情趣，虽然他已经到这儿落脚有3个多月了，仿佛对这儿的水土还没有熟悉，脸上总是布满阴郁和愁苦，一种莫名的焦躁和恼怒总在心底跃动。

渔杆猛然一颤，鱼线紧绷，显然有鱼上钩了。

蒋介石仿佛是从睡梦中惊醒，急忙收杆，一条尺把长的大鱼，哗哗啦啦地跃出水面。

船夫献媚地说：“总统，真是好福气，这么大的鱼，我划了几十年的船，都没有看到……”

蒋介石漫不经心地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对这种恭维已经不感兴趣了。但是有这么大的鱼儿上钩，毕竟是个好兆头。除夕得大鱼，岂不是应了“年年有余”的老话，这会不会是“否极泰来”的预兆呢？

蒋介石静静地望着水面，突然间，似乎有什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急令船夫将船划至岸边，然后拄着拐杖，急急返回别墅，单独召见了海军司令桂

永清。

“我的桂总司令，我叫你在长江口布雷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报告校长，我已按您的吩咐，派‘永字号’携5枚特制水雷在长江口布设完毕”。一听是这件事，桂永清稍稍放下心来，说话也显得比较自如了。

蒋介石从大陆逃出后，脾气变得十分急躁，动不动就训人，桂永清也没少挨骂，一见蒋介石就心有余悸。

“5枚水雷能封锁住长江口吗？”

“报告校长，我们的水雷已经不多了，万一这边……”桂永清又显得迟疑起来。

“万一什么？”蒋介石紧追不放。

“万一共军向台湾大规模进攻，台湾海峡这边……”桂永清像是使足了吃奶的劲才说出了这一句。

“怎么，守住舟山没有信心了吗？”

“不不不，我是说万一，……”

“行了，不要再万一了，我要你给我个一万！”

桂永清掏出手帕，连连用揩鼻涕的行动来掩饰自己的窘态。

蒋介石跟他要“一万”，而他知道，这个“一万”是说不得的，如果说能守住，将来舟山一旦失守，自己便有读职之罪；如果说守不住，老蒋现在就会撤了他的职。仅仅丢官倒是事小，可如今家眷刚刚撤到台湾，老母、妻子、孩子连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如今只能临时集中在安置处，如果自己此时丢了官，那就等于把亲属推进了绝路。

蒋介石沉吟了半晌，见桂永清始终没有下文，显然，他也不需要他的回答，一边缓缓踱着步子，自吟自唱地说：“舟山群岛是撤是守是我的事，在长江口布雷是你的事。即使我们从舟山撤走，也不能让共产党好受了，我要用飞机把沪浙一带工业设施炸毁，再在长江口给他布上水雷，这一堵一炸上海就得瘫痪，量他陈毅有三头六臂也无可奈何，上海一变成臭港，中国的经济就会完蛋，我把这个烂摊子甩给共产党，看他们怎么收拾。”

蒋介石说着说着，有点兴奋起来，两眼不由射出一丝亮光，好像真的看到上海滩由于水路不畅，已经变成了一个臭渔港。

“校长英明。”桂永清对蒋介石的宏论赶紧恭维。

“把现有的所有水雷都给我布到长江口去，再加派一艘军舰去，要快！”

“是！”桂永清终于放下心来，一个立正，转身准备离开。

“留步。这些水雷到底能不能彻底封锁住长江口？共军有无扫雷能力？”蒋介石从刚才的兴奋中回过神来，又提出一连串问题。

“报告校长，依目前水雷数量，封锁长江口足够了，据可靠情报，共军目前没有一艘扫雷舰。况且我们的水雷都是日本外壳美国炸药，威力极大，且隐蔽性极好，量共军也无法扫除，所有进了长江口的船只必被我水雷炸沉。”

桂永清害怕蒋介石再问什么，赶紧把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不可掉以轻心，以往我们吃轻敌的亏够多了。你要随时报告布雷情况和共军船只触雷战果。”

“是！”桂永清顶着一头冷汗离开了蒋介石住处。

桂永清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在从舟山群岛撤逃之前，派两艘军舰在长江航道布满了水雷。

二、长江的水雷，卡住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嗓子眼

长江口是滚滚长江的出海口，是上海港和长江流域对外贸易的咽喉，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曹孟德带领号称 80 万人马的水军在此与东吴交战，周公瑾就是凭着这个天堑打败了曹操。

1000 多年后的今天，国共两军在此交战的硝烟已经散去，但国民党军在这里布设的“水下敌人”却停一颗卡在上海这个大都市嗓子里的果核，堵塞着南北航道。

恐怖的阴云笼罩着长江。

江面一片萧条，稍大一点的船只不敢进出，偶尔有两三只小船开来，但从不敢从主航道通过，只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紧贴江岸边慢慢行驶。

长江口被封锁、严重影响国内经济恢复工作。1950 年 1 月 24 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马寅初在上海发表广播讲话中说：“上海工商业面临种种困难：百货业有东西卖不出，机械业几乎濒于崩溃，纺织业的成本超过了卖价，粮价上涨，其余物价也跟着上涨……”

朝鲜战争爆发后，上海作为工业大城市，也特别需要把大量战备物资从长江航道运出支援朝鲜战争……

逃离台湾的蒋介石得到潜伏在上海的特务报告后，得意非凡。

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指示，华东海军要迅速组织力量，打通长江口航道，扫荡苏浙沿海残敌；在舟山建立海军基地，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应付帝国主义可能扩大的战争。

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打通长江口航道就成为极其迫切的任务。

扫雷！扫雷！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华东军区海军身上。

这几天，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有些神不守舍。

陈毅司令员向他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他尽快设法扫清长江口水雷。电话未了还问他敢不敢立个军令状。军令状是立了，但真要干起来，一时也确实没有好办法。几天来他脑子里装的几乎全部是这件事，殚精竭虑，绞尽了脑汁也无良策。

过去和日本鬼子、国民党在陆地上打仗，排地雷的事连排长都不用这么费劲，可排除这水雷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新组建的海军人员，特别是陆军改过来的同志绝大部分不知道水雷是怎么回事，就连他也没见过水雷是什么样子。但事关重大，任务必须完成，到底怎么办才好呢？

“看，饭菜又快凉了。”妻子走过来第三次提醒他吃饭了。

在海军司令部会议室里，张爱萍连续主持召开了几次会议，研究扫雷的方案。

曾国晟发言说：扫雷要有较好的扫雷索，目前仅有的 4 条扫雷索，太细，又没有切割刀具，扫雷难以奏效。曾国晟是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懂一点扫水雷方面的知识。

水雷有多种型号，有的水雷飘浮在水面上，比较容易发现和排除，有的用坠物固定在水下不同深度，在当时没有遥感、没有先进的雷达、没有红外线等侦测手段的情况下，只能靠扫雷索在水里一遍遍地搜寻。

袁也烈副司令员说，应先培训一批扫雷技术人员，首先解决技术问题。

张爱萍司令员听着大家的发言，也一时拿不出好的办法。但是时间太紧，刻不容缓，水雷存在一天，上海就多一分损失。最后，他决定，先成立扫雷大队，进行短期训练后，立即遂行扫雷任务。

不久，华东军区海军的扫雷艇大队成立了。孙飞公被任命为首任大队长兼政委。他们经过短促的训练，从6月19日起，在长江口九段沙灯标以南、江亚沉船以北航道开始了第一次扫雷。

扫雷大队出发了，但内行一看就明白，这支扫雷舰队其实没有一艘是扫雷舰。

扫雷队的指挥舰是征用招商局的“中字111”号坦克登陆舰。

其他10艘扫雷艇其实也都是25吨登陆艇。

大队长孙飞公想，能不能扫到雷，光练也不知道，不管怎么样，先拉出来实地试试再说。扫到了有经验，扫不到也好找教训。

这天，孙飞公站在指挥舰上用信号指挥扫雷艇。10艘25吨登陆艇按曾国民设计的“三三四”编队，在水面上犁出两道银色的航迹。

也不知什么时候，茫茫的大海上，迎面驶来一只大船，它是商船“伏虎号”，满载着从上海装运的物资，小心翼翼地沿着布设水雷的水道绕来绕去地行驶着。

突然，一声巨响，海面上溅起几十丈高的水柱。“伏虎号”触雷了。

孙飞公见状，指挥扫雷部队全力抢救遇难船民。10艘“扫雷艇”官兵纷纷扔下了救生圈，有的干脆跳下水去救，当他们把24名船民救上扫雷艇，眼看着“伏虎号”渐渐地沉入水底，水面上自下一个巨大的旋涡。

一向沉稳的张爱萍司令，得到“伏虎号”触雷沉没的消息也着了急，立即命令孙飞公：“一定要想尽办法，尽快把长江口水雷清扫干净。”

孙大队长根据张司令员的命令，增加了扫雷艇的兵力，左右编队各增加了一条艇。

这次出动，扫雷艇的马达声震撼海天。

然而，扫雷大队在江面上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天，却没有扫到一枚雷，天黑下来，他们只好返航。

第二天，太阳刚刚出海，孙飞公率领着他的扫雷艇又在海面上来回穿梭，清扫水下“敌人”。然而由于手段的落后，他们依然毫无所获。正在他们耐下性子，继续清扫时，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他们又亲眼目睹了一幕惨剧。

这天上午10时许，“香山号”货轮又触雷爆炸，整条大船缓缓地沉没了……

惨剧在身边眼前一幕幕发生，但水雷仍然没有扫到一枚。

张爱萍更加着急，连忙打电话给上海市长陈毅。

“陈司令员吗？我是张爱萍，不好意思给你报告，现在长江口扫雷遇到困难，已经两天过去了，还没有扫到一枚水雷，希望上海的商轮暂时不要再出港，安全没有保障啊。但是，请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尽快把水雷清扫干净！”

“老张啊，希望你快一点罗，我这里大批物资出不去，进不来，再这样憋下去，恐怕连饭都要没得吃了，再不扫除那些个‘水鬼’，你叫我这市长怎个样子当嘛！”陈毅心里十分着急，但还是忘不了幽默一番。

这些天，陈毅市长也正为长江口水雷急得不行，他十分清楚上海在全国

经济建设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偌大的一座城市，居然被长江口的水雷给卡住了喉咙，他这个一市之长能不急吗？

张爱萍放下电话，心事沉重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虽然过去没有扫过水雷，但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清扫海上水雷竟然会比指挥一次战役还要复杂、困难。他恨不得亲自带领扫雷艇出海扫雷！他想起周恩来总理经常对他说过的一句话：指挥员在关键时刻，需要的是冷静。于是他拿起电话命令孙飞公：继续加强扫雷……

6月27日，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海军第7舰队耀武扬威地侵占了台湾，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扫长江口水雷任务显得更加迫切了。

为了加快长江口扫雷进度，张爱萍增派曾国晟协助孙飞公指挥扫雷。

曾国晟、孙飞公率领着扫雷舰艇在长江口又来回清扫了十多天，仍然毫无收获。他们不得不去电向张爱萍司令员报告：

长江口风大浪急，扫雷艇马力太小，不能胜任工作。4条扫雷索已断了3条，士兵晕船很厉害，不少战士已经多日水米未进。请示是否暂停，待休整后再进行扫雷。

张爱萍接到电报，心里既焦躁又难过……

接连发生的轮船触雷事件使他更加焦灼不安，饭食难咽。

“伏虎”、“香山”号轮相继触雷之后，紧接着在长江口又连续发生了轮船被炸事件：

“新宁海号”触雷爆炸！

“济南号”轮被炸伤！

英国商船“海南号”被炸沉！

商船不断触雷，引起了国内外的严重关注。

一些与我有贸易关系的国家，纷纷打电报询问我长江口扫雷情况，并说，如果长江口水雷一天不清扫干净，他们就有权取消与上海的一切贸易活动，损失概由中方承担。

国民党台湾当局得知大陆货轮在长江口频频触雷，大喜过望，奔走相告，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报道：

大快人心事：共匪5艘轮船相继在长江口触雷沉没。

美联社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共大陆轮船相继触雷沉没事件，充分说明了共军没有能力疏通长江水道，更不用说渡海与蒋军作战了。

三、周恩来请来了苏联专家

“伏虎”“香山”号等船在长江口相继触雷后，张爱萍打电话给周恩来，把华东军区海军决定封闭长江口航道，禁止所有船只通行的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得知长江口扫雷遇到麻烦后，神情异常严峻。

朝鲜战场上，彭德怀率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正与武装到牙齿的17国联合国军进行着浴血搏杀，前线的将士们不但武器、弹药、粮食、被服极其匮乏，而且缺医少药的情况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

新中国刚刚成立，由于帝国主义的敌视、孤立和封锁政策，除了苏联供给一部分军人外，其他物品要全部依靠国内解决。

上海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也是被服、医药等用品的主要供应点，中央已经给上海下了死任务，让他们务必保证前线的被服和药品的需要。上海的货轮之所以要冒险出航，这同中央下达的死任务有关。

周恩来清楚，在水下扫雷需要先进的设备和高超的技术，这是科学，不是仅仅靠不伯死的拼命精神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刚刚组建的海军根本不能称为海军，充其量是一部分陆军官兵登上了舰艇而已。

现在只有一条路，让苏联老大哥伸出援助之手了。

周恩来立刻给张爱萍回电，从国际形势战略的高度，要求海军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扫清长江口水雷。并表示，将联系苏联专家协助扫雷。

张爱萍放下电话，心潮起伏，是啊，总理寄予海军多么大的希望，国际形势剑拔弩张，可眼下却无法冲破长江口这一封锁线。不，一定要扫清这些水下的“敌人”！

张爱萍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封港，扫雷将受到影响，不仅延缓通航时间，而且还可能出现更大的海难。如果封港，上海的经济损失就太大了……

于是，他来到了上海市委大楼，同马寅初、黄敬、荣毅仁等上海财政、交通、航运、工商界有关人士一起研究对策。

张爱萍敬辞在先，他说，“承蒙各界同仁相助，只希望再给一点时间，我一定扫清长江口的航道”。

然而他的后却没有得到支持。

在座的多数人认为：上海如果封港一个月，不但财政影响甚巨，而物价又要波动，损失会更大。同时华东贸易部在香港购买一批物资，朝鲜战争爆发后，英国扬言要冻结这批物资，因而急需运回，以防意外。

最后，根据大家研究的结果和上海市委、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意见，决定来个折衷办法，采取部分封港。

实行部分封港时间也很紧张。为了加快扫雷速度，部分封港期间，张爱萍指示华东军区海军采取了三条措施：

第一、加紧进行扫雷准备，争取早日扫清航道；

第二、加强武装巡逻，严禁大型船只进出雷区，并防止敌特从事破坏活动；

第三、扫雷期间另辟一条新航道，供一般船只出入。

时间对上海、对全国都是宝贵的，对扫雷大队来说更加宝贵。第二次扫雷方案迅速拟制出来。这时，周恩来出面邀请的苏联扫雷专家也及时赶到了华东军区海军，并且带来了扫雷工具。

万事具备，就看我军怎样动作了。

四、在轰轰的雷鸣声中，长江口响起了欢庆的礼炮

针对前几次扫雷的失败，孙飞公制定了十分详细具体的扫雷计划。

部队出发之前，张爱萍赶到码头来看望大家。他问大队长孙飞公：“准备好了没有？”

孙飞公蛮有把握地回答：“这次将‘古田’、‘周村’、‘枣庄’、‘张店’4艘登陆舰改装成扫雷舰后，已经全部试车完毕。改装后的军舰排水量达380吨，1800匹马力，时速8—12节，基本上能顶住长江口的风浪。”

张爱萍转过头来对苏联专家说：“请苏联专家同志谈谈具体意见。”

苏联专家是个留大胡子、头发稀疏的蓝眼睛中年人，他的名字叫伊凡诺维奇。

他仔细检查了我军扫雷的全部装备后，认为可以出航执行任务了。不过，他又提出了一个改进方案，建议将每条舰的舰屋装上起锚机，用于收放扫雷索。因为长江底航道有百余年没有清理了，情况十分复杂，有的地方很浅，有的地方很深，有的还有许多障碍物，有了收放雷索起锚机，就可以根据航道的变化及时收放雷索，这样既便于搜寻水雷，还可以保护扫雷索不受损伤。

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一致赞同，这要比第一次科学多了，大家不得不叹服，专家就是专家。科学的力量是巨大的。

只可惜这种感受只局限于当时的扫雷部队中，大多数人崇尚的还是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而不是科学。

张爱萍听后，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下达了出发的命令。

扫雷舰编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孙飞公站在一艘大型登陆舰上，向码头上的人群行军礼告别，然后率领扫雷舰队来到长江口南航道的海域。

这里浪涛汹涌，曾经有几艘商轮在这里触雷。

他把“陈集号”步兵登陆舰作为布标舰、“古田号”等4艘舰担任扫雷任务，3艘25吨登陆艇和一艘炮舰担任联络及爆破救护，另外“长江号”及部分炮艇担任海上警戒。

这次扫雷方案无疑是比较严密的。

雷区从圆圆沙沉船开始，到第一号进口浮筒止，共33海里。“古田号”等4艘扫雷舰以梯次队形在雷区往返航行着。楔形的舰首，像锋锐的大犁头，犁开了茫茫大海，两舷溅起雪白的浪花，犹如展翅的海鹰，在蓝色的海面上翱翔。

这样扫了五六天，孙飞公所率编队扫完甲区，又去扫乙区，扫雷舰像在大海里织起一张偌大的渔网，把几百年前的锈铁锚，沉船的桅杆，连同泥沙蚌壳都打捞起来，可就是没有扫到一枚水雷。

怎么回事？我们的扫雷舰专门扫却总扫不到，轮船越怕被它炸，却偏挨炸。是什么问题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的扫雷舰吨位小，吃水不大，船底很难接触到水雷，加上大家扫雷时都很小心，一时没有碰到雷体和雷索。

张爱萍偏不信这个邪。他命令孙飞公：“用疏散队形再扫一次。”

突然，一艘扫雷舰的扫雷索剧烈地震动了一下，接着发出一声巨响，一个黑乎乎的家伙，像一只怪兽似地从水底钻出来，跃出水面3尺多高，然后再落下来，漂浮在水面。

孙飞公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是水雷。

舰上的官兵们见扫到了水雷，高兴地欢呼着，跳跃着，一片欢腾。

这是一枚触发水雷，它的外壳是日本“九三”式，炸药是美国造的“梯恩梯”，雷身和雷座之间的系雷索特别粗，直径12毫米。水雷上还缠绕着钢索，显然是第一次扫雷时拉断的。

不久，扫雷大队又在乙丁两区扫出4枚水雷。他们留下一枚作研究用，余下的由爆破组拖到海上进行引爆。

轰隆隆的爆炸声震撼着海天，扫雷大队宣告：长江的航道打通了！

敌人企图封锁上海的阴谋破产了！

陈毅市长亲自打电话给张爱萍，对长江口的通航表示祝贺。他在电话里说：“海军同志立了大功，我市长的椅子这下子算是坐稳啦！”

第六章 攻击大陈岛我炮舰大队出师不利，奔袭披山岛海陆协同再显神威；师长周纯麟三次请缨，终报“沉舰”之仇；敌“精忠号”沉海“尽忠”，“宝顺号”难逃厄运；中央军委命令：“武装护航护渔，保证海上安全”；陶勇出山，首战告捷

一、桂永清视察垃圾尾岛

1950年4月26日，蒋军“中字号”登陆舰从台湾岛开出，犁开湛蓝的海面，向着万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垃圾尾岛驶来。

4月的海风清凉而徐缓，远处，海天苍茫连成一片，近处，舰尾犁出的雪浪扯出两道银练。一群群海鸥在舰舷起伏翻飞。不时有鱼儿蹦出水面。

国民党海军上将桂永清站在登陆舰的指挥舱里，不时举起望远镜，凝望着面前空旷的海面，宽额头下的细眼脸里，闪烁着坦然而自信的眼神。

桂永清出身军人世家，早年是黄埔的高才生。抗日战争期间，正当中国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的时候，他受蒋介石之托，在美国安那波里斯海军学校受训两年，此后，又到德国留学一年。留德时，他的老师恰恰是“狼群”战术的发明者、德国的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留美和留德的经历，使他有了人生崇拜的偶像，这就是日本山本五十六大将和德国卡尔·邓尼茨元帅。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后，他的这两位崇拜者都创造出了在他看来惊人的伟业，山本五十六成功地偷袭了美军基地珍珠港，击沉美国军舰19艘，将256架飞机化为残骸，这是何等的辉煌战果。不要说击沉，有许许多多的司令官穷其一生，也未必见过这么多战舰和飞机啊。

他的另一位崇拜者邓尼茨元帅战绩更加辉煌，他率领着数百艘潜艇，如狼群般在世界各大洋里撕咬着盟军的舰队和货船，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居然使世界的主要航道都变成了舰船的水下墓地。

他相信乔治·华盛顿的那句名言：“当今世界，决定战争胜负的仍然是海军。”

学成回国后，他便在蒋介石的耳边时常下些毛毛雨、吹些耳边风，劝说蒋如果想当世界领袖，如果想让人看得起，就要利用美国大老板这个靠山，悄悄建立和发展海军。

桂永清的话的确说到了蒋介石的心痒处，3年之间，蒋不惜重金巨款，购买了各种战舰，使得国民党刚刚组建的海军便拥有了各种舰艇428艘，总吨位达20万吨，官兵近4万余人的规模。

解放战争的数年间，蒋的800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大军损伤殆尽，仅最后的辽沈、平津、淮海三次战役决战，就吃掉了他的看家军队200多万，于是乎，全国战场上恶噩频传，一败再败，终于酿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溃逃。

正是此时，海军显示出了它的力量和巨大作用。

最初，当蒋介石撤出总统府，乘顺流而下的军舰逃命台湾时，在国灭家毁的无可奈何之中，他曾心灰意懒地嘟哝了一句：“狡兔三窟，仅得其免死耳。”

但当他用巨大的舰船将贮藏在上海银库里的百十吨黄金和万余件珍贵文物运送到台湾时，他才真正感到了海军的重要。

仅靠飞机，是运载不出这些东西的。

紧跟着，及至中共军队渡海强攻金门，结果铩羽而归，上岛部队悉数被歼之时，这使得蒋介石很是得意了一阵子，他真正认识到了海军是自己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中的生命线。

谁知好景不长，数月之后，共军居然乘坐几百艘破木船，乘风破浪，横渡琼州海峡、一举攻克了海南岛，这使得蒋对一向吹嘘自己不可战胜的海军侧目相视起来。他需要强化海军。

垃圾尾岛到了。

万山群岛的司令部设在垃圾尾岛上。

舰靠码头，万山防卫司令齐志鸿率领部下数百人正在码头上迎候，除了身着笔挺军服的军人之外，还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手持鲜花的漂亮女人，更有一支军号队，在戴白手套的指挥手势的起落下，正在热热闹闹地吹吹打打。

国家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居然还有属下敢这样冥顽不灵，俗不可耐的搞这些花架子。

一股怒气腾然从桂永清的心底涌起，使他的眼眸里陡然显露杀机。

可这种眼神只是一闪便消失了，他知道，大敌当前，笼络人心，教将士们舍死卖命才是真功夫，尤其是海南新败、军心不稳之际，再容不得自己大耍淫威，对部下大加挞伐了。

下舰伊始，桂永清免去了洗尘、欢迎酒会等俗套，下令马上召开了全岛防务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司令兼万山防务司令齐志鸿，地方武装广东突击军军长李崇诗，青年军第28师师长李又林……

桂永清深知肩负的重任，因此稍事寒暄，便走到万山沙盘前，听他们讲述万山群岛的防御部署和防务工事来。

万山群岛，位于珠江口外香港、澳门附近，由大小垃圾尾岛、伶仃岛等48个岛屿组成，是广东的南大门，又是我国南方的海上咽喉，占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地位。

“自从我军确定固守万山以来，我军即昼夜不停地加强了万山的防务，如今，陆海总兵力已达3000余人，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等30余艘，总吨位约1万吨，况且，岛上已经筑有各种永备工事，使得岛上防务固若金汤，共军真若不顾死活的前来攻岛，只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万山将成为反共的踏板，复国的前进基地……”

齐志鸿手持金属鞭，在沙盘上指指点点，口气高傲且骄横。

桂永清虽然面带笑意，但心头却是格外沉重。据确切情报，中共海军已经建立，虽是初创，但其士气高涨，不可小视，况且海南岛新败，己方军心不稳，当务之急，应该是扎扎实实地搞好岛上的防务，再不能在迷梦中度日月了。

正当敌人紧锣密鼓地进行各种防卫建设时，我江防司令部里，如何攻打万山群岛的筹划也正紧张地进行。人海茫茫，阻隔了对岸的情况，加之我军侦察手段的限制，对岛上的敌情和布防情况的确一无所知。再加上敌舰流动性大，尤其是蒋军的几艘巨舰，往来于台湾与万山岛之间，要准确掌握敌人的情况的确十分困难。

我131师先派侦察科长和侦察排长前去侦察，后又派精干侦察员化装成渔民进行侦察，随后又派一个排上岛进行火力侦察，但因岛上的敌人防守严

密，除招致一些伤亡外，没有抓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一天，一艘由广州至香港的客轮途经垃圾尾岛、三角岛，岛上的敌人对乘客看管甚严，不准下船，不准拍照，不准四处张望。乘客们对这些大兵害怕异常，敬而远之。只见一位阔商打扮的人，对那些蒋军官兵又是敬烟，又是寒暄，惹得众人人为之侧目。而这位阔商打扮的人，就是我军的优秀侦察参谋王子华。

在这言语寒暄应酬之中，王子华把岛上的布防和舰队的泊位情况摸了个大概。

二、首战大陈岛，我炮舰贸然出击被击沉

万山群岛海战尚未开打，在华东的海面上又上演了一出大戏。

1956年7月上旬，天气一直十分晴朗，太阳照耀下的大海不时泛起片片磷光。

华东军区海军炮舰大队大队长陈雪江检查完队里的备战工作后，坐在树荫下和战友下五子棋。

正下得高兴时，电台里传来了军区海军首长的指示：炮舰大队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即日开赴琅玕山集结，配合21军62师向大陈岛之敌发起进攻。

陈雪江马上发出了战斗警报，不一会儿，炮舰大队全体官兵纷纷登上了各自舰艇。

炮艇大队是1950年2月在镇江成立的一支队伍，其中不少是由国民党海军起义过来或刚刚招募来的，还有不少青年学生。这次出海作战，能不能挑得起千斤重担，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全队上下士气高昂，尤其是那些曾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的人员，更是摩拳擦掌，情绪激奋，一心一意渴望创造辉煌的战果，来证明自己的爱国和对蒋军的反叛。

当日下午，陈雪江率领他的炮艇大队由海门进至琅玕山，与在此待发的陆军62师机帆船队集结。

琅玕山岛，位于台州湾南侧，由黄琅和白果山两个小岛组成。金清港似一湾碧水，夹在两岛之间。大陈岛就在出港向东14海里处。这里高山环水，树林茂密，舰船在湾内待机十分隐蔽。要不是打仗，真是个好出海旅游的好去处。此时要打大陈岛，自然是最好的隐蔽待机地。

按照指挥所作战方案，各舰指挥员白天在岛上观察了大陈岛敌舰锚地和预定登陆点的地形。夜幕降临后，指挥所命令：艇船编队出航，以每小时6节的速度悄悄地向大陈岛开进。

当编队行至琅玕山与一江山之间的海面时，海上风浪骤起，白色浪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从右侧压过来，艇船骤然地颠簸着，随时都有艇翻人亡的危险。炮舰大队的舰艇都有些吃不住劲了，陆军的机帆船更受不了，在风浪的摇撼和扑打下，船舷发出格格吱吱的声响。在海上指挥的陆军62师师长周纯麟担心艇船经受不住，出师未捷，折桅翻船划不来，决定撤回琅玕山暂避风浪。

入夜，陈雪江命令1分队长张家麟和3分队长邵剑鸣分别率领103和3号炮艇在金清港外锚泊警戒，监视海面敌情。

翌日清晨，大雾还未散尽，担任了一夜警戒的3分队队长邵剑鸣仍然站在甲板上，手持望远镜警惕地观察着海面，突然，一个小黑点从正前方由远

而近向他们驶来。

敌舰！凭着他的直觉和经验，很快判明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大型炮艇。

“张家麟，快看，一艘敌舰，咱们起锚揍他个狗日的吧！”

邵剑鸣原是刘公岛汪精卫伪海军练兵营的起义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已经6年了。他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此时发现敌情，他立即激动起来，急于动员张家麟同他一起包抄上去。

张家麟比邵剑鸣大几岁，办事比较沉着、老练。他见邵剑鸣急火火的样子，提醒道：“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庞大的船队还需要我们的保护，发现敌舰应该先向首长请示。打不打得由上面决定。”

“钻进笼子里的鳖，等你请示好了，它娘的还不早溜了。依我看，咱们先斩后奏，怎么样？”邵剑鸣沉不住气地说，他发现敌舰形单影只，正是将其消灭的极好时机。

“不行，一定要先请示，待首长决定后再出击。”张家麟毫不让步。

邵剑鸣见说服不了张家麟，也就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起锚随着103号艇一起返港报告，可心里却憋了一口气。

一路上，邵剑鸣心里像是揣着小兔似的，急呼呼地跳个下停。他怎么也不甘心就这么算完，如果请示后首长不了解情况，不让打怎么办？这样不是白白葬送了一次绝好的战机么？

想到这里，他对张家麟说：“老兄，敌人单舰前来挑衅，这种绝好的战机出现一次不容易。你带103号艇先返港报告，我带3号炮艇先去揍他一顿。”

“不行，一块返航，报告后再说。”张家麟一看邵剑鸣又要返回去，也有些着急。

“由你报告就行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消灭敌人，对不对？”邵剑鸣回头命令3号艇调转方向，全速向吨位大于自己多倍的敌舰冲去。

敌艇见中共一艘小炮艇单艇出击，便故示胆怯地调头向外海驶去。

邵剑鸣求战心切，一看敌人调头要跑，以为敌人害怕，一心想吃掉敌人，遂令炮艇加速前进，务必将敌舰击沉在海上。

此时，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中了敌舰“调虎离山”的诡计。

追了不到几海里，到了开阔的海面上，敌艇确信尾随的这艘小炮艇没有什么支援力量，便突然放慢了航速，在距离600米处，首先用尾炮向3号炮艇开始轰击，一发发重磅炮弹在3号艇的四周爆炸，海面上腾起一股股高大的水柱。

舰大力不亏，大舰上的炮的确威力也大，炮弹出膛后爆炸的气浪，似乎能把海面上的一切摧毁。

邵剑鸣知道，如果此时畏惧敌舰的火力而不敢勇猛向前，那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死亡之地，处于被动挨打窘境。要发挥本艇火力，就必须大胆地靠上去，让敌舰上的巨炮无从发挥其威力。于是，邵剑鸣率领3号艇依然速度不减地向敌舰逼近，一直到迫近敌艇200米时才开炮还击。

激战中，枪炮兵赵孝庵用双联装机枪一连打了200发子弹，敌舰甲板上顿时一片混乱，两挺机枪也被打哑了，舰尾升起了浓烟和火舌。

此时，邵剑鸣已经明白中了敌人的诡计，但返航已经来不及了。敌人向我舰的反击变得疯狂起来，不断用40厘米双联装机炮向3号炮艇还击。激战不一会儿，3号炮艇操纵室被两发炮弹击中，副艇长许慎和操舵兵马全福当即牺牲。

正在指挥作战的邵剑鸣，被一块弹片击中，左眼被击穿，脑部受重伤，也当场英勇牺牲。

这时，已经失去操纵的3号炮艇，舰尾又连中数弹，艇上的机枪，火炮全部炸坏，两名射手及弹药手也相继倒在血泊中，情势十分危急。

敌人见3号艇失去抵抗力，更加疯狂地向其射击。

枪炮手赵孝庵从昏迷中刚刚醒过来，他强忍着手和腿已六处中弹的剧烈伤痛，以顽强的毅力爬进操舵室，冒着呛人的浓烟，用受伤的臂膀扶着舵轮，全力扭转艇首，试图驾艇返回琅玕山。但行驶不远，艇身又中弹4发，舱底钢板被炮弹击穿，舱内大量进水，不一会儿，3号炮艇便沉没于海底。

艇上17名人员除3人泅水生还外，其余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3号炮艇的沉没，在参战人员的心头蒙上一层阴云。

本来，炮舰大队组建不久，还没有正而八经的作战经验，陆军62师也是首次渡海作战，大家对小炮艇能否掩护他们渡海登陆心存疑虑。炮舰大队的一些原海军人员对小炮艇海上作战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如今眼看3号炮艇被击沉，战友牺牲，不少人情绪比较低沉。

张爱萍司令员得知3号炮艇被击沉的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痛。他立即报告华东军区，军区考虑到进攻大陈岛的作战意图业已暴露，便电令炮舰大队“立即撤回海门待机”。

三、小炮艇披山岛扬威

炮艇大队撤回海门，部队情绪仍十分低沉。

大队长陈雪江连日来一直羞愧难当，总感到抬不起头来。他走到哪里，陆军官兵总是指着他的背影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早就说小炮艇不能渡海作战，可人家偏不信，这不，摔跟头了吧。”

“几条小炮艇，不知天高地厚的，竟敢跟人家的大军艇硬碰，肥肉没吃到，反倒被肉吃了，教训啊！”说话时故意把尾音拉得很长。

一个河南口音的老兵话更难听：“俺打了四五年的仗，身上连块皮也没擦掉，别在革命胜利的时候、让小炮艇把俺这140多斤送进大海喂了鳖鱼。”

听着这些议论，陈雪江即使浑身都是嘴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一直痛苦地沉默着。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打个漂亮的海上攻击战，给战友们报仇，让陆军老大哥们开开眼。

周纯麟师长和孙三汉政委最理解陈雪江此时的心情。他们鼓励陈雪江：“这次战斗损失并不说明我们炮舰大队战斗力不行，我们要找准机会，争取打个漂亮仗，把部队的信心和干劲鼓起来，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

接着，三人召开了敌情分析会。

周师长先分析了当前敌情，他说：“目前继续进攻大陈岛显然已不适宜，一直待命也不是办法。我们是不是把大陈岛暂时放一放，选一个易攻的敌岛作为攻击目标”。

“我看可以，大陈岛周围岛屿不少，先找个有把握的把它拿下来，鼓舞鼓舞士气。”孙政委同意周师长的意见。

“陈大队长，你看怎么样？”因为是两军协同作战，周师长比较注意对陈雪江的态度和称呼。

“两位首长讲的很对，我没意见。”陈雪江边说边拿过地图，指着大陈

岛周围几个岛屿说：“从大陈岛周围岛屿看，能打的，一个是江山岛，这个岛的守敌虽然不太多，但距大陈岛只7海里，进攻时容易被大队敌人发觉，敌舰可以及时赶来支援。另一个是披山岛，守敌实力虽然比江山岛强大，还驻有四五艘艇船，但离大陈岛37海里，进攻时大陈岛敌军难以察觉，即使察觉了也因距离较远而不易增援。我建议先打披山岛。”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请示报告。”

一份由周、孙、陈三人共同签署的作战方案用电报发往华东军区。

当日，复电回来，军区首长否决了。

三人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根据掌握的敌情，重新修改了作战方案，并详述了作战理由，第二次周师长亲自把报告送了上去。

军区首长问：“有没有把握？有多少把握？”

周纯麟师长回答：“百分之百的把握不能说，七八成把握还是有的。”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把握。”鉴于金门岛战斗的失利和他们出击大陈岛损失一舰，没有绝对把握，不能轻易出战，军区首长再次关闭了他们请战的大门，三人不甘心，第三份报告又送了上去，理由比上次更充分，态度更恳切。

这一次，军区首长总算同意了他们打披山岛，还特别交代，要隐蔽出动，速战速决，达到目的，立即返航。

按照作战方案，他们决定佯攻大陈，主攻披山。

此日黄昏时分，周纯麟和陈雪江率领一个炮艇分队和不载部队的30多艘机帆船为第一路，从金清港浩浩荡荡地出发，直向大陈岛方向佯动。

入夜，以两个炮艇分队和装载陆军两个步兵营的30余艘机帆船编成第二路，由孙云汉和炮艇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廖云台指挥，直奔披山岛而去。

夜幕降临，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乌云遮蔽了天上的星月，狂风骤起，波涛翻滚，气候十分恶劣。有的陆军战士被颠得直吐苦水，但参战人员都抱着为3号炮艇报仇雪耻的决心，不顾晕船呕吐，坚持航行，深夜抵达石塘湾集结。

第二天刚破晓，艇队便出现在披山海面。孙、陈、廖三位指挥员举起望远镜，发现岛西面锚地停泊着敌“海鹰号”、“新宝顺号”、“精忠1号”和“精忠2号”4艘炮艇，还有许多机帆船。

敌人毫无觉察，正是出击的大好机会。

“全速前进，抵近开炮！”命令一下，各舰像离弦之箭纷纷冲向敌舰。

披山岛守敌没有料到刚刚受挫的我军还敢驾着炮艇长途奔袭，打上门来。当我艇队向敌锚地发起突然攻击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摸不着头脑，顿时乱成一片，仓皇砍缆起锚，夺路逃窜。

分队长张家麟一见敌舰要跑，不由得义愤填膺，心想，这回你想跑就跑不了啦，他大喊一声：“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冲啊！”率领3艘炮艇奋勇追击，大胆插入敌艇群，集中火力围歼300多吨的“精忠1号”。

激战不一会儿，负隅顽抗的敌上校支队长被击毙。群魔无首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战，乖乖地挂出白旗投降。

“海鹰号”和“精忠2号”丢下“精忠1号”不顾，只顾仓皇逃命。

这时，被堵在锚地的“新宝顺号”仗恃吨位大，火力强，疯狂进行反扑。107号艇冒着敌舰密集的炮火抵近射击。但是，由于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怎么办？打不沉敌舰，太可惜了，交战太久，又恐大陈岛的敌人前来

支援，情急之中，艇长杜克明突然发现“新宝顺号”是木质船，他急中生智，立即下令撞击敌船。脊背已经负伤的操舵兵陈贵松，忍着剧痛将炮舰舰首对准“新宝顺号”尾部，开足马力撞了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敌艇尾部撞开了一个大口子，海水哗哗地灌进后舱。

在炮艇撞击敌艇的刹那间，艇上的机关炮、机关枪、小炸药包和手榴弹，呼啦啦地打了过去，敌艇上一片鬼哭狼嚎。

在“新宝顺号”艇上指挥作战的是国民党浙江省玉环县县长林森，此人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在他的督战下，艇上的敌军拼死顽抗。敌我两艇靠得很近，双方展开了轻武器对射，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一场壮观的海上“阵地战”开始了。

张家麟率炮舰俘虏敌“精忠1号”后，怒气未消，一看107舰撞上了敌“新宝顺号”，立即指挥103艇和104艇及时赶来助战。张家麟也是从国民党海军起义的，3号炮艇沉没，邵剑鸣和许多战友英勇牺牲，激起他杀敌的满腔怒火。他抓住有利攻击时机，接连下达“撞沉敌艇”的命令，指挥103艇朝“新宝顺号”腰部猛撞过去。枪炮兵龙钦祥、炊事员厉保安和一位向导民工，带着炸药和集束手榴弹，趁撞艇的瞬间，飞身跃上敌艇，先将敌首林森击毙，缴了19名敌人的枪械，然后连续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将敌艇舱底炸裂。

待三位勇士押着俘虏返回103艇后，“新宝顺号”载着几十具敌人的尸体沉入了海底。

与此同时，我陆军62师在我炮舰的掩护下，冒着敌人的枪弹迅速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并立即向纵深发起攻击，敌人在两面打击之下，大部被歼，少部乘船逃走。

击沉“新宝顺号”这一令人振奋的场面，鼓舞着所有的参战人员。攻上敌岛的步兵见了，都连声欢呼“打得好”。艇队人员更是个个扬眉吐气。

海上战斗行将结束时，周纯麟师长和陈雪江大队长命令艇队将敌投降的“精忠1号”拖回。不料情况突然变化。

大陈岛之敌，得知我主力已开始攻击披山岛，匆忙派“太字号”舰艇从大陈岛方向赶来增援，敌“太字号”见“精忠1号”已挂白旗投降，便连发40余炮，将其击沉。然后敌艇由西南转向正北跟踪追来，企图袭击仍在锚地内战斗的我海军艇船，海军艇队和岛上陆军用战防炮、迫击炮当即以密集炮火猛烈还击。敌“太字号”见势单薄，不敢恋战，慌忙向大陈方向逃去。

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在此后的海战中，敌“太字号”舰终于未逃被歼的命运。

披山之战胜利结束，击沉敌“新宝顺号”炮艇1艘，俘敌“精忠1号”炮艇1艘（后被敌船击沉）及机帆船1艘，帆船2艘。俘敌540多人，毙伤敌500余人。

此时，大海涨潮，滔滔波浪簇拥着我英雄官兵胜利返航。

突袭披山虽是小仗，但它是华东海军成立后首次陆海协同的联合登陆战，显示了年轻海军的雄威。我军应用小艇打大舰，木船打军舰的做法，在人民海军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四、陶勇上任第一仗

在我军陆海协同围歼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的同时，人民海军同时担负起了在海上护渔护航的任务。

1952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武装护航、保证海上安全”的命令。命令要求刚组建不久的海军加强巡逻，打击国民党军的海上骚扰，保证航运安全，各商船也要建立自己的武装。

1952年11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9兵团代司令员陶勇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

陶勇是一位从战争的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战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战功卓著。他说话办事果断，从不拐弯抹角。他总是身先士卒，以行代令。同时又谋略超众，富有独创精神，善于吸取“它山之玉”，创造和运用一些新的战术，是一位智勇双全、军政兼优的将才。毛主席第一次见到陶勇时握着他的手说：“啊！你就是陶勇同志，我久仰你的大名，你仗打得好呵！”领袖的评价是具有权威性的。

华东地区国民党海军猖獗，护渔护航的任务艰巨而迫切，这也正是他调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的原因所在。

接到命令的第二大，他就赶赴上海上任了。

台湾国民党军舰利用大陈岛作为袭扰大陆的前方基地。港内常停泊的有“太字号”护卫舰2艘，扫雷舰、猎潜舰各3艘，以及其他小型艇只多艘。该海域岛屿、礁石星罗棋布，敌舰常以此力掩护，向温州湾、台州湾及三门湾一带我海上渔船商船发起攻击。

一天上午，位于大陈岛海区的猫头洋渔场微风习习，波光粼粼，点点白帆珍珠般地散布在渔场2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5万多大陆渔民驾着5000多条渔船正在进行捕鱼作业。

9时42分，台湾海军的“大字号”护卫舰（1210吨）、“永字号”扫雷舰（650吨）、“江字号”猎潜舰（350吨）各一艘，由猫头洋渔场南部的小鹅冠驶来，准备对渔场内众多的渔船“开上一刀”。

接到敌情报告，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下令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延安号”护卫舰和“兴国号”炮舰出击拦截。

以弱对强，兵家大忌，况且又是陶勇上任后的第一仗，但陶勇没有更多的本钱。

命令只下达3分钟，“延安”、“兴国”两舰便冲出锚地，破浪疾驶。10时11分，两舰悄悄接近敌舰，“延安号”舰前甲板主炮首先突然射击，并全速向前插进。敌人三艘舰艇绝没想到大陆海军会来得这么快，队形开始混乱。“水字号”扫雷舰舰尾当即就中了两发炮弹，引起大火，只能冒着黑烟，朝来的方向溜之大吉。

另两艘敌军舰见势不好，不敢恋战，只得与我舰艇绕开圈子，双方拉开距离，不断交错射击。敌人舰艇远离渔场，双方开始在海面上对峙。

这样，华东军区海军首次保护猫头洋渔场基本达到目的。

然而，半小时后，从大陈岛方向又开过来国民党海军的两艘“大字号”护卫舰和一艘马达炮艇。双方力量之比一下子变成了5：2。国民党海军士气大振，五舰成“品”字方位队形向我海军“延安”和“兴国”两舰逼来。

“延安”、“兴国”不敢恋战，迅速依托岛岸向檀头山方向转移。

11时30分，先是2架侦察机飞临“延安”、“兴国”两舰上空，而后台湾空军4架F—47型战斗机开始对我两舰投掷炸弹，“延安”、“兴国”

两舰形势十分危急，一道道巨大水柱似乎要把舰艇掀翻。舰艇总指挥一边下达“左满舵”、“右满舵”、“停车”、“全速倒车”的日令，一面紧急呼叫我海军航空兵给予支援。

根据陶勇的命令，刚组建不久的我海军航空兵首次出战，5分钟后，4架战斗机飞临战区上空，海战演变成一场空战，4对飞机上下翻滚捉对厮杀，不出3分钟，两架国民党飞机带着耀眼的火光跌进大海。“延安”、“兴国”两艇无一损伤。

与此同时，在舟山渔场，为保护渔业生产，我人民海军7艘炮艇，与台湾海军也进行了一场激烈追杀。

13时10分。台湾海军一艘150吨马达炮艇突然向渔场冲来，我海军舟山巡逻大队的612舰、616艇迅速接敌，适逢赶到的505舰、508舰、614舰、401舰、402艇也投入战斗，我海军以小打大，以多打少，台湾海军马达炮艇在中弹4发之后，带伤南逃。

正当巡逻大队7艘炮艇欢呼之余，6架国民党空军飞机已飞临海区上空。猛烈扫射，使7艘过于密集的炮艇来不及疏散，造成612舰、505两艘炮艇上8人伤亡。船队立即组织对空射击，击伤国民党飞机1架，其余飞机仓皇返航。

每年4至5月份是鱼汛旺发时节。为保护猫头洋等渔场渔船的安全，在4月20日和5月16日，华东军区海军又同台湾海军进行了两次激烈的海战，击伤1250吨护卫舰5艘、490吨扫雷艇2艘、F—47型飞机1架。大陈岛海区的国民党海军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再也不敢贸然骚扰猫头洋渔场及其附近海域了。

此后护渔护航的小规模海战一直还在零星地持续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61年，我人民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共进行护渔护航海战25次，击沉国民党海军艇船18艘，缴获各种艇船6艘，击伤18艘，缴获各种艇船17艘，击毙54人，俘虏220人。

第七章 中南军区叶剑英与洪学智确定作战方针；万山群岛海战中，我军两艘小艇误入敌军舰群，搅得马港湾内鸡飞狗跳；两小艇歪打正着，演出了一场海上拼刺刀的“活剧”

一、解放万山，叶剑英定下作战方针

“叶总，快给个仗打，再没有仗打，要憋得死嘞！”洪学智一进门，便操起大嗓门喊起来，圆脸盘上浅浅的麻子隐隐放着红光。

此时，洪学智担任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江防部队司令员，面对着沿海岛屿上的敌人，却因为大海的阻隔无法作战，因此十分恼火。

洪学智是我军一位大名鼎鼎的战将，半年后成立志愿军入朝作战，彭德怀在考虑指挥班子时，首先想到了他。

叶剑英此时为中南军区司令员，他给洪学智端上一杯茶水，指点着说：“才几天没打仗，手就痒了，将来搞和平建设，再不打仗了，我看你怎么过？”

洪学智大咧咧地说：“要真到了那一天啊，我就回我的老家，种地去，我们那儿地肥啊！长出来的谷穗子比狗尾巴还长……”

“好了，好了，说正题，这万山群岛就摆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老蒋的舰船来来往往地，搅得人心不安，连地方的清匪反霸斗争都搞不下去，阻力很大哟！有的老百姓说，匪、霸都恨，就是清反清不下去，为啥子，怕人家反攻倒算，再打回来么！”

洪学智刚嘘了一口茶，一听要打万山，心里高兴，一不小心，让热茶烫得嗷嗷直叫。

“……叫我说，这仗就得快打早打。俗话说，夜长梦多，咱们隔着海情况不熟悉，敌人对咱也不熟悉，这叫狗咬马虎两下怕，这时候准敢动真格的谁就能赢……”

叶剑英沉思着点点头，又问：“听说你们派了人上岛进行了一番侦察，大致情况能掌握吗？”

“没问题，大致情况清楚。”洪学智走到地图前，指点着万山群岛的地图说：“国民党守岛军队一共3000余人，有李崇诗的‘广东突击队’1200多人，大部分驻防在担杆列岛、外伶仃、大小万山和东澳等岛屿。海军陆战队一个团驻守垃圾尾岛，是齐志鸿的看门力量。齐志鸿还兼着国民党第三舰队的司令，这第三舰队有登陆艇、护卫舰、扫雷舰和炮艇共30余艘，不过他们不常驻在这里，蒋介石霸占的沿海岛屿较多，防守处处吃紧，因此，第三舰队经常出巡……”

“经常出巡？它们出巡有规律吗？”叶总敏锐地提问。

“规律现在还没有掌握，但监视哨每天都有敌舰活动记录。”

“对，应该昼夜监视他们，掌握他们的活动规律。如果现在就打，你觉得有取胜的把握吗？”

洪学智虽然外表看去有些粗鲁，为人十分稚朴，但在用兵打仗时心思却十分缜密。他稍作沉吟，即条分缕析地说：“我认为有七成胜算，第一，敌溃退该岛后，还没有完全站住脚跟、岛上尽管抢修了一些工事，但多数是防御性的，对我抢占滩头阵地威胁不大，而且守备的重型武器缺乏，这恐怕不是短时间内能得到改善的。第二，守敌大多是当地的民团和游兵散勇，他们

不光纪律差，战术技术都差，打起恶仗来一个冲锋就能把他们撵得四下里乱跑。国民党的正规军只有一个团，战斗力虽然强，但他们还担负着岛上的警戒任务，不可能全力以赴地参加作战，因此不足为惧。第三，我们的海军虽然弱小，但是有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渔民的支持，有陆军部队的有力配合，再加上渡海距离并不太远，只有30多海里，如果风向好，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过去，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打敌人一个冷不防……”

叶剑英果断地说：“既然要打，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岛上敌人的防务情况还要深入反复地进行侦察了解，我们要接受先前几次海战的教训，切不可因敌情不明而吃了败仗。另外，第3舰队是我们渡岛作战的大敌，务必等他们离开万山岛时再动手，这样胜利的把握更大些；还有，海上的作战训练要抓紧进行，我们的基层官兵都是陆军出身，如果不掌握水战的特点，不学会几手海战的本领，到时候是要吃大亏的，但是时间紧迫，要从头练起也不现实，我们要动动脑筋，想出克敌致胜的办法……”

“好啦，叶总，你放心吧，有你的命令，我死也要把万山拿下来……”

回到江防司令部，洪学智马不停蹄地召开作战会议，拟定出攻克万山群岛的海陆作战计划。

墙上是硕大的万山地形图，红红蓝蓝的各种标号，标出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情况。与别的地图不同的，是在一些蓝底色上，有一些舰艇的符号，这就是与以前陆战不同的渡海作战。

洪学智正在认真地向各部队交待任务。

“万山海战，不同以往，记住，首先是海战。尽管我们在等待时机，争取在第3舰队出巡时动手，可即便第3舰队走了，岛上还是有其他一些炮艇和登陆舰。这次海战，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打垮敌人的舰艇，切断他们的退路和后援，也保证我们后继部队的及时跟进和突击部队的安全，这是此次作战的第一个要点，大家清楚了么？”

“清楚啦！”与会的指挥员发出一片欢笑声。

“第二十要点，是实行陆海配合，依次攻击，逐岛夺取，各个击破，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既可相对减少敌刚艇对我的迂回、包围、分割和围歼，又可保证我部登陆后尽快展开战斗队形，具体部署，由参谋长李怀章同志下达。”

李参谋长站起来，走到图前，指点着有关部位说：“上级指示我们尽快行动，迅速拿下万山群岛，这个决定是十分正确的，请看，敌人在岛上搞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布防阵地，瞧，在沿海这些突出部的防御阵地里，担任防守任务的都是李崇诗的地方杂牌军，而他们的主力海军陆战团，却驻守在岛上的核心阵地里，其实这并不奇怪，这种部署恰恰暴露了他们内部深刻的危机和矛盾，齐志鸿把第一线的海防任务都交给了杂牌军，他想让他们先挡第一阵，如果形势一旦不妙，他们就会在主力部队的护卫下乘舰逃跑，这在气势上首先败下阵来……”

台下的指挥官们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根据上级部署，整个战役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袭击敌垃圾岛上的集结锚地，先打掉敌人的舰艇，使垃圾岛成为死岛，这儿不仅仅停泊着敌人的主要舰艇，而且还是敌防卫司令部所在地，重创了这儿，这等于震撼了全局，打乱了它的整个布防部署。另外，这儿距我们起渡点距离最近，有利于我登陆作战后续部队的增援，也易收到出奇制胜的奇效。如果袭击得手

后，掩护陆军登陆垃圾尾、牛头、三角岛和大头洲等岛屿。”

众指挥员一齐探起身来，随着李参谋长的指示棒，仔细地观看着，还不时在小本本上记录着什么。

“战役第二阶段，占领垃圾尾后，立刻巩固滩头阵地，压制敌人火力，准备迎击敌人的反突击，掩护陆军部队向东活、白沥、大小万山发展进攻；第三阶段，攻占三门列岛和外伶仃；第四阶段，追歼岛上残敌，向担杆列岛和佳蓬列岛发展进攻，进而全面解放万山群岛……”

大家明确任务后，又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

李参谋长止住议论声，说：“下面我再说明一下敌我双方参战的实力情况。我方，参战舰船 24 艘，其中炮艇 5 艘，登陆舰 9 艘，坦克登陆舰 1 艘，还有 8 艘木壳运输船。据确切情报，万山第 3 舰队主力舰只已经撤走，估计、敌巡防处现有大小炮艇 30 余艘，还有 1 艘大型舰艇，从吨位上说，是敌强我弱，从数量上来看，我们也远远不如敌人。我们的船有不少是商船改造的，船上的武器装备也十分简陋，为了增强火力，我们的同志自己想办法，把山炮架到了炮艇上，我先把丑话说到头里，别到时候看到船不满意的时候就骂娘，咱们是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

大家听到这里，都开心地笑起来。

黄若萍副政委站起来，挥动着手势，富有感染力他说：“别看我们的船一旧二破三又慢，但形势对我们有力，因为进攻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同志们士气正旺，这是取胜的基本因素，只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严密组织，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夺取胜利。”

临战前夕，联合指挥部根据洪学智司令员的意见，将参战的 24 艘舰艇依据任务分成两个船队。即火力船队和登陆舰队。

登陆舰队队长由江防部队的张诚师长担任，下辖“国楚”护卫舰及所有的登陆艇和木壳运输船，其任务就是运送步兵和炮兵登岛作战。

火力船队队长是郭庆隆和江防部队副队长林文虎，下辖“果敢”“先锋”“奋斗”“解放”“前进”“劳动”等 6 艘舰艇，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的海面舰只，掩护我步兵船登陆。

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火力船队又分为两个分队，郭庆隆和林文虎率领 4 艘主力舰跟随运输船队行动，掩护他们顺利登陆；于守真、何宝安率“先锋”、“奋斗”两艇在垃圾尾以东海面游动，以便开打之后，拦击垃圾岛突围东逃之敌。

二、奇袭垃圾尾，歪打正着的活剧

1950 年 5 月 23 日凌晨之时许。

按照预定计划，火力舰队首先启程了。

天上有几颗疏星，夜幕透出一种钢蓝的宁静，大海变成了黑色的旷野，在风的催动下，发出一种连续不断的类似轰鸣的呜咽。

唐家湾里响起了隆隆的机器声，一艘艘舰艇如同黑色的巨鲨，悄悄地隐入夜海之中。

没有出征的礼炮，没有欢送的人群，没有鲜花，没有烈酒……因为是偷袭，海岸上的人们只是目送着船舰隐去，频频挥动的手臂带去无言的祝福。

1 小时之后，登陆舰队也启航了。

舰船按时驶出港湾之后，在海面上重新进行了编队，然后劈开沉沉夜幕，犁开重重黑浪，向着垃圾尾岛驶去。

航程中，舰队严格灯火管制，不许大声喧哗，故而舰船像一只只巨大的黑色幽灵，在海面上悄然划动。

30多海里的路程，只需一个时辰就到了。

马湾，是垃圾尾岛最大的港湾，万山岛敌军巡海的主要舰船，几乎都在这里停泊。

此次偷袭的主要目标，其实就是马湾，只要能把停泊在马湾里的舰船统统打掉，胜利就可以说已经到手了。

林文虎乘坐的“解放”号炮艇最先到达马湾口，虽然舰上实行了灯火管制，炮艇像一只巨鲸悄悄地向前逼近，但国民党“太和号”护卫舰上的值更官还是从雷达屏幕上看到了“解放号”的身影。

本来，这位上尉值更官已经拉住了汽笛的手柄，可是就在这一念之间，他好像觉得来艇的轮廓更像一艘美国造的炮艇。港湾里这样的炮艇停泊着不少，会不会是自己的船出去执行任务刚刚回来呢。

还是先询问一下再说吧！

战争中，这样细小的偶然往往是致胜或失败的关键。

值更官松开了汽笛的手柄，转而向炮艇发出了问候灯光信号：晚上好，进港不要鸣笛。

“解放号”上的信号兵看到了灯光信号，也明白了灯语，但将内容报告给梁魁庭艇长后，他一时却不知该怎样动作了。

人家请咱进港了，进？还是不进？

里面可是龙潭虎穴，人家所有的炮艇、雷达站、了望塔、岸炮阵地……都在那里摆着呢！

梁魁庭的目光盯注着大队长林文虎。

林文虎一咬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家把咱当成自己人，为什么不进？

“进！”

“解放号”回应了几下灯光，然后缓缓地驶入敌港。

透过指挥舱里的挡风玻璃，借着天上微弱的星光，可以隐约看到周围密密麻麻的艇身和高昂的炮筒。

乖乖，近在咫尺、足有二三十艘炮艇、黑压压的一片。梁魁庭的心里不免有些打鼓。

林文虎看到港里窝着这么多舰艇，心里也吃了一惊，他明白了，我们得到的是假情报，敌人的第3舰队根本没有离开，全都锚在这小港湾里。

上当了，怎么办？这是十万火急的当口，关系到整个舰队的生死存亡，来不得半点马虎。

更令他着急的是，后续舰艇到现在迟迟没有跟上来、由于实行灯光管制和无线电静默，编队在暗夜中航行了不久就全乱了套。再加上平时由于油料紧张，集中训练极少，一到了海面上，航速不均，距离保持不稳，再加上风浪一吹一打，舰艇之间很快就失去了联系，结果是各自为战，自己按自己的方向走了。

打？只有孤身一舰，一旦被敌人发现，恐怕很难有脱身的机会。

可不打，如今已经身陷龙潭、即便想悄悄逃离出港、恐怕也不是那么简

单。

紧急中，林文虎看到了郭庆隆指挥的“果敢”舰正从远处开来，也悄然混入港内。

现在有个伴了，可以打了。林文虎心中一阵高兴。

咱们的炮艇小，可小有小的好处，天黑容易接近敌人，目标小又不易被敌人击中，更何况已经钻进敌人的内部，就好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不管怎么翻腾，难受的肯定是敌人。

林文虎决心打了，从敌人的心脏里打，打它个肚里开花。

林文虎虽然下了决心，但却没有贸然动手。敌人的舰船太多了，要打，就必须打在敌人的六寸上，这七寸就是敌人的旗舰。

“沿空隙前进，寻找敌人旗舰。林文虎向驾驶员发出了命令。

“解放号”炮艇在一艘艘舰船间慢悠悠地滑行，与身边高大威耸的敌舰相比，“解放号”就像一条小舢板。

“太和号”上的那位值更官倒十分的尽职尽责，他看到炮艇进港后还在不停地穿行，以为一定在寻找停泊的锚位，于是便又客气地发来了信号：要锚位吗？

“老林，这就是旗舰，错不了！”

“你敢肯定？”

“肯定，打还是不打？”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好，靠近点，打！”

机枪台上的枪手一听说打，手一紧，一扣扳机，一串枪弹窜了出去。接着舰炮也开火了，炮弹准确地落在“太和舰”的塔楼上，迸出的火花如同节日夜晚欢庆的焰火。

随着这一声轰鸣，一团火光，万山海战的第一炮打响了。

这是多么精确、多么有力的一炮！

“集中火力打旗舰！”林文虎果决地发出了命令。

梁艇长对舰上的所有人器进行了分工，哪门炮打指挥台，哪门炮打油舱，机枪怎样压制炮位……

原本静谧的马湾港里刹那间炮声隆隆，火光闪闪。船员惊慌失措的呼喊声，军官指挥不灵的叫骂声，有人中弹的悲嚎声响成一片。

第3舰队司令齐志鸿在“太和号”旗舰的舰舱里睡得正香，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枪炮声惊醒，他一探头，从弦窗里发现外面已经乱成了一个蛋，便一骨碌翻身而起，一边披着军服。一边往指挥舱冲去。刚好与值更官在弦梯口撞了个满怀。

“怎么回事？哪儿打炮？”齐志鸿气咻咻地问。

齐司令这回问对了，值更官是眼前这一切的见证人，可惜他直到现在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原地立正答道：“报告司令，可能是有人哗变！”

“奶奶的，哗变？谁敢哗变，我剁他的脑袋！”齐志鸿冲进指挥舱，立刻让副官拉响了战斗警报。

凄厉的警笛声在夜空里撕裂人心地响起，被枪炮声弄得迷迷登登的敌人官兵听到警报声，更是乱作一团，不知敌人从哪里来，向哪里开炮。

一发发炮弹准确地在旗舰“太和号”上炸开、爆响，齐志鸿眼前火光闪闪，炮声隆隆，直到现在，他还弄不清究竟是谁向自己开炮，炮弹又是从何

方飞来的。

哗变？会是哪一艘艇哗变呢？

此时，他绝未想到，这一番惊天动地的恶战，竟然是共军一艘不到 20 吨的小炮艇折腾的。

此时，马湾里有不少敌舰一看势头不对，马上启锚，纷纷向港外驶去。

本来，这是正常现象，也是避免自家人误打，减少伤亡的最好方法。可是在齐志鸿眼里，这些舰却成了犯上作乱后的夺路遁逃。

“追上去，给我打！”齐志鸿下达了射击令。

此时，一发炮弹飞来，不偏不倚命中了前舱，一块飞进的弹皮，切进了齐志鸿正在舞动的右臂。

齐志鸿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副官吃力地将他搀扶起来时，他才发现自己的右臂已经被弹片切断，鲜血流了一大滩，筋、骨都露在外面，只有一点皮肉还使它粘带在胳膊上。

“还击，还击！给我狠狠地打……”当值更官把他背下时，他还恼羞成怒地不停地嘶喊。

林文虎打到现在，确认敌人还没有发现自己，于是便放开手脚地大干了。他指挥着舰艇，在港湾里不停地游弋着，发现了敌舰，就突如其来的给他一炮，不等敌人弄清是怎么回事，他们又转到别处去了。

敌人的舰艇被这东一炮西一炮的轰击打得莫名其妙，继而变得恼羞成怒起来。“太和号”舰长以为是“中海号”哗变，于是不问三七二十一，向着“中海号”猛轰起来。“中海号”无法申辩，又不甘心吃这哑巴亏，于是只好拼命还击。双方的战炮都是威力巨大的巨型炮，打得既准且狠，两舰一对射起来，果然是烟火滚滚，炮声惊天动地。火光里，敌人水兵耗子似的在甲板上窜来窜去，他们有的提着裤子，有的只穿件背心，有的为争抢救生圈撕打谩骂……爆炸声、救命声混成一片。

有的炮艇被这场混战吓坏了，他们在搞不清敌我的情况下，只好解缆向港外逃逸。有的舰艇来不及解缆绳，干脆手持太平斧，对着缆绳乱砍起来。

敌人越乱，我“解放号”就越安全。此刻，“解放号”正好躲在“中海号”巨舰右舷的一侧，巨舰排烟管喷出的浓烟，恰恰把我小艇遮蔽起来。

当港里的敌人相互开炮、打红了眼的时候，敌人岛上的岸炮也加进来凑起了热闹。他们也不知道是哪艘舰船哗变，本来只想对空开炮，威慑一下，没想到情急之中，有几发炮弹居然落到了几艘舰艇的舷旁。炮舰以为岛岸上的炮阵地已经被哗变者占领，于是调转炮塔，向着岸上的炮阵地猛烈轰击起来，猛烈的炮火炸毁了岛岸上的雷达和营房，有一个小型弹药库也中了弹，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海上岸上，熊熊的火光照耀得港湾如同白昼。

有两艘敌炮艇在自我残杀的炮击中，缓缓下沉了。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当惨红的晨曦把海港照亮的时候，被打晕了头的敌舰艇这才发现，引起这场混战的竟然是一艘极不起眼的中共的小炮艇。在他们惊魂稍定之后，终于停止了相互的对射，把所有的炮火，集中向我“解放号”轰击起来。

整个马湾弹火飞窜，怒浪冲天。我“解放号”成为众矢之的，承受着数十艘舰炮的轰击，处境十分危险。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前甲板上，炮艇轰然一沉，接着一颗重磅炸弹在甲板中爆裂，艇上腾起呛人的烟火。

梁魁庭艇长大声呼喊：“不要慌，赶紧灭火，其他人坚守岗位……”敌人的炮火实在太密集了，“解放号”根本无法回击，片刻之间，炮艇中弹700余处，伤痕累累，炮手和艇员也一个个倒下。

但同志们仍在勇敢地战斗。在艇长的大声鼓动中，全艇官兵誓与炮艇共存亡。

甲板上临时架起的山炮炮架被炸坏了，山炮歪斜在一边不能射击。炮手张和鸣奋力用肩膀扛起滚烫的炮筒，让战友们在他的肉身上继续装填炮弹，不间断地射击。滚烫的炮筒在他的肉肩上烧灼着、颤跳着，不但烧出一串串血泡，又被不停晃动的炮筒碾得血肉模糊，可他如铜浇铁铸一般，蹲在那儿一动不动。

有几发炮弹连续在机舱爆炸，轮机长刘初头部负伤，热血糊住了两眼，他用毛巾绑在头上，止住流向眼睛的血液，仍然坚守在主机旁，灵活地操纵着炮艇的进退。

战斗到最关键的时刻，舰上的主炮突然哑了。最后一名炮手张云飞身中数弹，在鲜血流尽之后，终于在炮位旁倒了下去。

林文虎支队长发现后，立刻飞身冲出指挥台，跑到了主炮的炮位上，迅速排除了故障，亲自装填炮弹发射起来。准确的落点，致命的轰击，立刻使敌舰又遭痛击。

当主炮打得正欢时，敌人也看准了威胁之所在，立刻集中火力向舰上的主炮轰击，几发重磅炮弹几乎同时落在炮台上，一串串轰鸣和烟火之后，林文虎支队长消失了身影。

艇长梁魁庭硬撑着四处负伤的残躯，努力把握着轮舵，借着呛人鼻息的浓烟烈火，将炮艇歪歪斜斜地开出了马湾港。

三、抢滩登陆，撞开垃圾鬼门关

当“解放号”在港中混战，把整个军港搅得鬼神不宁时，郭庆隆率领的“果敢号”炮艇已经先期封锁住下马湾的出口。

“果敢号”虽然只有358吨的排水量，在两军的海战中也只能算个小字号，但在我军参战的舰艇中却称得上是巨舰了。舰上装备有76.2毫米火炮两门，25毫米炮两门，另外还装载了6门准备登陆后支援步兵使用的迫击炮。

当敌舰经受不住港中混战的煎熬，纷纷从港口窜出时，“果敢号”大显神威的时候到了。郭庆隆指挥炮艇果敢地扑上去，首先抓住敌人的旗舰“太和号”狠轰狠揍。

冲出港湾的十多艘舰艇发现“果敢号”后，如群狼一般围抄过来，炮弹如冰雹一样向“果敢舰”倾泻而去。

“果敢舰”无从躲避，立刻中弹起火。

一发延期引信的炮弹打过来钻进报务室后才爆炸。报务员有死有伤，电台被炸得稀里哗啦，与其他舰艇和运输大队的联络全部中断。

艇长在指挥舱指挥作战时，不幸中弹牺牲，倒在了指挥台上。

现在，炮舰要靠郭庆隆队长直接指挥了。

郭庆隆深知，炮艇自身的危险并不重要，即使现在被敌人击沉，也是值得的，因为它已经击沉敌人的3艘炮艇，够本了。

他心情沉重的是，“果敢舰”的船舱里，还有上百名准备登陆的陆军兄

弟，如果他们随舰一起沉没，就太冤了。

“必须抢滩登陆，把他们送上岸去……”郭庆隆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后，挪开战友的遗体，亲自操舵，避开敌人的火力网，灵活寻找着敌人射击的死角，拖着弹痕累累的舰体和一船烟火交炽的烈焰，向着马湾内的沙滩迅疾冲去。

舰体呼啸着，带着强大的惯性，带着无法阻止的冲力，迎着密集的枪弹，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义无反顾的勇气，冲上浅滩，冲上沙滩，一直向着岸边高高起伏的礁岩冲去。

抢滩成功了，“果敢号”的舰首撞在坚硬的礁岩上，舰体插进岸边的泥沙里，与海岸紧紧地粘接在一起，虽然舰被礁岩撞出一个大洞，但它毕竟把陆军官兵送上了海岸。

郭庆隆正欲喜极而泣，然而，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大火把底部的舱门封闭，舱门打不开了。

机舱里浓烟滚滚，呛得人咳嗽不止，舱门被大火烧得滚烫，如果舱门再不打开，舱内的官兵就会被后活憋死。

在这危急的关头，轮机兵温国兴带伤扑了过来，他把军衣脱下来，包在手臂上，然后握紧舱门的手柄，狠命地转起来。烫热的舱门烤得温国兴的皮肉吱吱地冒着黑烟，可温国兴死不松手，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将舱门打开。

当我步兵兄弟纷纷跳出船舱，扑向沙滩，自由地呼吸到新鲜清凉的空气时，温国兴躯体上的皮肉已经被舱门的高温烤化，如同墙上的一幅焦黑的人体剪影，整个身体与舱门紧紧地粘在了一起。

温国兴用他的血肉之躯，打开了求生的铁门，用他青春的热血，浇铸了胜利之花。登岛作战中最危险、最残酷的时刻来到了。

我步兵冲出舱门后，深一脚浅一脚的在沙滩上前进，遭到了敌军最猛烈的反击。

敌人的岸饱和环形防御工事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数百种各类机枪、火炮组成的火网，编织出一道死亡的幕墙，只要生命扑跌上去，便会立刻被击成碎片，烧成烟灰。

我冲上滩头的步兵在这疯狂的人力下，立刻成堆成片地倒下。

郭庆隆知道自己的炮艇已经被打坏，再也不能启动，重回大海了。他端起一支冲锋枪，对着艇上的战士们大声喊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艇上已经不需要我们了，跟我冲啊！”说完，一马当先，从炮艇的甲板上跳下，向着敌人的工事冲去。

在我步兵边突进边还击的挤迫式打击下，敌人的前沿防线终于被我突破，我军占领了海岸边的一座山头，这也是海边的一个制高点。

步兵的枪弹大部分用光了，可是后勤保障船只根本不见踪影。步兵官兵们只好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与山头上的敌人展开了酷烈的肉搏战。

终于，郭庆隆体力下支，一阵晕眩，被敌人的几把刺刀同时刺中，缓缓地倒在血泊里。

“果敢号”上跟随郭舰长上岸的13人全部阵亡。

我步兵官兵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在海边站稳了脚跟，并建立了一个个护身掩体。

战斗开始向敌纵深发展。

四、万山战役首战告捷

当马湾里战火熊熊，几十艘舰船混战成一团的时候，在垃圾尾东的海面上，我军“先锋号”正在按预定计划四处巡察，截杀敌人的逃舰。

突然，信号兵报告：“前方发现敌舰！”

舰长何宝安端起胸前的望远镜，在苍茫的海面上细细观察着。

果然，一艘铁壳炮艇正慌慌张张地向我舰的方向奔来。

何宝安认出了它，这就是那个罪恶累累、恶迹昭彰的“海上小霸王”。过去，它时常在我珠江口一带活动，冲撞我渔船，强夺我渔网，欺辱我渔民，炮击我渔船，被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授予“模范艇”称号。艇上的人员还都享受过特殊待遇，到美国海军基地专门受过训。

这家伙跑得快，必须趁它不注意，靠近它作战。

何宝安果断地命令：“靠上去，打沉它！”

“小霸王”距我艇大约5海里处发出了灯光信号，询问我艇的番号和编制，他们用的都是特殊的旗语，我们的信号兵哪能识别？

“不管它，迅速往上靠。”何宝安厉声喝道。

“小霸王”一看发出的信号得不到回答，立刻知道对面冲上来的是解放军的炮舰，于是不敢怠慢，首先向我们开炮了。

“呼”的一声，炮弹落在了艇首前，激起了数丈高的水柱。

“先锋号”恍若未觉，依然直面向敌舰逼近。

“小霸王”一看我舰英勇无畏地直线冲来，顿时有些慌了，炮弹一串串向“先锋号”倾泻而来，但都没有命中目标。

我艇一直冲到了距离敌舰100多米处，何宝安才下达了第一次射击命令：“瞄准敌指挥台，开炮。”

我舰上的炮兵早就把炮弹压上了膛，就等着这声命令呢，如今一听，杀戒大开，顿时一拉炮绳，炮弹不偏不歪，正砸在指挥台上，敌舰长当时就一命呜呼。

首炮命中，我炮手们精神大振，舰上的主炮、副炮、机枪、步枪，连子榴弹也派上了用场，一时间炮声不断，火光闪闪，敌人的炮火完全被我压制下去了。

何宝安一看两舰几乎已经靠拢，立刻发出了新的命令：“靠上去，抓活的……”

操车兵熟练地把舵猛力一打，舰身轻巧地一偏，舰身与舰身紧紧地靠拢。

副排长兰善禄带领跳帮小组一马当先冲上舰舷，先往敌人舰艇上扔了一通手榴弹，然后端着冲锋枪，趁着烟幕跳上了敌艇。

一个敌炮手不知死期已近，还在甲板上摇动炮塔，调整炮筒，被兰善禄一梭子子弹扫过去，当场便趴在炮台上不动了。

其他敌人一看情形不妙，一边乱跑，一边没命地大喊：“快逃命啊，共军手到舰上来了……”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停下，再跑，打死你……”

甲板上响起了我军此起彼伏的喊杀声。

有个敌军官本来还想顽抗，一看炮台上的敌兵都已经死光了，甲板上站

满了解放军官兵，只好扔掉手枪，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但嘴里却嘟嘟囔囔地说：“这算什么战法，海战都是舰艇对舰艇，没见过跑到人家舰上拼刺刀、扔手榴弹的……”

这时，甲板上的我军官兵越聚越多，敌人一看大势已去，只好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包括指挥台里和底舱的敌人，也都投降了。

当 25 号艇的敌人全艇投降的时候，在不远的地方，正在上演着一出几乎是同等模式的“戏剧”。

敌 26 号艇发现 25 号艇陷入困境后，正要高速开来解围，不想被我“奋斗号”炮艇横腰拦住。

我“奋斗号”艇是一艘仅 60 吨位的木壳艇，时速只有 8 节，因此，敌 26 号艇发现我船拦截后，依仗着舰大炮多；并不把我船放在心上，离着老远，就开始向我舰接连打炮。

我“奋斗号”艇虽然速度下快，又是木壳船，但船上却有一位神炮手，就是这艘艇的艇长刘义。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操纵着舵轮，把我艇驶到敌人的鼻子底下。

敌 26 号艇一看我舰逼近，便转向做了个逃跑的架式，但窜出去没多远，立刻来了个原地 180 度大转弯，仗着自己个大舰重、全身铁甲的优势，向着我舰拦腰撞来，企图把我艇直接撞沉。

刘义识破了敌人的诡计，熟练地打了个右满舵，避开了敌舰的撞击。

敌舰一看诡计没有得逞，羞恼成怒，又掉头扑来。

这一回刘义有了准备，不等敌人再次靠近，我舰上的轻重火器立刻响了起来。敌人一颗炮弹落在前甲板上，刘义的右腿负伤，鲜血顺着裤管流了出来。

身边的同志发现了，立刻抢过来给他包扎。刘义把战士们一推，厉声喝道：“过去打炮，这回要击沉它！”

正在两舰海面上相峙的关头，我得胜转来的“先锋号”又参加了战斗。敌舰在我两面夹击下立刻现出了败势。

对射几分钟后，敌人舰上的油舱中弹，轰然一声火柱冲天，把海面照得一片血红。

敌指挥台在烈火中倒塌了。剩下的敌人已经无心恋战，匆忙扑扑通通地跳下大海。

我“先锋号”和“奋斗号”舰艇拉开了一些距离，远远地观望着正在燃烧和慢慢下沉的敌 26 号艇。

“轰隆”一声，不知艇上又有什么发生了爆炸，26 号艇在四进的火焰中化做了无数细小的碎片。

在我火力船队的掩护下，运输船队按时接近了敌前沿，顺利冲上岛去。

垃圾尾岛上，响起一片惊心动魄的喊杀声。

当太阳明明晃晃地从海上升起的时候，它惊讶地发现，往日宁静的垃圾尾岛，变成了一个冒着黑烟、腾着烈焰的火球……

第八章 万山群岛首战大捷，毛泽东亲自签发嘉奖令；蒋介石雷霆震怒，重调兵将，企图在海上与我海军主力决战；我军将计就计，巧伏奇兵三门岛；台湾海峡中突然出现神秘海盗

一、毛泽东嘉奖海军，蒋介石怒贬败将

北京，中南海。

5月，正是北京最为迷人的时节。仲春的空气里浮动松脂和玫瑰花的香味，金黄色的迎春花开得灿烂而富足，红红白白的桃李仿佛不经意地点缀着绿苍苍的草坪。人们最眼熟的还是那些排列整齐、高高大大的松柏，它们在经历了严冬酷寒之后，又在古苍上增添了一层新绿……

毛泽东从丰泽园里出来，独自一人沿着中海边的甬道惬意地徜徉。春风软软地吹来，撩起他额头浓密的黑发，蓝如丝绸的湖水随风波动着缱绻密密的涟漪。

毛泽东今天的心情很好。

新中国成立一年来，承受着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压迫和封锁，他们将新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打击，军事上包围……无时无刻不在打着颠覆、推翻、改朝换代的鬼主意。可经过一年来全国人民的奋斗，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新中国不但在世界上站住了脚，而且还粉碎了帝国主义的封锁，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的支持。

特别是支援越南的边界战役，我们派出了军事代表团，让陈赓将军挂帅，这要冒多大的风险，承受多大的压力啊！实践证明，我们派出军事代表团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但把不可一世的法帝国主义的边界封锁打开了一条通路，而且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乖乖地坐到了谈判桌前……

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嘛！能说明的问题很多嘛！都说明什么呢？

同志哥，你看哟！这首先说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

其次，它还说明，不管法帝国主义还是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它们虽然是当今世界的几个头号强国，而且先后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有着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武器，有着所谓世界上最高超的军事指挥官和最现代化的军队，但在我们和越南人民的小米加步枪面前现了原形，他们也是怕死的，他们也是可以被打败的……

还有第三，新中国刚刚建立，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可是就凭这一股英雄气，就敢于同世界的所谓法兰西帝国叫板，而且扳下了它们高傲的头，这就一下子大长了新中国的志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增强了新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发言权的分量。这对于今后新中国的成长和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中国的军队还没有与头号强国美帝国主义交手，如果那时候就已经知道要同美帝开战，而且还能够把他们也打趴下的话，毛泽东的心情又不知该是何等的愉悦！

毛泽东在海子边一棵大柳树下停下脚步，他敞开衣扣，一手卡腰，一手捏着一根纸烟，大口大口地吞吸着，望着平静的海子忘情遐思。喷出的烟雾，很快便在暖暖的春风里消散了，融进了水面氤氲的雾气里。

周恩来手持一份文件，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

“主席，又有好消息喽！”

“什么，又有好消息了，咱们的还是越南的？”

由于中国向越南派出了以陈庚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支援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党，而且最近正在打着几场大仗，所以毛泽东对越南的事情特别挂心。

“是南边的，这回、海军打得不错，万山登陆作战首战告捷，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这是他们送来的战报。”

“好啊，这的确是好消息呀！现在越南那边陈赓打得很好，大规模的边界战役基本结束，中越之间的国界已经打通。我看我们要集中力量清理一下我们的家门口了，出门碰到几堆垃圾。有这么几只疯狗乱咬人，总是件煞风景的事情么！”

“是啊。”总理习惯地交抱着双臂，语音有些沙哑地说：

“东南沿海一带的岛屿，有相当部分还被蒋军占领着，这对于我们的海运和渔民捕鱼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但是想一下子都解决还不可能，我们的海军刚刚建立，装备和人员等各方面的力量都很薄弱，我想，这个问题需要和中南和华南军区的同志们再商量一下，能不能再挖掘一下潜力，在准备充分、有绝对胜利把握的前提下，尽快夺回这些沿海的岛屿控制权，使国家有一条安全的海上通道、使渔民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

毛泽东匆匆看完了文件，赞同地说：“是啊，从战报上看，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胜利，夺回了一些岛屿，但是付出了代价！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好，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的人民海军首次英勇战例，应予表扬，你就替我起草一个嘉奖令吧！”

1950年5月，台湾，日月潭，涵碧楼。

蒋介石手持一把黑底烫金的折扇，面容愁苦地注视着水雾迷蒙的日潭和月潭。

去年刚到台湾时，他首先选中了这块山水灵秀之地，想把此楼作为自己的寓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搬到了阳明山，但对这儿的山水景色却极为眷恋。每当心绪不佳或忧虑戚患时，他都要到这儿来，借这里的山川灵气，驱散心中的郁结，吐纳胸中的块垒。

昨夜得到战报，万山群岛发生海战，中共海军首次参战，即获大胜，不但攻占了垃圾尾岛，而且还将万山守备司令齐志鸿击成重伤，截掉一臂，真乃奇耻大辱。

随着垃圾尾岛的失守，牛头岛、中心洲、三角岛、大头洲等岛屿皆相继失守，这样，在万山防御的链条上就洞开了一环，后面的三门岛和外伶仃即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如果万山一丢，一江山和大陈岛又将面临恶运了。

蒋介石无奈地长叹一声，叹息里包含了大多的凄苦和惆怅。

自从国民党败退台湾、蜗居一隅以来，几乎没有一件如意事。

滞留在大路上的部队不但土崩瓦解，而且几乎被清除殆尽，根本掀不起什么风浪；这边海空军对大陆的边防骚扰也没有什么作用，海南岛新丢，万山群岛又败，靠自身的力量实在已无回天之力了。

寄希望于美国，押赌注于其他国家的战火，他期待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那时候，美国、英国、法国……世界上所有的对共产党仇恨的国家都会出兵来援助自己，反共复国的大业即日可成。

说实话，这个梦他已经做了一年多了，可眼看着越南战场上的战火越燃越小，而且法国已经表现出从亚洲抽腿的迹象，这个迷梦实在做不下去了。

其实两个月后，朝鲜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南朝鲜和北朝鲜打了起来，而且美国大规模地介入，战争在展开的过程中，似乎进出了几粒火药味颇浓的火星，使得世界大战险些成为事实。但这场仗终归还是打成了一个局部战争，世界大战没有爆发，蒋介石的目的没有达到。

令老蒋最为悲哀的是，他已经痛切地感觉出，美国大老板对他不再感兴趣了，他们更看重的是别的东西，而把他这位二次大战中的四大领袖，生死与共的盟友，已经视若无物，或者等同于一个乞丐，彻底地抛弃了……

行政院院长陈诚看到天色已近暮晚，主动走上前去，谦恭地说：“委员长，天晚了，回去吧？”

蒋介石鼻孔里哼了一声，“那个齐志鸿，你准备怎么办？”

陈诚知道自败退孤岛以来，蒋介石脾气极坏，动不动就辱骂斥责，今天早上，就是因为万山岛海战的事，国防部长俞大维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于是一边揣测着蒋的心理，一边嘤嘤着说：“齐志鸿乃败军之将，损兵夫地，指挥无方，按军法当处死，不过，共军做战一向狡猾诡诈，非常人所能防范，况且军情突变时，齐志鸿尚能宁死不退，奋勇杀敌，故而失去一臂，念他身体已残，就勿需再加惩戒了吧。”

蒋介石莫测高深地点点头，接着问道：“那么桂永清该如何处置啊？”

陈诚一向以拉拉亲信、排除异己为能，自退居孤岛以来，他眼看着桂永清的兵权一日重似一日，而自己的陆军部下不是横遭贬谪，就是被精减整编，心头早就憋着一口闷气，见此时蒋征求自己的意见，恰是落井下石的时机，可陈诚毕竟是久历宦海的人，办这样的事过于直露是其大忌。于是便色正辞严地说：“桂永清司令虽然治军有方，设防有度，但百密一疏，终究酿成败局。此战海军受创，党国受损，桂司令不能辞其咎，按说应该给予降职处罚，但眼前正是用人之际，桂将军又是海战奇才，我看是不是……”

陈诚把话说到这儿，就不再说下去了，该贬损的已经做了，如果老蒋网开一面，他也有好话垫底。

陈诚采用的以静制动之术，表面上是他说明了处理意见，其实他什么也没说。

蒋介石挥动了一下手中的拐杖，不容置辩地说：“齐志鸿，撤消军职，不再录用，让他好好养伤去吧。我的麾下，不愿让人看到一个独臂将军。至于桂永清嘛！此战与他关系不大，但要通报此事，请他今后严加防范，尽心尽职，不得再出现这样的失误，记下了吗？”

陈诚唯唯应诺着：“都记下了，都记下了……”

“好吧，我们回去。”

临下山的时候，蒋介石瞪了陈诚一眼，莫测高深地说：“我们兵败大陆，其主要教训就是内耗太多，派系林立，结果，让共产党钻了空子……”

陈诚连连应诺着，脊背上渗出一层冷汗。

二、桂永清的失策

台湾，海军司令部。

马壮谋少将手端军帽，神情肃穆地注视着自己的老师。他临危受命，接

任了万山群岛防御司令一职。

桂永清凝注了他一眼，转瞬又回过身去，心头思绪纷坛。

将如此一副重担交给他，他能承受得住么？

马壮谋，陆军出身，1945年去美国海军学院深造，回国后曾任“太和号”舰长、海军副参谋长等职。论天赋，他的确聪敏过人，博学强记。可他毕竟没有真正打过仗，没有同共军亲手较量过，尤其是最近频频发生的海战。

对于一个海防司令来说，这不能不是他的一个致命伤。

可齐志鸿已被撤职查办，老蒋又要加强万山群岛的防务，不派他去，又派谁呢？

其实论资历、论经验，齐志鸿是一位相当老到的海军司令官，他不仅谙熟海军业务，而且对海滩作战颇有研究，此次失手固然有他指挥上的原因，但也与共军出其不意，胆敢以小吨位炮艇混入港内，造成敌我阵线混乱，自相残杀有很大关系。吃一堑长一智，像这样的教训，齐志鸿一定会牢牢记下，肯定不会再吃亏上当了，遗憾地是他从此被剥夺了兵权，再没有挽回面子的机会了。

桂永清知道选择了马壮谋自己应当承担些什么。

自退守孤岛以来，由于将多兵少，再加之财力紧张，大批的高级军官都被免职了，如白崇禧、李品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这些人物提起哪一个来不都是名声远播、威霸一方，可现在居然削职为民，连个闲职都不给，其处境也太悲惨了些。

桂永清长叹一声，他深深地知道，那个对自己失职的通报已经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如果在此后的作战中稍有差池，恐怕自己的下场比那些已经免职的同僚们还要凄惨百倍。

“怎么，你已经去万山视察过了？”桂永清低沉地问。

“是的，我乘‘太和’舰在担杆岛上呆了三天，视察了担杆岛、外伶仃等岛屿的情况。前线的状况的确不容乐观。”马壮谋充满忧患地说。

“哦！说说看。”桂永清没有从刚上任的司令官嘴里听到傲言和霸语，倒是马壮谋另眼相看起来。

马壮谋走到万山海岛地图前，指点着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思路清晰地说：“共军万山初战告捷后，虽然付出了伤亡，但胜利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到5月25日早晨7时，他们在青州岛和三角山岛登陆以后，已经基本上占领了万山的外围岛屿。由于我军受创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主要舰艇放弃了次要岛屿的争夺，集中撤向三门、外伶仃和担杆岛，受伤舰只撤回台湾修复。卑职认为，这样处置是错误的，因为共军虽然初战获胜，但他们在登陆战中伤亡极其惨重，而且运输船只不但速度极慢，载量也十分有限。假若我军鼓起余勇，对这支由杂船组成的舰队进行持续攻击的话，很可能将刚刚成立的共军江防部队全部歼灭，将刚刚上岛、尚立足未稳的共军……”

桂永清摆摆手，说：“好啦，不要提过去的事情了，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马壮谋强咽了口唾沫，败兴地说：“由于我军过早地撤出了战斗，致使共军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垃圾尾岛。5月17日，共军只用一个排、两门山炮，就攻占了我们的建有巨型炮台的头州岛，说来简直是笑话。5月28日，共军又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相继占领了赤滩岛和大小蜘蛛岛……”

马壮谋极不情愿地举起指示鞭，“此后的作战，双方几乎都没有再动枪炮，只是我方不断地撤退，或者说是逃跑。而共军则不停地向前推进，至6

月5日7时，共军又占领了东澳、白沥、竹渊、横洲等岛……”

马壮谋说到这里，气怒地放下了指示鞭，坐了下来、愤然地燃着一支美国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自我解嘲地说：“很显然，共军离万山海战的全胜，只差一步之遥了。”

桂永清深思了许久，才问道：“壮谋，你说下一步该怎样行动？”

马壮谋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说：“我有一个好主意，可以让共军上当，把他们一网打尽……”

“哦？”桂永清愕然抬起头来，信疑参半地望着他。

“上个星期，有一艘共军登陆艇往三角岛运送物资，当行至青州海面时，遭到我舰拦截，共军用装在舰上的山炮向我们开火，使得我们无法靠近，我舰只好败退而走，而共军舰艇在后面死命追赶，只因速度太慢，故而让我舰安全返回。这虽然是一场败仗，但可以加以利用……”

桂永清走到地图前，仔细地看海图。

马壮谋颇为自信地说：“我们可以预先将一些大舰埋伏起来，让一些小舰在四下游弋，若共军迫击时，就将其引诱到预定地点，以便聚而歼之。谋以为，只要把共军有数的这几艘炮艇打掉，共军就会不战自退，失去的诸岛便可唾手夺回……”

桂永清在海图上反反复复审视多遍后，才老成持重地问道：“你以为我军在哪里设伏比较好呢？”

马壮谋信心十足地说：“当然是外伶仃和三门岛海域，我们把大型舰艇隐于港湾之中，只派几艘小艇在外面游戈，一旦发现情况，即发炮示警，我主力舰只及时赶到，四面围堵，必能大获全胜……”

桂永清最后点头同意了这个计划。“好吧，请你立刻拟定一个作战计划，其中的一些细节一定要规定清楚，这次作战，再不能出现指挥系统混乱、敌我识别不清、战斗任务不明确等错误了。须知此战的成败，不仅关系到万山群岛的归属，也紧系着我们的荣辱和命运，万一再出什么纰漏，你我都要上军事法庭。懂吗？”

“是，司令官，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谁知这深谙奇谋的一计，竟然又让我军巧妙地利用，从而使得万山群岛比原计划更快更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三、设伏三门岛，马壮谋聪明反被聪明误

6月中上旬，我军参战部队进行了一个阶段的休整。

解放万山群岛，这海战的第三步应该怎么走，已经成为每个指战员心头时常琢磨的问题。

有情报说，敌人的炮艇时常在外伶仃和三门岛一带游弋，目的不详。

也有情报说，敌人对万山守敌又增加了防卫力量，调拨了10艘舰艇前来助战。

还有的说，敌人在外伶仃、担杆列岛一线的港湾里布有重兵……

究竟哪一种情报是准确的呢？

陈雪江大队长决定派出一艘小艇，趁夜暗大雾时，前去敌营侦察。

经过多次情况摸底，加之对敌情进行去伪存真地分析，我军指挥员认识到，桂永清和刚上任的马壮谋阴险地设下了一个圈套，等待我们去钻。

敌情清楚了，对万岛作战的第三步计划的设计难题也迎刃而解。根据敌人活动的规律，敌巡逻艇白天在外面大摇大摆地游弋，夜晚便返回外伶仃岛和担杆列岛，而距外伶仃岛仅4海里的三门岛上，已查明没有敌人的驻军。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军决定，利用夜幕掩护秘密舰抵三门岛，在岛上设下伏击圈，白天引诱敌舰靠近该岛后，再利用岛上的火饱和舰炮给敌以致命打击。待消灭敌有生力量后，乘势攻占外伶仃岛。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智高更有高智人。

6月26日晚11时，我军参战部队在炮艇“奋斗号”的掩护下，用2艘登陆艇运送392团的两个加强连，配属5门山炮，并备有充足弹药，从隘洲岛隐蔽出发，乘坐“国楚”、“富林”、“琼林”等舰艇，于27日凌晨悄悄登陆，占领了三门岛。

当东天的太阳如同往常一样跃出海面，给大海撒满银屑金箔的时候，我登陆官兵迅速在岛上构筑工事，挖掘掩体，选择射击位置……

所有的舰艇也全部隐进港湾里的泊地，悄悄进入了攻击出发位置。

6时50分，敌人一艘扫雷舰按照惯例又向外伶仃驶来，它的身后紧随着两艘炮舰和三艘炮艇，继续执行马壮谋的诱敌决战计划。他们万万不会想到，作为鱼饵的扫雷舰，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当敌扫雷舰悠然自得地驶进三门岛我军有效射击区域后，131师参谋长张怀礼立刻下达了射击的口令，三门岛上5炮齐发，没用三个齐射，便将紧随其后的一艘炮艇击沉，扫雷艇和两艘炮艇被击成重伤。

敌舰被这突如其来的炮击，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能逃命的只好调转船头，向担杆岛方向回窜。

马壮谋在担杆岛得知共军的海军舰队已经出动，并且击沉击伤自己的炮艇后，立刻派出主力舰队，由驱逐舰“信阳号”打头，率领着一艘护卫舰，两艘炮艇，两艘扫雷舰，组成一支强大的舰队，向着三门岛气势汹汹地杀来。马壮谋错以为我军的海军主力已经出动，此刻正是一举聚歼的大好时机。

当敌人舰队昏昏噩噩地进入三门岛我伏击圈后，我131师1连的5门火炮首先开火，第一轮集束射，便将敌“信阳号”驱逐舰和一艘“永字号”扫雷舰击成重伤起火。

敌驱逐舰的舰长暴怒异常，立刻开动舰上所有的火炮向着岸上进行还击，舰炮的威力极大，立刻把小小三门岛覆盖在浓烈的硝烟和炮火之中。

正在敌舰对我岸炮专注进行攻击的当口，我“国楚号”登陆舰和“福林号”、509号艇抓住战机，迅猛出击，先后将2艘敌扫雷舰击成重伤。敌其他数舰也都遭受不同程度的轻伤。

敌驱逐舰经过4小时的激战后，发现已处于我海陆夹击、腹背受敌的窘境，而且其他各舰几乎均无斗志，不愿恋战。不得已，只好拖着破败不堪的舰体，仓皇逃回担杆岛。

这场海战前后持续了5个多小时，我军仅以“国楚号”舰中弹1发，伤3人的微小代价，取得了击沉敌炮艇1艘，击伤驱逐舰1艘、扫雷舰两艘、炮艇2艘的巨大胜利，使得敌人偷鸡不成蚀把米，倒叫我们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

1950年7月1日凌晨5时许，为了向党的生日献上一份厚礼，我军3艘登陆艇，运送392团2个加强连和珠江军分区炮团1个连，突然向外伶仃岛发起攻击，将敌守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战斗未及3个小时，胜利攻占了该岛。

1950年8月3日15时，我军又以392团2个加强连，配属2门山炮，分乘3艘登陆艇，在炮艇“先锋号”、“奋斗号”的掩护下，向担杆岛发起突然攻击。这一仗打得突然、隐蔽，午睡刚起的敌人几乎未及反抗，便乖乖做了俘虏。此仗活捉敌上校指挥官1名，俘敌140余人，并缴获武装艇1艘。

8月4日，我军又乘胜攻击加蓬列岛和直湾岛，至此，除蚊尾岛外，万山群岛全部解放。

1950年12月7日，台湾海军舰艇见大势已去，只得主动撤离蚊尾岛。该岛随即被我军攻占。

在历时72天的万山群岛战役中，我军共歼敌700余人，其中俘虏敌海军上校芦昌杵以F192人，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4艘。击伤12艘，缴获各类艇船11艘、火炮14门及大批军用物资。

万山海战是初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陆军131师官兵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小胜大的光辉战例，国民党海军上将桂永清也不得不称其为自中日甲午海战以来的最大海战。

为此，我中央军委海军和中南军区特向作战部队颁发了嘉奖令。

万山群岛的解放，捣毁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南的巢穴，消灭了华南沿海的残敌，敌人妄想以岛屿作为反攻大陆基地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四、台湾海峡中的神秘海盗

1952年7月13日，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

潮湿的海风，舒缓地吹过平静的海面，一层层聚集起的雪白的涌浪，如一条细细的雪线从大海的深处奔来。太阳暖洋洋地斜挂在中天，金色的光线如同千万条利芒射向袒露着胸膛的大海。

海上响起一声悠长而辽远的汽笛，英国商船“福克斯”号货轮，从马尼拉开出，驶入中国的台湾海峡，准备前往日本的横滨港。

商船船长是芬兰籍的柯斯特，昨晚他值了一个夜班，此刻正在船舱里沉睡，忽然床头的警笛响了，接着传话筒里响起了驾驶舱大副的报告。

“船长阁下，我们遇到麻烦了，一支全副武装的舰队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柯斯特船长披上外衣，匆匆赶到了驾驶舱，看到正前方有一支悬挂中国五星红旗的炮艇船队一字横排，拦住了去路。

柯斯特马上果断地命令停止前进，然后抓起身边的一个望远镜，仔细观察着前方舰只的旗语和信号。

在望镜头里，他感到十分惊奇，这十几艘舰船都是机动性非常好的美国舰船，装有105、120毫米等数门远程火炮。但舰上挂的是中国国旗，在甲板上游来逛去的也是身着中国海军军服的人。

对方旗语命令：马上停船，接受检查。

53岁的柯斯特在海上航行了足足30年，经历过各大洋的风浪，也见识过各种海盗的嘴脸，他清楚地知道，这一回，肯定是碰上硬牌海盗了。

“旗语询问，我们是英国商船，按照规定的航线行驶，为什么要接受检查？”柯斯特威严地向传令员发出了指令。

在高高桅杆上，旗手熟练地打着各种旗语。

对方没有回答，而是将黑洞洞的炮口指向商船，十几艘舰船如群狼般迅

速向商船靠拢，然后重重包围起来。

近了，更近了，柯斯特发现，这十几艘快艇全部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两艘舰艇从侧翼向商船靠拢后，舰上的武装人员立刻从舷梯爬上商船，强行占领了驾驶室和无线电联络室。

柯斯特愤怒喊叫着：“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劫持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你要知道、我们英格兰不是好欺负的。你们这是地地道道的海盗行径，将来会受到严正惩罚的……”

对方对柯斯特船长的愤怒毫不理睬，当船长揪住他们的一个头目要评理时，后脑上挨了一记重拳，他当即失去了知觉。

海盗们用手枪、冲锋枪逼迫船员集中坐跪在船舱的一角，他们的人则肆无忌惮地从船舱里往他们的舰艇上搬运货物，棉包、烟捆、布匹、粮食……

3个小时过去了，商船上数十万吨货物被洗劫一空，盗匪们背着枪，打着响指，得意地离去了，只剩下空空的船舱和几十个船员。

柯斯特船长清醒过来时，发现商船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他欲哭无泪，发誓要把这伙海盗捉拿正法。

商船靠岸后，柯斯特立刻给英国商务部发去了商船被海盗洗劫的报告，在报告中，柯斯特认为，虽然这队舰船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可以认为是冒名顶替的不法分子，其理由有三：

一、这伙人用的是美式快艇，装备极其先进。被美国禁运的共产党中国不可能有这种快艇。

二、这伙人手里的武器和艇上装备的武器均为美国生产，而且均较先进，这也是共产党中国所没有的。

三、这伙海盗：从人员的着装、言谈举止和业务素质上看，与一般的海盗有着巨大的区别，似乎受过严格的特种训练，他们的行为似乎带有浓厚的政治气味。

英国商务局获此情报后，立刻将情况报告给了英国情报局。

事隔不久，英国情报局即得到了情报人员的侦察报告，报告中说：“此次抢劫英国商船的舰艇，的确不是共产党中国所为，其确切身分尚未弄清，据迹象分析，它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远东招募的一支秘密部队，用意在于对付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2年8月17日，英国外交部照会了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大使，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措词严厉的抗议书，抗议美国对英国商船的侵害和掠夺。

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气咻咻地找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胡佛的时候，胡佛承认，这的确是中央情报局中代号为MJ的部队所为。

MJ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呢？这不能不从头说起。

1950年、大陆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蒋家王朝的残兵败将一一扫除。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也是惊魂不定。朝不虑夕。

面对中国急转直下的形势，一直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华尔街老板们乱了手脚。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用巨额美元和最先进的枪炮支撑的一个政权居然如此腐败不堪。

6月15日，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处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报告，对台湾的局势作了客观的评估，他们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台湾将在7月16日以前遭到中共全面攻击，由于国民党军队军纪涣散，民心浮动，中共将在发动攻击数周之内顺利占领台湾。”

面对这种局势，以老蒋为首的亲美派也联合向美国发出了求救的哀鸣，希望美国能派遣两个中队的战斗机群进驻台湾，以保护台湾的领空。另外，希望能从冲绳运送上万吨武器弹药重新装备国防军，使他们能履行保卫台湾的任务。

在如何对待台湾的政策上，美国国会也是吵得不可开交。有的认为蒋是美国的天然盟友，而共产党是美国的死敌，在朋友有难时决不能放手不管。

也有的认为蒋是扶不起的天子，这些年来，美国已经把大批的美元、武器、弹药、物资给了他和他的政府，但事实证明，他和他的政府极其腐败和无能，他们对民众的专制和独裁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如果美国还不能果断地抛弃他，仍然把他当宝贝般豢养的话，美国自身就会陷进泥沼而不能自拔。

杜鲁门总统认真倾听了两方面的意见后，基本上采取了抛弃的方针，他知道，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今后在各个方面打交道的将是共产党中国，而不是那些缩居台湾的国民党人。因此。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腐败的、落后的、过时的政权去得罪一个新生的强大的国家。

正在蒋介石为遭到美国的抛弃而揪心如焚的当儿，朝鲜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立刻改变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也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

随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潮水般的南下，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一败涂地，美国终于看到了蒋介石的价值，同意了台湾的请求，开始大规模地援助台湾，并且帮助台湾在大陆建立游击区，进行游击活动，以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

于是，一支神秘的部队在台湾海峡出现了。

从上海到香港之间的 800 里海岸线上，大约有 50 多个岛屿被国民党军队控制着，岛上 17 万居民大多数为生活贫困的农、渔民，另有一些强悍的盗匪。美国中央情报局便看中了这些人，出重金将他们收编为“海神队”。

中央情报局还在金门、澎湖、淡水等地设立游击训练中心，由美国专家协助训练游击指挥官，再从其中挑选出杰出者，转送到太平洋塞班岛上美国海军特种作战训练中心，接受高级训练。然后再充实进“海神队”，充当里面的中坚力量。

知情者都明白，美国和台湾组织这支秘密部队，都各有自己不同的算盘。美国只想利用它来收集中国的情报，刺探大陆的军情。而蒋介石却期望通过这支部队来寻求美国人对自己的支持，通过“海神队”的行动破坏大陆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恶化新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以便从中渔利，为反攻大陆奠定基础。

由于“海神队”收编的成员大多是一些原本活跃在海面上的强盗，他们常常明目张胆地抢劫过往的船只，随意杀戮商船的货主，再把货物劫到香港或者台湾大发横财，所以已经引起了内部不少知情者的公愤。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台湾当局大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这一次冒充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舰艇，强行打劫了英国货船，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英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后，“海神队”的行动才不得不有所收敛，其主要指挥官也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然而，美国当局和台湾军方的态度不过是做做样子，平息一下众怒罢了，待风波稍稍平息后，“海神队”又悄悄于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直到 1953 年，由反共干将胡璉亲自出马，指挥“海神队”东山岛空降，

企图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神话而破产时，“海神队”才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第九章 蒋介石回想起夺取延安时的时光，重新启用反共老将胡宗南；昔日“西北王”妄图利用大陆“三反”、“五反”之机发起反攻；白沙岛之战，胡宗南同当年进攻延安一样惨败而归

一、蒋介石又想起了胡宗南

这已经是蒋介石阅批的第12份文件了。

蒋介石轻轻搁下手中的狼毫小楷，从宽大的书案前站起，尽力舒展地伸了几个懒腰，肩胛和腰间的酸痛，又一阵阵侵入了他的神经。

夜已经很深了，但他却毫无倦意。

过去，他一向是鸡鸣即起，入夜而眠。可从前不久起，他开始失眠了。这对于一向生活极为规律的他来说，是极反常的现象。

用清水净脸后，蒋介石决定不再吃每天惯用的烈性安眠药。他忽发奇想，自己给自己斟了一杯烈性威士忌，一边品着带有苦香味的法国葡萄酒，一边翻动着桌上的日历。

从1950年6月21日下午5时起，到今天，1951年9月16日凌晨2时，已经整整是449天了。

这一年多来，反攻大陆的口号成天价喊，可是手下的将领有哪一个肯真正为自己卖命，为反共复国大业披肝沥胆的呢？

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彻底的被清理干净了，沿海的主要岛屿，也几乎被中共全部夺去，长江口水雷，没有封住主航道。数十次的空袭海战，也没有沾到更多的便宜……

蒋介石已经悲哀地感觉到，返回大陆的日子，随着反攻时日的延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他想到浙江溪口慈化的祖祠，想到了四明山上最后一次携家人游览雪窦寺山景，最后一次观赏妙高台瀑布的情景……

在溪坑石拱桥边的一块天然大方石上，蒋同家人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张合影照……

照片此时就摆在书案上，可人是地非，照片似乎成了一张遗物。

此方石依然安在么？难道此一别竟成永别乎？

蒋介石忽然觉出自己眼眶里蓄满了泪水，模糊了视线。

还有一月，他就满64岁了。

按照孔子的说法，60岁的老人，应该是耳目尽顺矣的年龄了，可自己却要固执地去办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业，这合乎天道么？

他抹了一把面颊上的泪水，又大口地灌进一杯威士忌。

不，不管怎么说，我还有一支强悍的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庞大军队，还有美国等盟友的支持，虽然国际形势对我们极其不利。但吾坚信，以美国为首的自由社会是不甘心眼看着共产党人统治中国，是不会听任其周围的一些国家去实行共产主义的……

最关键的是，自己首先要挺住，要坚强的生存下去，要不息地奋斗下去。要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百折不回的努力去赢得世人的尊敬。如果你自己首先倒了下去，是没有人肯拨出钱财来挽救一个濒死的病人的……

对，要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怎么干呢？

他想起了自己的“三鼎甲”——陈诚、胡宗南、戴笠。

戴笠早死，三鼎已缺一腿。

他想起了自己的嫡系亲军，统帅这支大军的原是陈诚、胡宗南、汤恩伯……

陈诚现任总理政务，杂事繁多，难以理军。只有重新启用胡宗南了。

蒋介石在其一生中，任人多有自己的定式，第一是浙江同乡，第二是黄埔门生，第三才是亲信知己。这胡宗南几乎集三宠于一身。他是浙江镇海人，又是黄埔一期学员，对老蒋忠贞不二，因此，蒋介石对他也格外地宠爱，尽管胡宗南没有多少出众的军事才能，也没有显露什么治国平天下之伟策，可老蒋依然对其授以重权，委以重任。

让他出山，凭他的一片忠心赤胆，能为反共复国大业有所作为么？

在这一晚，蒋介石几乎想透了胡宗南的一生。

胡宗南黄埔一期，北伐中在胡公冕手下任营长，后任第一师师长，接着又升任第一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3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期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29集团军、34集团军、38集团军。直辖部队有1军、16军、22军、27军、30军、36军、38军、40军、66军、90军……共40多个师，总统兵45万人马，控制着陕、甘、宁、青等数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故有“西北王”之称。

当初，蒋想用他的重兵将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根据地困死、饿死，然而，他却辜负了自己的期望，让毛泽东那条赤龙跳出浅滩、跃入大海，最后搅起了三千怒浪，打碎了自己的一统江山……

可是，不管怎么说，胡还是一员虎将，他对付共产党还是有一套办法的，更何况，退居台湾之后，他决心闭门思过，谢绝一切客人的来访，也不参与一切政要的活动。俗话说：知耻而后勇。看来，他对在大陆的失败是痛心的，他对军事上的失利的检讨肯定也是深刻的……

对失败负责，为失利而痛心，这才像一个真正的军人嘛！

酒喝得太多，一向不善饮酒的蒋介石，加上心绪烦乱、神智不清，头脑很快就变得昏昏沉沉起来。

二、胡宗南出山

第二天，即1951年9月17日，蒋在自己的下榻处——士林官邸，亲自召见了胡宗南。

自退居台湾以来，胡宗南虽然闭门不出，专心思过，但外表看去精神振奋，毫无萎靡荒颓之态。他个头不高，身躯短小而粗壮，头发稀疏、黑白参差，只看那张红得发光的胖脸，人们都会认为他是位性情温和的老头，但浓眉两角的斜吊上翘，却顿令他脸上布满了阴冷的杀机。

今天，胡宗南似乎猜出了蒋介石的用心，着意穿戴了他的军黄呢上将军服，军服上还缀满了五光十色、叮叮当当的奖章。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何急事么？”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东昌（胡宗南的化名），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我蒋某人这些年来，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一个海岛，娘西匹。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立起来，“啪”地一个原地立正，躬身垂面，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东昌，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呢？”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毛病，但他现在毁家弃国，落得一个极其狼狈的下场，也许痛定思痛，愿意听一些忠恳的实在话了。可实在话怎么说呢？说前途黯淡？说台湾不是久居之地？说海外挣扎难于持久？

思来想去，胡宗南还是婉转地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

“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持；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经蒋介石这么一催，胡宗南接着说：“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他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阵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不愁夺不回来。只是眼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

胡宗南说这最后一句话时，光秃的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但不知道老蒋愿不愿听。

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说得好，真乃知我者东昌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作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时，激动得脸色潮红，自己又可以为党国的反共复国大业出力了，又可以为老蒋分忧解愁了，又可以施展在台湾发展自己势力的抱负了。

第二天，胡宗南便奉蒋委员长的旨意，走马上任了。他把浙江沿海诸岛的杂牌军纳入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调兵，使总兵力达1.2万多人。

胡宗南上任之后，对派军驻扎的岛屿都一一前往视察，对诸岛的防务进行逐一研究完善。对于部队军官的任免，武器装备的充实，粮弹的补充，都在有条不紊地加紧进行。

为了给浙江沿海诸岛守军打气，胡宗南还亲自签发了一份电报，传令全军：

各驻岛国军同仁：

悉敌军近日有攻打我浙江沿海诸岛之意图，望众兵齐心协力，同守自己

之世界。为党国效劳。坚守者，将大赏。

胡宗南

9月19日

胡宗南不愧是一名反共的老手，电令下发之后，紧接着，他与副司令钟常青又亲临浙江沿海诸岛巡视，犒劳奖励守岛官兵。有的士兵手捧着胡宗南从蒋介石那里“特批”的叮当响的大洋。感激涕零地喊：“胡主席万岁！”

胡宗南听了，心里比吃蜜还甜。一支原本军纪涣散、编制不整、防务松弛、相互摩擦的诸守岛部队，经过他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整顿和调理，已经面貌大变了。

三、激战白沙岛

1952年春天，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减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被政治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光复大陆”的难得良机，于是秘密电告“胡主席”：

“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

蒋中正

3月20日

胡宗南得到蒋委员长的如此器重，不由精神大振，连夜召开了守岛敌军头目会议，部署秘密“袭共”计划。

3月28日，黑沉沉的夜幕把大海遮盖得严严实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正是隐蔽出击的好时机。胡宗南命令吕谓祥、王枢两位上校指挥官，率领1000多名“反共救国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乘23艘帆船、9艘舰艇，向我海门镇东北岸10余里的白沙山岛守军发起突然袭击。

胡宗南的算盘打得不错。

老蒋已经下令出击了，如果畏缩不前，那是消极避战。可如果贸然进攻，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因此，权衡再三，胡宗南选择了解放军兵力不多、岛屿面积不大、航进路途不算太远的白沙岛。

白沙岛上我守军警卫连3排哨兵昌洪书听到头门山方向有马达声，迅速向值班排长徐忠报告。徐忠听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7班加强巡逻，9班进入阵地，同时，立即向连长顾展宏请示。

此时，大海正在涨潮，敌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疯狂地开火射击，顿时，白沙山岛上火光四起，土石飞迸。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敌人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叫喊着，从一艘艘舰船上涌下来，纷纷登上岛岸，向我守岛部队开枪射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7班战士大部分伤亡，其中一个江苏籍战士的身上中了30多发子弹。排长徐忠在与敌人抵近射击中，一连打死3个敌人后，也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登陆之敌突破我前沿阵地后，乘我防御混乱、失去抵抗能力，又集中兵力向纵深攻击。

连长顾展宏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命令2排投入战斗，激战半个多小时，渐渐感到力量不支，退到147.5高地，一边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顽强抗击，一边向上级首长紧急呼救。

战斗打响后不久，我62师师长孙云汉就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岛。他迅速命令就近的该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和陈超政委火速派部队支援；同时疾速通报

给驻海门的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长陈雪江和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长戴玉生，让他们派舰船支援白沙岛战斗。

陈雪江和戴玉生接到命令后，立刻启锚，分别率领各自的舰船大队全速向白沙岛海面疾驶而去，但由于气象恶劣，海上巨浪拍天，狂风怒号，能见度极低，两队舰船双双迷失了方向，急得两位指挥员双眼直冒火星，无可奈何地在浪峰波谷中打转转。

白沙岛战斗一直打到天亮。

停泊在白沙岛附近海面上的敌军海军舰船，将几十门火炮同时对准我高地，进行反复轰炸。登陆的敌人依恃着海军炮火的支援，向我坚守的高地发起轮番冲击。这时，我前来支援的陆军先头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拦阻，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战斗打到29日8点30分，我186团2营从上盘涉水上岛增援。这时，由于天亮，我海军炮舰基本弄清了所处位置和驰援的方向。陈、戴二队长率舰船第二次赶来白沙岛海面，与敌舰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海军官兵们自觉已经丧失过一次战机，这一回一定将功补过，所以敌我刚一照面，我舰上的炮弹便如雨点般倾泻过去。把准备不足的敌舰炸得人仰马翻，鬼哭狼嚎。

敌指挥员吕谓祥、王枢见我炮艇火力猛烈，2艘机帆船又被我炮艇当场击沉，深感两面作战、前后受到夹击的困难，知道形势极为不妙。他一面指挥海军对我炮艇进行抵抗，一面命令登陆部队撤退。

要知道，在登陆作战中，撤退的命令是不容易下达的，本来在海滩作战中毫无防护的步兵，要回退到海上，再一个个登船，然后再驶离战区，这种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可是，吕谓祥还是下达了撤离的命令。他知道，如果识时务的马上撤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再慢些行动，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果不其然，在敌人仓皇的撤退中，我海军炮艇以猛烈火力进行追击，敌1艘机帆船中弹起火，炮艇又向其连开数炮，终于将其击沉，船上的数百名敌军全部战死或被俘。

四、败军之将胡宗南又推出了胡璉

“娘西匹！东昌误我……”蒋介石在客厅里怒气冲冲地大骂着。

胡宗南因白沙岛之战失利后，又连失四岛而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

胡宗南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躬身屈体地站在蒋介石面前。

“知道嘛，当年进攻延安的时候，你如果早些抓住毛泽东，把他们的那些匪首消灭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了……”

不错，5年前，胡率领45万大军进犯延安，与中共中央机关兜了1年多圈子，终于还是输掉了那场战争。

“知道嘛，我们现在只有有数的几个小岛，已经输不起了，这些小岛就是我们的立足之地，没有它们、我们就得亡命天涯……”

“是的，是的……”胡宗南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在暴怒的蒋介石面前唯唯颌首。谁能相信，当年这位显赫一时的国民党上将，人人提起都惧畏三分的“西北王”，如今竟沦落到一个小岛上，为了守住最后的小岛而惶惶不可终日。

“委员长，你放心，卑职一定效犬马之劳，将丢掉的四岛再悉数夺回。”

胡宗南在一时惶恐之下，再三表明忠心。

蒋介石沉吟了片刻，“好吧，我就剩这点家业了，不能再丢了，你给我好好指挥，要收复四岛，将功赎罪。”

“是！”。胡宗南挺直了身躯，他知道，这一回，他已被逼上绝路，只能胜，不能败了。

不久，胡宗南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亲乘“阳字号”驱逐舰，率国民党军战斗团1600余人，在17艘军舰的掩护下，向我60师野炮排的岛屿守军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驻守的大小鹿山实施突然袭击。

我守岛部队在来势凶猛的强敌面前，个个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依托堑壕，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敌人进行反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登陆敌人的10多次进攻。由于敌火力太强，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守岛分队同志尽管奋勇拼杀，但伤亡严重，再加上天气酷热，部队无水喝，无饭吃，绝大部队同志壮烈牺牲。

战场上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胡宗南听到越来越稀弱的枪炮声，知道我军的抵抗已是强弩之末，大小鹿山已是唾手可得了。

在这紧要关头，我前来支援的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1中队和2中队8艘舰艇及陆军60师的一个营及时赶到。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临沂”、“遵义”2艘炮艇也随后而至。

胡宗南见我舰艇突然出现在战场上，知道大势不妙，慌忙命令调转舰头，以炮火进行拦阻射击，企图把我艇消灭在海上，或者阻止我艇靠岸、支援岛上的守军。

我艇利用夜幕向敌舰逼近攻击，一发发炮弹像雨点似地落在敌人的舰船上。舰船上的敌人眼看着快到嘴里的胜利果实即将化成泡影，岂肯甘心，便以密集的炮火进行垂死地抵抗。

激烈的近战中，我冲在前面的一艘登陆艇的驾驶员中弹，艇首的大门被炸坏，钢缆被打断。操舵手的手臂、耳朵受伤，接着右腿又被炸断。他从舵舱的地板上慢慢起来，忍着钻心的剧痛，将胸死死地压在舵轮上，使艇保持航向。

此时，514艇、515艇冒着飞蝗般的枪炮弹，全速冲近敌岸。在距敌舰100米处，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使受阻的陆军部队迅速登上敌滩头阵地。

居高临下的敌人，见我军已经登陆，便向我登陆部队猛投手榴弹，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势非常危急。陈雪江立即命令舰艇用炮火顺着山坡往山顶急袭。艇炮打到哪里，登陆部队就冲到哪里，就这样，我海军舰炮一直用火力支援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山顶。

遭我艇炮打击的岛上之敌，死伤惨重，他们向大陈岛守敌拍去了求援的电报。不一会儿，3艘气势汹汹的敌舰，从积谷山以东的海面上驶来。早已埋伏在那里的2中队炮艇，见敌舰进入了埋伏地，主动前出迎敌，激战10多分钟，敌3舰2伤，遂调头朝大陈岛方向拼命逃去。

胡宗南一看大势已去，只好命令大军撤离，返回基地。

胡宗南的又一次反攻计划破灭了。

在攻打浙东诸岛的战斗中，60师的部队与陈雪江的炮艇中队多次协同作战，配合十分默契。该师的指战员每当接到渡海作战任务，就提要与海军的“老伙伴”（指陈雪江的炮艇中队）搭挡，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轻视小炮艇

了。

为了配合大、小鹿山岛的登陆、抗登陆作战，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5 舰先后在渔山岛海面和三门湾海域进行巡逻和护航。

《海军史》对 1953 年海军在东海海域进行的 50 多次作战的战果作了详细的介绍：歼敌 1300 余名，击沉敌舰船 16 艘，重创敌舰 8 艘、艇船 2 艘，俘获敌舰船 26 艘。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被迫紧缩外围兵力，退守主要岛屿。

胡宗南自出山的两年间，遭我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他的反攻大陆的梦想和复国平天下的抱负像肥皂沫一样破灭了，自感羞愧，书写了一份辞呈。

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无能之辈！”随手抓起一支毛笔，在胡宗南的辞呈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

蒋介石撂下毛笔，转念一想，胡宗南虽然在指挥浙东诸岛反共中吃了败仗，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反共的功臣。于是，他派长子蒋经国到大陈岛，把灰溜溜的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胡宗南此刻对蒋的恩赐感激得涕泪横流，于是他又拿出一副党国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度胸襟，斗胆向蒋介石建议，让金门建功的胡璉出力，挑起反攻大陆的重担。

自胡璉在金门保卫战中重创登陆的解放军之后，在台湾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只是他的资历尚浅，不便于委以重任而已。此刻，胡宗南亲自在蒋面前举荐，蒋介石对胡的做法十分赞赏。

“好吧，在党国处于危急关头的紧要时刻，一切都要从党的生存大计出发，我们就不能太拘泥于资历和职务了，我就把胡璉调来，给他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这样，建国后最大的反登陆作战——东山岛保卫战，早早就拉开了序幕。

第十章 蒋介石启用胡璉，期待着金门的“好戏”重演，两军激战东山岛；毛泽东亲临总参作战室；勇歼伞兵，决定命运的“410”“200”高地之战

一、临战前二胡拜访何应钦

1953年6月，台湾，何应钦别墅。

一辆黑色的豪斯汀轿车，在一座别墅门前的雨路上停下，队车门里下来两位当时在台湾炙手可热的将军，那位身材粗壮矮小的一位，不用说，是前文中提到的胡宗南；而那位身材高大，长相威猛的一位，自然便是胡宗南竭力举荐的胡璉。

大战在即，两人忙里偷闲。听说何应钦最近不知从哪儿弄来一盆名花，于是相邀着前来赏玩。

血战之前先赏花，如果能打一个胜仗，这也算是儒将生涯中的一桩趣事。

何应钦午后刚刚小憩了一会儿，听说有贵客前来赏花，慌忙迎出门来，一看居然是东昌、伯玉，都是老熟识，不禁兴高采烈的前去作揖寒暄，然后将他们引到自己的花房，指点着一盆盆种类繁多、形态各异的花品，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两位将军能忙里偷闲，专程前来赏玩这些兰花，实属情意非浅，家花有幸啊！卑人近两年养了200多盆兰花，每天清晨6时就早早起床，照料这些娇脆的小生命……”一谈起养花来，何应钦眉飞色舞，谁能想到，8年前，他还是中国的陆军总司令，中国战区的受降主官，由他主持并领导，接受了日军16个降区的投降……

“何将军，似你这等花前月下的神仙生活，我们可是无缘消受噢！”胡宗南颇有感触地说。

“东昌兄差矣，今兄台等身膺重任，正是力国为民分忧之时，哪能同我这老朽比肩。说来我这也算闲来无事，消磨时光罢了……”

胡璉：“伯玉不才，请教何将军，近日，蒋总统命吾等训练三军，反攻大陆，不知老兄何以教我？”

何应钦笑笑、说：“伯玉过谦，谁不知金门一战、鬼神皆惊，共军慑步，台湾安心，将军雄才大略展现无遗。吾自二战受降之后，便挂了闲职，再不过问军政之事，现在看来，也是好事，无官求得一身轻么！再说，我已老矣，有你们这些新锐精英为党国效力，吾自可心安……”

胡宗南一看何应钦王顾左右而言他，知道也问不出个什么，于是便转了话题，问道：“何兄，听说你这里的兰花有无数名贵品种，可否教之一二？”

一提到花，何应钦转即喜上眉梢，他走到花丛之中，指着一盆盆开得姹紫嫣红的兰花，逐一介绍着说：“你们瞧，这是‘鹤之华’‘太阳’，这是‘瑞宝’，‘墨兰’，在中国的兰花中，这都是国宝级兰花。这是‘大富贵’‘翠一品’，这是‘宋梅’‘集圆’‘如意素’，这在大陆也许不罕见，可在台湾就算得珍品喽，其中这盆‘宋梅’，全台湾只有两盆，一盆在这里，一盆据说在蒋总统的官邸。士林别墅……”

胡宗南摇了摇头，说：“听说刚来台湾时，你养花还有一段故事，能不能说给我们听听？”

何应钦自嘲地笑笑，说：“刚到台湾时，我的眼睛不太好，或许还因对官场失意过于寒心吧，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朋友送给我一盆极不起眼的兰花，哎，就是那盆，学名‘芙蓉殿’，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便将这盆花随便搁在台阶上，任它风吹雨打。事隔几日，那位友人登门赏花，看到那盆‘芙蓉殿’无人管理，长得可怜巴巴，顿时来气了，把我好生训斥了一顿，我这才知道，这盆不起眼的花居然价值 25 万日元，被称为兰中极品，这才慌忙将其搬进温室中，细心地伺养起来。你们别说，养花怕性，真是不假，这些年来，只要一进了花房，看到这些花瓣干娇百媚、绿叶碧翠如玉的小生灵，就觉得兴趣无限，爱心缠绵，对于那些名利声色，便看得淡多了，近于宠辱皆忘的境地喽！”

胡宗南假意拍掌道：“好哇，好哇，谁能想到，大名鼎鼎、身经百战的何总司令，到了晚年居然修成正果，炼出一副菩萨心肠啊！”

何应钦当然听出了胡宗南话音里的调侃意味，送他们二位出门时，语含玄机地说：“有天道酬勤之说，也有道合法度之语，反省自身，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才能成其善果，两位。多保重了。”

车子开出许久了，胡璉才厌厌地说：“这个老东西，锐气已经磨尽了，全无当年的一丝豪迈之气。”

“也许，你我有他这种结局，便是值得称道的幸事喽！”胡宗南回了他一句，话音中颇多苍凉。

二、反攻目标东山岛

“……大家看，东山岛，福建省的第二大岛，面积 188 平方公里，其地形为两翼张扬，状如飞翔的蝴蝶，故而人们称其为蝶岛，这个岛屿有 280 公里的海岸线，蜿蜒、绵长，大可为我利用。另，该岛与我军的金门基地隔海相望，只有 74 海里，因此，不论是军事、政治价值，还是作战的基本条件，对我都十分有利，我军的主要打击目标，便确定为东山岛……”

国民党 19 军军长陈登静在大幅地图前侃侃而谈。

最后，胡璉站了起来，走到地图前时，坐在下面的军官们响起了零零落落的掌声。

胡璉，黄埔第四期学员，陕西华县人。早年投入陈诚部下，解放战争时期，在黄维的第 8 兵团中任副司令兼 18 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该军被我大部围歼后，黄维被我军俘获。胡璉却乘坦克破围逃走。

胡璉本来是败军之将，无可言勇，可是由于金门一战获胜，故而又披上了常胜将军的新装，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现在，他已经是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兼金门防卫司令了。

胡璉指挥能力并不强，且个性强暴，好大喜功，统驭部下更是专横任性。但他善用金钱笼络部下，从军数十年，有一定作战经验，打起仗来顽强坚韧、故而也打过几个胜仗。尤其是金门一战，这对于屡战屡败的蒋军来说、无疑是一支兴奋剂。

“诸位，这次反击东山岛，总统亦下了最大的决心，投入雄厚的兵力，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次作战，本部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详细的部署，争取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胡司令这几句话一出，台下的军官们立刻窃窃私语起来。有好长时间了，

蒋军作战，好像再没有听见这种牛气冲天的动员令了。

胡璉指点着地图，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共军在东山岛的驻军并不多，只有两个团，3000余人，其防卫工事、重炮阵地，已被我摸清。为了确保此次作战的胜利，我们集中了陆军45师、第18师53团，海上突击1大队、2大队，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以及一支伞兵支队……共计18200余人，大约5倍于共军的力量……”

一听说有伞兵参战，军官们又开始感兴趣地议论起来。大家都知道，这支伞兵部队是刚刚组建的，不少军官还看过他们的军事表演。

“……参战舰艇13艘，各种型号的飞机105架。目前，这些部队正按照东山岛的同地形在进行上、下船，夜间登陆、进攻、撤退等课目的演练。从东山岛的地形看，该岛东南部地形较平缓，港湾隐蔽，岸滩坚实，便于登陆艇直接靠岸和舰炮火力的直接支援，登陆后也便于向岛的两侧和纵深发起进攻。因此，我们把登陆点选在该处的湖尾、赤涂等地，起航点选在金门南部的料罗、水头、昔果山、沙头等地，清楚了吗？”

“清楚！”台下的军官们高声应道。自败退入台以来，将军的军官们还从未有一仗有如此高昂的士气，如此必胜的信心。

不管怎么说，胡璉确有其过人之处。

三、三军演出的登陆战

1953年7月15日晨，金门岛沙头港。

今天海上大雾弥漫，浓稠的水雾像白纱一样在海面上漾动。带着咸腥味的海风一阵阵吹来，扑打在人脸，留下一层漉湿的水渍。

金门岛沙头港如同一只累得气喘吁吁的巨兽，蜷伏在那里，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呜咽。

没有高声的喧哗，没有大声的说笑。此时，1万多名蒋兵前后挨挤着，登上大型战舰的舰舷，然后，他们按照平时训练的位置，轻车熟路地进入船舱或甲板的某一个位置，在那里抱枪坐定下来。

港湾里，数十艘大大小小的战鬪威武雄壮地排列在一起，随着波浪的涌动上下颠簸……青天白日旗在晨风里猎猎飘动。

这次反攻行动的总指挥、司令官胡璉手握将军手杖，站在码头上，与登上军舰的高层司令官一一握手。

“这是反攻大陆的序幕战，一定要成功……”胡璉戴白手套的手，不停地与那些军官们握来握去，紧抿的嘴角表现出信任与鼓励。

前线指挥官、第19军军长陈登静最后紧握着胡璉的手，说。“胡司令，放心吧，有制空制海权保障，我们陆军一定会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说完，双脚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而后大步登上指挥舰。

大军启锚了，胡璉挥动着将军手杖，他的一颗心，也被这晃晃悠悠的军舰给牵走了，被眼前这混沌的大雾给迷盖了。

此一去，果真能旗开得胜么？

此次，胡璉下了狠心，用7艘大型登陆舰运载步兵，用4艘作战舰艇进行护航。舰队离开沙头港，4小时后抵达金门外海约10海里处海域进行集结编队，全部舰艇编成双路纵队，关闭灯火和保持无线静默，然后向东山岛方向隐蔽航行。

16日凌晨4时30分左右，抵近东山岛海面。

陈登静军长发现对面海岸没有什么异样，于是按计划开始换乘，悄悄向海岸驶去。

东山岛上，担任守卫任务的我军公安80团团长江梅耀站在岸边的永备工事里，手执望远镜，正向着大雾弥天的海面细细地观察。

昨夜接到军区首长拍来的紧急情报：敌舰艇12艘已从金门出发，具体去向不明，但大有袭扰你东山岛之势，望你部接命令后立即设防、进入一级战备，随时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准备痛击来犯的敌人。

接到电报后，游团长立刻翻身起床，并马上向各营发出了战斗警报：各营立即起床，按第二方案准备战斗。

80团驻守东山岛后，根据上级的意图，制定了两套作战方案。这第一套作战方案，是当敌人大举进犯时，掩护东山岛党政机关平安撤出该岛；第二方案，也就是他们正在执行的方案，就是坚守海岛，以待后援。

两个小时前，游团长接到军区首长的加急电报：根据判明的蒋军进攻目标，已经确定东山岛是其夺取攻占的核心。

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军区首长令公安30团马上上岛，加强岛上的防御力量，同时，又令驻防漳浦之272团向旧镇集结，随时准备支援东山岛。

太阳的晨曦透过渐渐消散的雾气，色彩斑斓地照射在海面上，万顷波涛闪烁着炫目的银辉。

“根据上级的情报和敌人行动时间，敌人该在海面上露脸了……”游团长平端望远镜，不停地向海面上寻觅。

侦察科赖参谋三步并做两步跑到游团长面前，急火火地报告说：“团长，侦察班报告，距苏峰尖30华里的海面上，发现敌人舰艇6艘……”

“苏峰尖？他们从这边兜过来了？也好……”游团长自语着，将身体转到了另一面，继续用望远镜观察着什么。

正在此时，电话铃响了，游团长拿起话筒，里面传来侦察班小高的声音，“报告团长！我们在苏峰尖，发现敌人军舰6艘，正向我岸边靠拢，天上还有敌人的飞机，1架、两架……6架、噢不，10架，好家伙，团长，这回敌人花老本了，出来这么多飞机和军舰，咱们得打个痛快……”

游团长抬腕看了一下手表，正是清晨5点钟。正在此时，敌人的舰炮首先响了起来。

蒋军登陆舰在4架飞机的掩护下，分左右两翼从东山岛的东南部苏峰尖南北两侧登陆。其主力放在右翼，编力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大队含有陆军第48师、第18师53团及第19军直属队。左翼为海上第1、第2突击大队。

蒋海军陆战队第3大队乘水陆装甲车首先在苏峰尖北侧湖尾地段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接着，第45师135团第3营上陆，占领了苏峰尖和亲营高地。

9时许，第45师的蒋军全部上岛。

蒋军在地面多路进攻的同时，其16架运输机，在8架战斗机的掩护下，从台湾新竹机场飞临我东山岛通往大陆的狭短海峡——八尺门，企图以伞兵占领码头，控制渡口，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并以突击大队为主要突击力量，突破我海岸前沿阵地，攻下岛上地势最为险要的200高地，再插入纵深与伞兵会合，从而把我军分割包围，直至最后歼灭。

胡璉原设想用4至6小时占领全岛。

可是，敌军万万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惨败的命运。

天大亮了，大雾已经散尽，蓝天仿佛刚刚被白雾的抹布擦试过，看去特别的清澈和澄碧。

突然，天上响起一阵阵嗡嗡的马达轰鸣声，10余架飞机在空中盘旋。接着，天空里盛开出点点白白的小花，蒋军全副美械装备的伞兵开始空降了。

我军虽然是第一次同空降兵作战，但毫不畏惧，因空降兵色彩美丽鲜艳，落到地面上时间又相当长，再加上他们向地面降落时并没有跟随火力射击，所以我军战士对空射击不但不感到紧迫、危险，反而感到意趣盎然。“注意，瞄准空中的白伞，射击！”

我水兵师第53团的官兵们按照命令开火了，密集的枪弹立刻对空中的机群和正在下落的敌人构成了威胁。敌人的飞机队形开始混乱，有不少伞兵还没有落到地面，已经成了空中僵尸。

敌机慌乱了，空降高度由第一拨的240米上升到1000米，这样一来，伞兵的着陆点就太散了，整个支队散落在长约4000多米的狭长地带。有不少人随着风向飘荡，最终落入大海，有两个小分队不知飞向何处，下落不明，剩下的人员着陆后，立即用无线电台、火把、旗帜、彩色烟幕弹及哨音等进行联络。他们好不容易把落到地面上的人集合到一起，这一过程，整整用了3个小时。

蒋军伞兵着陆后，大部分未经集结即仓促投入战斗。他们按照预定计划抢占后林西南高地和东南320高地，并向后林发起攻击，企图控制后林渡口，切断驻岛部队与大陆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派了一部，向南发起冲击，夹击我驻岛军民。

敌人登岛后，我水兵师753团1连和公安军80团警卫连同仇敌汽，奋勇杀敌，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警卫连班长兼机枪手沈亚水，在敌机枪猛烈反射下，不顾生命危险，沉着勇敢地向敌俯冲的飞机射击，当场击落敌机一架，大大地鼓舞了我军全体官兵士气。

水兵连的战士们打得英勇顽强，用交叉火力构成的密集弹雨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先后两次集团冲锋均被击退。

敌人伞兵指挥官望着只有一步之遥的码头，却无法超过雷池一步。

窜向后林的一股敌人，遭到后林民兵的迎头痛击，使之进退维谷，骑虎难下，有一个敌伞兵司号员说来也巧，正落在我民兵连部的门口，刚着地就被我活捉。敌伞兵失去联络后，不战自乱。上午9时许，约有两个排的敌伞兵向后林发起猛攻。民兵们沉着应战，打退了一轮又一轮进攻。

后林村右侧的观音山、牛仔林山的敌伞兵，用打旗语的方式集合了分散在附近山头的敌兵，准备伺机向我进攻。4个伞兵携一挺机枪封锁住前村路口，其他伞兵企图暂时退到山上去休整。

后林村党支部林良国和民兵林生根冒着敌人的弹雨，迂回前进到距敌阵地40余米处，连扔了两颗手榴弹，消灭了敌人的火力点，阻住了敌人上山的企图。

当后林村民兵们枪支损坏、弹药打光时，民兵林大富、林单生手执菜刀，同敌人展开拼死搏杀，夺得了敌人的一挺美式轻重两用机枪。

复退军人林细跃一见喜出望外，立刻挺身而出，把机枪往阵地上架，乡农会主席林玉炎当助手，子弹上膛，机枪立刻“哒哒哒”地响起来，二三

十个敌人立刻被这密集的弹雨打昏了头。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

后林村的战斗，牵制了敌人伞兵的相当一部分力量，使得我军“八尺门”的守卫部队减少了压力和威胁，也为我增援部队的到来赢得了时间。

与此同时，另一股伞兵部队窜向建宅村，亦遭到我公安第80团4个班的阻击，打得他们动弹不得，只能原地向他们的司令官乞求支援。

9时许，我军272团先头部队渡海进岛，10时30分向敌空降部队发起总攻。至13时，敌空降部队除80余人逃窜外，其余均被我歼灭。

四、“410”和“200”高地之战

拂晓，蒋军北路的登陆部队以：个团的兵力在“410”高地正面散开，向城关、西铺挺进。约1个营的兵力，企图攻占“410”高地。

我公安第80团6连1排的指战员英勇杀敌，在前沿与多我几十倍的敌人浴血拼杀，从湖尾、樟塘、到马鞍山，节节阻击，坚持7个多小时，杀伤大量的敌人，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但他们也遭到重大伤亡，全连只剩下不到一个班的同志。他们撤回主阵地后，继续战斗。

在小马鞍山战斗中，涌现出一位战斗英雄——黄飞龙。这个出生于老革命根据地，生长在平和县长乐乡的贫家孩子，1951年入伍，现在是3班副班长。战斗打响时，敌人先头部队约一个营的兵力向我樟塘埔阵地凶猛扑来，黄飞龙手握重机枪扳机，望着逼近的敌人，双眼圆睁，扣紧扳机，大喝一声，向着涌来的敌人狂扫起来，喷泻的子弹如一条条上下翻飞的火龙，将一片片敌人如麦捆般扫倒。坚守阵地5小时后，上级命令他们排转移阵地，黄飞龙带领半个班的战士，担任掩护任务。他首先认真地观察了敌人的布局和队形，看到山前村、南浦一带都是敌人新修筑的工事，严重威胁着全排其他同志的安全。他马上让班里的同志们火力掩护，自己则子提机枪冲到前面一个土坎上压制敌人的火力，为战友的转移赢得了时间。

正在他前后左右地狂喷着火舌，压制着敌人的火力和攻势时，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部，黄飞龙射出枪膛里的最后一排子弹后，便倒在血泊之中。当同志来救护时，他吃力地睁开眼睛，颤动着嘴唇说：“你们快到主阵地去，报告排长，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说完，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为了抢在敌人新一轮进攻的前面，战士们流着眼泪离开了阵地。

这时，敌人爬上来了，发现了向山后转移的同志们，他们架起机枪，哇哇大叫着，在我军战士的背后张开了一张死亡之网。

眼看一场惨祸就要发生，正在此时，黄飞龙又神奇般地苏醒过来，他看到身边不远的敌人，立刻明白了战友们正处在危境之中，他咬紧牙关，又操起机枪，猛力扣动了扳机。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晕头转向，半天才明白是身边一个半死的机枪手在做梗，于是各种枪弹。无情地向他打来。

“别打了，抓活的……”敌军中一个军官打着手势，让属下停止了射击。他们战战兢兢地走过来，发现黄飞龙已经成了一个血人，谁也不知他是死是活。

正在敌人犹豫的当儿，黄飞龙突然坐起，顺手拉响了一颗手榴弹。

“轰”的一声巨响，那位敌人军官和几个国民党兵与我们的勇士同归于

尽。

当黄飞龙与敌人激战小马鞍山的时候，410 前沿阵地上的战斗也打得异常惨烈。

北路登陆之敌 134 加强团占领了港西、下湖、南山庄后，继续向我 410 高地发起猛攻，海面上的敌人的舰炮也不停地向我 5 号、6 号阵地猛烈轰击。数架敌机轮回低空扫射，把我阵地炸成一片火海。

我 6 连 2 排在 4 号阵地和机炮连火力支援下，将整营整连的敌人大量杀伤后予以击退。坚持到 18 时，因我工事大部被敌炮火摧毁，我兵员已伤亡过半，敌我力量悬殊，为保存有生力量，故转入坑道作战。

敌人杀上 410 高地后，发现我军官兵都已进入坑道，便用炸药、手榴弹等连续不断地向坑道内抛扔，企图把我官兵闷死在坑道里。

我 2 排官兵在连长沈重生的带领下，不断利用各种隐蔽的出口跃出作战，使得敌人得不到喘息的机会。

17 日近中午时分，我增援的大部队进岛，反击的时刻到来了，在坑道里坚持了 20 多个小时的 2 排官兵又鼓足精神，投入反击作战。他们如同煞神一般从地下跃出，饿虎扑食般杀向敌人。司号员宋体刚第一个跃出坑道，他站在制高点上，吹起激昂的冲锋号，敌人发现了他，向他拼命射击，他倒下了，停止了呼吸，但手中仍紧握着那把金光锃亮的军号。

营部参谋杨学信一冲出来，就同近在咫尺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他连续刺杀了两个敌人，但在搏杀中，自己也身受重伤，倒了下去。

在 5 号阵地发生激烈战斗的同时，坚守 6 号阵地的 6 连 3 排和连部勤杂人员，在指导员李子青、排长李礼明的率领下，利用有利地形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主阵地前沿的小庙山。班长杨成发带领的一个小分队，顽强地同一个连的敌人作战，坚守阵地近 5 个小时，最后终因寡不抵众，伤亡甚多，而丢失了阵地。

在阵地丢失的最后一刻，阵地上只剩下杨班长和一个炊事员，他们在一个防空洞里奋力抵抗。成群的敌人冲过来，杨成发猛扣扳机，子弹打光了，他毫不犹豫地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扑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5 号阵地失守，6 号阵地便吃紧了，10 时左右，从前坑洞横过来的敌人曾多次试图夺取 6 号阵地，以解除对其侧翼的威胁。但我军将士们寸土不让，进行着殊死的搏杀。

傍晚时分，敌 143 团对我阵地久攻不下后，恼羞成怒，又把担任海面警戒任务的敌 133 团也拉上来参战。正在这危急时刻，我增援部队的三野 272 团两个连率先进入阵地，使我防守力量得到加强。

20 时，敌人自觉准备妥当，又重新对我 6 号阵地组织强攻，猛烈的炮火几乎把阵地上的一切吞噬。敌人在长时间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悄悄地摸上阵地，血腥的肉搏战拉开了序幕。经殊死搏杀，反复较量，直到 23 时，才将扑上来的敌人击退。

战至深夜，面对我军官兵高昂的士气和宁死不退的英雄气概，登陆的敌人彻底绝望了，只得把部队拉到前坑洞里龟缩起来。

当晨曦透过浓黑的硝烟，把那瑰丽的光彩倾泻到阵地上时，410 高地上那面烟熏火燎、千孔百洞的红旗，仍在高高地飘扬。

6 连在这次保卫战中，在 10 多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与敌人的两个加强团进行着生死的搏杀，歼敌数百，坚守住了阵地，当然，6 连也付出了惨重的

代价，全连参战 142 人，死伤 134 人，只有 5 人没有受伤。

从白垵、亲营滩头登陆的南路敌军是受过美国训练的装备精良的两个海上突击大队，我公安 80 团 1 连 2 排两个班和重机枪班的战士们，利用一个突起的高地当掩体，集中火力阻击上岸的敌人，以牺牲 3 人的代价，打死打伤敌人 39 人。

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连长为了长期坚持战斗，便指挥战士们撤上庙山。

沙滩激战之后，敌人以少数兵力进犯陈城、西埔、双髻山，直指“200”高地和“425”高地，我撤上庙山的 1 连指战员，为了让我军主阵地赢得充分的准备时间，他们先敌开火，向西埔方向的敌人突击，将敌人的火力吸引了过来。

敌人发现庙山的解放军居高临下，对他们的威胁极大，于是便步步进逼，向庙山发起了轮番冲击。我 1 连又遭惨重伤亡，破敌人重重包围在孤立的山头上。

战至上午 11 时，敌人眼看用闪电偷袭战术占领东山岛已经不可能，于是改变了作战方案，集中了 1300 余人的突击大队，动用大量的地面炮火，猛轰“200”高地，企图先夺下这个全岛最重要的制高点，然后再同我军做逐地的争夺。

在敌人密集的炮火和成营成连的集团冲锋面前，我 2 连的指战员打得格外顽强，他们寸土必争，寸步不退，子弹打光了，就用拧开帽的 60 炮弹代替手榴弹甩，用刺刀捅、枪托抡、石头砸……与敌人作殊死的拼杀。

战斗持续到深夜，我军兵员大减，饥渴交迫，在这紧要关口，增援部队的 12 连、8 连先后赶到“200”高地助战。他们的到来犹如一队队刚刚下山的群虎势不可当，敌人在我这新生力量的冲击下，立刻溃不成军，只好且战且退。

当夜 11 时，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趁朦胧月色，再以一个连的兵力，潜入我 2 连 6 班左侧阵地，进行偷袭。我二排长加芝果断命令 4 班、6 班撤出阵地，转向主峰，然后采用迂回战术，从侧后对偷袭之敌进行痛击，致使敌人偷袭未果。

战至 17 日上午 10 时，敌人经受不住我反复打击，终于全线崩溃，开始逃窜。

2 连指战员在“200”高地上，同敌人激战 27 个小时，共击退敌人 31 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 400 多名，俘虏 13 名，战后荣获“东山战斗守备一等功臣连”的光荣称号。

五、胡璉兵败东山岛

1953 年 7 月 17 日中午 12 时，北京，总参作战部。

自从东山岛敌人发起大规模登陆以来，总参作战室里的灯光就没有熄灭过，值班参谋手执话筒，一刻不停地同前线保持着联络，了解前线急速变化的战局态势。

正在大家忙碌时，忽然响起一个声音：“大家注意，毛主席看望我们来了。”

大家一回头，果然发现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装，健步走进作战值班室。我军的最高统帅来到自己的身边，所有的参谋、部长们都心情澎湃，激

动万分。

毛主席坐在指挥台前，亲切地问道：“听说国民党动用了海陆空三军，对东山岛进行偷袭，现在战况怎么样啊！”

总参的部长详细汇报了前线的战况，敌人动用大规模军队对我东山岛进行偷袭，这的确出乎我们所料，但发现敌人后，东山岛上的驻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伤亡也比较严重。他们的英勇作战，不但迟滞了敌人的攻势，为我增援部队赢得了宝贵时间，也挫败了敌人的锐气，现在岛上的主要制高点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

毛泽东看着墙上的大幅地图，关切地问：“现在增援部队情况怎么样，上去了没有啊？”

“从16日夜零时许，我第41军先头部队开始强渡‘八尺门’，凌晨4时进入东山岛，这一速度也让敌人感到震惊。第28军、31军各一个师也先后登岛，投入战斗……”

毛泽东燃着一支烟，一边深深地吞吸着，一边注意地倾听着总参部长们的介绍，最后，他沉吟着说：“请转告叶飞同志，胜利在握，不要高兴得太早，东山有可能是敌人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也许他们还有别的阴谋，在别的什么地方登陆偷袭，希望你们对此不要掉以轻心，要引起高度的警觉，严密注意敌人的动向……”

毛泽东临离去时，向总参的同志们致意问好，并请他们向前线的官兵表示亲切的慰问。

东山岛上，如今已经成了敌人的墓地，在我强大增援部队的火力压制下，敌人的防线节节败退，已经溃不成军。为了全歼登岛之敌，我41军365团3连指导员周加山，奉命率领一支由12名精干士兵组成的小分队，直插敌人溃逃的必经之路，攻占了敌人必经的一座小山。

果然，败退下来的敌人从这里向海边逃跑时，遭到这个小分队的突然拦击，整个队形更加混乱。敌人见别无它路，为摆脱困境，杀出一条生路，只好集中火力，向这个小山包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无奈此时敌军大部已丧失斗志，人心惶惶如丧家之犬，只组织了几次不像样的进攻，就开始呼唤起空中支援来。

敌人的飞机果然应招而来，向小山上投下了一颗颗重磅炸弹，刹时间，小山上硝烟滚滚，弹片如雨。我小分队顷刻间伤亡过半，机枪手黄绍雄下巴被弹皮切掉了一半，血水顺着前胸往下流。可当他一清醒过来，立刻又端起机枪，扣响扳机，向着扑来的敌人不停地射击……

战至17日下午19时，我各路大军迈近湖尾沙滩，将敌人压迫在一个很狭小的地域里，敌人一看大势已去，再也无心恋战，士兵丢枪弃甲，军官摘掉肩章，推推择择、拥拥挤挤地争着上船逃跑。

海里的敌舰见败局已定，而我军的火炮开始向海上目标射击，深恐迟跑一步成为共军的靶子，便撒下沙滩上的“同伙”，汽笛一拉，溜之大吉了。

沙滩上的敌人眼看舰船弃他们而去，沧海茫茫，再无逃生之路，只好缴枪投降。

18时30分，持续36小时的东山岛保卫战以蒋军失败而告终。

这次反登陆作战，我军共歼敌3319名，俘842人，击落F—47型战斗机2架，击沉登陆舰3艘、木船数条，缴获轻重机枪109挺、无后座力炮2门、60迫击炮26门，以及其他军用物资。我军伤亡1065人，其中亡450人。

经此战后，蒋军吃足了苦头，在东南沿海再也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骚扰。东山岛保卫战大获全胜，毛主席很高兴，发电嘉奖。

叶飞司令员战后饶有风趣地说：“我们有个全门失利，国民党也有个东山岛失利，胡璉因金门而升了官，却因东山岛失利而倒了霉，这也算是个报应噢！”

自东山岛失利后，胡璉又遭到蒋介石的一顿臭骂，并被革去了金门防卫司令的职务。

胡宗南、胡璉都已败下阵来，下一仗，老蒋还能启用谁呢？

第十一章 毛泽东传给蒋介石的重要信息；陶勇兵不厌诈，14 昼夜的海上设伏；“太平号”不太平；蒋介石连看三遍战报迷惑不解；海战奇迹：张逸民孤艇单雷击沉蒋军“洞庭号”

一、纪东华 8 发鱼雷歼“太平”

1954 年深秋，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站在窗前，望着院内的那两棵参天古柏，若有所思。过了一会儿，他转过身，把手中的烟蒂按在烟缸里。头朝上仰去，然后张开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样简单的休息之后，又回到办公桌前，拿起了总参送来的敌情通报。

我人民海军自组建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台湾海峡护渔护航、近海作战方面有一定的突破，但也只是利用有限的海上力量，对台湾海军的骚扰和进犯给予抵挡，从未击沉或击伤台湾海军的大型舰只，更未主动出击，给台湾海军以重创。相反，蒋介石依托占据大陆沿海的诸多岛屿，并凭借多艘各种型号的大型战舰，频频进犯我边防。

蒋介石依仗其美国主子，对我人民海军不屑一顾，企图夺取大陆沿海海域的控制权。毛泽东要寻机敲打一下蒋介石，以证明我海军实力。

沉思片刻的毛泽东，快步走到桌前，在纸笺上疾书。

深秋的上海，江风带来丝丝清凉。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陶勇在海图前，凝视着那一大片海蓝色。

门轻轻地推开，作训部刘参谋走了进来，双手将文件夹递上：“司令员，海司转总参来电。”

“这么晚了，是谁的电报？”陶勇打开文件夹，里边是一封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时机不可不抓，军威不可不振，务安排近期于大陈至渔山列岛之间对蒋舰实施打击，并力求击沉中型以上军舰一至两艘。不打则已，打则必歼，以证明我海军之实力。

毛泽东

陶勇看了电报精神一振，一股热流从心里涌上，他兴奋地解开上衣领口的扣子，不停地搓着双手，在屋内来回踱步。

多么及时的指示啊！

陶勇一直想打一场大的海上伏击战，狠狠地教训教训海峡那边的对手们，也好扬眉吐气。但是他也深谙自己的实力，实实在在不敢草率用兵。

他知道，对手并非是等闲之辈。

1954 年 7 月，梁序昭接替马壮谋出任了台宵海军总司令。可不能小看这个梁序昭，他 1934 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1944 年赴美国佛罗里达的迈阿密受训，后率“太康”等舰返回中国。蒋介石启用他主要是因为梁序昭十分重视军事理论研究，曾创办、协办《海军战时通信》，《海军整建月刊》等军事刊物，擅长写战术论文，并能用英文撰写作战计划。梁序昭的指挥决策绝对是教科书的翻版，典型的“儒将”，号称掌握全套正规的美式战法。所以，蒋介石寄希望于梁序昭，认为夺取大陆的沿海控制权非他莫属。

陶勇早就想与这位美战专家较量一下了。

毛泽东的电报帮助陶勇下了更大的决心。

夜深了，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陶勇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天亮了，陶勇依然未眠。

巨大的海图上，划满了红线、蓝线。陶勇在苦思冥想。终于，他紧皱的双眉舒展开来，一个成熟的作战方案形成了！

10月31日夜，海面上出现了一支人民海军的护卫舰编队，直向高岛海域驶去。

蒋军雷达站已观测到了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这支编队。荧光屏上显示，午夜过后，该编队在高岛海域绕了一圈便折返了，没有留下什么疑点。值班的蒋军雷达兵又仔细地观察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发现什么，就打着呵欠进了休息室。

但是，蒋军作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6艘鱼雷艇已经进入了高岛锚地。原来，护卫舰的体积大大超过鱼雷艇、用舷侧拖带，使敌雷达观测只看见护卫舰在航行，根本看不到鱼雷艇。从而给敌人在判断上造成错误。多么绝妙的主意啊，真是“兵不厌诈”。更有甚者，高岛锚地距离战区近、这里既没有可供舰船停靠的码头，也没有对舰船提供弹药、油料、器材等物质的设备，蒋军也认为此地不利于舰艇待机，就更不重点设防了。

这就是陶勇司令员的绝招。

自从1951年人民海军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鱼雷快艇试航成功后，这种机动能力很强的水面快艇很快就投入了批量生产。小型鱼雷快艇排水量仅22吨，主要武器装备是两座450毫米的鱼雷发射管和两挺12.7毫米高射机枪。4个大功率推进器可使它的航速最高达到52节。但至今还从未经过实战检验。

今天，陶勇决定起用这支刚刚组建的鱼雷快艇部队同台湾梁序昭的重舰对垒。

鱼雷艇进入高岛锚地后立即进行了伪装。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各艇机动疏散，利用岛屿、谷口伪装在山水草木之间，官兵们日晒夜露，忍饥挨冻，开始了枯燥而艰苦的待机生活。

14天之后，战机终于来了。

11月14日零点5分，细雨蒙蒙，海浪滔滔。蒋军“太平号”护卫舰趁着暗夜出航了。

解放军海军高岛雷达站立即发现了它，并迅速报告：“方位147度，距离15海里，发现目标！”“航向62度，速度12节！”。

鱼雷艇的指战员们14个昼夜待机的疲劳顿时消失，一个个精神抖擞的迅速奔向自己的战位。

荧光屏上蒋舰的影子越来越大，雷达兵根据舰形和其外观准确判断出：“‘太平号’，是他们的‘太平号’！”

原来，敌“太平号”护卫舰及其他舰只，常到我温州湾、台州湾和三门湾一线窜扰，他们利用夜暗，对我地面部队进行侦察和骚扰，天亮前返回基地。

今晚出航的“太平号”，是一个危险的庞然大物。

零时21分，“太平号”位于高岛方位137，距离15.5海里处。

紧盯着荧光屏上敌舰的陶勇，果然地下达命令：“攻击！”

“明白！攻击！”

155号、156号、157号、158号艇即刻跃出锚地，成单纵队朝目标驶去。海面被犁出一道深沟，白色的浪花迅疾向侧后方翻去，艇队与目标间的距离在迅速缩小。

人民解放军岸上指挥所。雷达兵细心观察着荧光屏上的微小亮点；记录员不断地报告着敌舰方位、距离的变化；绘算员精心地计算图纸上绘出的敌舰的方位、航向、速度、距离；航海业务长根据记录员的报告，在海图上标出了敌舰每一活动的情况；通信业务长及时、准确地把敌舰的活动情况通报给正在追击中的鱼雷快艇。

此时，从战区实测气象的情况是：风力2至3级，轻浪，视距2至3海里。

4艘鱼雷快艇飞速前进，由于是小型鱼雷快艇，抗风力弱，在黑夜作战，视距不良。

朱洪喜指导员和钱江海副中队长所在的155艇一马当先。

“注意！注意！距目标10海里！”耳机中传来了岸上指挥所通报的敌舰位置。

“155明白！”朱洪喜大声答道。

舱面上，指战员们个个把目光转向敌舰前进的方向。

海面上虽然是“轻浪”，但是4艘鱼雷快艇的速度已达到最高。只见每只舰艇艇首激起一片片浪花，浪花的泡沫漫天飞舞，像一粒粒爆裂的石子，打在艇员们的脸上，隐隐作痛。

艇队一会儿掉进浪谷，什么也看不见，一会儿又跃上浪尖，眼前顿时发亮。

1时28分。

“报告艇长，左舷5度，距离20至30链，发现灯光！”155艇枪炮手王月林大声报告。

“继续加强了望，发战斗警报，按原航向前进！”艇长命令。

我鱼雷快艇迅速向岸上指挥部报告。

陶勇拿起话筒，沉着地命令：

“按照第一作战方案行动，开始攻击！”

“明白！”海上指挥员纪东华副大队长答道。同时即令155舰、156舰担任主攻，157舰、158舰担任阻击，艇队以左梯队接敌。

距敌舰越来越近，艇上所有人员都看清楚了“太平号”：

从外型上看来，上层建筑物分散低平，舰桥位于全舰长度的三分之一处，前桅革柱式，后桅三角架式，有护盖式烟囱一个，甲板为直舷。

“太平号”是美制蒋军护卫驱逐舰。它的排水量满载为1520吨，设计舰速21.5节，编有官兵220名。舰上配有76毫米炮4门，40毫米高射机关炮4门，20毫米高射机关炮10门，还有两组火箭炮，共48发。强大的火力足以摧毁进入其火力范围的任何目标。

“准备战斗，鱼雷准备发射！”纪副大队长大声命令。

此时，“太平号”上也响起了警报。指挥此次航行的是“太平号”副舰长宋季晃。他从睡梦中被警报惊醒之后，看到海面上漆黑一片，他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弄错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到了雷达室，从屏幕上看到了几个小白点。

“报告舰长，右舷发现共军鱼雷快艇。”

由于我军的鱼雷艇还没有击沉敌舰的先例，所以宋季晃不以为然：“知道了，共军小艇不足为惧。”

敌“太平号”战舰发现了我4艘鱼雷快艇的逼近，仓皇地加大马力，向东北的渔山列岛方向开去。

艇上指挥员立即明白了敌舰的企图。

我指挥员果断地命令：“再靠近，抓住机会，坚决在渔山列岛的路上干掉它！”

后续艇迅速向左转向。刹那间，4艘快艇排成左梯队向前冲去。

6海里，5海里……

4海里！距离敌舰只有4海里了！鱼雷对准了“太平号”

1时35分30秒，155舰处在“太平号”舷角120度，距离10链（18520米）处，钱江海一声令下：“预备——放！”

艇身猛然一震，两颗3米长的鱼雷海豚般地跃入大海。

155艇立即转舵，退出发射位置。

157艇于1时36分20秒，距目标5链（9260米）以提前角5度发射鱼雷，并施放烟幕高速退出。

1时36分40秒，156艇距目标5链提前角10度发射鱼雷。

158艇于1时37分，距目标5链处发射鱼雷。

8颗鱼雷1分30秒钟之内相继发射出去。

8颗鱼雷像8条大鲨鱼，狂奔而去，水面上清晰地划出8道暗乌色的晕道，宛如8股凝结的乌烟，向敌舰窜去。

“迅速返航！”我舰队指挥员命令。

4艘鱼雷艇马上灵活地转了一个大弯，退出发射位置。

朱洪喜凝望着海面。

鱼雷长3米，自重1000公斤，发射后依惯性制导寻觅目标。它的战斗部分内装500多公斤高能炸药，即便是大型军舰被一枚鱼雷击中，也是致命的。这次连射8枚鱼雷，主要是为了确保能一次命中目标。

4艇快速返航。

霎时，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艇员们回头望去，只见“太平号”右舷腾起了一个巨大的水柱，驾驶台前升起一股冲天的火焰。

海上，我鱼雷艇上的官兵们齐声高呼：“命中了！命中了！”众人欣喜若狂。

艇队指挥员向岸上指挥所报告：“命中敌舰，我艇队无一伤亡。”

陶勇手握话筒，兴奋得声音有些发抖：“同志们，打得好，人民感谢你们！返航！”

接到命令后，我英雄的人民海军鱼雷快艇立即编队驶离战区，向基地返航。

此时，“太平号”上已乱成一团，副舰长宋季晃十分明白“太平号”的处境，这艘巨大的护卫舰的右舷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被撕开了一个1米见方的大洞，已经丧失了机动能力。

宋季晃这位历经海战的蒋军中校副舰长，此时也慌了手脚，他一边挥舞着手枪，阻止来回乱窜的水兵，一边大呼：“快发报，快发报！叫基地来救援！来救援！”

台湾海军司令官梁序昭寓所。

一声电话铃声，将正在睡梦中的梁序昭吵醒，他打开灯，看了看手表，2时30分。他拿起话筒，手有点发抖，预感有不测之事。

“我是梁序昭。”

“报告司令官！”话筒另一边传来急促的声音，“50分钟以前，‘太平号’被共军鱼雷击中，现在高岛海区，请求救援！”

梁序昭“呼”地从床上跃起，大声喝问：“现在舰艇怎么样？”

“报告司令官，宋舰长急呼救援，他说舰伤很重，请求火速救援！救援船队已出发，特向司令官禀报此情。”

“嗯，我马上就到司令部。”梁序昭放下听筒，跌坐在床边的沙发上。

人民海军岸上指挥所，指挥员们为4艇出色完成任务而高兴。

“拿酒来！”副司令员彭德情兴奋地高呼。

一杯杯盛满茅台酒的酒杯高高举起。

笑声、欢呼声溢满指挥所。

天色微亮时，起人后的敌“太平号”已开始下沉。它的舰尾高高翘起，远远望去像一根斜插在水面的大木橛，冒着黑烟。舰的头部深埋进水里，团团黑烟弥漫着整个战舰，昔日不可一世的“太平号”此时只能随波漂荡在海面上……

3时20分，蒋军大陈岛派出的扫雷舰、护卫舰、护卫艇前来营救正在慢慢下沉的“太平号”。

又过了1个多小时，敌3艘军舰靠上了苟延残喘的“太平号”，其中一艘护卫舰系上缆链，开始拖带航行。

天亮了，“太平号”的字样在晨曦中显露出来，海面上3艘垂头丧气的敌舰，拖着冒着黑烟的像斗败了的公鸡一样的“太平号”驱逐舰，缓缓地向大陈岛方向挪动。

由于“太平号”伤势致命，舱内已大量进水，3舰拖着它的速度越来越慢。

7时15分，“太平号”开始急剧下沉，拖带它的护卫舰赶紧砍断拖带缆链。“太平号”的舰首立即埋入海里，舰尾高高翘起，海水漫过了舰身的大部分。

7时24分，“太平号”这艘庞大的、火力和吨位在台湾海军中均位居第7位的驱逐舰上的高高的桅杆，在海面上慢慢地隐去了。中校副舰长宋季晃和227名蒋军官兵也一起滑入水中。海面上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旋涡。

3艘敌舰停留片刻，也在远方消失了踪影。

大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是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的第一仗，也是人民海军首次击沉蒋军海军重型军舰。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听秘书读着“太平号”覆灭的战报，脸上露出了微笑。

1954年11月14日上午，台北草山总统府。

蒋介石看着手中的紧急报告：14日7时24分，“太平号”沉没于高岛方位140度，距离18海里处。

他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怒目而视着身边的人，一时气得说不出话来。海战的胜败关系到台湾的存亡，蒋介石不敢轻心。

几名副官见蒋介石生气了，赶紧立正站起，不敢大声喘气。

蒋介石又仔细看了看那短短几行子的紧急报告，大声地训斥道：“怎么回事？快让海军查一查，把具体详情报来！”

“是，总统！”副官赶紧向电讯室跑去。

“把梁序昭找来！”蒋介石又大吼道。

“是，是！”

副官们退了出去。蒋介石第二次拿起那份报告，看了看，然后扔在了宽大的写字台上。

宽敞的作训会议室里。

梁序昭垂手直立，眼睛紧紧盯着端坐在会议桌首沙发椅上的蒋介石。

蒋介石脸色黯然，半天没有说话。

会议桌两边的各军种的官长们直挺身板，静候蒋介石训话。

“胜败乃兵家常事。”蒋介石喃喃地说：“可是近期共军海空力量加强，我失东矶列岛，今又痛失‘太平’舰，不是好兆头啊！”说到这里，他又看着梁序昭说：“你可是说过，共军的海军是绝对过不了海峡的。”

梁序昭立正回答：“校长，‘太平号’殉国，学生痛心疾首，但此次遭遇，共军小胜只是偶然。学生已同美国顾问磋商，近期将重新部署防务事宜，不辜负校长重托。”

蒋介石站起身来，说：“各位回去后，要按照此次会议议定之策，全面部署紧急防务计划，不得有误！”

“是！”各部长官起立应道。

下午，蒋介石又在他的官邪内，与梁序昭、周至柔等海空军将领召开紧急军务会议至深夜。

“太平号”覆灭后，美国惊呼：“共产党中国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

白宫也显出了少有的不安，又一批美国海军顾问启程来台湾。

二、张逸民孤艇独弹攻“洞庭”

蒋舰“太平号”被击沉之后，我人民海军航空兵开始对盘踞大陈岛、一江山等岛屿的蒋舰实施攻击，为解放这些海岛创造条件。

梁序昭，这位台湾海军司令官知道，蒋军占据的岛屿，如果没有军舰的保驾，人民解放军就可随时发起登岛作战。可是，解放军的战斗机对蒋军的军舰又是致命的克星，怎么办呢？于是，这位美战专家签署了一道命令，大陈岛的军舰白天可行至外海停泊而在夜间则返回大陈岛，这样既可能避开解放军飞机的袭击，又能够顾及各个岛屿的安全。

梁序昭也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自己这一招实在高明。

东海舰队司令部。

陶勇笑着对彭德清说：“最近，大陈岛上的蒋军舰船可真够忙的，白天开出来，晚上驶回去。”

“司令员，我看是‘太平号’被我军击沉后，梁序昭被老蒋训破了胆，这位美战专家出手不高哇。”彭德清点着一支香烟。

陶勇走到海图前，用手在图上比划着，又拿起笔在纸上计算着。

彭德清站在陶勇身边，静静地看着他。

陶勇抬起头来，“老彭，我想，该给梁序昭做下一盘菜了。”

“对！”彭德清十分赞同地回答。

彭德清是陶勇点名要来的。陶勇喜欢彭德清的为人和果敢，他喜欢用得力的助手。对陶勇的每一道命令和每一句话，彭德清都能够心领神会，准确无误地贯彻执行。他知道，又一个成熟的作战意图在陶勇的脑海里形成了。

陶勇几步走到海图前，说：“老彭，你看，敌舰每天频繁地进出，形成了一定的规律，看起来，敌人对诸岛的防卫力量加强了，但是，他们舰船的这种规律，也正是他们致命的破绽。”

彭德清点点头，此刻他已经看到了陶勇的精谋良策。

陶勇把手在海图上一切，果断他说，“我们应该在蒋舰往返的途中设伏，打它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主动权就在我们手里了。”

彭德清上前一把握住陶勇的双手，兴奋他说：“司令员，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马上召开作战会议，我们统一一下看法。”陶勇大声命令。

1954年12月18日夜，已由华东军区海军改为东海舰队的鱼雷艇第一大队“101”“102”“103”“104”“105”“106”6艘鱼雷快艇由护卫舰拖带，自定海隐蔽出航，于21日到达白岩山停泊待命。

指挥部设在白岩山观通站。

1955年1月10日，大陈岛港内的蒋军舰艇，白天都驶离锚地，到外海漂泊去了，直到天黑才偷偷摸摸地返回大陈岛，但尽管行动诡秘，还是让我机警地观通站发现了。

22时23分，夜色茫茫，海风阵阵，涛声响声一片。

蒋军“太湖号”护卫舰趁夜幕偷偷返航时，我白岩山观通站的雷达牢牢地套住了它的踪影。

“出击！”指挥部发出命令。

早已在白岩山待命的“101”“102”“105”“106”鱼雷快艇奉命驶出潜伏地，乘风破浪向战地急驶。

途中，“105”“106”两艇因故障抛锚。

“报告指挥部，发现目标！”全速前进的“101”“102”艇发现前方“太湖号”的灯光。

“注意，海上已起风浪，尽量靠近目标，攻击！”指挥部命令。

此时，“101”“102”艇已追上“太湖号”。

两艇的艇长同时命令：“发射鱼雷！”

“嗖……嗖……”只见“101”艇一左一右的两颗鱼雷，在艇舷一闪不见了。

“嗖……”“102”艇只响了一下，另一边一点动静也没有。

“报告艇长，左发射管故障！”炮手王如元报告。

“早不坏，晚不坏，一到要害的时候就拉稀！”张逸民艇长气得骂了起来。

4颗鱼雷已发射了3颗，由于风大浪急，都没有命中目标，鱼雷偏离敌舰而去，敌舰“太湖号”，好像知道我军还有1发鱼雷未发，跑得更快了，加足马力向大陈岛驶去。

“102，102，为什么只发一颗鱼雷？”指挥所询问。

“报告，我艇左发射管的送药盒没有燃烧，鱼雷未能发出！”“102”艇长张逸民大声回答，声音中充满焦虑与懊丧。

“怎么搞的？马上排除故障！”

就在敌舰的眼皮底下，102艇立即停车，排除了故障。

102艇继续追击“太湖号”，当追到大陈岛东口附近时，眼看越追越近，已经看到大陈岛长长的岛影了。

“102艇，报告你的位置。”

“我艇已经追到了大陈岛以东，已看到港口的灯光。”

“马上返航，立刻撤离。”

接到指挥所返航的命令，张艇长心加火焚，今天真是倒霉透了，如果这一发鱼雷放出去了，说不定“太湖号”早就被击中了。

追击“太湖号”没有成功，艇员们的情绪十分低落，人人心里都憋着一口气。

102艇无声地开始返航。

22时39分。

雷达站报告：“发现敌舰一艘，方位94度，距离14.5海里，正朝北航行。是‘永字号’！”

指挥员们十分清楚：“永字号”是一艘海上扫雷舰，满载是945吨，按指挥规定，是在我必打击之内。

岸上指挥员张聆走到窗前，望着茫茫大海，心中十分担忧：时令刚过寒潮，海面上正刮着6至7级的北风，中浪到大浪。在这样的风浪中航行，对于鱼雷快艇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很容易造成翻艇事故，更何况大陈岛以南的作战海区，是东海有名的大浪区，是名副其实的“无风三尺浪”。

指挥员们为此踌躇不决。

张聆转过身来，对大家说：“现在海上明月高悬，是能见度极高的夜晚，我认为，袭击能够成功，我舰艇一定会克服困难的。”

于是，指挥员果断下达命令：“‘105’‘106’两艇出击！”

张逸民急得满脸青筋紧绷，高呼：“102请求出击！”

张聆为难了，102艇只有左舷发射管里有鱼雷而右舷没有，一条1000多公斤的鱼雷偏重于左舷，在这样的大风浪中航行弄不仔就会艇翻人亡。

“102艇请求出击！”张逸民又一次高喊。

张聆猛一咬牙，命令：“102艇出击！”

3艘鱼雷艇向墨一样的大海飞驰，艇上的三盏信号灯，就像是三个小红点，在夜海中晃动。渐渐的有一个小红点落到了后面，这就是102艇。

23时零2分。

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黑影，105艇悄悄靠了上去，发现是敌人的“永字号”舰。

“105发现敌舰，请求攻击。”艇长马上向指挥部报告。

“可以出击，靠上去打！”指挥部下了命令。

这时敌舰突然加速了。在茫茫的夜海中，敌舰突然发现了快速移动的小黑点，不可能不发生怀疑。105和106艇追了上去，并在追击中发射了鱼雷，可是4发鱼雷全都射空了。指挥部只好下达了让其返航的命令，两艇奉命返航了。

跟在他们后面的102艇，这时还没有进入战区，只是从电台中得知“105”“106”攻击失败的结果。但是这次102没有接到返航命令，102艇仍在继续追踪着。

海上的风越刮越大，小艇被吹得歪歪斜斜，只得放慢了速度。

水手们两手死死抓住艇舷，以防被海水吞掉。寒流骤降，扑上甲板的海水结成了冰壳，桅杆上的旗子被海水浸透，冻得像一张硬硬的牛皮纸。

张逸民抹了一把脸上的海水，大声命令：“全艇人员靠在右舷！快！靠在右舷！”

102艇全体艇员迅速奔到右舷，挽起臂膀，任凭海浪吹打，以减轻左舷重量，保持艇身平衡。

张逸民与炮手王如元，轮机长田义丰一起，稳捷地扳动着操纵杆，两眼紧紧地盯着前方，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02艇在侮浪中艰难地向前航行着。

23时18分

前甲板有人高喊：“看！一艘大军舰！”

张逸民定睛仔细看，“好家伙，与‘洞庭号’不期而遇了！”

田义丰歪歪扭扭地靠过来，凑到张逸民耳朵上，大声说：“报告艇长，是蒋军的‘洞庭号’！”

“明白！”张逸民使劲地点点头。

“洞庭号”，是蒋军海军的一艘炮舰，排水量1030吨，舰上官兵170人。

102艇的艇员一见“洞庭号”，气不打一处来，他们知道，“洞庭号”在这一海区到处骚扰、在对大陆渔民和商船的袭扰中屡屡得逞，是横行无忌的“海上一害”，我舰艇部队多次想击沉它，但都被它狡猾地逃脱了。

“真是冤家路窄，今天你就别想跑了！”张逸民决心已下。

“洞庭号”全无察觉地前进着。它自以为解放军没有大舰。在这风大浪高的夜侮中，不可能夜航作战。连舰上的雷达兵也昏昏欲睡。甲板上的了望哨，一看天气寒冷，便跑到舱里暖和去了，狭路相逢竟没有发现近在千米的解放军的鱼雷快艇，这就给102艇创造了可乘之机。

一场遭遇战即将展开。艇长张逸民咬了咬牙，骂道：“狗强盗，今天就拿你开刀了，看吧，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风浪中，张逸民大声命令：

“全体人员进入战位，准备发射鱼雷！”

此时，张逸民心里明白，此次攻击生死攸关，孤舰、单雷作战危险性大，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一定要稳住，切莫急躁！

“近些，再近些！”张逸民对轮机长命令道。

鱼雷快艇像猛虎扑食，猛冲猛窜，朝“洞庭号”冲击。

张逸民命令：“以35节的高速前进！”

张德玉水手长拼尽全力，把时速调到最高档上，小艇在激浪中歪歪扭扭地像发了疯似地扑向前主。

张逸民站在甲板上，两眼紧紧盯着越来越庞大的“洞庭号”，亲手掌握着鱼雷发射扳手，由于使劲太大，紧握扳手的手已经冒出汗水。

500米，450米，300米……

水手长张德玉焦急地望着张逸民。

小艇依旧箭一般地冲向敌舰。

“艇长！”水手长张德玉急了，他喊道：“快放鱼雷，再不发射，就要撞上敌舰了！”

“进入200米以内再发射！”张逸民大胆而果断地命令。

“200米了！”

张逸民又一次目测了“洞庭号”，“洞庭号”仍然毫无反应。

他猛地用力扳动了鱼雷发射把，鱼雷立即弹入水中。

此时，巨大的惯性使102艇继续向前冲击，调头已经来不及了。如果再往前冲就可能与“洞庭号”同归于尽。

张逸民大声命令：“全速倒车！”

102艇猛地一沉，刹车后又向前冲了几十米，然后一个360度大倒弯、转过头来。

就在这时，鱼雷轰然一声巨响，爆炸了！海面上刹那间冲腾起一座高高的水柱。鱼雷击中了“洞庭号”。大海剧烈地抖动起来！由于快艇距离炸区太近，巨大的冲击波把102艇上所有的玻璃和安全灯罩都震得粉碎。

“打中了！打中了！”102艇上一片欢腾，艇员们尽情地喊啊！笑啊！大家都觉得今天晚上的出航，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次成功的考验。

水手长张德玉高兴地冲着张逸民喊：“太棒了！艇长，打得太好了！”

张逸民此时心里也高兴得开了花，但他没有忘记此时102艇的处境，赶紧命令：“快，全速驶离战区，防止敌舰爆炸！”

102艇又怒吼着，加足马力，驶离了冒着浓烟的“洞庭号”，远远地观察着这艘军舰。这时，敌舰上一片混乱，大祸从天而降，敌舰官兵还以为是在恶梦之中。

这枚鱼雷打得太准、太狠了！正好命中“洞庭号”的中部。后来打捞此舰检查，发现鱼雷竟然把这艘上千吨的庞然大物拦腰从中一切两段！

张逸民望着“洞庭号”的桅杆渐渐地消失在海面上，拿起话筒向指挥部报告：

“102艇孤艇、单雷击中目标，1955年1月11日2时27分，蒋军炮舰‘洞庭号’在格屿东南4海里处沉入海底！”

耳机中传来了岸上指挥部张聆站长的声音：“同志们，你们打得太好了！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逸民艇长，102现在状况怎么样？”

张逸民答道：“艇况正常，人员无一伤亡。”

张聆命令：“好！快速返航！”

102艇昂首冲上返航的归途。

返航途中，东海舰队给102艇发来了贺电，祝贺他们击沉“洞庭号”，艇长张逸民等立二等功。

“洞庭号”沉没时激起的水柱早已消失，但102艇全体官兵创下的奇特伟绩却永远留在中国和世界海战史上。

一位资深的海军学者评价：在中外海战史上，还没有单艇独雷在大风浪中击沉千吨大舰的战例，在200米内发射鱼雷，在人类海战史上绝无先例！

第十二章 大战前的序曲，张爱萍边斩边奏；毛泽东授权彭德怀；三军大战一江山岛，毛泽东说：“‘零敲牛皮糖’该改为‘火烧牛皮糖’了。”
蒋介石缄口不语，美国顾问诺兰却口出狂言

一、毛泽东拍板决战一江山岛

人民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

张爱萍司令员拿着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用铅笔在军用地图上画出了攻击一江山岛的红线。随后，他点燃了一支烟，在屋内轻轻地来回踱步，沉思着。

1954年7月，军委指示：华东军区准备以空军、海军轰炸大陈岛之敌，并以陆军攻占一江山岛。

(1) 要充分准备，有把握后才可发起攻击，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2) 在组织海军空军行动中要严格掌握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坚持既不主动惹事生非、又不示弱的自卫原则，不要误击美机、美舰；

(3) 从小到大，从实践中训练和锻炼部队，为解放大陈、马祖、金门及台湾创造条件。

张爱萍心中十分明白，先打一江山岛，这是毛泽东的决定。早在1952年7月，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就同张爱萍参谋长研究切磋过，是先夺取一江山岛，还是先打大陈岛的问题。张爱萍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具体分析后提出：先夺取一江山岛，对我们更为有利。当时他对陈毅司令员讲先攻打一江山岛有四点有利条件。一是，一江山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被蒋军视为大陈岛的门户。二是，一江山岛离我前沿阵地较近，距头门山只有9公里，而大陈岛则有15公里。一江山岛更便于我渡海登陆。三是，一江山岛守敌兵力薄弱，只有4000余人，而大陈岛却有1万多人，这符合拣弱敌打的原则。四是解放一江山岛后，必然使其他岛屿守敌发生动摇，有利于我进一步解放其他各岛和台湾。

陈毅听后，轻轻点头：“想法很好，方方面面都想到了，我会很快向主席报告。”第二天，陈毅司令员进京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拍板，“那就先打一江山、大陈，后打金门、马祖。”

海军宁波基地作战会议室。

围坐在会议桌旁的陆海空军指挥员们正在议论着。

张爱萍站了起来说：“同志们，毛主席、中央军委下了决心，要我们陆海空联合作战，夺取一江山岛。三军联合作战，在我军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中央军委有指示，只准打好，不准打坏。今天我们就着重研究一下一江山岛的情况和我军的作战计划。”

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走到巨大作战地图前，拿起教杆，指着蓝蓝海图中的一个海岛说：“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一江山岛的地理情况和蒋军的兵力部署。”

“一江山岛地处台州湾椒江口东南面，西北距黄岩县海门镇30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17公里，北距头门山9公里。守敌为蒋军第4突击队和突击2大队4中队，共1086人。一江山岛分南北两岛，相距110—250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北一江稍大，东西宽约1900米，南北长100—700

米，面积约有 1000 多平方米。南一江东西宽约 1000 米，南北宽约 3000 米，但面积要小，只有约 700 平方米。”

王德喝了一口水，继续说：“一江山岛四周全是峭岩石岸，岸高约 10 米到 40 米，北江海岸地段较陡，一般约 40—70 度，两岸可供攀登的地段全长不足 1000 米，近岸水深 7—8 米，但受海潮和风力的影响易生‘旋涡’和‘岩头浪’。”

一位海军指挥员问：“岛上敌人的兵力部署怎么样呢？”

王德又走到地图前，指着说：“一江山岛地形可以说是易守难攻。蒋介石对一江山岛的设防可算是煞费苦心，在此岛下了大本钱。前不久他在训话时还讲‘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请大家看沙盘。”

指挥员们起身来到“蒋军一江山岛防卫沙盘”前。

王德指着沙盘说：“岛上守敌在美国‘西方公司’的协助下，长期设防，构筑有永久性、半永久性地堡 154 个，堑壕两道，以 203 和 180 制高点为支撑点，火力可两岛互相支援，并有铁丝网、地雷和伴网等辅助防御设施。”

一位参谋接着介绍：“各位首长请看，岛上的火力配系分四层，主要控制滩头前沿，以配置在山腰处的山炮、榴弹炮为第一层火力；以战防炮、机关炮置于前沿突出部作为第二层火力；以迫击炮及配置在前沿的火箭筒和机关枪为第三层火力；以冲锋枪、卡宾枪、手榴弹为第四层火力。”

张爱萍司令员笑着说：“同志们，蒋介石可是称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海域‘固若金汤’，是‘打不沉的堡垒’啊。因此，我们不要小瞧一江山岛，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哟。朝鲜停战以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加强了驻浙江沿海岛屿的守备力量。他们以上、下大陈岛为中心，在渔山、一江山、积谷山、南北麂山等诸岛设防线 120 余里，部署了国民党 46 师三十步兵团、军官战斗团、直属炮兵团、工兵营、辎重营、宪兵连和六个突击大队，还有匪特等两万余人。经常有舰艇 10 至 15 艘停泊大陈港，由国民党中将刘廉一统一指挥。他们不断地派出飞机、军舰对我温州、台州等地区进行袭扰，破坏我渔业生产和海上交通。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三军会战，夺取一江山岛，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打好这一仗！”

作战会议后，各参战部队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

1954 年 8 月 27 日。华东军区司令部。

参谋人员送来一封电报，“总参急电。”

张爱萍接过，认真阅看，这是一封总参谋部的批复电文：

“华东军区，同意你们所组成的浙东前线指挥部，为便于指挥，命令颁布：

任命参谋长张爱萍为前指司令员。

任命聂凤智、彭德清、马冠三、林维先为前指副司令员。

任命王德为前指参谋长。”

张爱萍立即下达命令：

“1954 年 8 月 30 日在宁波开设前指。”

在前指海军指挥所。

陶勇、彭德清、马冠三共同制定了三军合成作战中海军的主要任务。

海军的主要任务是：筹备登陆工具，输送部队登陆；保障登陆兵航渡和登陆的安全；组织炮火直接支援登陆部队的行动；组织鱼雷艇在战斗之前和

战斗实施时相机接应、攻击敌人的水面舰艇，协同陆军巩固占领的岛屿。

陶勇司令员语重心长地指出：“这次联合作战，作为海军，一定要统一战术思想，就是以步兵需要为需要，以步兵胜利为胜利。”

在海军作战会议上，陶勇司令员命令：“我华东军区海军由登陆舰艇组成登陆队、输送登陆兵和随伴火炮登陆；以第6舰队的‘南昌’、‘广州’、‘济南’、‘沈阳’4艘护卫舰和‘碾庄’、‘古田’两艘炮舰担任火力支援，并打击由大陈岛出犯之敌；以舟山、石浦、温台大队的炮艇12艘担任登陆护航警戒，并压制敌前沿火力点；以鱼雷快艇第1和第31大队的10艘，相机攻击敌舰。参战的各种舰艇共188艘。”

彭德清副司令员全面部署了战斗任务后，进一步提出要求：“根据我们海军担负的任务，除了要练习航海技术外，还要以单艇、分队、大队编队，进行拦截、航渡、射击、航行队形的训练，要着重练习掩护步兵登陆的作战行动，如舰炮对岸上目标的射击、直接支援步兵登陆的协同动作，如何攻击敌舰而不被敌舰所攻击等战术编队演练。各部队首长要亲自带领官兵在一线演练，保证打好这一仗。”

各部指挥员纷纷表示了决心。

二、诺兰狂叫“封锁中国海岸”

9月9日，台北，机场通往市区的公路上。

一辆插着美国星条旗的“奔驰”大轿车在车队的簇拥下向市区急驶。

9月，正是酷暑难耐的季节，盛夏的烈日下，没有一丝风，窗外的花草树木似乎都被酷毒的烈日晒昏了头，一声不响地僵立在那儿。

车内，美国驻台大使卡尔·洛特·兰金高兴他说：“亲爱的国务卿阁下，非常高兴您到台北来。”

杜勒斯，这位刚刚上台不久的美国国务卿此刻好像仍然没有卸下旅途的疲劳，他的头靠在高高的后背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说：“卡尔，总统十分注意你4月21日写给他的信，噢，你好像是这样说的‘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一连串小岛，比起印度之那和韩国来，在目前也许似乎不重要。然而它们是全局的一部分，它们有重大的意义。’是这样吗？”

“谢谢阁下！”兰金十分感激他说：“您这样清楚地记着我的意见。”

杜勒斯直了直不太舒服的身子说：“国防部长威尔逊从台湾回美国后，也对总统大叫‘不让这些岛屿受共产党的控制，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总统让我到这里来看看。”

坐在杜勒斯边上、挂着中将军衔的蔡斯将军用力点了点头。这位美国援助蒋军军事顾问团首席顾问向前探了一下身子说：“阁下，我认为，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布，美国打算协助国民党中国保卫沿海岛屿。”

兰金说：“最好授权美军司令，在他们认为必要和适当的时刻，给予援助，看来最好以航空母舰的空中支持方式给予援助。”

蔡斯将军补充说：“在某些情况下，海军炮火也会构成非常有效的支持。”

杜勒斯一声不吭，听着二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关于对台湾沿海军事形势的陈述。

过一会儿，杜勒斯慢条斯理他说道：“你的意见国务院已经注意到了。在前几天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雷德福海军上将（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也认为保持沿海岛屿在军事上有重大意义，他与卡尼海军上将和特文宁上将都在促使政府参与这些岛屿的防务，并且帮助国民党中国人轰炸共产党大陆。”

“但是，”杜勒斯加重语气：“关键是要看总统的决心！”

35分钟后，汽车驶进了美国驻台大使馆。

11月30日，美国国会召开会议，参议员诺兰挥舞着拳头，满脸涨得通红，狂叫：“不管联合国同意不同意，美国海军要封锁中国海岸，以迫使赤色中国释放美国俘虏！（指在中国大陆实施侦察而被击落的美间谍军用飞机驾驶员）”

12月2日，台北阳明山庄。

坐在安乐椅中的蒋介石双眼微闭，轻轻地摇动着安乐椅。

这几天他十分疲惫，已经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了，脸色十分难看。浙江、福建沿海持续不断地战事搅得他不得安宁。

蒋经国轻轻推门进来，见蒋介石正闭目养神，不敢打扰，躬身站在一旁呆立。

蒋介石微微睁开双眼，用手指了一下桌上的茶杯，看了一眼蒋经国，说：“有什么事呀？”

蒋经国赶紧从桌上拿起茶杯，递到蒋介石的手上，说：“叶公超报告，已经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签订了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御条约。”

蒋介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问：“条约还是那样写的吗？”

蒋经国回答说：“是的，条约写着两国保证单独地和集体地维持和发展它们个别的或集体力量，以抵抗武装入侵和共产党人的颠覆活动。”

蒋介石把茶杯放到桌上，继续问：“还是那个范围吗？”这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这个条约虽然把上述协议限于台湾和佩斯卡尔，”蒋经国说。

“什么？”蒋介石最不愿意听那十分难懂的外语，打断蒋经国的话，不耐烦地问。

“噢，就是虽然上述协议限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但是，还特别规定了如果双方同意，可以扩大到其他地区。”蒋经国赶紧回答。

“嗯。”蒋介石听后，心中有了一阵暖意，“条约好不容易签订了，可美国向来反复无常，他能兑现吗？”想到此，他对蒋经国说：“立即见报，要台湾大小报纸详细登载。要将消息尽快发往国军前线部队，以定军心！”

“是，是。”蒋经国退了出去。

蒋介石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三、聂风智拉开决战帷幕

头门岛前沿阵地，浙东前指登陆指挥所黄朝天司令员正在与指挥员们研究攻打一江山岛的作战计划。

师参谋长王坤对黄朝天说：“经过观察，才知道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比设想的还要严重。整个一江山岛，市满了密密麻麻的工事、暗堡和一条条的石墙、交通沟以及重重的铁丝网。乐清礁、黄岩礁、海门礁都是悬崖陡壁，礁与礁之间的海湾地形复杂，怪石犬牙交错。这些都给船只靠岸和登陆带来十分严重的困难。”

黄朝天擦了一把身上的汗渍说：“大家看看，有什么好办法，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群策群力，每个人都拿出各人的见解来。”

站在黄朝天身旁的侦察科长潘天寿说：“东山村摊头平坦，可是坑道多，火力集中，与南一江的巩固坡、安全坡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敌人在于清礁、黄岩礁、海门礁上凭险固守，火力虽不如东山村强，可是尽是悬崖峭壁，难以靠岸和攀登。”

黄朝天说：“照你这么说，敌人是准备叫我们上东山村？”

“这确实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潘天寿接着说：“究竟选择哪条路，实际上也难以一时确定下来。我想，能不能采取多点登陆，从乐清礁、黄岩礁、海岩礁及山嘴村，四个箭头同时并进，大胆穿插，分割包围，把敌人逐个卡死吃掉。乐清礁最突出，敌人火力不易交叉，而且离主峰 203 高地最近，从这登陆，顺棱线直捣 203。拿下 203 高地，控制了制高点，北一江山就等于解决了一半。在黄岩礁、海门礁登陆，夺取了 190 高地，就对敌造成合围，两下夹击，把敌人全歼在山坳中……”

王坤说：“敌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滩头平坦的东山村，至于乐清礁、黄岩礁、海门礁、山嘴村一带，地势险要，敌人不会预料我们把它作为登陆点，我们趁敌之虚，抓住这个弱点来揍它！”

大家都十分赞成王坤的见解。

12月5日，指挥所的同志们又来到海边，观察敌人的炮火部署情况。

黄朝天接过一位参谋递过来的前指电报，说：“前指命令我和王坤同志立即去参加作战会议。”

稍事安排，黄朝天和王坤急急忙忙奔向火车站。这时，火车已经启动，开始滑行，二人没顾上买票，急忙跑进站台，拉住车门把手，跳了上去。

12月8日，宁波浙东前线指挥部会议室。

会议室里气氛非常严肃，陆、海、空军的指挥员济济一堂。

各军兵种汇报了战斗准备情况。

张爱萍司令员说：“为了创造解放沿海岛屿的有力条件，给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以有力的打击，中央军委决定陆海空军协同渡海夺取一江山岛，这一仗，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张司令员接着说：“陆海空军诸兵种组成合成军，进行现代化的登陆战，在我们建军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不用说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战斗范例可借鉴，就是世界上也少有。战争的指挥，人员的组织，海上通讯联络，船只的编组，军种的互相识别，海军的协同和空军的配合，一切新的课题，都等待着我们去解决。”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这次会议，研究了当前敌我双方情况，明确了作战和训练的指导思想。

张爱萍拨通了北京的电话，向中央军委汇报了前指开会的内容，同时认为各参战部队战斗训练尚不成熟，登陆器材严重不足，宁波机场还要扩建。联合登陆演习，拟于本月中旬进行，建议战斗发起拟在第二年的2至3月份。

1954年12月9日，粟裕总参谋长批示：“以告，以充分准备、绝对有把握攻下为原则，时间可以后推。”

同一天，总参谋部电令：“39号电报批复，调军委炮兵204团1营M—13火箭炮12门参战。”

中旬以后，在浙东沿海的穿山地区，陆海空军展开了紧张的练兵。

1955年1月10日，根据浙东前指的命令，我空军轰炸机群在大陈岛上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烈轰炸了停泊的敌舰队，由此揭开了三军协同攻占一江山岛的帷幕。

1月10日清晨，浙东沿海刮起了大风，海上卷起了汹涌的波浪。

浙东前指空军指挥所。

聂凤智司令员、曾克林副司令员、安志敏军长站在海图前。

“观通站报告，风速每秒钟15米。”参谋报告。

聂凤智问道：“敌舰怎么样？”

参谋报告：“大陈岛所有舰艇都因天气恶劣没有出动，躲在大陈岛的5号和3号锚地。”

“好！真是天赐良机！”聂凤智兴奋的眼睛都亮了，“同志们，正如我们分析的那样，敌舰在这种天气，认为我们的飞机不会出动了，肯定会自以为太平无事，躺在锚地不出海活动。我们要果断抓住战机，出击作战。”

安志敏说：“战士们早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只等下命令呢！”

聂凤智指着海图说：“我们已经研究多次了，这次出击要本着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掌握四点。”

所有的指挥们都认真听着。

“一是集中使用兵力，集中轰炸部队三个大队，形成拳头，一次出击，集中打击敌人。二是集中打击敌主要目标，在敌有限的军舰中消灭它几艘大型舰只，不仅可以大大削弱敌之海上作战能力，而且能有力地瓦解敌人斗志，使我们更有效地控制制海权。”

曾克林副司令插话说：“我们参战部队都以敌人‘中权号’坦克登陆舰、‘太和号’护卫驱逐舰为主要打击目标，各部队都制作了敌舰模型，加强了识别训练。”

“嗯，很好。”聂凤智接着说：“三是力求作沉敌舰，伤其一指不如断其一指。四是充分发挥最大的出勤率和出动强度，对敌实施连续作战，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大家要接受前几次出击收效不大的教训，打一个漂亮仗！”

7时10分，随着聂凤智：“出击！”命令的下达，“啪！啪！啪！”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升起。

霎时间，机场上马达声雷动，第一批三个作战大队的轰炸机在指挥员张伟良的率领下冲入云霄。

“各机注意，超低空隐蔽飞行！”为了躲开蒋军雷达的侦察，张伟良反复命令。

风越刮越猛，海上掀起了大浪，我战鹰迎风踏浪，低空直扑大陈岛。

此时，大陈岛的军舰都未出航，因风大浪高，敌人指挥官认为共军不会冒险再出动飞机，因而传令所有舰艇“停航整修”。

7时30分，我轰炸机群已飞到大陈岛上空。

“报告队长，发现目标！发现目标！”空中传来飞行员的报告。

张伟良看了看飞行图和下面地形，确定是飞到了大陈岛港湾深处的3号锚地，他看到了那艘由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蒋匪屠杀中国人民的“中权号”坦克登陆舰，在它的外侧海面上，还停着6只小炮艇，像一张“八卦图”似地排列着。

“01号，03号注意，发现目标，开始攻击！”

“02号明白！”

“03号明白！”

张伟良发出命令后，一推机头，向下面的敌舰俯冲下去，一颗颗炸弹投向敌舰。“轰”的一声巨响，炮弹在敌舰头部爆炸了。

跟在张伟良后面的宋宗周又一次向敌舰俯冲下去，对准敌舰狠狠的投下了一批炸弹，准确地击中了“中权号”的中部和尾部。炸弹穿破了敌舰的钢铁甲板，迸放出强烈的火光，烈火刹那间腾空而起，越烧越烈，最后吞没了“中权号”，随着几声“轰轰”的爆炸巨响，“中权号”的舰身渐渐沉入海底。

宋宗周猛拉机头，冲入云霄，返身看时，“中权号”正渐沉海底，他大声报告：“01号，01号！我们打中了！我们打中了！”

张伟良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时忘记了空中通话的规定，高呼：“司令员，命中了！我们炸沉了‘中权号’！”

此时此刻，在地面指挥所的聂凤智和同志们情不自禁地欢呼：“炸得好！炸得好！”

副团长宁福奎率领的三个轰炸机大队，在大陈岛5号锚地又发现了蒋军的“太和号”护航驱逐舰，还有几艘小艇。

“太和号”指挥官已发现了空中的人民空军的轰炸机群，急忙命令起锚向深海逃命，可无奈出路被自己的几艘小艇堵住，“太和号”急得在港湾里打转，就是出不去。

宁福奎命令：“07号，08号，炸沉目标！”

“07号、08号明白！”

三个轰炸机大队在5号锚地，冒着敌高射炮火，英勇沉着地对准目标投放炸弹。炸弹在“大和号”的甲板上和周围爆炸，冲天的大火和水柱腾空而起。就是这艘“大和号”，在一个多月前，曾在离这不远的大陈岛东北海面上，拖运过被我海军击沉的蒋海军“太平号”护卫驱逐舰，现在它自己也奄奄一息了。

敌军高射炮成密集火力向空中猛烈开火。

宁福奎下令：“返航！”我轰炸机大队迅速冲出战区，急速返航。

当天，我海军航空兵强击部队对大陈岛大沙头以北锚地进行了猛烈地轰击，击伤敌舰3艘，飞行员刘建汉对敌舰“衡山号”实施轰炸时，准确命中炸弹三枚，重创了敌舰，至当晚20时20分，这艘敌舰仍在继续燃烧，烈火映红了夜间的大陈海空。

从此，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大陈岛以北地区的制海、制空权，迫使敌舰白天远离分散，夜间龟缩锚地，活动重点由北转南（披山至南鹿海面），守敌的士气大大下降，这一切都为我军登陆作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月的海边，寒风厚冽。前指司令员张爱萍又出现在海滩上临时搭成的帐篷里。

2班的战士们正在吃午饭，张爱萍钻进帐篷，战士们全都站了起来。

张爱萍摆摆手，说：“都坐下，我正好还没吃饭，咱们一起吃。今天中午吃什么饭啊？”

2班长李文江回答说：“今天吃的是白面馒头和红烧肉。”

“伙食还不错嘛！”张爱萍随手从饭桶里拿起一个馒头，接过李文江端过来的一碗红烧肉，吃了起来。又问：“有酒喝吗？”

李文江说：“吃饭时不准喝酒，连里发给每人一瓶酒，是练渡海时冷了喝一口暖暖身子的。”

“好，等一江山岛打下来了，我请大家喝酒。”张爱萍高兴他说。

一边吃饭，张爱萍一边和战士们交谈起来。他问战士们：“准备得怎么样了？打仗害怕吗？你们班里有谁打过仗？有几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有谁参加过登陆作战？”

战士们抢着回答司令员的问话。张爱萍从战士们的回答中看出，大家的练兵情绪十分高涨。

李文江对司令员说：“人民群众对我们支援可大了，渔民们主动把自己的渔船献出来给我们练兵，还为我们组织运输队、救护站。我们登陆艇的驾驶人员不足，机帆船的工人、渔民自动报名参加。”

战士小刘抢着说：“司令员，黄岩县的人民辽送来了蜜桔，新疆人民还送来了哈密瓜，那瓜可甜呢！”

张爱萍哈哈大笑起来，拍了拍小刘的肩膀。

李文江说：“沿海的老百姓都说，要船有船，要人有人，全力支持我们解放一江山岛，战士们受到很大鼓舞。”

张爱萍高兴他说：“好！好啊！同志们，我们就是要抓紧练兵，打好这一仗，不辜负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喜！”

在战士们的送别声中，张爱萍司令员又踏过泥泞的交通沟，向海边颠簸的炮舰走去。

几十个日日夜夜，各军兵种都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苦练本领，各方面都在紧张地筹划和准备着。

浙东前指作战会议室里灯光通亮。会议已经从中午开到午夜了。

张爱萍司令员说：“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这对我军来说毕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认为就是要创造适应我国特定条件所特有的打法。”

苏联顾问团首席顾问安东诺夫大校就陆战发起的时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夜间是陆战部队的最佳时间，依此可以同岛上的蒋军战斗，取得胜利是有把握的。而白天实施登陆作战肯定会失败，解放军的武器远远不如蒋介石军队的武器装备精良，蒋军的武器是先进的美式装备。另外，过去我们打大小麂山、积谷山等岛也是选择夜间。”

安东诺夫话音刚落，海军司令员陶勇站了起来：“大校同志，我提一点不同意见。我认为一江山地形地势复杂，阵地设置也与其他岛屿不同，一江山的四周悬崖陡立，几乎没有海滩可以登陆，在白天登陆作战，我们的陆军可依势寻找自己占领的地势，这就能够发挥我陆军作战部队的长处了。所以、我认为、应该在白天发起陆战。”

“我同意陶司令员的意见。”聂凤智司令员接着说，“我们的登陆作战是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护卫下进行的，只要我们把蒋军的火力压住，就能保证我军的伤亡损失到极小。尽管敌人的装备好一点，可我们的A师是参加过淮海、渡江、上海等战役的英雄部队，他们有丰富的渡江经验，我认为白天登陆为最好！”

选择登陆点，又是一个关键问题。

苏联顾问引经据典，认为登陆点应该选在有海滩的岙部。

聂凤智司令员摇了摇头，说：“抢滩登陆，步兵须涉水通过，易受敌三面火力夹击，造成大量伤亡，还延长登陆时间。如果选在岛岸突出部，虽有漩流，受拍岸浪影响，登陆艇操纵难度较大，但登陆部队不用涉水，可直接

上岸，又能避开岙部交叉火力，一举冲击登陆，迅速压取制高点。”

指挥员们都赞成聂凤智的意见。

最后，张爱萍司令员站起来，说：“大家谈的不少了，我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权衡利弊，登岛时间最好在拂晓，登陆点选在突出部，并且把不易登陆、为敌忽视、大陈岛敌炮火打不到而又便于我夺取主要支撑点 190 高地的黄岩礁，作为主要突击方向。”

听到这里，安东诺夫十分恼火，脑袋摇得像个拨郎鼓。一气之下夹着公文包退出了会场。

大家面面相觑，把目光投向张爱萍。

张爱萍无奈地笑了笑，说：“走了也好，现在让我们自己下决心，决定我们自己的问题吧！”

四、三军决战—江山岛

三军联合登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的准备工作已告完成。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

根据当地的渔民提供的资料，1955 年 1 月份只有三个晴天，那就是 17 日、18 日、19 日三天，前指气象科长徐杰分析了当地近 12 年的气象资料，得出结论，认为 1955 年 1 月、2 月份，一江山岛、大陈岛地区适宜于合成军队战斗的良好天气，仅有 3 至 4 天。而尤以 1 月 18 日、19 日两天为实施登陆的最佳天气。

张爱萍问徐杰：“18 日战区的气象怎么样？”

徐杰迅速回答：“18 日战区气象实况：云量 0—3. 云高 3500 米，风向午前北至西北、午后东风，风速每秒 3—4 米，能见度为 10 公里以上。”

并非 18 日是个吉数，而是更适合战机，张爱萍果断地选择了这一天为登陆时间。

“依据我们的作战准备，可于 17 日完成，今天气象测量：17 日、18 日、19 日的云量、风、浪、潮汐等气候适宜海空作战（18 日最好，19 日后可能开始变坏），故我们对一江山的登陆作战，内定于 18 日实施。”

张爱萍一面向总参谋部上报，一面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17 日晨 6 时，张爱萍司令员与王德参谋长、各战役司令员率少数参谋人员驱车由宁波前往头门山岛前指。

一路上，张爱萍不时把手伸到汽车外面，试试风力的强弱。车到天台，张爱萍和几个参谋爬到最高的山头观察风向，山上的树枝轻轻摇动，张爱萍放心地笑了。

10 时，车到临海，参谋人员送上前指转来的总参谋部的电报指示。张爱萍打开电报，只见写着：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

1 月 16 日干电悉，我们认为 1 月 18 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情况下确有把握时实施，过急发起进攻受挫后将会造成不良影响，于我不利。总之，应以准备充分，气象良好，攻击时间可自由选择，甚至推迟二、三月亦可，望照此执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

张爱萍看后，把电报递给了王德，随行的各战役司令员也围了过来。

张爱萍沉思了一会儿说：“总参的这个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军情重大啊！”

王德说：“可现在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张爱萍说：“是啊，部队各项作战准备已全面完成，而且已进入展开阶段，18日又是个晴朗天，打好这一仗是有把握的。如改变作战计划，很可能失去良机，也会暴露作战意图，对我军不利。我的意见是按原计划进行。”

王德使劲地点点头：“我同意你的意见。”

各战役司令员也表示应按原作战方案进行。

张爱萍当即给北京总参谋部分管作战的陈赓副总长打电话，说明情况和理由，并表达了必胜的决心，建议按原计划发起渡海登陆作战，请中央军委决断。

陈赓副总长随即向正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国防部长彭德怀进行了汇报。

彭德怀沉吟片刻，不敢耽搁，立即向毛泽东、刘少奇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汇报，并请周恩来总理阅示。

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书房。

屋内的几个大沙发坐着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

周恩来总理又讲述了张爱萍从浙东电话请示的内容。

毛泽东站起身来，挥了挥手，说：“彭德怀是国防部长，由他下决心吧。”

刘少奇、朱德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意见告诉彭德怀，彭德怀当即表示同意张爱萍司令员的建议。

彭德怀的决心使张爱萍的心定了下来，中央对这次战斗是多么重视啊。是的，准备工作在大战前是非常重要的，他想到1944年6月6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英、美盟军百万大军在诺曼底登陆，准备工作也用了半年。

但是，就目前来说，抢时间尤为关键，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调整自己，给敌人施以重创，无论对哪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无疑都是一个重大考验。

17日白天，三军将士十分高兴，庆丰遇上了好天气。可黄昏以后，突然刮起了六七级大风。头门山岛上的帐篷被风刮走好几顶。夜里，张爱萍到了海门，他跨下汽车，就忙给浙东前指登陆指挥所参谋长王坤发了一个电报，问王坤参谋长海上的气象情况。

王坤参谋长汇报说：“海上还有5级风，但在逐渐减弱。”

张爱萍又急切地询问徐杰：“气象预报是否准确？”

徐杰回答：“这个风是西北方向来的气流，很快就会过去，明日必是风平浪静。”

“你敢保证？”

“我以脑袋担保！”徐杰斩钉截铁地回答。

张爱萍还是不放心，不等开饭，就带着前指的参谋人员搭乘一艘海军炮艇向头门山岛驰去。一上岸，他立即派一位参谋带了测风仪，坐到头门山最高的山头上，随时向他报告海上风情的变化。

张爱萍司令员听完黄朝天司令员汇报部队的战前准备工作后，就叫王德参谋长向北京报告：“三军都已经进入位置！”

18日凌晨，海边上出现了晴朗的天气。

7时30分，天气比预报的还要好，此时金灿灿的太阳，照耀着湛蓝的大海。海上波平如镜，碧空万里。

上午8时，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发出命令：“出击！”

顿时，隆隆的马达声掠过海空。人民空军三个轰炸机大队和两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的掩护下，昂首冲入云霄，向一江山岛上空飞去，拉开了我军首次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战的序幕，奏响了这次战斗的序曲。

从8时至8时15分，我强大的混合机群，冒着敌人密集的高射炮火，对北一江山的中山村、中心村、了望村、重要村、海门礁、黄岩礁和南一江的胜利村、180高地等敌人的纵深集团工事、火力支撑点与前沿阵地，进行了猛烈地轰炸和扫射。

一江山岛没有居民，更谈不上村庄。我空军轰炸的这些“村”都是蒋军兵营的名称。在头门山岛浙东前线指挥所里，人们清楚地看到一江山被炸弹激起的浓烟里，闪烁着此起彼伏的火光。

一江山岛上对登陆部队威胁最大的敌人炮兵阵地、高射机枪阵地、地堡群被摧毁了。

被蒋介石标榜为“铜墙铁壁”的国民党永久性纵深阵地的6号目标被摧毁了。

其他机群也都先后飞向各处目标，投下大批炸弹，摧毁和压制了敌人的阵地与火力点。

与此同时，另一个轰炸大队和强击机大队，猛烈轰炸和扫射了大陈岛防区的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和无线电、雷达等军事设施。

人民空军对一江山岛的轮番轰炸，使国民党守军在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就丧魂落魄，岛上指挥机关开始瘫痪，部队失去指挥，许多士兵钻进防空洞，心惊肉跳，不敢出来。

12时20分，随着指挥员“放”的命令，三颗红色信号弹飞上天空。

顷刻间，我海岸炮兵的数百门各式火炮齐鸣，惊天动地，天翻地覆，吼声响彻海天。1.2万发炮弹，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头门山海岸炮兵持续炮击2小时7分钟，对一江山岛进行了毁灭性的轰击。

国民党第4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俘后说：“自从你们开始炮击，我们的指挥系统就全部被打乱，无法同部队取得联系。”

第二突击大队区队副崔殿臣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厉害的火力。飞机加大炮的猛烈轰击，震得我们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何止是人！”战士们说：“连续不断的炮击，发出的巨大响声，把一江山岛周围的大海都震动了起来！”

这排山倒海的气势，犹如战鼓齐擂，激励着前线官兵们的心。

下午2时，港湾的指挥台上，扬起了一面蓝旗，陶勇司令员一声令下：“起航！”

顿时，港湾内所有的登陆艇和护卫舰艇一起发动起来，一片马达声掩浪遮岛，把山那边传来的大炮声都压盖下去。

在飞机和大炮火力的掩护下，载着5000多名陆军部队的70多艘登陆艇和作战舰艇排着严整的防空队形，迅速分路冲向一江山岛。

一幅壮阔的海上大进军的立体画卷，全方位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声势浩大，气壮山河。

此时，精心组织这一次渡海作战的前线司令员张爱萍将军步出观察所，用望远镜巡视和检查着海上整个战斗序列，他望着这壮丽的海上奇观，激动地对站在一旁的王德和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说：

“这哪儿像在海上进军，简直是在西湖里划船。”

当前头登陆艇离登陆点只有几十米的时候，岛上的蒋军依托山上的工事，猛烈开火射击。

海军指战员们临危不惧，冒着被火力杀伤和登陆艇沉没的危险，奋力把步兵送上岸。212 登陆艇于延增艇长两腿被炮弹炸断，仍坐在甲板上坚持指挥。

冲锋枪手李荣茂同战友们一道，以准确的射击消灭蒋军的火力点，其他登陆艇也相继靠岸登陆。在黑糊糊的硝烟中，升起了三颗绿色信号弹。张爱萍从望远镜里看到，我军的第一面红旗已插上一江山岛的 190 高地。

向纵深的进攻开始是顺利的，但在占领第一道堑壕时，却受到蒋军制高点的火力封锁。

白坤浩连长的右额被蒋军枪弹打伤了，鲜血糊住了双眼，他用手抹一把脸上的血，举起驳壳枪大声喊道：“同志们，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勇敢地冲啊！”

在震天的喊杀声中，战士们沿着两侧的交通壕和陡峭的山脊，迅速向一江山岛的主峰 203 高地猛攻。

二排长董小严在航行中被激起的海浪打湿了棉裤，冲锋时跑不快，他干脆脱掉棉裤，穿着短裤往上冲。战士们也学着排长的样子，扔掉棉裤，全部穿着短裤，向 203 高地冲去。

陈玉春和他的炮兵战友们扛着无后座力炮冲了上来，在交通河沿上把炮架起来。“瞄准 203 高地地堡，开炮！”陈玉春发令。

“轰！轰！”一串炮弹摧毁了 4 个地堡，敌人的火力被压下去了。

负伤的白坤浩连长从别人手中接过红旗，向山上猛冲，终于将红旗插上了 203 高地主峰。

203 高地上一片欢腾。我们胜利了！

下午 4 点多钟，我军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

战士们兴奋地押着俘虏走下山，有一个俘虏被带到了我军指挥所，他穿着一条单裤，满脸灰尘，头上扎着绷带，手里拿着自己的图章，低着头说：“我是王辅弼，突击第 4 大队的大队长。”

兴奋至极的王坤参谋长拿起电话，向张爱萍报告：“司令员，我们总共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已经解放了一江山岛！”

张爱萍说：“好啊！”

“司令员，我们全歼一江山岛地区敌司令部所属部队、突击第 4 大队、第 2 大队 2 中队和炮兵中队。毙敌 500 多名，俘虏 550 名，生俘王辅弼，击毙守敌司令王生明，缴获各种火炮 25 门，炮弹 8900 发，子弹 11 万发，还有许多其他军用物资。”

“好！”张爱萍司令员声音宏亮他说：“我代表中央军委，代表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和军区首长，代表前线联合指挥所全体人员，向前线陆军部队祝贺，祝贺你们登陆成功！”

张爱萍司令员代表军委及军区的祝贺和胜利的捷报一起，立即在部队传播着，鼓舞着每个指战员。

张爱萍心情振奋，立即向中央军委汇报。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看了电报后，感到有些意外，对周总理说：“这么快电报就来了，

好，打得好！三军将士辛苦了。”

周总理笑着连连点头。

毛泽东沉吟片刻随后又风趣他说：“嗯，我看哪，该把‘零敲牛皮糖’战术改为‘火烧牛皮糖’了。”

五、美国惊叹中共三军联合作战成功

第二天，台湾的广播报道了一江山岛战役的情况：

“一江山岛 720 名忠义守军流血奋战，全部壮烈殉国。”

美国“合众社”援引台湾报纸刊登的消息说：“中国第一次陆海空联合作战，是经过周密策划，而且执行得很好的。”

对于美国来说，一江山岛的解放，无疑是对他们的颜面“过不去”。

1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发表谈话，公然叫嚣：“他们愿意看到联合国进行斡旋，来停止中国的沿海战斗。”“中国人解放台湾将‘牵连’美国，因此将是个国际冲突。”接着，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上将等赶往台湾部署战事。

1月24日，周恩来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曾经一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胜利地解放了一江山岛之后，就一面加紧军事行动，进行战争挑衅；另一面策动联合国进行所谓停火的诡计，来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联合国和任何外国都无权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1月2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两个决议：国会授权总统使用美国武装部队“保卫台湾”各“军事上的外围阵地”。

同一天，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孟罗（新西兰代表）宣布，他已决定1月31日上午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来讨论台湾海峡局势问题。这次会议是应新西兰代表团向安理会提出的书面建议而举行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洛奇立即表示，美国政府支持“新西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倡议”。

新西兰的这个“倡议”，立即遭到我国政府和世界爱好和平国家的痛斥，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无耻行径。

朝鲜《劳动新闻》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完全属于中国的主权和内部问题。不能容许任何外国干涉。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接见英国大使时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国家领土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英、美两国政府也签过字的开罗和柏林宣言已经规定的。但是，十分明显，引起台湾紧张局势的原因就在于美国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世界各地反映十分迅速，印度《印度快报》、保加利亚《工人事业报》、英国《明星报》、芬兰《社会民主党报》、法国《人道报》等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一致支持中国政府在1月24日义正辞严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政府的粗暴干涉和好战行径。

一江山岛被人民解放军攻占，蒋介石仍然顽固如昔，声称“对任何岛屿都要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坚守。”但是事实摆在面前、解放军三军的优势压倒一切，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山同样命运。蒋介石无奈之下，不得不在美军的掩护下，撤离大陈岛。

大陈岛守将刘廉一在兵舰起锚前，凄然他说：“看来什么都完了，到头来落了个一场空。”

一江山战役，大陈撤退，同 5 年前海南、舟山那样令蒋介石沮丧，也因而谱出了一曲“反攻无望论”的凄冷乐章，面对中共三军的强大军力，谁还相信蒋介石“我带你们回大陆”的鬼话呢？

第十三章 台海大战，毛泽东坐北朝南深谋远虑；听到炮击金门的轰鸣，蒋介石却露出了一丝微笑；美国人说话又一次没算数；怒海轻骑再建奇功

一、省委书记再返军界出任司令员

1958年夏，福建省福州市郊区。

肆虐的夏季台风刮倒了大树，掀起了屋顶，扯断了通讯线路，把成片成片的稻田糟蹋得一片狼藉。

叶飞头戴一顶大草帽，衣袖挽得老高，站在齐膝深的稻田里，正在指挥着部队和机关人员帮助农民抢收稻子。他一边艰难地一步一步在泥泞的稻田里往前走、一边高声指挥着。

省委办公厅的邹副秘书长急匆匆向叶飞跑来，他跳下稻田，连扑带跑地来到叶飞身边。

“叶书记，快回司令部，中央急电。”邹副秘书长气喘吁吁地小声对叶飞说。

“好，我回去接电话。”叶飞一边说，一连把头上的草帽摘下来，戴到老邹的头上。

福州军区作战室。

电话员将话筒递到叶飞手中，“叶政委，总参电话。”

“我是叶飞。”叶飞接过电话。

“叶政委，我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现在向你宣布总参的紧急命令：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负责指挥。”

放下电话，叶飞来到办公室，点上一支烟，仔细地看墙上的军用地图。

新中国成立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不断派遣陆海空军，以金门、马祖等大陆沿海岛屿为前哨据点，长期对大陆进行窜犯和破坏活动，妄图恢复对大陆的统治。被逐出大陆的蒋介石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夸下海口：“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真是痴心妄想！”想到这里，叶飞轻蔑地冷笑了一声。

事关重大、迟疑不得。

当天下午，叶飞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由副书记江一真代替叶飞主持省委工作。

深夜，福州军区司令部作战会议室。

叶飞宣布：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成福建前线指挥部，叶飞任司令员，军区副司令员张冀翔和军区副政委刘培善协助叶飞工作，张冀翔兼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第二天一早，叶飞与张冀翔和刘培善乘车由福州奔赴厦门前线。

7月18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侧厅会议室灯光通明，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召开。

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言：“中东事件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7月17日蒋介石下令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加紧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使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中央军委针对形势的变化，及时作出了加强

东南沿海军事斗争的决定，昨天晚上，我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总参谋部传达了军委的决定。”

毛泽东端坐在会议桌正中，手中的烟已燃大半，他又吸了一口，对大家说：“有美国人撑腰，蒋介石得意得很啊，从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光飞机就给了老蒋 1100 多架，美国大方得很啊！”

他站起身来，踱了两步，又说：“美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想要么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把共产党打到海里去，要么拉住老蒋，搞两个中国，我们不得不防啊。”

毛泽东又坐下来，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继续说：“刚才，彭老总把中央的意见讲了，我们不能老是等别人来打，不能让老蒋太得意了，得志便猖狂。我看，海、空军要早一点入闽，你们总参谋部要早一点部署啊。”

黄克诚总参谋长立即回答：“明天总参谋部召集海、空、炮兵和有关部门会议，具体落实今天会议精神。”

7月19日，总参谋部作战会议研究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入闽和具体部署问题。

炮击金门的战斗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7月27日，福建前线指挥部。

机要参谋推门进来，递上一封北京来电。叶飞接过来看是用电报转来的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总的指示精神是：“暂时不打。”

叶飞拿着电报，走进隔壁张冀翔的办公室，又找来了刘培善，对他二人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暂时不打。”

天气十分炎热，室内的电扇嗡嗡响着，不停地旋转。

叶飞说：“彭总发来这封电报，是问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张冀翔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党着，暂时不打确有好处，一是因为在前期准备中，部队冒雨昼夜作业，极度疲劳，需要休整一下。二是前线力量还是不太足，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任务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也在调动中，所有这些，都表明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

参谋人员送来一盘西瓜。刘培善拿起一块，一边吃，一边说：“我同意张司令的意见，毛主席暂时不打的办法是深思熟虑的，也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海、空军刚才都来了消息，他们行动很快。我认为，请中央再调一个重炮团参战更好。”

叶飞吃完西瓜，用毛巾擦了擦嘴，说：“好，咱们统一了思想，我把同意暂时不打的意见报告中央军委。”

当即，叶飞给中央军委复电：“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列车风驰电掣般地急驶，陶勇乘坐在沪闽列车上，耳畔似乎听到远方的阵阵炮响。望着窗外闪过的景物，他沉思着：

世界真是风云变幻。7月14日伊拉克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这一事件，大大震惊了善于充当国际宪兵的美国，它立即伙同英国出兵入侵黎马嫩和约旦王国。用武力威胁伊拉克，制造了中东紧张局势。在远东，美国又在台湾海峡加剧紧张局势。蒋介石为配合美国的行动，也接连派高级官员到金门、马祖地区活动，宣布进入“特别警戒”状态，加紧战争部署，炮击大陆沿海城镇。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精心部署了炮击金门的

战斗，决定给国民党军队以惩罚性地打击。毛泽东讲此战的目的，就是支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打击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保障城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北京总参谋部作战会议上，陶勇奉命组织海岸炮兵和舰艇部队，配合陆军炮兵作战，他已派出彭德清副司令员前往福建前线指挥部具体指挥和部署。现在他正赶赴厦门前线。

列车减速了，缓缓地驶进了火车站。

参谋进来报告：“司令员，福州到了。”

汕头机场，人民空军的战鹰呼啸着冲入云霄。

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正在视察刚刚抢修完毕的汕头机场。此刻，他十分焦虑，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刚刚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入闽的部队已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但是漳州及沿海的其他几个机场还未修好。今早，他又下了死命令，要求三日内修复机场跑道，五日内做到战机可升空作战。严令务于8月15日前进驻尤田机场，完成第一线转场任务。

深夜，福州城万籁俱寂，人们进入了梦乡。

突然，远处传来了“隆隆”的响声，声音由远而近，伴随着金属的撞击声，在福州城上空回响。

人们不约而同地打开门窗，互相问道：“这是什么声音？”

只见宽宽的马路上，拖着重炮的载重汽车，乌黑发亮的巨型坦克，一辆接一辆地在眼前驶过。炮车、坦克行进的队伍老远老远，一眼望不到头，成千上万的火炮炮口指向繁星璀璨的夜空。

“快看啊！这是我们的炮兵！”人们兴奋了。

“你看这炮筒多粗啊，都是重炮！”

“这些炮兵都是开往厦门前线的。”

“坦克真多啊，我活了这么大年纪，没见过这么大阵势！”

人们纷纷从家中走出，观赏着这威武壮观的场面，一边看，一边大发着议论。

“一定是去解放金门的！”

“不但是解放金门，一定是解放台湾的！”

“对，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三个师和一个坦克团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开往厦门前线。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阵地。

叶飞、张冀翔、刘培善来到前线炮兵阵地。叶飞走到一门重炮前，用手拍了拍擦拭得乌黑发亮的炮身，问站立在炮旁的战士们：“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司令员，我们早就准备好了，只等一声令下，教训蒋介石！”战士们高兴地回答。

“好啊，同志们，希望大家再辛苦一点，准备的再充分一点，狠狠打击美蒋，给中国人民长长志气！”叶飞鼓励战士们。

在通往前沿指挥所的路上，张冀翔对叶飞说：“司令员，你看，我们的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一直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有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们的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

刘培善说：“炮兵对所有炮击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并且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了作战地图上。”

张冀翔接着说：“聂凤智和陶勇两位司令员送来的空军、海军与炮兵的协同作战方案我已经看过了，比较详细，我看可以。叶司令，你再审定一下。”

“海上的路已经让陶勇给封死了，炮击开始后，蒋军一个也别想从海上逃跑，我们的鱼雷艇早就等着他们呢。”刘培善说。

叶飞站住脚，往天上看了看，说：“这几天空军的战况不错啊，击落敌人50多架飞机，基本上控制了制空权。可以说，这次战斗我们准备得非常充分，只等着北京的命令了。”

8月20日，叶飞再次审查了炮击金门的全部作战部署和各部队的落实情况，又一次向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作了详细汇报。

他走到巨大的军事地图前，看着金门岛与厦门之间的那片蓝色的海。金门位于福建省厦门岛以东海域，西距厦门1.8海里，厦门距小金门只有2000多米，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距大金门最近处不到1000米。金门县城位于大金门岛的西部，国民党军队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从1950年至1953年，由于我国全力抗美援朝，空军未入闽，海军又初建，所以在金门前线，无论是空军、海军、或是炮兵力量上，国民党都占优势。他们不断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厦门成了一座战时城市，人民群众在敌方战火威胁下维持着非正常的社会生活。1954年9月3日和22日，为揭露美台签定“共同防御条约”的阴谋，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两次较大规模地炮击金门，惩罚国民党军队。此后，在大陆与金门、马祖之间的炮战时紧时松没有停止过。这次，可要很狠地教训这伙强盗了。

这时，电话铃响了，叶飞拿起电话，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叶飞，立即去北戴河，向军委首长汇报战斗准备情况。

当天，叶飞安排好工作，乘专机北上。

夏日的北戴河，海浪拍击着海岸，溅起朵朵浪花，使人心旷神怡，彻身凉爽。

21日下午3时，叶飞应召来到毛泽东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的秘书林克在门口迎接叶飞，把叶飞引到毛泽东的书屋。

叶飞向毛泽东敬礼后，看到在座的还有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林彪。

毛泽东对叶飞说：“叫你来，是想听你说说福建前线的事情，你就说说吧。”

叶飞向三位领导人详细地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和实施突然袭击的打法。

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看地图，林克在一旁不时地在地图上给毛泽东指点着。

听完汇报，几位领导人都表示比较满意。

毛泽东突然向叶飞提出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

“哎呀，那是当然打得到的啊！”叶飞回答说。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

毛泽东考虑良久，又问：“能不能不打美国人？”

叶飞回答：“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

叶飞看得出，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

晚饭后，王尚荣来到叶飞的住处，拿出一张条子给叶飞看。这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这张条子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的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

叶飞想，看来林彪很会琢磨毛泽东的意图。

第二天上午，继续在毛泽东的住处开会。最后，毛泽东作出了决定，他指着叶飞说：“就照你们的计划打，你就留在北戴河指挥，不要回福建了。”

毛泽东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会后，彭德怀把叶飞请到自己的住处，对叶飞说：“主席说了，你就留在北戴河，前线由张冀翔、刘培善指挥。前线直接同你通话，你通过王尚荣部长转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指示再如此下达到前线。”

回到住处，叶飞立即拨通了通往福建前线的电话。

至此，叶飞明白了，炮击金门是党中央决定的，毛泽东坐镇北戴河，是炮击金门的直接决策和指挥者。

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炮击金门终于开始了。

1958年8月23日，福建前线的天空万里无云，十分晴朗。只有在炎炎烈日下的蝉叫声和海浪拍岸的“哗哗”声打破了大战前的寂静。

数百门昂首挺立的重炮瞄准了金门岛，炮弹已经推上了炮膛，阵地上指战员们只等着一声令下。

此时，北戴河的决策者们也正在看着嘀答作响的钟表。

叶飞手拿着电话听筒，等待着那庄严的时刻。

福建前线指挥部的前沿指挥所，张冀翔看着自己手表上的秒针与分针、时针在12上重叠在一起时，果断地举起右手，往下一劈，命令：“开炮！”与此同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升上了天空。中午12点整，炮击金门开始了。

数百门战炮，以雷霆万钧之势，向金门列岛倾泻着炮弹，炮声震天动地，响彻海天。炮弹呼啸着飞过海峡，猛烈地轰击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整个金门笼罩在弥漫硝烟之中。火力猛烈和密集程度，是双方历来战争所没有的。在横宽万米的料罗湾内，烟雾四起，被炸起的一根根水柱，犹如林立的巨大喷泉。

港湾内，国民党海军的1艘大型运输舰，被密集的炮弹击中甲板、舰身和指挥台，呆若木鸡地停在海面，一动也不能动。

我军的炮火集中轰击金门阵地和金门司令部胡璉的指挥所。

20分钟以后，国民党炮兵才开始还击，但是很快就被解放军的炮火压了下去。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张冀翔副司令员向北京报告：“我军炮击金门取得了重大胜利，毙伤国民党官兵数百人，击伤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货轮‘台生号’，破坏了金门的所有通信系统。”

“好！我马上向毛主席、中央军委报告！”叶飞十分兴奋他说。

二、“中海”“台生”魂飞料罗湾

8月24日，为了迅速扩大战果，福建前指副司令员张冀翔向在北京的叶飞司令员请示对金门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大规模联合打击。

叶飞只回答了两个字：“可以。”

下午3点，前线指挥向张冀翔报告：“36个炮兵营、6个海岸炮兵连和1个快艇大队、2个护卫艇中队都已准备完毕，请下命令。”

一声令下，人民解放军的重炮向金门猛烈轰击，惊天动地的炮声把海水震起了巨浪。这时，锚泊在料罗湾内的17艘蒋军舰艇沉不住气了，如再不驶出港湾，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这些舰艇有增兵金门的，有输送物资的，也有前来抢修“台生”号运输轮的。

蒋军防卫司令胡璉，心急火燎地命令金门炮兵向厦门、莲河地区的解放军炮兵开炮，以掩护这些舰艇的活动。

张冀翔看透了敌人的花招，命令：“以最大火力射击，逼蛇出洞！”

解放军炮兵当即以万发炮弹猛烈轰击。

17时40分，料罗湾的蒋军舰艇被迫向外逃窜。早已隐蔽待命的海军攻击第一梯队终于等来了战机。快艇大队参谋长张逸民一声令下：“出击！”6艘鱼雷艇迅速出击，向逃窜的敌舰追击。舰队风驰电掣般地进入了金门海域，导航员报告：“发现敌舰！”

张逸民在望远镜中看到蒋军的“中海号”和“台生号”大型运输舰、“美乐号”中型运输舰和几艘小型警戒艇，立即命令：“全队展开成两个突击群，攻击两艘大型运输舰！”

当双方距离4链时，蒋军打开信号灯联系，发现不是自己人，仓皇开炮射击。但已经来不及转向逃跑了。

我两个鱼雷艇突击群，冒着密集的炮火，分头向“中海号”和“台生号”猛扑过去。张逸民传令：“沉着点，放近打！”

当鱼雷艇距敌舰只有2链左右时，张逸民高喊：“发射鱼雷！”

几枚鱼雷同时向各自的目标驰去。“轰轰”几声巨响，蒋军“中海号”被命中一雷，负了重伤，4000多吨的“台生号”被轰开两个大洞，渐渐下沉，舰上官兵在浓烟烈火中纷纷跳海逃生。

蒋军的其他舰艇发现两艘大运输舰被击，吓得急急忙忙逃窜而去。

三、美国人看清棋局的时候已满盘皆输

8月26日，福建前线指挥部。

张冀翔正在接北京中央军委彭德怀打来的电话，彭德怀指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目前要严密封锁大、小金门和大担、二担等岛屿，以火力割断诸岛之间的联系，使其不能互相支援。要以炮兵打击在金门机场起降的运输机，海军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小型舰艇的打击，航空兵要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飞机，但不要越出双方分界线上空作战。”

“请党中央、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坚决打击美蒋的反动气焰，严惩金门顽敌！”张冀翔向中央领导表示决心。

张冀翔、刘培善立即召开作战会议，调整了部署，从地面、海上和空中三个方面加强了对金门的封锁。至9月2日，人民解放军又击沉击伤国民党舰艇2艘，击落敌运输机4架，摧毁火炮10门，毙伤人员数百名。

在解放军猛烈炮火的连续打击下，金门岛上的补给运输一再中断，运送物资很少，平均每天运抵的物资，仅为以前的5.5%，金门岛已被解放军封锁，金门守军处境艰难。

美国，华盛顿，白宫。

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名将之花，已经三天睡不好觉了。他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正在翻看国防部报来的关于台湾海峡的战报，他至今也没有摸清毛泽东炮击金门的真正意图。

“总统，您看，”国务卿杜勒斯来到椭圆形总统办公室，“这是蒋介石总统发给您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接过电报，说：“是不是又要美国出兵啊？”

杜勒斯说：“是的，目前国民党中国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毛泽东要解放台湾的预言看来就要兑现了。”

艾森豪威尔站起身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老是感觉会不会是毛泽东在玩弄花招？”

“总统阁下，可是我们的太平洋舰队和地中海舰队按您的命令已经准备起航了。”杜勒斯说。

艾森豪威尔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只是感觉。但是无论怎么讲，在对红色中国的立场上，我们同蒋先生是一致的。”

随后，他按了一下电钮。秘书走了进来。

“詹姆斯，请拟电文。”艾森豪威尔说。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早就说过，美国人迟早是要来的，果然他就来了。”

彭德怀解开衣领的纽扣说：“主席，来的还不少呢。这几天，艾森豪威尔把他在太平洋的第7舰队主力和在地中海第6舰队的一半舰只都调到台湾海峡来了，再加上从日本、菲律宾和美国调来的，现在台湾海峡的就有7艘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40艘驱逐舰。”

毛泽东笑着说：“美国海军来得真不少啊！”

“还有430多架飞机呢，另外，美国的第一批陆战队3800多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了。”彭德怀走到地图前，指着地图对毛泽东说。

“美国这次表现不错，蒋委员长该是满意了吧。”毛泽东边说边看了看地图上的双方兵力部署情况。

“彭老总啊，你还记得炮击金门前，我写给你和黄克诚的信吗？信上我是这样说的：‘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

“对，主席是这样说的。”彭德怀说。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又接着说：“我们在金门一打，美国人的第6舰队就从地中海开到我们这里来了，把他的注意力从中东吸引到远东来了，这不就是中东解决吗。”

“噢。”彭德怀这才真正理解了毛泽东所说的中东解决的含义。实际上，大规模炮击金门，我军已摆出了不但要解放金门、马祖，还要解放台湾的架势，这既是警告蒋介石，又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使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以支持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所以炮击金门又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战略行动，这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开始就确定的战略意图。

彭德怀会心地笑了。

9月3日晚，毛泽东决定：福建前线自9月4日起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

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当日，美国白宫。国务卿杜勒斯匆匆走上新闻发布会的讲台，宣布：“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宣称，美国只承认3海里的范围，“从来不承认关于12海里领海的任何要求。”

美国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9月6日，前线指战员围坐在收音机旁，静听着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周恩来总理严正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他同时警告美国政府：美国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9月7日，福建前指司令员叶飞向彭德怀报告：“在停止炮击的3天中，美国军舰竟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派遣军舰为国民党军护航。今天又有4艘美国护航军舰侵入金门、厦门地区的中国领海内活动。

彭德怀立即向毛泽东汇报。

24时，福建前线指挥部。叶飞接到中央军委电令，于9月8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再次进行惩罚性炮击。

9月8日上午，福建前指接到报告：“国民党海军的‘美乐号’和‘美珍号’登陆舰，满载弹药、物资和人员，在几艘作战舰和几艘美国军舰的掩护下，由澎湖、马公驶出，开进料罗湾靠岸卸载。”

9时，我指挥部又接到报告：“美国军舰8艘先后再度侵入金门、厦门地区的中国领海，掩护国民党军舰进行活动。”

11时，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严重警告。

12时43分，叶飞司令员命令：“开炮！”

霎时间，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的42个地面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连，对停泊在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和金门岛上的重要目标，突然实施第三次大规模的炮击。

“打中了！打中了！”

“美乐号”登陆舰被击中起火。

“打得好！”叶飞在指挥所里高兴他说。随后，举起望远镜，向硝烟弥漫的大海上观察。

“轰！”“美乐号”爆炸了，舰头插向海里，十几分钟后，全舰沉入了海底。

“又打中了！”前线指挥所报告。

“美珍号”登陆舰也被击中，慌忙向外海逃窜。

这时，武器装备优良、不可一世的美国军舰，竟丢下国民党船队，仓皇撤至料罗湾以南5—12海里处，徘徊观望，始终未敢妄动。

电话铃响，叶飞拿起听筒，是彭德怀打来的。

彭总嘱咐：“叶飞啊，毛主席指示，只打蒋军，不打美舰。”

叶飞哈哈笑了起来，说：“彭总，现在就是想打美国军舰也不可能了，

他们全逃到外海去了，比兔子跑得还快。”

事后，叶飞才明白，毛主席所以下达那样的命令，目的是试探所谓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什么程度？经过这次较量，把美国的底全摸清楚了。所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国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这完全与当时台湾海峡微妙的三方形势有关，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三方利害关系的中心内幕。

在金门被全面封锁，空投、护航活动又难以奏效，岛上的国民党军面临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美国和台湾当局都想另找出路。蒋介石故意制造借口，扬言要轰炸闽赣，力图使美国与其并肩作战，共同对付“共军”，进而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则害怕越陷越深，想赶快脱身，但又不愿意放弃侵略政策，于是玩弄起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要台湾国民党当局放弃金、马。

1958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说：“蒋介石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驻扎部队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对杜勒斯的意见，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表示赞同。蒋介石当然不能同意，急忙表态说：“我并无接受义务，”“深信停火将永远不会实现。”美国 and 台湾当局，一个欲罢不能，一个欲进不成，各有打算，矛盾加深。

10月5日，毛泽东拿起电话，接通了彭德怀办公室，“彭老总啊，我要给他们的矛盾再加一把火啊，我的意思是10月6至7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在福建前指作战会议上，叶飞对陆、海、空指挥员说：“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意图，作出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同时命令我们，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国民党军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下撤，当然，又要使其处于紧张状态，这样，才能拖住美国不得脱身。在必要时，我军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10月6日，晨曦初露，福建前线广播站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告台湾同胞书》。

金门岛上，全体蒋军官兵洗耳聆听彭德怀的讲话，一边听，一边还在议论着：“告同胞书中说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

“快听啊，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期，停止炮击了！”蒋军官兵高兴地松了一大口气。

“听着，人家还建议进行和平解决的谈判呢！”官兵们的议论越来越大。胆子大的，早跑出防空洞了，站在外面仔细地听。

“不准听广播，都滚进防空洞，谁不听命令，格杀勿论！”蒋军的督战队又冒了出来，驱赶着收听广播的官兵们。

官兵们恨恨地又钻进了防空洞。

10月13日上午，国防部长彭德怀又向我军发布命令，宣布“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同时，指出：“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美国、联合国都无权过问。”但是，蒋介石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不得有美舰护航的条件。

10月20日，叶飞命令炮兵部队，“炮击金门，惩罚蒋军！”

1959年元旦刚过，金门岛上的蒋军炮兵突然向大嶝岛滥施轰击，造成了

山头村托儿所 31 名儿童死亡，17 人受伤。国民党的这一罪恶行径，激怒了福建前线广大官兵和全国人民。

中央军委命令实施第 7 次大规模打击。

1 月 7 日下午两点钟，海风渐渐吹散了云雾，金门岛清晰可见。

张冀翔副司令员站在前沿指挥所，大声命令：“开炮！”

瞬息间，大炮怒吼起来，大金门岛西半部的蒋军炮兵阵地陷入一片火海之中。入夜，解放军炮兵继续猛烈炮击，金门岛上燃起的大火映红了大海和夜空。这次炮击，解放军耗弹 2.6 万多发，击中金门炮兵阵地 12 处，观察所 15 个，打死打伤一部分国民党官兵。

1 月 9 日以后，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由开始时的万炮齐轰、全面封锁的雷霆之势，经过打击要害、封而不死、给予出路的一张一弛阶段，转到零星炮击、不封不锁的状态。以后，这种局面一直持续 17 年之久。

炮击金门的作战行动，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在这场军事和外交相结合的斗争中，中国人民既严惩了国民党军队，又挫败了美国当局干涉中国内政、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也支援了中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就连台湾当局也曾慨叹美国的政策是不可靠的冰山。

第十四章 418 潜艇海底失事之谜；蒋介石走马上任“反攻委”，“海威计划”连连受挫，特务登陆，屡屡被歼；毛泽东授命贺龙元帅坐阵指挥；蒋舰竟挂英国旗，狐狸尾巴终难藏住

一、418 艇海底遇险之谜

1959 年 12 月 1 日，舟山海域寒风怒号，波涛汹涌。人民解放军海军护卫舰编队对潜攻击演习已接近尾声。

海底 50 米，418 号潜艇艇长张明龙果断地下达命令：“按 1 号方案执行，推进！”

潜艇立即全速前进，并在海底不断地划出大的“之”字。以躲避水面舰艇的搜索。

“报告艇长，水面已无目标。”观察员报告。

“立即停车，原地监视！”张明龙作为这次演习的“敌方”，深感担子的压力越来越重。

最近，他老觉着 418 号艇需要彻底整修了，他害怕出现什么问题。但是，越是害怕，越是不顺，昨天在全支队作鱼雷攻击演练时，418 号艇一发都未命中目标，气得他七窍生烟。更可气的是，还把一条价值 15 万元的教练鱼雷给弄丢了。

想到这里，张明龙更觉心中十分烦躁，他一把扯开了脖子上的衣领钮扣。

“可不能再出事了！”他这样想。

下午 1 时 40 分，演习结束。

护卫舰“衡阳号”停车漂泊。按规定，水面舰艇在驶离海区前，不得停车，这是为了使潜艇在水下能监听到舰艇的声音，以确保上浮的安全。

“衡阳号”巨大的船体停车后，失去动力，静悄悄地顺风飘移。

海底潜艇。张明龙看到此时潜艇在水下 30 米的位置。

他命令声纳兵：“严密监听上浮信号！”

下午 2 时整，张明龙正在艇长室里查看海图，突然听到水下“咚咚咚”响起三声爆炸声，他立即站起身来。

声纳员跑来报告：“艇长，指挥舰已发出演习结束，可以上浮的信号了。”

“好！”张明龙点了点头，50 年代，我人民海军水面舰只与潜艇的水下联络还没有更先进的方法，三声爆炸声是指挥舰“昆明号”向水下投射的三枚陆军常用的手榴弹。它在水下爆炸后，声波立刻传到很远，潜艇接到声波后，便可以安心上浮。

“准备上浮！”张明龙下达命令。

“铃……”随着警报一声长鸣，全体艇员迅速各就各位。

轮机军士长王发全立即启动排水系统，机舱内一阵轰鸣。王发全两眼紧紧盯着高压表。

排水系统把 15 个大气压的高压气迅速注入水柜，海水在强大的高压气下被挤出水柜，这条钢铁巨鲸一声不响地向海面浮去。

张明龙看着深度表，30 米、20 米、15 米、10 米、8 米，潜艇已上浮到半潜状态。

张明龙将潜望镜摇起，准备观测海面，他压根也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

灾难降临了。

潜望镜刚刚摇出水面，一堵黑乎乎的铁墙立即占据了张明龙的全部视野。“不好！”他大惊，立即急呼：“速潜！速潜！”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虽然潜艇立即打到了速潜的位置，但是巨大的惯性仍推着它向那堵致命的黑墙冲击。

“轰！”的一声巨响，全体艇员一下子被甩到了左舷，然后又被弹了回来。

海面上，已经风平浪静。

“衡阳号”甲板上，水兵们正在擦拭大炮。突然，军舰庞大的身躯轻轻地颤动了一下，随后又安安稳稳地继续飘泊。甲板上的水兵们仍在工作着、嘻闹着。可是此时他们已经闯下了大祸。

就在这一霎间，“衡阳号”钢刀般的舰首把上浮的418艇桥一切两开。

指挥舱里，只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钢铁撕裂声。随即，一股强大的水注咆哮着倾泻而下。张明龙刚刚爬上扶梯，立即被强大的水注重重地喷倒，摔在甲板上。

艇舱内，肆虐的海水野马般地嘶叫着，以每分钟32吨的流量穿过第二道密门，直泻指挥舱。紧接着，又翻腾起伏，扑向第二舱、第四舱。

仅仅3分钟，三个舱室就全部淹没。4分钟后，潜艇就沉落在40米深的海底。就是在这3分钟里，艇长张明龙与7名军官、17名水兵当场牺牲。

轮机军士长王发全打开排水系统后，仔细查看工作状态，他走到阀门前，手刚刚接触到阀门，不知什么原因，身体猛然打了一个趔趄。

“他妈的……”王发全气得一边骂，一边站稳了身子。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身子立即有一种乘坐电梯下坠的感觉。

“不好，出事了！”王发全加入海军后，受过苏联专家的训练，已有5年在潜艇里无数次上浮下潜的经验，他明显感到潜艇在极不正常地沉落。

他想去拉战斗警报，可艇身的又一次颤动将他重重地摔在甲板上，头被摔破了，鲜血直流。

他一边爬，一边喊：“快拉战斗警报！快拉战斗警报！”

突然，他听到有人在敲击，有人在呼叫，是四舱！

四舱的人在猛力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门喊话筒高喊：“五舱快排水！五舱快排水！……”

王发全知道四舱没有排水装置，进水全靠五舱排除，他猛地站起身来，一边喊着新兵陆正德的名字，一边向排水管道阀扑过去。

这个排水阀平时绝少使用，上面的胶皮已经老化。

王发全大声喊：“快拿螺丝刀来！”

陆正德迅速从工具箱内拿来螺丝刀，与王发全一起打开排水管道阀。

憋足了劲的海水带着强大的压力，冲破橡皮套猛烈喷射出来，叫人无法靠近。王发全一把拉过陆正德，转身看着涌进的海水、脑中飞速地考虑应急办法。

海水咆哮着，翻卷着白花直窜进来，眨眼功夫，已经没到膝盖，又扑向通过六舱的水密门。四舱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敲击声也渐渐地停止了。

王发全看到五舱也已经十分危险，如果海水再没过水密门，自救也来不及了。

“快撤！赶紧到六舱去！”王发全冲着陆正德等四个战士大声喊。

陆正德赶紧向六舱跑，被王发全一把拉了回来。

“把氧气、再生救护板也带上！”王发全此时表现出山东大汉的果断，迅速带领四名艇员转移到大舱。

当王发全五人撤到六舱时，418号潜艇已沉没在40米海低。

六舱的电工军士长王传经和四名战士扑上来，王传经握住王发全的手，泪水哗哗往下淌。

“发全，艇长他们都牺牲了，除了咱们十人，首舱还有五位战友。”

王发全拍拍王传经的肩膀，说：“别难过，赶紧做好准备，想法撤离潜艇，不能在这里等死。海军领导知道我们出了事，也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十名战士紧紧拥抱在一起。

护卫舰“成都号”上的水兵在演习区发现了目标十分突出的漂浮物。

舰长周长发立即命令：“放舢板，靠近目标！”

20分钟后，水手长李中率四名战士驾舢板靠近漂浮物，发现原来那是418号潜艇放出的呼救浮标。

呼救浮标是圆形漂浮物，下面有一根钢缆，与潜艇连接，浮标里面有一部电话，营救人员可以通过它与失事潜艇通话，了解水下情况。

李中抓起浮标上的电话：“喂！喂！418艇！418艇！”

电话里无声。李中再看浮标周围，斑斑驳驳地淌着宽约1米，长20多米的油迹……

这一切已告诉水上的人们。418号潜艇遇难了。

北京。海军司令部。

418号潜艇突然失事，立刻震动了海军最高首脑机关。

肖劲光司令员命令：“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

海军司令部潜艇部部长傅继泽，当天便赶到现场指挥抢险。

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领当时国内一流的打捞队前来救援。

空军出动了。运输机昼夜兼程，将一批批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运到现场。

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率59艘舰船组成的庞大救护舰队奔向出事海区。

但是十分不幸的是，救护海区天气骤变，风力增至6级，海面波涛汹涌，天海一片白色。更为不幸的是，那个呼救浮标钢缆被风扯断，在浪涛中上下翻滚。

浮标缆绳断开，已无法标示418号的位置。

陶勇心急如焚，命令要尽一切力量重新测位。

沉在海底40多米的418号潜艇，此时舱内一片漆黑，一连10多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还是没有听到营救的一点信息。

军士长坐在角落里看着大家，凭着他的经验，应该是能够把大家自救出去的。可是应该怎么出，用哪一种方法更可靠，他这会儿也拿不准，这可是14个战士的生命啊！

“军士长，你就下命令吧，我们都听你的。”陆中德在黑暗中喊道。大伙一下都围到了王发全的身边。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静？不会的呀！”王发全看了看表。

这时，大家已经感到艇身摆动得越来越厉害。

“看来海面上已经起大风了，营救工作很困难。”王发全想海上一阵风就很难说了，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八天，看来不能再等了。舱里的氧气也不多了。想到这里，他终于下命令：“准备离艇！”

“军士长，我们怎么走？”

正常的出口是出不去了，上面全是海水，我们从鱼雷发射管出去，大家不要慌，一个一个地出去，注意，不要马上上浮，要力争在海底多停一会。”

“明白、明白。”大家一块回答。

尽管不少新兵也回答了“明白”、可是到底要怎么做，许多人心里也都没有底。潜水医学证实，人如果从海底快速升入海面，由于压力的突变，造成人体内部器官的损坏，死亡率是很大的。

王发全对这一点是知道的，过去也听苏联顾问说过多次、但是应该怎样自救，谁也没有学过。

世界各国通常的潜艇救生，如果条件可能，最好是整艇上浮、这个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很难做到。常用的办法是潜水员救护，或者用潜水舱、先由潜水员将被救者送入潜水舱，用潜水舱上浮，是可以保证安全的。就是这些办法和器材仍有一定的危险性。

而现在 418 艇一点救生器材也没有。

大家在黑暗中寻找，准确地说是用手摸，摸到什么算什么，有人摸到了一把扳子，有的摸到了弹夹。有的新兵急于出去，干脆空着手什么也没有拿。

“出去之后、先抓住艇边，停一会儿再上浮，”王发全最后告诉大家。

告别的时候，大家又一次紧紧握手。许多老兵都知道，这样出去，生还的可能性很小，可是又绝不能在这里等死。

王发全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鱼雷发射管，大家一个接着一个爬了出去。

海面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只听到呜呜的风浪声，离艇的同志全都升上了海面，王发全坐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是不舍得走，在这里一干就是 5 年，没想到这样离开了。

他站起来摸索着在艇舱里走来走去，用手中的扳子拧着艇上的大螺母，又把它们绑到了身上，手里还拿着刚刚找到的工具带。

王发全爬出艇去，在海底停了一会儿，便开始扔掉手里的工具，他的身子开始上浮，四周的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升了一会儿又停住了，这时他已经快要憋不住了，手里的工具也丢得差不多了……等到他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把身上的重物全都丢了，身子好像被人用力推了一下，“呼”地一下升上了海面，他的头“嗡”地一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由于气候恶劣的意外情况，寻找工作推迟了 3 天，令人痛惜地丧失了宝贵的抢救时间。68 小时之后，人们才在 40 米海底找到 418 号潜艇。

救生专家们最后验证，418 号潜艇上的 15 名艇员，在生死面前，镇定自若，一直在水下坚持了 15 小时，进行了有组织的离艇准备。但由于器材落后，水下情况不明，造成在离艇的 15 人中，14 人丧生，只有轮机军士长王发全，一人生还。

尽管只有王发全一个人脱险，但是其意义仍然是十分重大的。由于当时对脱险情况进行保密，外界无法知道这其中的秘密，但是它却为后人提供了一种潜艇自救的可靠办法。

二、蒋介石又一场自封自当的闹剧

1962 年 4 月初，台北天气略显阴沉，微微海风似乎没能进入这个台岛最大的闹市区，空气中出现了几分燥热。

国民党总统府作战会议室内，参谋总长王叔铭早早地来到了会议室，仔细地倾听着参谋人员的汇报。

不一会儿，海军总司令梁序昭上将、陆军总司令彭孟緝上将、空军总司令陈嘉尚上将、联勤总司令黄镇球中将陆续来到会议室，一阵寒暄后，分坐在会议桌的两旁。

9时5分，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推门进来，对大家说：“各位，总统到。”

所有将领立即起立，敬候蒋介石的到来。

蒋介石着五星上将戎装，佩青天白日勋章，在陈诚副司令的陪同下，走入会场，在会议桌正中的沙发上端坐。

军人们见总统穿上军装，已经明白了几分，许是要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了。

会议开始。王叔铭起立报告：“遵总统嘱，最近我侦训行动处对大陆进行了详尽侦察，汇集了多方十分珍贵的资料，表明目前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且与俄共关系崩裂。大陆人心涣散，军队士气不振。经参谋总部作战部门研讨，认为现今是实施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光复大陆的极好时机。为此，特恳请举行此作战会议研究光复大陆之良策。”

蒋介石十分注意地倾听着每位将领的讲话，陈诚也不时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蒋介石轻声咳了几声，会议室立即鸦雀无声。他看了看坐在的将领，轻声说道：“各位对近期择机光复大陆都发表了高见，我十分同意。我建议、拟成立中央反攻行动委员会，我拟任主任，陈副总司令任副主任，三军作好战斗准备，反攻之重点拟在大陆东南沿海部位。”

蒋介石沉思了一会儿，继续说：“今日研究之事项，务早告之美国军事顾问团。参谋总部要拟出作战计划，尽早再议。”说完，站起身来，向各将领点了点头，走出会议室。

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周恩来把总参的战报放在毛泽东的书桌上，问道：“主席，今天休息得怎么样啊？”

毛泽东站起来，走了两步，说：“还是睡不好觉。”

周恩来说：“不要太劳累了，您还是要注意休息。”

毛泽东拿起战报，看了看。

周恩来说：“最近，台湾的宣传机器喊得很凶啊，电台的频率高得很，我们都压不下去呢！”

毛泽东说：“我看，前几天我们商量的事情可以办了，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如果国民党军胆敢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予以歼灭。”

周恩来问：“那什么时候发呢？”

毛泽东想了想，说：“我看6月10日吧。”

周恩来点点头：“好吧。”

毛泽东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

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准备粉碎国民党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备工作，迅速调整了部署，加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兵力，并在物资装备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东

南沿海地区的人民群众和民兵也积极行动起来，准备随时支援和配合解放军作战。

台湾，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主席台。

蒋介石喝了一口水，清了清嗓子，十分厌恶地看了看台下那几位吞云吐雾的委员。蒋介石不抽烟。对烟味十分讨厌，老觉着嗓子不舒服。想到吸烟，他又联想起那位把他赶到台湾小岛的老对手毛泽东。毛泽东的烟瘾极大，但是当他知道蒋介石不吸烟，竟能在 17 年前的重庆谈判中不吸一支烟。唯此一举，就使蒋介石当年对毛泽东佩服不已。

蒋介石发觉自己走了神，轻轻地咳嗽了两声，继续说：“出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现阶段光复大陆的总方针是掀起大陆人民的反共高潮。要以策应大陆反共革命的实际行动，作为军事反攻的先期作战。”

台下一片掌声。

至此，台湾国民党当局确定了反攻大陆要“政治登陆”的战略方针，从而放弃了大规模军事进攻大陆的冒险计划。这种转变自然是事出有因，因美国政府明确表示了此时军事反攻的时机尚不成熟，蒋介石看着主子的脸色行事，不得不改为“政治登陆”。

三、周长江怒击敌特船

“滴滴答、滴答……”南海舰队通信部的三处收发室，报务员正在精力集中地接收着一个十分生疏的信号。

不一会儿，报务员将接收到的电报译出后，递给等在身边的作训处张处长。

张处长拿着电报，立即来到了傅继泽司令员的办公室。

“傅司令员，这是蒋军情报部门发给潜伏在大陆的内线的电报。主要内容是蒋军要按照‘班超计划’的要求，准备派遣一批武装特务偷偷登陆。”

傅继泽司令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接过电报看了看，说：“好家伙，又要来一批客人啊！”

张处长打开文件夹，看了一眼，接着说：“这次他们的目标在广东省台山县赤溪半岛的蛇鼻湾、黄茅，中山县大小横琴内的白藤、灯笼纱，还有阳江县东边的东平半岛。从截获的情报看，这批武装特务在这些地方登陆后，准备深入到山区组织游击武装，要进行长期破坏活动。”

傅司令员笑了笑说：“他们武装登陆计划还真够具体的。那么，这批客人什么时候到啊！”

张处长回答说：“至于什么时候来，还不能确定，截获的情报上没有具体时间，只是讲近期。”

傅司令员回头看了看日历，说：“现在是 8 月份，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这批客人。张处长，马上请各有关人员到我这里，我们先研究一下对策。”

10 月 29 日晚，蒋军的一艘运补船“乐平号”偷偷进入了担杆岛以东海面。31 日 10 时，在担杆以东 30 里处与从九龙驶出的特务输送船“M1545F”会合。

这艘“M1545F”是 550 吨的木壳机帆船，船上有船主一人，船工 6 人，船的代号是林伟。

“乐平号”护送队的王义文上校与 26 名武装特务一一握手道别，然后把

他们送到“M1545F”上，他最后叮嘱特务们：“一定要做到不成功，便成仁。”

这支“反共救国武装派遣军第5支队”支队长叫巩卫山，这家伙留了一个侧分头，一大缕头发挡住了他的一双贼亮的小眼睛，他用力眨了一下眼说：“请上校转呈总裁，我们一定要让大陆共军不得安宁，为光复大陆打先锋。”

王义文一板脸说：“忠勇可嘉，可嘉！”

王义文又命令“乐平号”再将一只舢舨转交给巩卫山后，返回高雄。

海面上渐渐掀起波浪，巩卫山命令：“迂回向大陆推进。”船长校正罗盘方位后，经担杆、佳蓬列岛以北向西航行。

“报告支队长，现在我船位于隘州南3里。”船长报告说。

“继续前进。”巩卫山看了看手表，此时已是18时25分。

南海舰队作战室。张处长接过陈参谋递过来的一份电报，陈参谋说：“这艘特务输送船现在继续向西行进，但是从敌船速度看，估计他们当晚不可能到达东平地区登陆。”

张处长用比例尺量了一下海图，对陈参谋说：“命令104舰由南鹏到猪州待机，542艇由三洲到0栏头待机。同时命令557艇、577艇快速到大石山待机，占领有利机动位置，切断敌人向港澳逃窜的退路。”

陈参谋记录后，快速向电报室走去。

11月1日12时37分，上川观通站报告：“东南23里处发现可疑机帆船。”18时，又报告：“该船位于上川岛东南21里处，向北航行。”

“敌人要在赤溪半岛登陆！”

海面上，人民海军557艇、577艇飞速驶向高栏待机，537艇、591艇也由三灶直驶三角岛两侧担任大忙至南水半岛之间拦截匪船的任务。至此，人民海军参战舰艇完成了三灶至上川以北海区的紧密封锁和包围部署。

2日零时左右，敌船接近赤溪半岛洗脚湾。

巩卫山看了看黑漆漆的海岸，听了听有节奏地拍打着礁石的海浪，低声命令：“上，上岸！”

舢舨上，坐着12名全副武装的特务，乘着夜色，冲到岸边。可是岸边全是峭壁，根本无法攀登，加上心惊胆战，他们手忙脚乱一通后，只好驾舢舨退回帆船。

“他妈的，怎么又回来了？”巩卫山发火了。

“报告长官，上，上不去呀，全是峭岩。”

巩卫山急令将船向西至蛇鼻湾距岸30米处。趁着月光，巩卫山看到海岸平坦，没有人迹，极易登陆，便命令第一登陆小组的3人驾舢舨登岛。

岛上，早已埋伏多时的公安部队的指战员们立即进入战斗状态。但有一名新战士求战心切，“啪！”的一枪，将登上岸的一名武装特务打倒，其余2名特务立即开火，枪声响成一片……

“队长，有埋伏……”登岛的特务叫喊起来，马上被我公安战士击伤抓获。

巩卫山看到登陆失败，赶紧下令：“快撤，往公海撤！”敌船全速驶离海湾，丢下舢舨，向公海逃窜。

此时，南海舰队作战室的指挥员立即电令各艇迅速进入位置，围追堵截这艘敌船。

1时35分，504艇在左舷5度、距离1链处发现一艘灭灯航行的可疑机

帆船。艇长周长江命令：“高速接近！”

504 艇高速向机帆船靠近，同时，周长江命令：“发信号警告，要它停驶！”

“啪！啪！啪！”三颗红色警告信号弹在机帆船上空闪烁。但机帆船毫不理会，仍然加速航行。

“再发警告！”周长江命令。

此时，缩在机帆船内的敌特已全副武装，巩卫山大声嘶叫：“我们已被共军发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共军一艘小艇没有几个人，弟兄们要全力拼战，报效党国，不成功我们就成仁！”

又是三颗警告信号弹升上天空。

“他奶奶的！”巩卫山瞪着血红的双眼，操起一挺机枪，冲着 504 艇“哒哒”地扫射。

船上的所有武装特务也端起武器，向 504 艇射击。

“好！这回你们可跑不了了！”周长江见敌船先已开火，心中一阵高兴，周旋了几天，终于抓住了这条狐狸尾巴了。

“我向令，全艇所有武器向敌人开火！”周长江咬紧牙关，狠狠地下达了攻击命令。

霎时间，504 艇所有火炮、机枪，全部喷出了火舌，一道道火光扑向敌船，敌船在波浪和炮火中上下颠簸着。

“咔”的一声，敌特机帆船的主桅被炮火打断了。

奉命在大襟以东堵截的 587 高速护卫艇看到 504 艇发出的三组警告信号，立即启航全速向战区驶来。2 时 24 分接近敌船，协同 504 艇向敌人发起攻击。

巩卫山挥舞着手枪，冲着武装特务们狂呼：“射击！射击！”一面拉过船主，瞪着充血的眼睛，命令他：“快向公海航行！”

话没说完，“轰！”的一声，一发炮弹打在机帆船的前甲板上，顿时火光冲天。

巩卫山冲进驾驶舱，看到船主已被炸死，他伸手抓过吓得打哆嗦的一名船工，把手枪顶在他的头上、喊道：“快向公海开！”

3 时 20 分，人民海军 104 艇、557 艇、577 艇也先后赶到战区，包围了蒋特机帆船，所有火器一起射向敌船，敌船爆炸起火。

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耀着万里波涛的海面。

周长江看了看手表，在航海日记上写下：“1962 年 11 月 2 日 7 时、敌船‘M1545F’沉没于北纬 21 度 45 分 08 秒、东经 112 度 59 分 18 秒处。”

四、梁序昭调兵遣将，敌特船难逃厄运

台北.国民党海军司令部。

梁序昭总司令端坐在沙发上，两眼微闭。

参谋室胡荣祖上校微探上身，“司令，总裁的意思是看来对共军大陆实施两栖突击的策略已不见实效，谕示我们海军应组成海上突击队，进行海上突击活动。

“嗯。”梁序昭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从胡荣祖手上接过蒋介石的手谕，仔细地看着。

“胡参谋，传我的命令，实施第19次海军作战会议的作战计划，请接通情报局，我要同魏局长通话。”梁序昭对胡荣祖说。

“是！”胡荣祖退出办公室。

1964年5月1日，台湾情报局派遣“海上突击队”7艘“海狼艇”，组成两个分队，由东引岛出航，企图混入我渔船群中，袭击浮鹰岛至飞龙航道上过往船只和停泊于该战区的人民海军护卫艇。

人民海军东海舰队陶勇司令员立即命令护卫艇29大队的2艘护卫艇出航，搜索混入渔船群中的“海狼艇”。大队长马干率3艘护卫艇驶往战区作战。

6时45分，担任警戒任务的2艘护卫艇与4艘“海狼艇”展开海战，击伤并捕获其中的一艘。

“敌艇外逃，追击！”马干向其他3艘护卫艇发出命令。

此时，国民党军“丹阳号”驱逐舰、“北江号”猎潜舰驶来掩护3艘“海狼艇”逃跑。人民海军的3艘护卫艇与“丹阳”“北江”展开激战，并在东引岛附近海面上击沉了2艘“海狼艇”。

敌“丹阳号”和“北江号”狼狈逃窜。

7月8日，台湾当局“国防部情报局”的51名武装特务，分乘“满庆盛”、“满庆升”号特务船伪装成日本渔船，由台湾淡水港出发，企图在江苏吕四港实施“突击”任务。

北京，三总部大楼里灯火通明。总参正在连夜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对进扰的敌特船，贺龙元帅受命坐阵指挥，明确指示“打击海区可在领海线外。要打好，打狠，要打就打掉它。”

陶勇司令员也亲临东海舰队作战室，派出护卫舰、扫雷舰各2艘，赶往吕四海区截捕。

人民海军“衡阳号”护卫舰发现并识破了伪装成日本“庄盛丸号”渔船的“满庆盛号”特务船，开炮将它打成重伤，迫其投降，后在拖带中沉没。

与此同时，“沙家店号”扫雷舰发现一只船的船舷标着“庆升丸”而船尾却标着“满庆升”，从而断定它就是“满庆升号”特务船。在劝降无效后将它击沉。这次战斗，人民海军击毙国民党少校大队长以下8人，俘虏副大队长以下72人。战后，解放军海军给参战部队以通令嘉奖，给“衡阳号”、“沙家店号”舰各记二等功一次。

1964年7月12日，波涛汹涌的南海海面上。

人民海军南海舰队的“扬州号”猎潜艇乘风破浪，昂首在海面上疾驶。

指挥舱内，榆林海军基地副司令员田松手握望远镜，圆瞪双目，仔细地搜索着辽阔的海面。

早在7月5日，南海舰队就截获了台湾情报机关的密电，得知台湾情报局的“大金1号”和“大金2号”特务输送船，运载着45名武装特务和29名船员，由台湾高雄启航10日抵达南越岷港。11日，台湾特务船改变在北部湾登陆的企图，准备原航线返回台湾。

南海舰队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派田松率领由7艘舰艇组成的三个突击群，准备趁敌人返航之机，在海上消灭敌人的特务输送船。

田松深感担子沉重，两眼不眨地盯着前方。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耳机中传来岸上指挥所的叫喊。

“黄河，黄河，我是长江，请指示。”田松赶紧呼叫。

“长江注意，长江注意，在虎头岭附近发现目标，请在虎头岭待命！”指挥所将敌特务船的准确位置告诉了田松。

“各艇注意，敌船已入虎头岭，我命令，以最快速度接敌！”田松立即向三个艇群下达了命令。

三个艇群飞也似地向指挥所指示的战区驶去。

14时47分，“扬州”艇和“泉州”艇先后在虎头岭方位125度、距离60里处发现了两艘可疑船只。

此时，第三突击群的3艘鱼雷艇（149号、151号、155号）也赶到了战区。于是，7艘艇很快地形成了对该船的包围态势。

15时19分，“扬州号”艇距两艘可疑船19链，田松命令：“发信号，命令他们停车受检。”

“司令员，这可是英国船啊！您看，船头上都挂着英国国旗呢。”水手长报告说。

“可这并不是英国船。”田松果断地回答，“命令他们停车受检！”

随后，“扬州号”又连续4次向这两艘船只发出“停车受检”的信号。敌船上，蒋军“反攻大陆9支队”少校指挥官王光伟大声说道：“别管他，向公海航行！”

田松看到敌人要溜，立即命令538艇截住敌人退路。

538艇迅速接敌，在接近敌船300米处，看清了这两艘船的外形和船名“欧渔1号”和“欧渔2号”。

“司令员，这确实是蒋军的船！”538艇长向田松报告。

“各舰注意，目标已经确定，马上进入战斗状态，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

“明白！”各艇长们响亮地回答。

538艇靠近敌船，一边呼叫“停车受检”，一边鸣枪警告。

“欧渔1号”听到枪声警告，以更快的速度向外海逃窜。“欧渔2号”则继续向前航行，不予理睬。

敌船上，王光伟命令船长：“全速向外海行驶！”敌船立即开足马力，向外海逃窜。

15时38分，田松果断地下达命令：“各艇注意，为彻底消灭美蒋特务，现在开始对敌人进行攻击，‘扬州’艇炮击‘欧渔1号’，‘泸州’艇炮击‘欧渔2号’，其他艇只务歼逃跑之敌！”

各艇接到命令，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随着一声“攻击”命令的下达，两艘潜猎艇向敌舰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扬州”艇第一炮就命中“欧渔1号”敌船的驾驶台，敌船顿时火光冲天。

敌少校王光伟此时用手枪顶着船长的脑袋，命令他开全速，向公海逃窜。船长则看着火光四起的驾驶台，束手无措。

王光伟命令船上所有人员用轻重武器一齐向人民海军的舰艇开火，而更多的特务则是一边打枪，一边求老天爷保佑消灾避祸。

“泸州”艇所有炮火猛烈地射向“欧渔2号”，“欧渔2号”顿时成了火船，船上的特务从船头跑向船尾，又从船尾跑向船头，像一群没有头的苍蝇，乱跑乱窜。

“欧渔2号”上的行动组长张本来挥舞着手枪，逼迫着特务们向人民海军的艇船还击，枪弹、炮弹纷纷落在“泸州”艇上。

突然，一梭机枪子弹射来，“泸州”艇枪炮长杨东林不幸中弹，被敌人打断了双腿，可他强忍着疼痛，爬到火炮前，指挥战友们向敌船开炮。

炮手们望着甲板上枪炮长双腿拖出的一条血路，义愤难平，一边高喊：“为枪炮长报仇！”一边飞也似地装填炮弹，一发发愤怒的炮弹飞向敌船，在敌人头顶上爆炸、开花。

“欧渔2号”船首船尾都燃起了大火，船上的敌人一边回击，一边拼命地救火，可是海风越来越大，整个“欧渔2号”变成了一个火龙船。

15时50分，田松下达命令，各突击群停止射击。“欧渔1号”和“欧渔2号”在海风中烈火冲天，浓烟滚滚。但是，船上幸存的敌特们仍然没命地向我舰艇开火。

田松命令：“发信号，要敌人投降！”

通信兵向敌船发出信号，敌船继续进行抵抗。

16时，敌特务船开始下沉。

敌船上，特务们乱成一团，王光伟端着一艇机枪，大声喊道：“弟兄们，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不成功就成仁啊！”

第二行动小组长拉着王光伟的衣服，哀求他说：“支队长，你看，这几个弟兄负了重伤，我看把他们送上舢舨，交给共军，留他们一条命吧！”

“什么？你说什么？你想投降共军？”王光伟眼睛都快瞪出来了，用枪顶着对方的胸口。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们负重伤了，是想给他们找一条活路……”对方吓得连连摆手。

“那他们就应该成仁！”说着，王光伟将枪口对准几个负伤的特务，扣动扳机，“哒哒哒！”几个受伤的特务立即倒在血泊中，死去了。

“大家看着，如再有想投降共军的，我就让他立刻成仁！”王光伟一边喊，一边向天上开着枪。

再也没有人敢提逃生的事了。

此时，“扬州”艇长对田松说：“司令员，敌人还是不投降，你看怎么办？”

“再等一会儿，要有耐心。”田松看着燃烧的敌船。

“欧渔2号”上有几个特务跳入海中。

“欧渔1号”也有几个特务冒死跳入海中。

田松看了看表，拿起送话器，命令538艇“为了加速敌舰沉没，你艇立即对敌船吃水线以下射击，炸沉敌船！”

霎时间，538艇所有轻重武器立即向“欧渔1号”和“欧渔2号”猛烈射击。

敌船急剧下沉，船上的敌人纷纷跳入海中，有的落入水中，手里还晃动着白手帕。

17时，冒着浓烟的敌“欧渔1号”和“欧渔2号”先后沉入海中。静静的海面上只留下了一缕青烟。

“抓俘虏！”田松命令。

战斗结束后，经清点，除敌少校王光伟等14名特务被击毙外，其余60名特务全部被俘虏。

1962年7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通报嘉奖了参战部队，并给“扬州号”潜猎艇和538号护卫艇各记集体二等功一次。

第十五章 蒋介石坐阵阳明山调兵遣将；突如其来的“8·6”大海战，我人民海军出了一个打不死的英雄麦贤得；国民党海军少将胡嘉恒被我猛烈炮火击毙

一、蒋介石就是喜欢一个“凯”字

1965年8月的一天，台湾阳明山上细雨霏霏，盛夏的酷热被这一阵细雨扫去了许多，清风吹来挟带着一阵阵的凉气。

蒋介石坐在山坡边的一个风亭里，一边听着耳边的雨声，一边看着海军司令刘广凯送来的报告。

在一边肃立的是海军司令刘广凯和空军司令徐焕升。

蒋介石抬起有点昏花的老眼看了刘广凯一眼，刘这年刚好是50岁，看上去正是踌躇满志的年龄，脸上红光满面，一副信心十足的表情。

7个月之前，上一任海军司令黎玉玺已经于满了6年了。黎玉玺知道海军司令不是好干的，国民党从大陆逃到了台湾，天天叫喊着要光复大陆，其实只不过是海军出来，在台湾海峡与其军海军打一打摸底的交手仗而已。眼看着解放军海军越来越强，蒋海军屡败屡战，老蒋因故迁怒于海军的事，已经不是一次了，搞不好就要把自己的乌纱丢了。所以，他加紧活动，终于为自己谋到了一个副参谋总长的位置。并晋升为海军一级上将。

蒋介石在选这一任海军司令的时候，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时下海军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海军出战不利，陆军更是谈战变色，那就连台湾的生存怕是也要难保了，就更不要说光复大陆了。

在一行名单里，他仔细地看来看去……“刘广凯”，他的目光跳了一下，很快又跳了回来。

“刘广凯，这个凯字好啊，此时有凯就好，何况是广凯呢？好！甚好！”蒋介石还是很乐意相信姓名学的一些说法的。

他又朝下看去，只见有一排大字是刘广凯的学历：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大学、美国海军盟国高级两栖作战班和海战班学习。

下面还有一排大字，是说刘广凯曾在葫芦岛、上海、舟山、大陈岛等战斗中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作战。蒋介石一看就知道，这些战斗蒋军多是败仗，败军之将还有勇字可言？此时只是心照不宣了。加上美国顾问不停地在他面前提到刘广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在美国和英国学习过的关系，美国人总是认为只要是在美国学习过的人，就可以和共产党的将军一比高低了。在蒋介石的高级军官中，在美国学习过的人比比皆是，打败仗的也比比皆是，老蒋不想点破这一点，因为他还需要美国军方的支持。

蒋介石拿起笔来，在刘广凯的名字下面划了一个圈。

得到恩幸的刘广凯一上任就开始制定对大陆进行破坏的计划，一连又进行了几个月的准备。

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代号是：海啸计划。

而最让他头疼的恰恰是特务的人选问题。这次行动主要是用军舰将一批特务送到大陆的广东和福建两地。

蒋介石早有命令，反攻大陆的特务，都要选用当地的人，还要选对共产党有特别仇恨的。这样一是地形熟悉，二是对党国忠心，反攻不成还可以就

地潜伏下来。不到用人的时候，不知道台湾之小，能用的人之少。

刘广凯找来找去好不容易才找到 100 多人，分成了 10 个行动小组。这些人大多都已经 40 多岁。可想而知就是当年 20 岁的人，跟老蒋跑到台湾，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也已经是 40 多岁的人，而且一般都有家室在台湾，不愿再为老蒋卖命，只得许以重金，可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是也。

蒋介石看完了报告，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在他看来，已是蒋家王朝穷途末路之际，还有人出来为其卖命已是不易了。

“这些人都是自愿到大陆去的吗？”

刘广凯知道蒋介石一定要这样问他的，早就想好了怎样回答：“是的，蒋总统，这些人都是反共志士，早有光复大陆的决心，只是没有机会，此次选用个个踊跃，人人争先，早已做好了准备，我军的成功，应是万无一失的。”

蒋介石没有笑，他知道刘广凯会这样说的，他知道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是，他不愿放弃最后的希望。

“这一次‘海啸’行动很重要，中共海军近几年的军力有了一定的加强，但是总的来说舰船的质量仍在我们之下……所以，只要我们战术运用得当，对中共海军不足为惧。”刘广凯振振有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打一下也好，不然总是有人说这也不行了，那也不行。”蒋介石一言便道出了自己的耽心，台湾军界畏惧中共军力的情绪，可以说是越来越重了。

“总统，海军还是很有信心的，特别是还有空军的配合。”

“是啊，是啊。”蒋介石这时也想到了空军。

空军司令徐焕升走了过来：“总统，空军也做好了配合海军的准备，只是近来中共空军的战机也多有改进，我军已不占多少优势……”

蒋介石听了徐焕升的话并没有发火，60 年代初国民党空军到大陆侦察和挑衅者多是有去无回，就是不说也是明摆着的。

“还是要做好配合的准备，共军也会有海空作战准备的。”

徐焕升在老蒋的面前不停地点头。可是心里有自己的算盘，中共的空军也不是好惹的，这一次行动主要是海军，要把特务人员送到大陆上去，如果你海军打不过共军的空军，我空军出的再多还有什么用呢？再说如果我的飞机，再让共军给打下来几架，我这个空军司令还当不当了？想到这里他便更加不动声色了。

两位二级上将离开了蒋介石的住地，从阳明山的山坡上走了下来，后面跟着各自的随从，也是黑压压的一大群。

“徐兄，这一次小弟就仰仗空军了！”因为徐焕升是 1963 年升任的空军司令，所以刘广凯对他十分的客气。再说这一次行动，他也是特别希望空军能助他一臂之力。

“刘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刚才你在总统面前已经表示过了。我看只要海军的战术对头，共军海军区区几条小船，有何可怕！”

“当然，当然。”刘广凯听徐焕升这么一说，心里一股火直往上冒，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你又说海军这个也行，那个也行了，这不是成心要我的难看吗？

“我认为此次‘海啸行动’，并无空战之可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有空军护航，便可壮我海军的士气，不知徐司令意下如何？”

“护航是没有问题的，我在总统面前已经保证了，我是一定要做的。但是，老兄的责任重大啊，别人也是无能为力呀！”

说完这话，两人已经走到了山坡下的公路边上，徐焕升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了自己的汽车跟前：“刘兄，那我就先走一步了！”说完就钻进了汽车，他的随从也都忽忽拉拉地上了车，车队呼呼地开下山去。

刘广凯望着远去的车队心里愤愤不平：“这家伙到时候肯定又要另搞一套，什么东西！”说完他上了车，重重地摔了一下车门，小车缓缓地开走了。

二、15年前的海战英雄艇再担重任

1965年5月24日，国防部下达了军令字第43号命令：授予海军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1号艇以“海上先锋艇”称号。

15年前参加万山群岛作战的海军“先锋号”护卫艇，几个月前，该艇退出了现役。“海上先锋艇”的前身，就是换成了大连造船厂刚刚出厂的新式高速护卫艇。“先锋号”上的全体官兵，从大连接船之后，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一直从大连开回了汕头海军基地。

6月11日，海军在南海舰队召开了“海上先锋艇”命名大会。“海上先锋艇”的现任艇长石天定，走上主席台，接过奖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他知道“海上先锋艇”到他这一任已经有六任艇长了。15年前的荣誉今天全都落到他这一任艇长的身上了。这一回不但换了新艇，国防部又命名了称号，下一次海战要是打不好，那是交待不过去的。想到这一段全艇上下的训练情况，看到大家都憋着一股劲，他的信心也就更足了。

8月5日下午，海军汕头基地一片平静，一周前出海训练归来的护卫艇全都靠上了5号码头。

开晚饭的时候，一辆北京吉普飞快地开到了护卫艇大队的食堂前面，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从车上走了下来，大步朝食堂走去。

看见孔副司令员来了，石艇长马上迎了出来，“副司令员，有什么指示？”

“听说你们训练回来了，过来看看。”孔副司令员看到桌上有七、八个菜有些不解：“今天晚上又加菜了？”

“是这样的，大队外出训练，建军节也没有过，今天是补节加了几个菜，还搞了点酒。”

“补一下节还是可以的，不过酒不要喝多了，脑子里还要有情况。”

说着孔副司令员便坐到了桌子前，看着大家吃饭。这时司令部的一名参谋走了进来，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

“你们先吃着，我有事回司令部了。”孔副司令员说完出门上车走了。

石艇长看着副司令员的背影，心里生出了一种有紧急情况的预感。想到这里，他赶紧拿起碗盛上一大碗饭，大口地吃了起来。

在食堂的一角，611艇的一名年轻的轮机兵麦贤得，正帮着炊事班长分菜。把一盘盘菜送到了各个桌子上。

“小麦，你也快吃吧。”炊事班长招呼他坐下。

麦贤得是1964年3月入伍的新兵，入伍才1年多时间，可是军事技术提高很快，而且特别能吃苦。这次出海训练，他自觉地磨练自己，常常一个人在机房内一练就是10多个小时。出海时，有时风浪很大，他吐得很厉害，连黄水都吐了出来，艇长命令他去休息，他也不肯，坚持在轮机旁一步也不离开。

老兵们都说，小麦是个好苗子，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

轮机兵。

副指导员看到小麦刚刚坐下，便走过来说：“这次出海，你可是瘦多了，多吃一点，好好补补身子。”

麦贤得笑了，说：“别看我瘦了，可结实多了。”

一看饭堂里吃饭的人不多了，副指导员拍了拍麦贤得的肩膀说：“快吃饭吧，吃完了饭早点休息，把前一段出海消耗的都补回来！”

“就是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也补不上了！”众人一听小麦的话全都笑了。

石天定吃完了饭，看了看坐在饭堂里没有几个人了，便站起来朝外走，只见一个人迎面跑了过来，还没等他看清，那人差点撞到他的身上。

“石艇长，基地值班室命令……”大队通信员跑得一头汗。

“什么命令？”

“海上出现可疑目标，全大队备航！”

“他奶奶的，真的来了，说来就来了，通信员拉警报，信号兵挂旗！”石天定说完，便向码头跑去。

码头上警报声响成一片，大队的所有护卫艇都挂上紧急备航的黄旗。

石艇长回头看了一眼，只见他的老搭档“海上先锋艇”的指导员徐棋寿也跑来了。

“老石，这一回咱们可是真的要当海上先锋艇了。”

“要打，就打它个痛快！”石艇长说完就开始点名，人数一个不少。

“各就各位，机电兵启动主机！”水兵们呼啦啦冲上了护卫艇。

一辆吉普车飞驶而来，孔副司令员从车上跳了下来，石艇长迎上去敬了一个礼。

“石艇长，准备得怎么样？”

“报告孔副司令员，备航完毕！”这时其他艇的艇长也围了过来。

“司令部报告说是发现两个目标，具体的还没确定。”

“我们什么时候出航？”

“马上就走，到南澳岛云澳湾待机。石艇长，你艇为编队指挥艇，在前面走，让601、598、611跟你后面，我的指挥位置是在598艇，另外鱼雷快艇11大队，从海门赶往待机地域。”

天色渐渐黑了下來，海面上月光朦胧，不远处的渔港可见桅灯点点，远海则没有一丝灯火。我军护卫艇41大队，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悄悄地驶出了汕头基地。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41大队已经进入了待机海域。

“石艇长，这个时间叫大家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是一会儿。”孔副司令员通过电台下达指示。

“我和老徐想搞一个战斗动员。”

“短一点，快一点。其他艇也可以搞一下动员。我先宣布一下敌情通报。17时45分，东海舰队观通站观测雷达在方位137度，距离76海里处发现目标，当时以为是美国驱逐舰，现已查明，是由左营开来的国民党海军‘章江号’和‘剑门号’猎潜舰，其目的是想在我闽南地区偷袭登陆，运送特务上岸。上级已经决定，由护卫艇41大队和鱼雷11大队协同作战，先打‘剑门’，后打‘章江’，护卫艇大队以炮火穿插分割，掩护鱼雷艇攻击。”

孔副司令员的话音刚落，石艇长就问道：“副司令员，什么时间打？”

“等鱼雷11大队赶到，我们就开始攻击。”

正在徐指导员搞动员的时候，598艇收到了东海舰队发来的紧急电报。

“总参谋部批准海军的作战方案，并提出如下指示：一、放进来打，越近越好；二、集中优势兵力打；三、不要误打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四、打过之后不要追击太远，以防上当；五、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

孔副司令员看完了电报，一言不发，陷入了沉思。现在已经是23点了，鱼雷11大队还没有赶来，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情况。

到了8月6日零点40分，鱼雷快艇11大队还没有赶到，这时舰队报告，由于岸上指挥部雷达引导出现误差，鱼雷11大队偏离了航向。

孔副司令员看了一下海图，41大队距攻击目标3.8海里。不能再等了，再等敌人就会跑掉，想到这里，孔副司令员定下决心，放弃护、快协同的作战计划，由护卫艇大队单独发起攻击。

“命令护卫艇41大队，出击！”孔副司令员一声令下，41大队4艘高速护卫艇如同离弦之箭，破浪疾进，“海上先锋艇”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这时雷达上已经可以看到敌舰的外形了。

“作好射击准备！”随着石艇长一声令下，护卫艇上的前后主炮全都抬起了炮口。

三 战火铸就的战斗英雄和“海上英雄艇”

8月4日下午，离台湾高雄市几华里远的天然良港左营港，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左营地处高雄以北，依山傍海，十分僻静。这里是国民党海军的重要基地，平时不准渔船出入，闲人也不得在此游逛。

国民党海军第2巡防舰队司令胡嘉恒，身着笔挺的海军军服，带着他的属下站在码头上恭候海军司令刘广凯的到来。

天气很热，地上如同着了火一般，胡嘉恒的内衣全都湿透了，头上的汗珠如同雨下，他真有点支持不住了，好在这时候海军司令的专车到了。

在军乐声中，刘广凯走下了专车，热浪冲得他抬不起头，摆了一下手，快步朝“剑门号”的指挥台走去。胡嘉恒和“剑门号”舰长王蕴山紧跟在他的身后。

“总统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特转告各位要精诚合作，确保成功！”刘广凯坐到沙发上，扫了众人一眼。

“承蒙刘司令长官亲临训导不胜荣幸，第2巡防舰队的官兵将决心为党国尽忠，为克国难而赴汤蹈火。”

刘广凯摆了摆手：“嘉恒兄，不要太过虑了，‘剑门’、‘章江’两舰乃美制千吨以上战舰，主炮10门，火力甚猛，航速又快，共军那些小炮艇根本就不是对手。”

“刘司令长官，这一次如果碰上共军炮艇，兄弟倒有意与其一比高低，看看共军的炮艇有多厉害、击沉它几艘之后，再返航也不迟。”

“还是速去速回为好，没有必要与共军恋战。空军也将出动战机配合，夜战之中就怕误伤自方人。”

胡嘉恒坦然一笑：“如果有空军配合，那更是万无一失了！”

刘广凯为下属打足了气之后，便从沙发上站起来：“等诸位大功告成之后，总统那里我会为你们请功的。”

“谢谢刘司令！”众人同声说道。

胡嘉恒更加洋洋得意，看来他再次晋升的时机到了。

8月5日夜，国民党第2巡防舰队的“剑门”、“章江”两舰驶出了左营海军基地，直插福建省的东山岛而来。

胡嘉恒坐在“剑门号”的指挥台上，对中校舰长王蕴山说：“王舰长，你来指挥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就向我报告。”

“是。”王舰长点了点头。

过了一会儿，王舰长从雷达上看到四个快速移动的小白点。

“胡司令，发现四个目标，快速向我靠近，可能是共军的炮艇。”

“这么快就来了？”胡嘉恒看了一下雷达。“通知‘章江号’，做好战斗准备。共军的炮艇一进入我舰的射程就开炮！”

与此同时，我海军41护卫艇大队正高速向敌舰驶来。

“海上先锋艇”雷达兵首先报告：“左舷90度，距离9海里，发现敌舰编队。”

石艇长向孔副司令员报告：“我编队正迂回前进，向敌舰靠近。”

过了一会儿，石艇长想到这样接敌时间长，航程远，不利于抓住战机，于是他又马上报告：“编队请求追击接敌。”

“可以。”孔副司令员马上就明白了石艇长的想法。

41护卫艇编队变换了队形，一字排开向敌舰冲去。

敌“剑门号”舰长下了开炮的命令，敌舰上的大炮一齐轰鸣起来，炮弹在空中乱飞，同时还有几发照明弹射向夜空，天空中如同白昼一般。

“不要理会敌人，全速前进！”孔副司令员下达了命令。

敌舰的火力很猛，我护卫艇周围水柱冲天。

“敌编队将进入我火炮射程。”石艇长报告。

“准备射击！”

“准备射击！”石艇长复诵命令。信号兵将命令传达到各艇。

也许是求战心切，也许是在炮声中听错了命令。在编队最后的601艇，突然“咚！咚！”开炮了。

其他艇一听到炮声，以为已经下达开炮命令了，各艇全都开炮了……

“咚！咚……咚”炮声响成了一团。

炮弹几乎是只有方向，没有目标地在空中乱飞。

孔照年副司令员急了，眼一瞪大叫起来：“谁叫你们开炮的？没下命令就乱开炮！停止射击！马上停止射击！”

停止射击的命令传了下去，各艇的炮都不响了。

过了一会儿，后面的601艇又响起了炮声，可能是中了敌人的炮弹，急于还击。其他各艇也跟着打了起来。

“咚……咚”的炮声响成一片。

孔副司令员发火了：“耳朵聋了！没有命令不准开炮，这是战场纪律！我宣布，没有命令不准打；看不清目标不准打；瞄不准不准打！各艇听清楚了没有？”

“清楚了！”各艇报告。

这时，我41护卫艇编队已经接近了目标，敌人的炮火越来越密，护卫艇改为曲线前进，冲了上去……

“各艇射击！打！狠狠打！”

各艇的主炮、辅助炮一齐开火了，一串串的炮弹嗖嗖地飞向敌舰，敌舰

的火力暂时被压了下去。

胡嘉恒从指挥台上看到解放军的4艘炮艇，全部冲着“剑门号”开火了，知道这是集中兵力先打一艘的战术。便对王舰长说：“两舰靠紧，不要给共军空子。”

这时，我“海上先锋艇”冲了过来，边冲边开炮，一下子把敌舰一东一西冲开了。

胡司令一看不好，下令：“边打边撤！往东走！”

“剑门号”一边打炮，一边加速向东驶去，只10多分钟，就逃出了战区。

孔副司令员一看敌“剑门号”跑了，只好改变原定的先打“剑门”后打“章江”的作战计划。

“集中火力，攻击‘章江号’，不要放它走了！”

炮弹如一团团火球落到“章江号”的指挥台和主炮位上，敌舰的主炮不响了，指挥台上一片火光，借着火光，可以看到敌人乱作一团乱跑乱窜。

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到了601艇的指挥台上，艇长吴广维头部中弹倒下了……

正在艇上学习的实习艇长王瑞昌，二话没说冲上了指挥台：“各炮注意，我现在代替艇长指挥！”接着下达了射击命令。炮弹又一串串向敌舰飞去。

正在高速行驶的611艇，一台主机意外停转了。轮机兵麦贤得跑了过去，正要发动机器。突然，一发炮弹打进了机舱，“轰”地一声爆炸了，弹片四下乱飞。一块弹片击中了麦贤得的前额。他一下子跌倒了。

“小麦……小麦，麦贤得，你醒醒……”副指导员一下子抱住了他，仔细一看，他的头上鲜血和脑脊液一块流了出来，副指导员马上给他包扎。

他突然苏醒过来，嘴动了动说不出话来，脚也不听使唤了，只是用手指了指机器。

“放心吧，交给我。”一名老兵过来，启动了机器。

副指导员叫麦贤得到内舱休息，他吃力地摆了摆手拒绝了。

这时，611艇冲到了敌“章江号”的跟前，敌舰边打边跑。

“打穿甲弹，向水线以下射击！”孔副司令员下了命令。

我各艇又是一阵猛烈的炮火，敌“章江号”发出轰的一声爆炸，接着便向东南逃窜。我41大队紧随其后。

3点30分左右，“章江号”已逃到东山岛东南24海里处，再次发出巨大的爆炸声，整个夜空一片火红，舰身快速下沉，待我艇赶到时，“章江号”已沉入海底。海面上一片敌军落水官兵的喊叫声……

在我护卫艇41大队攻击敌“章江”舰的同时，偏离航向匆匆赶往战区的第11鱼雷快艇大队的6艘快艇终于发现了目标。

在夜色朦胧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军艇的影子，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信号。难道是敌人的军舰在静观动向？

也许是求战心切，也许是因为迟迟才赶到战区，指挥员心急如焚。

没有时间再观察了，也没有时间再考虑了，战机不能再失了。

“鱼雷准备！攻击目标！”“预备……放！”

“嗖……嗖”一连10枚鱼雷射了出去。

“发射完毕！”各艇报告。

敌舰没有起火，也没有沉没，而是悄无声响，一切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太不可思议了！快艇驶到了跟前，大家瞪大了眼睛，

只见岩石林立，纹丝不动。

这竟是海上的一座无名小岛！

可是 11 大队鱼雷管已经空了，如果再细心一点，如果再近一点观察目标，如果事先想到这里有一座无名小岛，如果先发射一发鱼雷试探一下……如果……如果……

可是战场上没有如果，鱼雷艇没有了鱼雷，就等于大炮没有了炮弹，作战能力便几乎下降到零！

南海舰队果断命令：11 鱼雷快艇大队马上返航。

可想而知 11 鱼雷快艇大队眼看敌舰就在鼻子底下，而不得不返航，这对于求战心切的海军官兵来说是何等的痛心疾首！

3 时 35 分，我观通站雷达发现在东山岛约 38 海里处，敌“剑门号”猎潜舰在不停徘徊。南海舰队立刻向总参谋部作了报告。

总参谋部急电：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投入战斗。41 大队的 3 艘护卫艇和 161 号炮艇立刻追击“剑门号”。

孔副司令员下达了命令：航向 90，高速接敌。

“海上先锋艇”和 601 号、598 号炮艇进入了编队行动。611 艇中弹 17 处，3 个舱室进水，弹药库起火，4 部主机被打坏了 3 部，60% 的人员伤亡。此时 611 艇已落在编队的后面，仅有的一台主机发出轻微的轰鸣声……

孔副司令员从电台里听到 611 艇艇长的呼叫：“611 要求进入编队参加战斗……611 要求进入编队……”

孔副司令员拿起望远镜，他看到 611 艇已经被拉下两海里远了。

“611 返航，服从命令……立即返航……”孔副司令员知道，他不得不下达这道命令，因为 611 艇很可能无法返回基地了。

可是，611 艇仍然顽强地跟在编队后面。

“我是孔副司令员，611 艇的全体同志们，你们已经完成了战斗任务，党和人民感谢你们，我命令你们立即返航，返回基地就是胜利，祝你们成功！”

“611 明白，谢谢首长！”611 艇艇长呜咽着说不出话来。

611 艇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奇迹般地自航返回了基地。钢铁战士麦贤得惊人的毅力坚守在主机旁，完成了自己的神圣职责。

护卫艇 41 编队，在离“剑门号”6 海里处，发现了目标。

“前面发现目标！”石艇长报告。他的话音刚落，“剑门号”便开始开炮了。由于有了第一次攻击的教训，我海军各艇这一次都十分沉着，没有马上还击。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炮！”孔副司令员下了命令。

护卫艇曲折前行，离“剑门号”只有 5 链远了。孔副司令员下令：“各艇射击！”

“轰……轰”弹雨如注落到敌舰指挥台上，我护卫艇上的炮火一连速射了 4 分钟，敌舰前甲板起火了……敌舰中校舰长王蕴山看到我军快艇追来，顿时慌了手脚。胡嘉恒少将好像还很沉着：“不要在这里等着挨打，不行就走。”

他还没有说完，只见我军的快艇已经冲到了跟前……王蕴山叫了一声：“共军快艇！”一头钻到了指挥台下面。

接着便是一片震耳的爆炸声，指挥舱内顿时弹片横飞，喊叫声响成了一片。王舰长抬起头一看，只见胡司令趴在地板上，白色的少将军服一片血红、

后脑上一道长长的血口子。

“胡司令，胡司令……”

胡嘉恒哼了一声，再也不动了。

这时敌舰甲板上已经起火，王蕴山顾不得胡司令了，爬起来冲出指挥舱，朝后甲板跑去。他抬头一看，不远处的海面上出现了5道雪白的浪涌，5个小黑点闪电般地朝“剑门号”驶来，他绝望地大叫一声：“共军的鱼雷快艇！完了！全完了！”一下子坐到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

“119报告，119报告，鱼雷快艇第2梯队请求参加战斗。”

“鱼雷攻击！”孔副司令员一声令下，鱼雷快艇119号、120号、121号、122号、136号一字排开，向“剑门号”冲了过来。

“打前面的鱼雷艇，快给我打！”敌舰长大叫起来。敌舰的几门主炮向我鱼雷艇开火了，冲在面前的119艇连中数弹。

“放！”张艇长一声令下，首枚鱼雷“嗖”地飞了出去，如一道闪电直时敌舰。

“鱼雷！鱼雷！共军鱼雷！”敌舰上一片惊叫声……

“轰！”地一声，鱼雷命中了“剑门号”的舰首。

“放！”“放！”

我鱼雷艇分成两组、连续发射了10枚鱼雷，“轰……轰”连连命中目标。

“剑门号”顿时大火熊熊，浓烟滚滚，舰上哭喊声响成一片。王蕴山大叫道：“返航，快速返航……”

“轰”地一声巨响，敌主机舱爆炸了，主机不响了。

王舰长知道时间不多了，他四下看了看，没有看到救生艇，便抓了一个救生衣套到身上，跳下海去。

5时22分，“剑门号”发出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之后，在十几秒钟内便沉没了。

天渐渐亮了，海上到处飘着“剑门号”的官兵，王蕴山看到解放军的快艇开了过来，便喊了起来：“我是舰长，我是舰长！”

快艇在他身边停了下来，一名解放军水兵扔下了缆绳，王蕴山爬上了“海上先锋艇”，他“刷”地一下撸下了手腕上的金表，塞到了那个士兵的手里。“兄弟，一点小意思，请多关照。”

那个战士说：“少来这一套！”接着把表交给了走过来的指导员徐寿祺。

徐指导员把表递给了王蕴山说：“这是你的表？”

“是的，是的。”

“请你把它收好。”

“谢谢，谢谢！”王蕴山不知说啥好。在台湾他就听过去在大陆和解放军打过仗的老兵说，解放军纪律严明，他想这么多年了，一定要有变化，看来真的一点也没变。

他这么想着，心里多少有一点踏实了。这时，上空传来一阵轰鸣声，只见16架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飞了过来，围着解放军的护卫艇转来转去。

“他妈的，现在来有什么用，死的死了，活的做了人家的俘虏，难道想连我们一块炸死不成！”

孔副司令员马上下达命令：“各艇拉开距离，注意防空！”

这时，舰队司令部也发来了电报：“41编队注意，立即返航，空军掩护机群已经起飞。”

“明白。”

孔副司令员抬头一看，只见高空中出现了40多架战斗机，组成左右两个机群，向敌机压了过来，敌机立刻滑向海面，低空逃走了。

孔照年看了一下表，正是早上7点钟，海面上跃起一轮火红的太阳，海水被染成了紫红色。远处海面上的点点白帆在碧波中漂动。

“41大队保持编队，返航！”

四、周总理下令：一定要把英雄救过来

1965年8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宽敞的接见大厅里灯火辉煌，大厅的高台上站满了人民海军参加“8.6”海战的有功人员。大家有说有笑，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胜利的喜悦。这时候大厅的门打开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了进来。

毛主席一边和大家握手一边说：“祝贺你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大家都高兴地鼓起拿来。

毛主席坐下来照相的时候，对大家说：“海战胜利的影响很大，同志们打好了，我们在各方面都主动了。”

接见过后，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听取了孔照年、徐寿祺等同志的汇报。在座的还有贺龙元帅和海军的领导同志。

孔照年很激动，认真汇报了战斗的过程。当他说到，护卫艇还没有接到命令就开炮了时，贺龙元帅哈哈大笑起来：“求战心切，这是好事，我们过去打仗，一些新战士没看到敌人就开枪了，这是一回事，不过炮弹要是打光了，冲上去，就没啥子可打的了！”

周总理也笑了：“开始总是没有经验，再打就好了嘛！”

接着总理又问孔照年：“你是哪里人？”

“山东平阴人。”

“你是什么时候到海军的？”

“1952年到海军的。”

“这十多年了，也是老海军了，应该打好呀！”

众人连连点头。

“这次都是哪些艇打的？”

“高速护卫艇4艘，快艇第1梯队6艘，第2梯队5艘。”

贺龙在一边说：“以小打大，是我们的老传统，看来陆军可以用，海军也可以用，老传统就是管用的。”

周总理说：“第一次没有打上，但是给第二次创造了条件，这就是好的。打到小岛上去了，我看近战夜战犯点错误也是难免的，要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打好了就表扬，打不好就批评。”

大家说海军作战的机会多，主要还是一个要抓住战机的问题。

周总理对大家说：“不是每一次都要打，要有理有利，打起来也不要急，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隔开，先打弱的，先打小的，后打中的，孤立大的……是不是这样？”

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总理的看法。

周总理停住了，他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这次不是有一个轮机兵受

伤了吗？头部负了重伤还把艇开回来了，了不起啊！是叫……”

“麦贤得。”孔照年说。

“麦贤得的伤怎么样了？”

“现在还昏迷不醒。”

“一定要全力抢救。你们回去，向伤病员、牺牲的同志的亲属，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全国各地的专家紧急赶到广州军区总医院，投入抢救麦贤得的工作，使他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麦贤得靠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一个个困难，不断恢复各项体能和功能。

奇迹不断地发生，麦贤得后来结了婚，组成了自己的家庭。

30年之后，麦贤得的儿子和女儿，全都穿上了军装，走上了父亲战斗和创造奇迹与荣誉的岗位。

第十六章 蒋介石走马换将欲图再战，精心策划夜间偷袭行动；周恩来下达五点作战指示；首战失利，我海战总指挥副司令员魏垣武重伤倒下；鱼雷快艇强攻敌舰，“永昌”、“永泰”号一沉一伤

一、蒋介石对美国顾问说：“就算我挥泪斩马谡吧！”

1965年9月15日，台湾台北总统府。门前的大道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总统府会议厅两侧停满了陆海空三军长官的轿车。

这是一次由蒋介石提议，三军检讨“海啸计划”失败原因的重要会议。

蒋介石坐在会议桌的中央，两边是军界的高级军官，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三个人，海军司令刘广凯、空军司令徐焕升、美国顾问菲格斯。

“我不想说更多的，‘海啸计划’你们是都知道的，8月6日被共军击沉了两艘军舰，胡嘉恒将军为国捐躯，令人痛心，各位要用心自咎自律。”蒋介石说到这里看了刘广凯一眼。

一听这话，众人心里就有些底了：刘广凯这一次跑不了又要当替罪羊了。所以一时间谁也不说话，全都看着刘广凯，看他怎么自圆其说。

刘广凯知道责任难推还是站起来了：“此次‘海啸计划’，应该说是布置周密的，两舰官兵的士气是高昂的，胡将军的殉国是可敬可佩的。我认为共军此次采用了有准备的偷袭战术，而且事先集中了多于我数倍之兵力。而我之空军又没有有效地与海军配合，只能处处被动挨打。”

徐焕升一听就明白了，刘广凯多多少少地要把责任推到空军身上，此时如果他不说话，蒋介石就会听信刘广凯的一面之辞。

“刘司令、此次行动是以海军运送人员登陆为主要目的，可是为什么人员还没有送到，军舰却被共军击沉了？我空军飞机出动之时，共军军舰已经返航，如飞机紧追就可能误入共军的圈套。”

“请问徐司令，空军飞机是何时出动的？”

“8日7时。”

“海战已经结束，飞机出动有何用？”

“如果是在夜间出动，敌我混战，空军何以参战？”

两个人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

“不要再争了，说到底沉的不是飞机，是军舰嘛！”蒋介石一句话就为空军解脱了，看来他是要治刘广凯的罪了。

美国顾问菲格斯说话了：“我看不必分海军还是空军的责任，这种事情是经常的，下面指挥出了一点问题，上面有什么办法？”说完他还摊了摊手。

“菲格斯将军，问题可没有那么简单。”蒋介石说。

“我看没有什么大问题，无非是共军袭击了我们，下一次我们也可以袭击他们。就是这样。”

“我认为应该撤销刘广凯海军总司令的职务，参谋总部也提出了议案，想必大家也已经看到了。”蒋介石说这话时脸色铁青。

“不，不，总统先生，这样太过分了！”菲格斯大声说道。

“怎么？菲格斯先生，你不准我挥泪斩马谡？”

“斩马谡？马谡是什么人？”

蒋介石刚才的话把美国顾问菲格斯给说傻了。以往在这个时候一般都是

英语很好的宋美龄，给美国人解释老蒋讲话的原意。这次从海军找了一个军官当翻译，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蒋介石的意思说清楚。

“那就只好按蒋总统的意思办了，不过台湾海军从万山海战之后，一直在图谋发展，可是中共海军发展得更快，如果我们走发展小艇快艇的路子，那就会一直跟在共军海军的后头，所以，要紧的是改变策略。”美国顾问菲格斯又给老蒋献了一计。别看老蒋对菲格斯保刘广凯海军司令的话没有听，可对他的这一条建议，还是觉得有道理的。

此后，国民党海军不惜重金，从西方国家购买了不少装备先进的大型舰船。

“我看刘广凯干别的也行嘛？”蒋介石这一句话算是给了菲格斯一个面子。不久刘广凯便调到了参谋总部。

“海军不可一日无帅、你们看谁干好呢？”那些高级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话，谁也没有说话，谁都知道海军司令是个倒霉的差使，弄得不好把官都丢了。所以一个个面面相觑，一言不发。

“你们看叫冯启聪来干怎么样？”

别人谁都不说话，只有美国顾问菲格斯开口了：“我看冯可以，他当过多年舰长，又是海军副司令。”

蒋介石知道菲格斯会同意冯启聪的，因为他也是美国两栖作战班毕业的。美国人对他是信任的，所以老蒋也乐意送个顺水人情。

“我任命冯启聪为海军总司令。”

众人鼓起掌来。

冯启聪满面笑容地站了起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当上了海军总司令。他是1965年2月才刚刚提升为海军副司令的。共军一举击沉了两艘军舰，反而使他有可能会升官，这真是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大好事。

“冯司令，你对‘海啸计划’的失利有何高见？”蒋介石想听听他的意见。

“总统，卑人之见主要是我猎潜舰机动不利，今后出战可以炮舰护航。另外航线应加强变化，使共军难以确定。”

“你讲得还是有道理的，海军好好研究一下，搞一个应急方案交给参谋本部。下一步的行动要马上拿给我看。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冯启聪望着蒋介石暗暗叫苦，此番刚刚上任又要与共军海军交手，下一步定是凶多吉少，要想退下去已是不可能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正是带着这忡忡忧心，冯启聪走出了会议大厅。

二、冯启聪新官上任三把火，自做聪明放暗箭

1965年11月5日，国民党新任海军司令冯启聪上任刚刚两个月，便带着他最得意的门生——海军总司令部作战副参谋长兼训练组组长叶昌桐，乘坐一艘高速快艇，突然来到了澎湖列岛马公海军基地。

别看叶昌桐级别不高，可是在在此之前，他刚刚参加了美国海军大学作战指挥班的学习，并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研读海权战略理论，回到台湾之后便当上了刘广凯的侍从官。此人还不到40岁，可已是海军中的作战理论权威，后来深得重用，一直升到二级上将，海军总司令。

高速快艇乘风破浪，冯启聪站在艇前望着远处的大海若有所思。

“冯司令，海啸计划失利之后，军中对海军多有微辞，下一步行动……”因为刚刚跟了冯司令，叶昌桐出言甚为谨慎。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

叶昌桐心里明白，冯启聪刚上任，如果不报共军海军的一箭之仇，自己的脸上不好看，海军的日子也会越来越不好过。想到这里，他也就拿定了主意。

“冯司令，我们可以采用抓一把就走的战术，久之共军肯定要紧追，我可放长线钓大鱼。”

冯启聪没有吱声，他知道共军也不是好斗的，纵观三军多少将军与共军交过手，沾着便宜的又有几人？

“嘀……嘀……”快艇高声鸣笛靠上了码头。

这时舰队司令徐集霖已经站在码头边上恭候多时了。

叶昌桐看到徐司令有点不解：“不是事先没有通知吗，他是怎么知道的？”

“海上行船，还能看不到吗？”冯启聪说：“在美国读书回来的人，总是有点呆。”这句话不知是说自己，还是说叶昌桐。

叶昌桐弄了个大红脸。

“可是，还是都想到美国去读书。”叶昌桐的话外话是说，不到美国读书就别想在台湾当官，哪怕你再有本事，人家也不会用你。

马公基地看上去有点乱，一些士兵正在运送垃圾，海边上到处是台湾来的游人。

“人太多了，挡也挡不住。”徐司令说。

三人上车，直奔马公要塞司令部。

“徐兄，这次我把首次偷袭的任务交给马公，也是用心良苦啊！”

徐集霖知道冯启聪到台湾后是第一任马公要塞司令，他就是从马公起家的，这次回到马公基地，一定是有东山再起之意。

“冯司令，兄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即日可出航与共军决一死战。”

说话间已来到要塞司令部，冯启聪尽管是故地重游可是并无多少兴致，只说了一句：“当年这里是光复的基地，现在竟成了闲人玩耍之处。”

徐集霖走到了海图前说：“冯司令，我已经准备好了‘永泰’、‘永昌’两舰，于白日出航，自夜可达福建的乌丘，我以逸待劳可袭共军过往的舰艇。”

叶昌桐看了看海图，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也就点了点头说：“我大敌小，要敢于与敌近战，远战是我的长处，而敌必要与我近战。如果我也能近战，克敌而致胜非我莫属了。”

徐集霖知道近战有近战的难处，自己手下士兵怕死，只要共军舰艇一冲上来，便会一个个手忙脚乱起来。

近战之难，冯司令也是知道的。他低声对徐集霖说：“可以组成敢死队，奖赏丰厚一些……”

“这……这……”徐司令面有难色。

“钱，上面会给的。”

“这就好办了。”

冯启聪点了点头，他知道这个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就好办了。

将其他行动事项一一密谋之后，冯启聪便带着叶昌桐回到了台湾。

1965年11月13日下午，按照预定方案，徐集霖下达了出海的命令。随

着两声汽笛响，国民党南区巡逻支队的“永泰号”、“永昌号”军舰，悄然驶出了马公海军基地，向北快速驶去。

这天正是星期六，天气不太好，福建崇武以东海面风大浪高，风力达到了五六级，海上一片灰蒙蒙的。

这正是徐集霖特意选定的日子，在这样的天气里，可以搞共军一个措手不及。大约到了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來，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

海面上只有一处亮着微弱的灯光，这就是南日群岛。在这个岛上高高的雾山上，人民海军观通站的雷达天线，如一只巨大的锐眼对向天空。

“大家要特别注意，今天是星期六，敌人容易钻空子。”班长茅汉明特别提醒大家。

战士们紧盯着雷达荧光屏，突然，雷达兵孙亦尤报告：“发现目标！”

“让我来看看。”茅汉明走到了屏幕前。

“这是敌人的军舰……”他摇动手轮，又进一步判断：“这是敌人的‘永’字号舰、经常在这一带活动。”

他马上拿起电话向站长报告：“发现敌人两艘军舰，全都是‘永’字号。”

站长命令他：“继续观察，盯住目标。”

敌情很快就传到了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作战室里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

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看了一下敌舰在海图上的位置说：“敌人是想搞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我们也可反过来搞他们一下，大家看怎么打更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言很热烈。由于敌情急迫，很快就分析判断清了敌情。

按敌舰每小时12节的航速，预计23点左右可到达乌丘一带。现在外海有两艘美国驱逐舰在活动，而金门、马祖、东引岛也有国民党军舰停泊，最理想的作战地域是乌丘正面8海里的海区。

陶勇说：“作战区域确定之后，我们马上组成东舰海上突击编队。立刻向海军和总参报告。”

东舰海军司令部决定：以护卫艇29大队、31大队6艘高速护卫艇，鱼雷快艇31大队6艘鱼雷快艇组成海上突击编队，迅速开往战区。由海坛水警区副司令员魏垣武担任编队总指挥。

大约晚上8点多钟，海坛水警区副司令员魏垣武接到了作战命令，他马上乘车赶往码头。当他走下车来的时候，看到护卫艇全都挂起了备航的黄旗，各艇正在清点人数，他快步向指挥艇573艇跑去。

码头上正在准备登艇的还有29大队副大队长李金华、大队政委苏同锦、水警区参谋刘松涛。

接到战斗命令之前，29大队的领导也没有休息。不久前解放军刚刚出现了一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王杰。政委苏同锦正在和大家研究学王杰的计划，接到作战电话，二话没说，还没有和家里人告别，就赶到了码头。

大队的干部都赶到了码头，魏副司令员看到人员到齐了便说：“时间来不及了，先出航再说！”

大家纷纷登艇，魏副司令员和大队的干部登上了573艇。

起航的命令一下，汽笛声响成一片，信号兵降下备航的黄旗，轮机兵收

起了缆绳。

573 艇一马当先，在最前面驶出了港湾，这时海面上仍是风高浪急，护卫艇破浪而行。

“各艇注意，保持距离。到平潭娘宫集结。”

“明白。”

大约 9 点多钟，编队到达了平潭娘宫海面，魏副司令员命令各艇靠拢过来，进行战斗编组。他站在 573 艇的指挥台上下达了编队命令：

“编队命令如下，指挥艇 573。第一突击群：573、574、576、579。任务是攻击敌人编队前导航。第二突击群：588、598 艇。任务是牵制敌编队的后殿舰。第三突击群：6 艘鱼雷快艇，任务是在护卫艇攻击之后，实施鱼雷攻击，扩大战果。”

“再和大家说两句，敌人是两艘‘永’字号舰，旗舰是‘永泰号’，排水量 600 吨，装有各种火炮 11 门；后殿舰是‘永昌号’，排水量 650 吨，装有各种火炮 10 门，和我们的护卫艇相比是大了不少，可是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几个月之前，老大哥部队击沉的‘剑门’、‘章江’两舰，比这两条舰还要大，我们历来就是以小打大嘛！为了支援世界革命，支援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大家有没有信心打胜这一仗？”

“有！”全大队官兵齐声回答，声震海疆。

“我们的作战方案总参还没有批下来，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我们要一边航渡一边等命令。我命令编队向东沙屿开进。”

海风呼啸，天地间一片漆黑，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冲上了甲板，舰艇在浪尖上时起时伏。

魏副司令员的心里也很不平静，敌人选择这么一个天气出来骚扰，看来是有预谋的。敌人的舰大，我们的艇小，在这种大风大浪的气候下，有很多对我们不利的因素，但是我军士气高昂，敢打必胜，只要指挥得当，就能够击沉敌舰。想到这里，他的信心更足了。

三、初战不利，573 指挥艇付出了重大牺牲

11 月 13 日晚，周总理在电话里接到了总参的敌情报告之后，马上赶到了总参作战指挥部。贺龙元帅也急匆匆地赶来了。

贺龙元帅看到周总理时说：“打仗的事，我们来做就行了，总理还是要多注意休息。”

周总理笑了：“就是没有敌情，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再说这一仗很重要，我不放心啊。”

周总理和贺龙元帅刚刚落座，总参与海军的领导同志便汇报了敌情和作战准备情况。总理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现在总参已经批准了东海舰队的打击方案，下一步主要是实施的问题了。”贺龙告诉周总理。

“可能还会有不少困难，但仗是一定要打胜的。还是要汲取‘8·6’海战的经验教训，夜战就更要沉着冷静。”大家都知道总理说的是上一次鱼雷发射到小岛上去的教训。

“请转告东海舰队海上突击编队的同志们，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敌一舰；要打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

要误打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魏垣武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心情非常激动，他拿起了无线话筒：“各艇注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百忙之中，为这次海战作出了重要指示，要马上传达到各艇的每一个官兵。”

此时整个编队的求战情绪更加高涨，战士们纷纷表示决心，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祖国争光，为毛主席争光。

大队政委苏同锦情绪激昂地对大家说：“这一段时间，蒋帮的军舰多次对我进行捣乱破坏，上级已经下了作战命令，现在是为人民除害的时候了，刚才又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大家在战斗中要向王杰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争当毛主席的好战士，大家有没有决心？”

“有！”全大队的官兵齐声回答。

就在苏同锦政委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魏副司令员正趴在573艇的指挥台上，紧张地察看海图。他拿起话筒：“海图室吗？”

“海图室到！”雷达兵刘启明回答。

“注意观察，要争取早一点发现目标，争取主动！”

“是！”

风浪越来越大，只有100多吨的护卫艇，颠簸得越来越厉害，就连一般不大晕船的刘启明，也是一阵阵头晕眼花，胃里也在上下翻腾，但他仍紧紧抓住机器上的转动手柄，认真操作着……

艇桅顶上的雷达天线不停地转动着……

突然，荧光屏上出现了两个小亮点，一前一后跳动着。刘启明转动着手柄将扫描线压了过去。

“发现目标！”

“报告方位！”

“右舷30度，10.5海里，发现敌舰两艘，间隔7链，航速12节。”

“好，一定要抓住目标，不要丢掉。”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魏副司令下达了命令：“各艇缩近距离，准备战斗！”信号兵王树生马上将他的命令，传达到了各艇。

“距离目标8海里。”

“明白！”

编队各艇已经紧紧地咬在一块，成攻击队形。海上的风浪也越来越大，指挥台的舷窗上全是流淌的海水。

“距离目标4海里。”

“注意，护卫艇成右梯队，准备用右舷攻击！”

这时魏副司令员想起了周总理的指示，要敢于近战，他知道现在的距离，还不利于我艇发扬火力。他在这之前的海战中，曾指挥炮艇击沉过敌舰“沱江号”和敌炮艇“63号”，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编队各艇还在高速接敌，敌人的军舰一点反应也没有，这说明敌人还没有发现我们。

黑暗中已经看到敌舰的指挥台了，魏副司令员才发出了命令：“打！打！”

“轰……轰”各艇同时开火了，炮弹如一条火龙直冲敌舰……

敌舰“永泰号”在黑暗中正高速行驶，敌舰于舰长刚刚接到雷达兵的报告，说海面上好像有共军的炮艇。于舰长还有点不相信，因为海上风浪很大，

共军的炮艇一般不会出来。没容他多想，一阵炮弹已经从天而降。

“各炮射击！全速前进！”敌舰长一声令下，“永泰号”上的大炮全部叫了起来，炮弹在空中乱飞，舰身冲开浪花向前驶去。

魏垣武一看敌舰要跑，便喊道：“冲上去！不能让敌舰跑掉！”573艇这时距敌舰只有5链，而且正处在敌人的两艘军舰中间，敌舰的炮弹纷纷落到了指挥台上。

大队政委苏同锦在战斗打响之后，一直站在指挥台一侧的器材柜上，不停地向炮位上喊话：“同志们，沉住气，靠近了打！狠狠打！”

一串炮弹飞了过来，在指挥台上炸开了，炮弹片四下乱崩，连器材柜也给炸了个大洞。一块弹片正好击中了苏同锦的头部，他感到头上“嗡”地一声，身子便失去重心，一下子从器材柜上摔了下来，头上的血涌到了地板上。

“苏政委！苏政委！”信号兵王树生抱住了他：“苏政委，你受伤了，我给你包一下！”

苏政委已经说不出话来，他用手指了指敌舰，意思是狠狠打击敌舰。

王树生点了点头。

顷刻，苏政委慢慢闭上了眼睛。

魏副司令员看到573艇正处在两舰夹击之下，马上命令转向后方，攻击敌人的“永昌号”。573艇刚刚转过头来，又有几发炮弹落到了指挥台上。

副大队长李金华一下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上，当时就牺牲了。

正在操艇的副艇长尹希龙也被弹片击中，倒在指挥台上。

更危急的是魏副司令员也负了重伤。刚才他正在指挥时。一股气浪冲过来，他感到胸前、腹部和有眼一阵麻木，便什么也不知道了，他下意识地朝指挥台上抓了一把，这才没有倒下。

他回头看到了倒下的尹副艇长，心里不由得一沉，便喊了一声：“刘参谋，你来操艇！”

可是没有人回答。

刘松涛刚才也负了伤，他头部中弹，右臂也被打断了，这时他正趴在地板上，听到了魏副司令员的命令，却不能回答。

“刘松涛！”魏副司令员又喊了一声。

“到！保证完成任务！”刘参谋吃力地爬起来，一个大浪打来，船一晃他又跌倒了。刘松涛用力一挺身子站了起来，用力扳动舵轮，炮艇又向敌舰冲了过去。

这时一阵钻心的痛疼，使刘松涛全身一抖，他低头一看，只见右手的食指炸断了，只连着一点肉皮，他一咬牙把那截指头拽了下来。

由于573艇受了重伤，敌“永泰号”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敌于舰长立刻与马公基地通话。

“徐司令，我们遭到了共军护卫艇的攻击，刚刚击退了共军的一次攻击。”

徐集霖接到报告，出了一身冷汗：“于舰长，我命令你们不要和共军恋战，由‘永昌号’断后，尽快撤回基地。”

敌舰长接到命令之后，通知“水昌号”掩护，自己便加速往回逃窜。

这时信号兵王树生接到了快艇大队的请示：“快艇请求攻击！”

魏副司令员一阵头眩，但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快艇攻击！”说完他便倒在了指挥台上。

“魏副司令……魏副司令……”王树生马上给他包扎。

魏垣武醒了过来，他耽心万一自己牺牲，编队无人指挥，便说道：“快，告诉576艇，接受……指挥，告诉他们，一定要击沉敌舰！”

“是！”王树生马上开始呼叫：“576……576……请回话，请回话！”可是没有回答。

“魏副司令员，576没人接受指挥，怎么办？”

魏垣武又昏了过去。大家要把他抬下去的时候，他又醒了：“别抬我下去，就放在这，死我也要死在指挥台上！”

众人只好放下了魏副司令员，把他靠在艇长室边上，让他平躺在水密门一侧。

“576……576……请回答！”

还是联系不上，雷达兵报告：“敌舰正在南逃！”

我护卫艇攻击编队已失去指挥，战机可谓稍纵即逝，军情十万火急！

四、徐集霖在电台里听到了“共军鱼雷！”的喊叫声……

夜幕中突击编队鱼雷快艇31大队，紧紧地跟在护卫艇的后面，在一阵炮战之后，再也听不到指挥艇的命令了。

大队长张逸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573指挥艇遭到了重大损失，所有的指挥员不是牺牲，便是重伤，均失去了指挥能力。

当他最后接到了魏副司令员的攻击命令时，他不知道敌舰已经失去了机动能力呢？还是火力已经遭受重创？

这时鱼雷艇的雷达兵向他报告：“敌舰正在逃跑。”

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就会放跑敌人。

“命令第二组131艇、152艇，向敌舰‘永昌号’攻击！”

“131明白！”

“152明白！”

两条快艇在大浪中一前一后，向“永昌号”冲去。

“鱼雷，放！”

两艇一连攻了三次，敌“永昌号”左拐右转，还是避开了鱼雷。同时，敌舰集中火力向我鱼雷艇射击，边打边跑，我鱼雷艇没有炮火支持攻击受阻。

“真见鬼，三次都没有打中，敌人火力很猛啊！看来是要跑呀！”张逸民急出了一头汗。他对一边的政委贾毓文说：“政委，看来只有豁出去了，强攻！”

“好，强攻！”

“各组注意！开始强攻！跟我上！”

张大队长一声令下，我6艘鱼雷快艇一齐冲了上去。敌舰见状不好，一边射击一边高速逃窜，并且不停地转换航向。

“鱼雷！放……”

我发射的鱼雷连连空放。

这时魏垣武醒了过来，他焦急地问道：“快艇攻上去了没有？”

“已经上去了，将敌舰围住了。”

他的头动了一下，又问：“指挥关系交过去了吗？”

“还没有联系上！”

魏垣武一急又昏了过去。这时王树生也感到一阵晕眩，右腿剧痛，低头一看，鲜血已经把裤筒染透了，地板上也全是血。他顾不上包扎，把右腿蜷起来，又把左腿压在右腿上，血流得少些了。

“576……576……”王树生继续呼叫。

就在这时，正在操艇的刘松涛发现，已经损坏的罗径倒转了180度，这样就引导编队与敌舰形成了反方向航行。后面的艇不知内情，也都跟着指挥艇退出了攻击。

刘松涛马上把罗径转了过来，编队再次向敌舰发起攻击，就在这时候，已经负伤的“永泰号”，瞅准了这个空子，逃出了编队的包围圈。

“574……579……”王树生连连呼叫各艇。

“574到，请讲。”

“574请转告576接受指挥，组织攻击！”

“574明白。”

几分钟之后，576艇接到了接受指挥的命令，大队长马干、政委龚定高立即命令编队，高速接敌，进行攻击。

此时，张逸民正呼叫573指挥艇，请求再打一个航次。可是这时候，王树生昏倒了，指挥艇没有人回答。张逸民决定立即攻击。

“命令第一组132艇、124艇，第三组145艇、126艇高速追击敌舰。”

大约零时21分，鱼雷快艇大队终于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永昌号”，张逸民指挥132艇和124艇率先发起了攻击。

敌“永昌号”一看我军鱼雷快艇追了上来，一边打炮一边将舰首冲着鱼雷艇开了过去，边开边撞，我军发射的鱼雷，全都擦着舰边滑了过去。

“敌人太狡猾了，一定要想个好办法。”张逸民将计就计，命令145艇艇长谈遵树：“145艇不要动，等敌舰向我冲来的时候，你占领有利位置，冲上去发射！”

“145明白。”

132艇又一次冲了上去，敌舰果然又一次转过头来，朝132艇撞了过来。

敌舰长正向马公基地报告：“共军的鱼雷艇多次攻击，已经全部被我击退，并击沉共军鱼雷艇两条。”

“好，等你们回来，我要给你们重赏！”

敌舰在冲击132艇的时候，高大的舰身正好暴露在145艇鱼雷发射管下。谈艇长一声令下：“放！”

“嗖——”一枚鱼雷飞了出去……

“永昌号”猛一加速，躲过了鱼雷。

“冲上去！”谈艇长下了命令，145艇向敌舰冲了过去，眼看距“永昌号”只有几十米远了，谈艇长才下令：“鱼雷，放！”

鱼雷呼啸而出，直冲敌舰而去，敌舰上蒋军官兵一片惊叫声：“共军鱼雷……鱼雷！”

“轰！”一声巨响，敌舰尾部中雷，夜海中一道火光刺破长天，火光映红了大海。

“第二发鱼雷命中目标！”谈艇长报告。

“打得好！”张逸民激动地用力一跺脚。

“永昌号”中雷后顿时失去了机动能力，尾部冒着黑烟，慢慢地下沉。爆炸声把昏迷的魏副司令员惊醒了：“指挥交出去了没有？”

“交出去了。”

“快艇出击了吗？”

信号兵小洪趴到魏副司令员的耳边说：“首长，我们的鱼雷打中了！”

“好……”魏垣武吃力地说出一个“好”字，脸上浮出淡淡的微笑，接着又昏了过去。

敌“永昌号”中雷之后，舰上的炮火十分猛烈，拚命阻止我鱼雷艇的再攻击。我编队第一突击群护卫艇，因受敌炮火损伤，火力明显弱了下来。

就在这时候，我31护卫艇大队参谋长王克奇率领的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赶到了战区。

588艇在过去的海战中屡建战功，敢打硬仗恶仗，军事技术非常过硬。这次他们如同一把尖刀，一下子冲到敌舰前面。

“开炮！开炮！”王克奇一声令下，炮弹雨点般地落向敌舰。

这时在588艇上，有两位特殊人物正忙得不可开交。这就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宋崇和应福康。

原来“8·6”海战之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看到反映我英雄海军战斗和生活的影片。9月份，上影厂便派出两位摄影师深入东海舰队，拍摄纪录片。

宋崇高举着摄影机冒着纷飞的炮火，拍摄下了真实的海战场面。他们一边拍，一边搬运炮弹，嘴里还喊着：“狠狠打！打得好！”

我护卫艇冲到距敌舰只有100米的位置了……

“发射穿甲弹！打水线部位！”

顿时“轰……轰”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敌舰尾部快速下沉，舰首高高地翘了起来，如同一个怪物对着天空绝望地挣扎。

敌军官兵纷纷跳海逃生，我军则打捞俘虏。

宋崇转动摄影机拍下了敌舰下沉的镜头。

在东海舰队观通站的雷达屏幕上，一个小亮点正在慢慢消失。

11月14日1时6分，敌舰“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

“敌舰沉了！打沉了！”这个消息马上从雷达值班室传开了。

东海舰队司令部立即将击沉敌舰的消息报告了总参谋部。周总理听到报告后满意地笑了。贺龙元帅用力拍着手说：“又是一个大胜仗，海军的英雄出得真不少！”

当听到我编队指挥员牺牲和重伤的消息之后，周总理说：“这也说明，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一定要把受伤的同志抢救过来。”

3时5分，我编队开始返航。

编队在返航途中，魏垣武副司令员已处于重度休克之中，体温急剧下降，血压已经测不到了。

海军411医院的专家们，已经赶到码头，编队一到，便对魏副司令员进行了抢救，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争着为他输血，场面十分感人。

经过全力抢救，魏副司令员终于醒过来了。当他神志清醒的时候，在收音机里听到了福建数万军民为崇武以东海战召开祝捷大会的消息，心情激动，感慨万分。

崇武以东海战的电影在全国放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人民海军的英雄气概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蒋军在海战中失败后，军界又掀起一股叫冯启聪下台的狂潮。马公基地司令徐集霖向上报告，说共军在海战中使用了新式武器和新式的跟踪雷达，

这成了冯启聪的一道护身符。

蒋介石看了报告半天说不出话来，加上海军司令并没有多少人愿干，这才使冯启聪保住了位子。

“此等事不要再做了！”蒋介石不知是认输了，还是害怕解放军的新式武器，终于发话不再到海上窜扰。于是，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台湾海峡渐趋平静下来。

多年之后，台湾搞到了中国海军崇武以东海战的影片。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将领看过之后，面面相觑，垂头丧气。

蒋介石长叹一声：“什么新式武器？将士不惜命！还是毛泽东过去的老一套，可是，你们谁有办法？”

高级将领低首不语，无一人敢出来答话。

“只要不怕死，谁也没有办法！”蒋介石话语中充满无奈。

1965年11月17日下午，福州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充满了节日气氛，人们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向市中心的广场。福建前线2万多名军民在这里召开了盛大的崇武以东海战祝捷大会。

11月20日，人民海军在福州举行庆功授奖大会。大会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先楚，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的嘉奖令，林彪在嘉奖令中指出：11月14日凌晨，海军快艇第6支队31大队，护卫艇第29大队、第31大队，在福州军区和海军首长正确指挥下，于崇武以东海域，以隐蔽突然、勇猛顽强的作战行动，一举击沉美制蒋舰“永昌号”，击伤了“永泰号”。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8月6日海战之后，取得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接着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宣读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苏振华的嘉奖令。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宣读了福州军区的嘉奖令。

会场上口号震天，群情振奋，一片欢腾。

在这次海战中立功受奖的单位是：护卫艇588艇，被国防部授予“海上猛虎艇”光荣称号；

鱼雷艇145艇，荣立集体一等功；

大雾山观通站，荣立集体二等功。

荣立一等功的个人有：副大队长李金华；大队政委苏同锦；作训参谋刘松涛；145艇艇长谈遵树；枪炮军士长关根生，枪炮副班长吴加溪；轮机班长王木昌；雷达兵王汉臣；雷达兵刘启明；信号兵王树生；运弹手郭忠良；电讯班长徐光远；枪炮班长王正松；雷达兵朱兆成；电航班长赵正东；雷达班长茅汉明。

在这次海战中立功的“海上猛虎艇”，一直成为海军的一支敢打敢拚的尖刀，尽管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勇猛顽强的作风却代代相传。

第十七章 中国海军百年前扬威海疆的历史已鲜为人知；南海飘动的狼烟不会长久；南越海军胆大妄为入侵我南海十一岛；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欲酬报国之志

一、毛泽东跳跃的思路停在了中国的南海

1972年2月21日，正是北京最冷的日子，可是中南海里却是一片热气腾腾，到处都装饰一新，毛泽东的书房里摆满了鲜花。这天，一般不早起的毛泽东起了个大早，理发师为他修整了头发，还为他仔细地刮了脸，护士小张拿出了那套灰色的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熟悉的中山装。毛泽东换好了衣服，便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这一天，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原来的会见时间只安排了15分钟，可是毛泽东却谈了1个多小时。毛泽东在会见中常常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这就是被尼克松后来称之为毛式的开怀大笑。

毛泽东为之感到振奋，经过多少年艰苦地努力，中美建交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由此可以大大地牵制一下中国北方大兵压境的苏联，为中国创造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

值得毛泽东欣慰的是，尽管中苏战争多次出现一触即发的危险，但是一切都平安地过来了，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花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由此而防止了一场战争，没有丢掉一寸国土，这已经是很难得了。

中美建交之后，毛泽东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其他的事务，但是作为领袖，他考虑最多的，仍是国家关系和领土的重大问题。北面战局紧张，南边就一定要搞名堂，北边没有丢失一寸国土，南边可就不同了。从中央军委送来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的南沙群岛，周边国家对我国所属的岛屿虎视眈眈，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侵占了7个岛屿，进行测量、勘探、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了一口烟，他有着丰富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历史。

中国南海诸岛由200多个岛、礁、沙滩组成。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大群岛。这四个群岛如同一张大网挂嵌在中国南海的海面上，东邻菲律宾，西接越南，南临马来西亚，北靠中国大陆，是中国至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必经之路，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海上通道。

这里的自然资源丰富，是天然的优良渔场，盛产大量的名贵鱼类和海产品。60年代后期，在全球石油危机之际，这里又发现了大量的海底石油，可以说是一个海上聚宝盆。

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中国的造船业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宋代之后，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指南针的应用，使中国的货船有能力穿过大洋到达远海。众所周知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他的万人船队就多次通过南沙和西沙。郑和下令在这两个群岛上竖旗立碑，以标明为中国领土，同时命名为“宣德”和“永乐”群岛。

郑和到达西沙的时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还早几十年，另外一些西方的航海家如伽马发现了好望角、麦哲伦环绕地球，那更是百年之后的事了。此后，中国的老百姓世代代在这里生息，同时也有了一些商贸活动。在西沙出土

的许多中国古代货币，西汉的“货泉”，东汉的“五铢”，还有宋代的“永乐通宝”等都无可争议地证明了这一点。

1871年春的一天早上，日本海风平浪静，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铁甲大船，徐徐驶入了日本长崎港。船头上并排四门铁甲大炮，高昂着炮口，船桅上高高飘扬着中国清朝的黄龙旗。这就是中国刚刚从英国订做的训练舰“扬武号”，当时只不过有1350吨，也只有2400马力，但是在日本人看来，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庞然大物。当时日本的战舰只有几十吨左右。

“扬武”的甲板上站立着早期中国海军的一批杰出人才，这是马尾船政堂的高才生，中国未来舰队的舰长。尽管他们当时身着马褂，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拖在脑后，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可是仍让日本人惊羨不已。

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次向日本展示的中国海军，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扬威的味道。这一次日本人受到的刺激不小，他们对那个东方大帝国，再一次刮目相看，并自称是一个“蕞尔小邦”。

“扬武”在日本出尽了风头之后，接着挥师南下，顺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一路驶向中国南海。沿途所到之处受到国人载歌载舞的欢迎，经过南沙诸岛时，中国船民跟随欢呼，外国商客船纷纷鸣笛致意。所到东南亚多国，均受到高规格的接待。数万华侨欢呼落泪，大搞庆祝活动，史学家称之为“中国几百年来未有之光荣”。

真是一舰定海防，一舰扬国威。

此后，中国海军更加强大。1886年秋天，当秋风阵阵掠过对马海峡的时候，中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有6艘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去海参威，取道日本长崎。舰队中有当时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排水量都是7300吨。

当时，中国水兵在长崎过夜，在日本酒馆中吃酒的时候，日本浪人见是中国水手、便故意借酒闹事、双方几句话不和便动手打了起来，日本浪人下了黑手，拿出刀来，一连刺死刺伤中国水兵多人。中国水兵以血还血，将日本浪人杀了个落荒而逃。这就是当时震惊中日的长崎大血案。日本因在本国领土上，万民激昂，官方也是口气强硬，将中国水兵悉数关押，欲从重发落。

丁汝昌听到此事之后，勃然大怒，传令日本官方举行谈判。谈判之中，日本方面无理纠缠，要求中方赔偿1万元。

丁汝昌一拍桌子，伸出5个手指头。

“日本要赔中国这个数！”

日本谈判代表看着他的手指头，半天才说：“是不是5000块！”

“你不觉得太少了么？”

“那……那是多少？”

“5万块！”此话一出，落地有声。

日本代表脸色一阵红一阵白，许久无语。日本国民对此也甚为害怕。特别是看到“定远”、“镇远”两舰停在自家门口，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定要吃大亏的。

日本于是做出了让步，此后，日本朝野一再惊呼：“国难来了！”“日本已经国将不国了！”

这件事对日本的刺激太大了，没有海军，国将不国，日本将海军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于是掀起了全民办海军的第一次浪潮。日本在全国提出了“开拓万里海疆”的口号，制定出了一次建造54艘军舰的庞大计划，在

国内发行海军公债 700 万元，日本皇室也不落后，提出从皇室的经费中提取 30 万元，用于造船，此消息一出，日本朝野纷纷解囊，8 年之后，日本海军的铁甲战舰开到了中国的大门口，甲午海战一仗，中国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毛泽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在书房里踱了几步，自语道：“海军太小了，落后就要挨打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放到桌子上吧。”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过了很长时间，毛泽东的思绪才平静下来，他走到桌子跟前，打开中国南海诸岛地图慢慢地看了起来。

二、西贡当局欲铤而走险

1973 年 9 月 8 日，南越西贡市总统府。

亚热带的秋雨，一阵比一阵猛烈，雷声轰隆隆地响成一片，水气挡住了窗上的亮光，屋子里一片阴暗。

南越总统阮文绍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翻着手中的战报。他这几天得到的消息，全是北越共产党军队进入南越的消息，不是炸了机场，就是炸了车站，再就是袭击了美军顾问团。

1973 年 1 月 23 日美国不得已已在“巴黎协定”上签了字，这就等于承认了他们在越南的失败。大批的美军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了 2 万多名海空军人员，打着文职人员的旗号，还在为南越撑腰，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南越政权大势已去。

阮文绍心烦意乱地把战报推到了一边，取出了一份国防部刚刚送来的文件看了起来。这份文件是关于在南海占领有关岛屿，并将这些岛屿尽快划入越南版图的问题。

随着一阵脚步声，南越国防部高级官员黎重轩少将走了进来。”阮总统，您要的地图，我已经拿来了。”说着，他从皮包中取出了一份新的越南地图。

地图散发出一阵油墨的气味，印刷的质量很差，但是他们认为重要的地方却印得很清楚。

“南海这边的岛全都印出来了，一共是 11 个，全都划归福绥省管辖。”黎重轩少将指着地图说。

“外交部那边准备好了没有？”

“全都准备好了，下午就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宣布，并马上登报。”

阮文绍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这件事办好了，你们国防部是有功的，这几年你们出了不少力，南海那些岛子，该占的都要占住，如果等别人下手，那就晚了呀！”

“总统高见，海军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船只也都准备好了。”黎重轩得意地说道。

“陆军也可以派一些人嘛！”

“准备把守岛的都派成陆军，先修工事，再搞生活设施。”

阮文绍满意地点了点头，坐到了沙发上，他沉思了片刻，突然说道：“中国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黎重轩少将摇了摇头说：“中国外交部提出了几次抗议，再也没有动静

了。看来还是老一套。”

“不可大意呀，他们怕是不会看着不管的！”

“是的，是的，中国和苏联这几年关系十分紧张，兵力全都集中到了北边，大打没有，小打却不断，对这边的事怕是顾不上了！就是有这个心，也不一定有这个力呀！”

“不可轻视，须特别小心才是……”阮文绍不无耽心。

“阮总统，从中国的兵力来看，特别是海军的能力，远远无力占领南海，中共海军成立以来，还没有在海上和国外的海军打过一仗，他们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从这一点说并不可怕！”黎重轩少将分析得振振有辞。

“并非如此，只是目前要看他们有意无意。”他们的海军比我们还是要强大得多嘛！”

黎重轩少将又打开了一份文件：“据国防部的情报报告，中共海军的南海舰队，只有少数的舰能够到达西沙，也不过是短期停留。如果一旦打起来，他们的东海舰队肯定要派船支持，还有一个通过台湾海峡的问题，如果绕行，那也需要时间，这些对我们都很有利！”

“是啊，台湾那边对中共也是一道难题呀，蒋介石是不会让中共海军过来的”。阮文绍想到这里，有些放下下心来。

这时，他的耳边又传来了黎重轩少将的声音：“阮总统，我们的海军里，不少船上还有美国顾问，如果仗打起来，中共方面也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打死了美国人，事一闹大了，就不好收场了。”

“是的，这对我们也很有利，看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阮文绍终于定下了决心。“你们什么时间可以准备好？”

黎重轩想了想说：“大约需要十多天的时间。”

“通知海军要快一点，先下手力强！”

黎重轩少将听了这话，“刷”地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请总统放心，国防部将尽心尽力！”

阮文绍摆了摆手：“好了，去吧！”

三天之后，南越海军开始了所谓的“护疆行动”，两艘炮艇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偷偷驶入了中国的南海。他们在中国南沙群岛的鸿麻岛附近转来转去，看到周围没有中国船只经过之后，便靠上了鸿麻岛的海滩，30多名南越士兵端着枪从船上跳下来，朝岛上冲了过去。几天之前，南越飞机已经对鸿麻岛进行了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中国军队和过往的渔民。现在岛上也没有人，所以他们没费什么力就占领了中国的这个小岛。

上岛之后，南越士兵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中国渔民在打渔时留下的草棚，便一把火烧了个净光。对岛上的标志中国主权的石碑，全都扔到了海里，并在岛上砍倒了大片椰树林，搭起了窝棚。

1973年9月12日。中国南方某海滨城市。靠近海边的一大片楼群，浸没有绿色的树丛中，长长的林荫道上，不时可以看到中国海军军官和一队队水兵的身影。这里就是中国南海舰队司令部。

宽敞的舰队司令部里坐满了人，大厅的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沙盘，在蓝色的代表海水的有机玻璃板上，嵌着一个个小岛，在不同的位置摆放着各种军舰模型。

舰队的主要领导和各基地的司令员也出席了会议。

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坐在长条桌的中间，他大约50多岁，可是两鬓已

经全都白了，脸色被海风吹得黧黑，嘴唇有些干裂。

“大家都听到广播了吧。南越西贡政权胆子不小，一下子把我们的 11 个岛全划到自己版图上了！”

听了张司令员这番话，大厅里顿时像开了锅一样议论开了。

“上级还不下命令，我们不能再等了！”

“连几个岛子都守不了，我们南海舰队是干什么吃的！”

“岛子丢了，让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

“大家不要再说了，下面请王参谋谈一下最近的敌情。”

王参谋很年轻，只有 30 多岁。他站起来，走到了沙盘跟前说：“这几年南海诸岛已经打破了往日的平静，由于发现了大量的矿藏和天然气，周边很多国家组织了‘远征队’开进了我们的领海，到处抢占岛礁，目前除大的太平岛仍被蒋军占领之外，另外 8 个最主要的岛屿都已被外国占领。目前更严重的是西沙的情况，1957 年 3 月南越非法占领了我珊瑚岛，在岛上修筑了工事，驻有一个连的兵力。近来敌人的军舰在我永乐群岛一带活动频繁，看来有入侵我甘泉、金银诸岛的企图。”

王参谋说到这里不再吱声，他知道下一步就是首长下决心的时候了。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我们要有所准备呀？”张司令员说。

榆林基地的魏副司令员说：“现在我们的军舰跑到南沙有困难，这个仗怎么打？”

“不是有很多新船吗？”

“新船是有，可是质量成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毛病，从这一点上说，还不如老船……”

“这个情况应该马上向军区报告……”

“再这样下去，可不得了啊！”

“我看应该向海军、向中央军委报告，要尽快想办法解决！”

到会的军官们又议论起来，人人心里像揣了一把火，军情十万火急啊，想到这里，张司令员再也坐不住了。

当天晚上，张元培心急如焚，他点上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难呵，不错，国家是有困难，三大舰队各自都有自己的难处，中央也是知道的……”

他合衣而立走到窗前，望着天穹上的一轮弯月。地如苍海月如吴钩，此情此景，令这位老军人难以抑制的报国之情，在胸中汹涌激荡。

他拿起笔来，给广州军区和中央军委写下了一封长信：

“作为南海舰队的一名司令员，面对外国的频繁入侵，不能有效地完成保卫祖国海防的任务，深感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眼看着祖国的领土被敌人侵占而无力保卫她，心情更加沉重和不安……”

“目前作战舰艇存在的问题很突出、很严重，现在已经影响到了部队的战备、训练，如不重视，一旦打起仗来，必将造成严重后果……”

三、挑衅升级，南海战事一触即发

1974 年 1 月 15 日。中国南海的海面上，微风吹来，凉飕飕地带着股潮气，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来，云的边际薄如轻绡，阳光从海面上直射过来，给

海面投下了一层淡淡的银光。在蔚蓝的波涛中，有一个黑色的小点，在阳光下时隐时现，那就是南海上中国的甘泉岛。

在岛的西南方向海面上，两艘中国渔轮正在下网作业。这两条船分别是海南岛渔业公司的402和407号渔轮。407渔轮的船长杨贵坐在轮舵前面，听着收音机。收音机正在播送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专访节目。

“我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您听到过我国外文部的声明了没有？”

“我听了。”

“你能谈谈感想吗？”

“我就是西沙的渔民，我家在永兴岛……”

杨贵把音量又开大了一些，对旁边的大副说：“这不是永兴岛的胡老大吗？打了一辈子鱼，差点叫南越小鬼子给毁了……”

胡老大对记者述说了南越军舰侵入我领海、炮击我渔船的罪行，越说越气，他还骂了两句，接着又说：“南越反动派要抢占我们的西沙，这是一千个不能答应，一万个不能答应的！”

杨贵转过身对船上的大副说：“这几天，南越小鬼子还要来捣乱，大家要有准备，碰上了就跟他们干，谁也不能当孬种，丢咱们中国人的脸！”

正在杨贵说话的时候，在东面的海面上，出现了两个小黑点。

南越海军的“16”号和“4”号两艘炮舰，偷偷地进入了中国的领海。

在“16”号军舰的指挥舱里，南越海军大校何文锸正举着一架望远镜，朝海面上搜索着。他的身边站着一名身材极瘦的海军上尉。

“长官，据飞机侦察，这一带没有发现中国海军的舰艇，只有一些捞鱼的船和过路的货船。”

“国防部已经下了命令，这一带全都划到了福绥省，中国船只再到这里来，要统统地赶出去！”

“长官，也不是那么好赶的，中国渔民也很厉害！”

何文锸放下了望远镜：“你说他们很厉害？我们的大炮是于什么的？用炮轰，炸沉他们，撞沉他们！”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那个瘦个子上尉叫了起来：“长官，你看那边有两条中国船！”

何文锸又拿起望远镜，镜内清晰地出现了“海渔402”、“海渔407”的字样。

“40炮准备，预备……放！”

随着何文锸的口令，南越军舰上的大炮开火了，只见一道火光闪过，海面升起了一道高高的水柱……

“小鬼子开炮了，小鬼子开炮了！”

杨贵听到喊声，朝前望去，看到水柱在船头20多米远的地方腾空而起。于是，他把船停了下来，眼睛直盯着敌人的军舰。

南越“16”号炮舰，加大了航速，朝着杨贵的“407”号船冲了过来，杨贵一看就知道敌人没安好心，向左打了一个满舵，南越“16”号舰从他的右边冲了过去，一股巨大的水花溅到了渔船的船舱里。

南越“16”号舰正好插在了中国“402”和“407”船中间，将中国渔船的鱼网全部撕成了碎片……

“小鬼子，赔俺们的鱼网！赔网！”

“往哪里跑，这笔帐还没算呢！”

在中国渔民的喊声中，南越“16”号驱逐舰头也不回，高速向甘泉岛驶去，在离岛几百米远的地方，军舰停住了。

“40炮开火，把那面中国国旗给我炸掉！”何文锸恶狠狠地下了命令。

敌舰先放了两炮，击中了岛上中国国旗的旗杆，旗杆顿时断成几截……国旗落到了地上。南越入侵者还不甘心，又一连开了6炮，中国国旗在一串轰鸣声中被炸成了碎片。

何文锸在望远镜里看到了这一切，得意地笑了：“好，好，先给中国人点颜色看看，他们要再不走，那就不客气了！”

1月16日，中国南海舰队司令部接到了海上渔民的报告，当地民兵也送来了南越军队入侵的通报。

张元培司令员看着一份份报告，心情难以平静，敌人的暴行是在他意料之中，可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也没有想到会如此的有恃无恐。

1月17日早上，天刚蒙蒙亮，南海舰队榆林基地响起了战斗警报。一辆北京吉普在警报声中开到了军港的码头边上，基地副司令员魏鸣森从车上下来，早就等候在一边的“271”和“274”艇的艇长，立刻跑过来向他报告。

“报告魏副司令员，‘271’作好了战斗准备……”

“...274’艇作好战斗准备！”

“按南海舰队的命令，我们组成‘271’编队，我随‘271’走，指挥这个编队，马上出发吧！”

魏副司令员一声令下，“271”和“274”两艘猎潜艇气笛长鸣，开出了军港。

1月16日夜，海面上一片风平浪静，月光投下了淡淡的银光，……到了下半夜，中国西沙永乐群岛海面上，响起了时高时低的轮机声……借着淡淡的月光，南越海军“16”和“4”号驱逐舰，悄悄驶到了中国的甘泉和金银岛一侧，等天亮的时候，两艘敌舰开始向岛上炮击，同时从舰上放下了橡皮船，朝岛上划去……

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南越海军明目张胆地占领了中国的甘泉和金银两岛。

大约一个排的南越士兵，缩头缩脑地爬上岛来，见周围没有人，胆子便大了起来，一个少尉军官摆了一下手说：“快，给我上，快上！”

南越士兵们叫喊着冲上岛来。

在岛的最高处，飘扬着一面中国国旗。

南越军官叫了起来：“快，拔掉那面中国旗！”

两名南越士兵，跑过去拔下了中国国旗，接着插上了一面南越国旗。

这时正在岛上加工鱼干的10多个中国渔民纷纷围了上来，质问南越士兵。

“你们知道吗？这是中国甘泉岛，不许你们在这里胡闹！”

“这是帕拉赛尔，南越的帕拉赛尔！”那个南越少尉军官恶狠狠地叫了起来。

一位中国老渔民拍着胸膛说：“我们世代代都在西沙捕鱼，在甘泉岛上做鱼货，啥时候成了你们的帕什么拉岛了！”

“我不和你说，这是我们上面定的！”南越军官无话可说了。

“这里姓中，不姓越，你们马上滚回去！”

南越军官急了，对自己的士兵说：“不要听他们胡说，要听上面的！”几个中国渔民冲上去，拔去了南越国旗，南越士兵又冲上来抢夺，扭打在一起。

最后，南越军官朝天开枪了，用枪把中国渔民赶下海去。

1月17日下午，中国海军271编队到达西沙永兴岛的同时，两艘从甘泉岛来的渔船，也到达了永兴岛。

魏副司令员正在岛上开会研究敌情，一名船老人跑了进来：“首长，敌人到了甘泉岛了，金银岛也让他们占了。”

“他们有多少人？”

“有几十个人，两条军舰。”

魏副司令员拿出一只敌舰模型问：“是不是这种船？”

“就是这样的，上面也有大炮。”船老大一口咬定。

魏副司令员点了点头说：“这是敌人的驱逐舰，敌人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占领我们的岛子，下一步很可能是广金和琛航岛，我们要早有准备。”

武装部长苏敏说：“魏司令员，我们民兵地形熟，可以先上岛占领有利地形，敌人要是去了，就把它赶下去！”

“可以，但人不能太多了，太多了供给是个问题。”

民兵排长罗予孝已经等不及了：“报告首长，我们民兵排已经做好了准备，就等你一声令下了！”

魏副司令员最后定下了作战方案：“派一部分民兵上岛，部队在海上巡逻，如果敌人上岛，就给它来个两面夹击。”

魏副司令员一声令下，271编队载着一个排的民兵，快速朝琛航岛开去。

四、毛泽东授重任予邓小平

初春的北京依然是寒风习习，高耸的古柏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亮了一夜，直到一缕晨曦升了起来，那光亮才渐渐淡下去。

毛泽东起了一个大早，也许他一夜也没有睡。沿着书房外边的走廊，他一连走了两趟，卫上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劝道：“主席，今天风大，就别走了吧！”

“不要多嘴……”毛泽东制止住了卫士的话。

卫士刚才的话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

卫士不再吱声了，毛泽东则回到了屋里。先是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最后，到书房里，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

张秘书在一边看到，毛泽东看的是一本描写海上战斗故事的连环画，便悄悄退了出去。

停了一会儿，张秘书走了进来说：“主席，海军汇报工作的同志来了。”

毛泽东放下书，随张秘书来到了客厅。

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海军政委苏振华，向毛泽东敬了一个礼。

毛泽东坐到沙发上说：“你们的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当然，我的眼睛不好，没法看了，是她读给我的，也就是我看了嘛！”毛泽东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张秘书。

“主席，我们海军的工作没有做好……”

“那也不能怪你们，许多年了，说也说不清哟。”

“主席，最近几个月来，西沙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南越海军多次入侵，我们也多次提出了警告。”

毛泽东摇了摇头：“那个警告有什么用，他要不听你的，你就警告不了他！”

“我们南海舰队的实力，太差了，敌人动用的是驱逐舰，我们只有猎潜艇和扫雷艇，打起仗来主要靠的是人的勇敢精神！”

毛泽东没有说话，他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了几步又回到沙发上，伸出一个小拇指，在苏振华的面前晃了晃。

苏振华政委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意思。

“海军只有这么大！”

苏政委明白了。

“人家当然不怕你了！”

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毛泽东关于海军军力的比喻，毛泽东一下子就讲到了要害之处，你没有实力人家就不怕你。

毛泽东又伸出了大拇指：“要这么大！敌人才会怕你！”

苏振华政委笑了，毛泽东的话使他感到非常振奋。

“主席，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海军的建设搞上去。”

“一口也不能吃成个胖子，要抓紧，也不能着急。小平同志，不是到军委工作了吗？要多听听他的意见。”

“海军的工作，已经汇报了，小平同志正在熟悉情况。”

1974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发出通知，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这一英明决定是非常及时的，小平同志上任之初，大兴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军队改革的措施，深得毛泽东的赞赏。

第十八章 南越海军欲撞沉中国 407 号渔轮，人民海军猎潜艇紧急出动；中国深航、广金两岛突遭偷袭，中国渔民冒死卫国土；三军出击国威军威震西沙，中国国旗再次在珊瑚岛上升起

一、人民海军猎潜艇按到了紧急出击的命令

1974 年 1 月 17 日傍晚，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海面上风平浪静，水面如同一面镜子，反射出七彩的晚霞。中国海军 271 编队，一直开到了琛航岛，魏副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到岛上没有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你们上岛的时候，要注意敌情，不要中了敌人的埋伏。”

武装部长苏敏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接着民兵排长罗予孝带着民兵上岛了。

魏副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着他们消失在密密的椰林中，这时候除了波涛声和尖利的海鸟叫声，别的一点声音也没有。魏副司令员放心了，他放下望远镜对 271 艇艇长说：“我们再到南边海面上看一看。”

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海南 407 渔轮忙了整天，船长杨贵发出了休息的信号。听到当当地铃声，船员们全都跑到了船头上来。

这时，海面上出现了南越 16 号驱逐舰，它开足马力朝 407 号渔轮冲了过来。

杨贵急忙向左边打舵，407 号渔轮擦着南越 16 号的右舷冲了过去，船舷被刮去了一大块漆。

南越海军大校何文愕一看没有撞到中国的渔船，便用力摆了一下手，这个手势的意思是要把中国渔船撞沉。

南越 16 号驱逐舰调转过了船头，中国的 407 号渔船也调过了船头，16 号驱逐舰一路冲过来，又冲过去，都被 407 号渔船躲了过去。

气得何文愕一个劲地破口大骂。

杨贵在驾驶室里看着南越 16 号军舰的船头，笑了起来：“南越小鬼子，你那两下子差远了，一撅屁股俺就知道，你想拉啥屎！”

何文愕眼看着中国渔船和他捉起了迷藏，气不打一处来，喊叫起来：“炮弹准备，马上开炮，给我轰！”

南越水兵听到上司的命令，纷纷跑到炮位上，准备开炮。

“长官，发现两艘中国军舰！”

一听说发现中国军舰，南越军舰上顿时乱成了一团。

“不要慌，不要乱……”何文愕拿起了望远镜，看了一会儿，便笑了起来：“不要怕，中国海军的两艘猎潜艇，没有什么了不起，比我们的吨位小多了，他不敢把咱们怎么着！”

这时中国海军发出了警告信号：这里是中国的领海，必须马上离开！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何文愕看到了信号，他壮着胆子说：“不要理他们！”

过了一小会儿，中国海军的猎潜艇朝南赵军舰开了过来。

何文愕这时也有些胆怯了，忙下令：“倒车，返航！”

南越 16 号驱逐舰逃跑了，接着发出信号，4 号舰也紧随其后逃跑了。

中国渔船上一片欢呼声。

1月18日早上，中国永乐群岛以东的海面上，刮起了五、六级海风，天地间白茫茫一片。

杨贵看看变了天，便下令收网。

“为啥要收网？”船上的渔民不解。

“不是因为风浪，我是觉得小鬼子今天可能还要来找事，大伙要有准备。”

果然，刚刚吃过早饭，南越的两艘驱逐舰一前一后，高速驶了过来。

南越16号舰上，一名海军上尉举着高音喇叭用生硬的中国话一阵怪叫：“中国渔民听着，这里是我们越南的领海，你们必须马上离开，中国渔船马上离开！快地离开！”

“胡说八道，这里是中国的领海，你们马上离开！”

那名海军上尉拍了拍军舰上的大炮管说：“你们不怕死，就叫你们先尝尝大炮的滋味！”

“你开炮吧！只要你们敢开炮，你们也别想回去！”中国渔民喊了起来。

何文锸从舰长室里探出头来，看到中国渔民站在甲板上。一个个横眉冷对，冷笑一声说道：“看来你们还真是不想活了！”于是，他心生一计，命令4号舰撞击中国407号渔轮。

南越4号舰加大马力冲了过来，快开到跟前的时候，南越16号舰开到了一边，让出了航道，南越4号舰越开越快……

当中国407号渔轮看到南越4号舰的时候，躲闪已经来不及了，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南越4号舰的舰首撞到了407号轮的左舷，船身出现了一道裂痕，甲板上的渔民站立不住，全都摔到了船舱里。

“嗖”地一声，南越4号舰上几名大个子水兵，合力将铁锚丢了过去，铁锚落下来砸碎了407号渔船驾驶室的玻璃，并钩住了驾驶室的铁窗。南越4号舰用力一拉，渔轮倾斜过来，来回晃动，船体也歪到了一边。在这紧要关头，杨贵冲进了驾驶室，双手抓住铁锚推出窗外。

敌人将铁锚收了回去，接着又一次扔了过来，只听“哗啦”一声，铁锚砸碎了照明灯和航行灯，立在左舷的网板架也全部毁坏。

“弟兄们，冲上去和他们拼了！”渔民们个个气红了眼，手握渔叉和太平斧准备跳上敌舰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敌舰一看，挂起“操作失灵”的信号，加快速度逃走了。敌舰开出几百米处，看到海面上没有中国军舰，也没有其他船只，便又偷偷地开了回来。

南越海军16号和4号军舰，从左右两个方向，先后8次冲撞402和407号中国渔轮，撞坏渔轮多处，直到中国海军271编队闻讯赶来，敌舰才惶惶退回他们强占的珊瑚岛基地。

1月18日下午，天空出现了大片乌云，海风一阵紧过一阵，海面上风大浪高。为了抗击风浪，中国海军的271和274号艇在珊瑚岛东边的锚地上停泊。

这时，南越海军的5号驱逐舰和10号护卫舰高速侵入了中国的永乐群岛海面。并悄悄地靠上了珊瑚岛基地。

“我们的军舰来了，5号和10号来了！”一名南越士兵急冲冲地跑进了基地指挥部。

指挥部里坐满了南越军官，何文锸坐在中间，另一边是基地指挥官范文鸿，坐在角上的是美国联络官科什。

“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现在海上风浪很大，他们的船很小，很难发扬火力，我们现在是4比2，占有很大的优势。”何文锸边比划着边说。

“他们是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还有船只？”科什比划着说。

“联络官先生，目前还没有发现……”范文鸿十分肯定地说。

科什翻动了一下蓝眼珠：“这样就可以行动了，要先动手。”

“先下手为强，我们出三条船，另一条做机动，从三个方向包抄过去，等靠近了之后，一齐开炮。”

一个罪恶的阴谋就这样出笼了。南越海军各舰的舰长受领了任务之后，便回到军舰上加紧准备了。

大约1个小时之后，南越驱逐舰4号、5号、16号从三个方向同时向中国海军271编队高速驶了过来……

正在停泊的中国军舰也在高度注意着敌人的一举一动。

“报告魏副司令员，敌人有三艘军舰，成楔子形正向我驶来！”王参谋马上向魏副司令员报告了敌情。

魏副司令员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舰的队形，“敌人来势汹汹，想把我們一口吃掉，看来要动真的了！编队进入战斗准备！”

271和274号艇全都起锚迎敌，像是两把尖刀左右分开了。

正在这时，海面上又出现了两艘军舰。

南越士兵连忙报告：“长官，海面上又出现了两艘军舰，看样子是中国军舰！”

“你没有看错？”何文锸不太相信。

“没有看错，是中国的军舰。”

何文锸拿过望远镜，又看了一阵，脸色一阵苍白，不再说话。过了半天才低声说：“传我的命令，舰队停止前进，全速返航，回珊瑚岛基地。”

3艘南越军舰一字排开退了回去。

中国海军猎潜艇281号、282号高速驶了过来，大队长刘喜中站在甲板上正向这边招手。

魏副司令员也招了招手说：“来得正是时候，不过可不能大意呀！”

二、军民合作智退偷袭之敌

18日深夜，借着淡淡的月光，中国海军的396号和389号扫雷舰，靠上了琛航岛，给守岛的民兵送来了淡水和粮食。

396号舰的舰长给苏敏捎来了魏副司令员的口信。

“这几天敌人活动得很厉害，要做好准备呀！”

“我们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们要敢来，就把它赶下海去喂乌龟。”一位民兵说。

众人一听都笑了起来。

396号和389号舰开走了。

1月19日的早上，天还没有亮，海面上雾气沉沉，远处黑乎乎的一团。海面上传来了一阵轻轻的轮机声，过了一小会儿便无声无息了。

三班班长王权业趴在一块大礁石的后面，看到离岛子200多米远的地方，停着南越的两艘军舰，正悄悄地往海上放橡皮舟，有20多个敌人跳上了橡皮舟向岛子上划了过来。

他忙对旁边的民兵小陈说：“快，快去报告苏部长，就说敌人上来了有20多人，划着两条船。”

“是！”小陈应了一声，弯着腰跑了。

入侵的南越军队共23人，全副武装荷枪实弹。为首的是一名“小胡子”中尉，这家伙右手举着手枪，左手抱着一面南越的“国旗”。橡皮舟靠到了海滩上，“小胡子”第一个跳下船来，四下张望了一会儿，见没有人，便叫了起来：“上岛，把国旗插上去！”

20多名敌人，一字排开猫着腰朝岸上走来。

“不许动！退回去！”王权业从礁石后面跳了出来，用枪对准了走在最前面的“小胡子”。

“别开枪，别开枪，有话好说！”“小胡子”操着一口生硬的中国话，他四下看了看，见守岛的都是民兵，便放下心来。接着走到了王权业的跟前：“兄弟，辛苦了，抽支烟！”说着递过来一支烟。

“收起你这一套吧！”

“小胡子”使了一个眼色，几个敌人趁机跑进了小树林。

“站住！再跑就不客气了！”听到王权业的喊声，那几个南越兵趴到地上不动了。

二班长吴先锋带着一个班的民兵，从树林里冲来，将敌人赶到了沙滩上。

“小胡子”还不死心，指挥两个敌人将那面南越“国旗”展开后，插到了沙地上。

苏敏一看敌人的“国旗”插到了中国的领土上，马上发出了冲锋的信号，民兵们从阵地上冲了出来，敌人慌忙后退，有几个跑到了鸟粪堆里，一连跌了好几跤。

“小胡子”赖在地上不走，对苏敏比划着说：“长官给写个条子，不然回去不好交待！”

苏敏也觉得敌人真是好笑，他掏出笔来刷刷地写了一行字：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

“小胡子”接过纸条看了看，一摆手，20多个敌人爬上了橡皮舟，回到5号军舰上报差去了。

敌人逃跑了，苏敏马上用报话机向魏副司令员报告了岛上的情况。

也是在这天早上，另一股敌人共有21名，从南越4号驱逐舰上，分乘两只橡皮舟入侵了中国的广金岛。

民兵排长罗予孝两天之前，就带着民兵上了岛，并修筑了工事。他带着一个班10名民兵严阵以待。

敌人刚刚爬到沙滩上，罗予孝就发出了警告。

“不准上岛，这里是中国的领土！”

为首的南越少尉军官一摆手，几个敌人又朝前冲了几步。

“我命令你们马上退回去！”

“我们就是不走！”南越少尉恶狠狠地说。

罗予孝再一次发出警告：“你们入侵了中国领土，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敌人离阵地已经近了，有的民兵沉不住气了，罗排长说：“大家不要慌，我们坚决不开第一枪，敌人要是敢开枪，就叫它有来无回！”

南越少尉军官看到岛上的民兵离岛只有10个人，根本没把罗排长的警告

当一回事，竟狂妄地下达了开枪的命令。

敌人的两挺机枪一齐开火了，子弹从罗排长的身边飞了过去。敌少尉还一边叫：“冲，往上冲，不要怕！”

罗排长看到敌人十分疯狂，忍住气没有开枪，心想等敌人靠近了再打。

敌人端着枪已经冲了上来，跑在前面的敌少尉离岛只有30多米远了。子弹从民兵们的头上嗖嗖地飞了过去。

罗排长大喊一声：“打！别让这群龟儿子跑了！”

民兵们忍无可忍，被迫还击了，顿时枪声响成一片。

罗排长瞄准了那名南越少尉就是一梭子，当场把他打倒在地。接着他又指挥民兵将火力对向了敌人的两挺机枪，敌人的两名机枪手刚打出几个连发，就倒在了一边，不能动了……

活着的敌人一看不好，无心再战，拖着越军小头目的尸体就朝回跑，海滩上丢下了两挺机枪和一支自动步枪。

罗予孝望着逃跑的敌人，说，“你们这些侵略者；看样子很凶，原来是一打就跑的纸老虎。”

三、刺刀见红，军舰拚开了手榴弹

1月19日早6点30分，南越海军16号驱逐舰和10号护卫舰高速向我正在琛航岛海面停泊的396号、389号扫雷舰包抄过来。

魏副司令员在271艇上接到了396和389艇的报告。他一边看报告，一边对271艇的艇长说：“看来敌人真要动手了，我们不开第一枪，如果敌人先开枪开炮，我们就不客气了！”他接着命令396舰、389舰、271和274艇起锚迎敌。

战斗就要打响了，可是在那个动乱时期，部队的训练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389舰原定的任务是到西沙运送补给品，连会议室里都堆满了物资。274猎潜艇也急需维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沙之战突然爆发了。

19日7时30分，敌16号驱逐舰倚仗吨位大，舰身高，高速向中国海军389舰冲了过来，只听一声巨响，两船相撞，我389舰左舷分罗经和指挥台支架被敌舰撞坏。

389舰向敌16号舰发出了严正警告，并将情况向指挥部报告。

魏副司令员看到了报告，进一步感到敌人是在故意制造事端挑起战争。

王参谋在一边说：“魏副司令员，我们的船吨位大小，火力也没有敌人的强、要想个办法。”

“是啊，我们四艘猎潜艇加扫雷舰总吨位也不如人家的一艘驱逐舰，可是我们船小灵活，速度快，可以靠近打，发扬我们的火力！”

“这个办法好，军舰要敢于上刺刀！”

“马上通知各船，做好战斗准备！”

这时海上远远的传来了枪声……

“是广金岛，打起来了！”王参谋说。

“看来一定是敌人先开枪了，岛上已经打起来了，民兵们很勇敢，海上我们也要打好！”

敌人4号驱逐舰听到枪声之后，马上转向朝广金岛驶去。

“跟上它，看看它要干什么！”魏副司令员下了命令，271艇快速跟了

上去。

敌舰加快了航速，舰尾闪出一道道白练，271艇紧追不舍。

突然，空中传来了两声轰响……

“怎么回事？”王参谋问道。

好像是在回答他的问话，两发炮弹在271艇的左舷爆炸了。

“敌人开炮了！”

魏副司令员下令：“向敌舰发出警告！”

信号兵马上发出了警告信号：你们首先开炮，我艇向你们提出严重警告！

敌人的驱逐舰没有动静了。大约1个小时过去了，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271艇上许多人搞不明白敌人下进也不退，究竟想干什么？

有人说：“刚才那两发炮弹是不是敌人走了火？”

“炮弹走火，没听说过！”

“那也不一定，一着慌就走了！”

“那也不能连走两发，还差点打着咱们！”

战后才知，敌人的炮弹根本就不是走火，而是打得太没准了，敌人驱逐舰的舰长发火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炮弹打到哪去了？”

炮手说是炮本身出了问题，停下来查了半天，也没查着什么。

10点23分，天空中半阴半晴，太阳时隐时现，海面十分平静。

南越5号驱逐舰载着从环航岛退下来的败兵，舰长这时也已经看到了苏敏写的条子，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

这时电台发来了新的消息，告诉南越陆军在广金岛吃了败仗，那边岛上吃了亏，这边海上要补回来。

接到上司的命令，南越5号舰便开始寻找目标。舰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我274艇。

“目标，正前方，准备射击！”

敌人的装填手将炮弹送入了炮膛。

敌舰高速向我274艇冲了过来。

274艇艇长李福祥对政委冯松柏说：“老冯，敌人很有来头，要小心啊！”

“他们要敢动武，咱们也就不客气了！”正说着，他看到敌舰冲了过来，便用扩音喇叭喊道：“这是中国的领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敌舰的炮口已经对准了驾驶室，可是冯松柏一点也没有察觉，还在一个劲地喊着……

“轰”的一声，敌舰首先开炮了，火光一闪，一发40炮弹啸叫着飞了过来，由于距离很近，炮弹击中了274艇的指挥台，指挥台的顶盖被炸飞了一大半，一块弹片飞了过来，政委冯松柏一头栽倒在地上……

“老冯，老冯……”

“冯政委……”四周的人惊叫起来。

李艇长定睛一看，冯政委的脑袋被削去了一半，脑浆流了一地，当时就牺牲了。

“他妈的！打……开炮！”李艇长眼睛都气红了。

“为政委报仇，向敌人讨还血债！”

魏副司令员接到了274艇的报告，立刻下令自卫还击。

274艇全速向敌4号驱逐舰冲了过去，只有1000米了……炮弹雨点般地落到敌舰上……

“瞄准敌人指挥台，狠狠打！”李艇长下了命令。

274艇距敌舰只有300米了，敌舰的指挥台起火了……

“打得好！”

中国海军389号扫雷舰也冲了过来，一排炮弹击中了敌4号舰的雷达天线。敌4号舰慌乱之中向敌5号舰靠了过去。

这时274艇正好冲到了敌人4号舰和5号舰之间。

一个意外的情况出现了。“报告艇长，电舵失灵！”

“用手舵操纵！”

敌4号舰发现274艇电舵失灵，迎面冲了过来……

艇长李福祥十分镇静地下令：“全速倒车！”

274艇从敌人两舰的夹击中倒了出来，主炮手王俊民向冲过来的敌4号舰连连开炮，炮弹准确地命中了敌舰指挥台，4号舰拖着一股浓烟逃走了。

274艇转过炮口对准了敌5号舰，装填手李如意平时练就的一身过硬本领，这一回可派上了用场，只见他一口气连续装了180发炮弹。班长王俊民越打越上劲。

一阵炮火过后，敌5号舰的主炮哑巴了。

389舰一开战就与敌16号舰打得难分难解，16号舰仗着火力强大，一开始就占了上风，389舰指挥台起火了，主炮又发生了故障，炮弹卡在了膛里。

敌10号舰见机向389舰冲了过来，舰长肖德万见主炮不响了，急得大叫：“刘占云，快开炮，快开炮！”

炮长刘占云大叫一声：“都闪开！”这时他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冲上去用力打开了炮门，将卡在炮膛中的炮弹扒了出来，然后抱着滚烫的炮弹，用力丢到了海里。

“装弹！”随着刘占云的命令，炮弹上了膛。

“轰”的一声，命中了敌10号舰的指挥台，敌人顿时乱成了一团。

“打得好，刘占云，狠狠打！”

刘占云一连发射4发炮弹，全都命中了敌舰。

两舰越打越近，敌10号舰成了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一下子撞到了389舰的后位舱，甲板上撞开了一个10多厘米的大口子，海水哗哗地流了进来。

肖德万一看两舰靠到了一块，便下令：“扔手榴弹，用冲锋枪打！”

我海军战士朝敌舰扔开了手榴弹，手榴弹在敌舰甲板上四下里开花，敌人的炮手抱头鼠窜。

我389舰上情况也十分危急，海水已经流进了主机舱，高速运转的主机受到了威胁。

肖舰长下了命令：“全力保护好主机，一定要保住军舰！”

正在弹药库运弹的给养员郭玉东，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用自己身上的水兵服堵住了后舱的漏洞。

郭玉东用身子死死地堵住漏洞，战斗结束的时候，战友们叫着他的名字，可是他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海水在他的身下变成了殷红色，一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他仍是战斗着的姿势。

他被人们誉为“海上黄继光”。

我389舰严重受伤，舰身歪到了一边，开始下沉，这时敌16号舰全速冲了过来，敌舰长高叫着：“打，打沉它！”

396 舰正在与敌 10 号舰搏杀，看到 389 舰十分危急，马上冲过来营救，与敌 16 号舰交火。双方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敌 10 号舰受到重伤，我 389 舰也燃起了大火……

此时，在永兴岛方向的海面上，两艘军舰正向战区急驰：中国海军 281 号、282 号猎潜艇高速赶来，参加了战斗。

敌人指挥官何文锸看到中国海军刚参加战斗的两艘猎潜艇火力凶猛，一直冲到了自己军舰跟前，炮弹一串串地满天飞，心里明白再打下去，一定要吃大亏的，于是忙下令道：“不要再打了，撤出战斗，往回撤！”

敌指挥官逃跑的命令一下，4 艘敌军舰马上调转了船头，四下里逃命了。魏副司令员下令：“281 号、282 号追击敌‘怒涛号’，一定要击沉它！”

“281、282 明白！”刘喜中大队长一边回答，一边率两艘猎潜艇追了上去。

敌 10 号护卫舰，又名“怒涛号”，为美国制造，排水量 650 吨。

此时，‘怒涛号’正摇摇晃晃地向羚羊礁方向逃去。

“敌‘怒涛号’正向羚羊礁驶去，拦住它！”

“281 明白！”

中午 12 时，281 号、282 号已经追上了敌 10 号舰。

“逼近敌人，集中火力攻击，务必击沉敌舰！”魏副司令员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明白！”刘喜中回答。

敌 10 号舰上一片混乱，胡乱向我 281 和 282 艇乱开炮。炮弹从猎潜艇上空呼呼地飞了过去。

“加速冲上去！”

12 时 12 分，我两艘猎潜艇冲入了敌人的火炮射击死角。

“开火！打……”刘喜中发出了攻击命令。

炮弹像雨点般地落到 10 号舰的甲板上，轰轰地响成一片……

第一次攻击就打掉了敌舰指挥台，敌舰立刻变成了无头苍蝇。

第二次攻击专打敌舰的水下部位，连连命中敌舰要害。

我两艇一连攻击了三次，敌舰油舱起火了，一股浓烟升了起来，火越烧越大，接着“轰”的一声巨响，敌舰的弹药库爆炸了……敌舰开始下沉……

“停止攻击，退出战斗！”

中国海军胜利返航了。14 点 52 分，南越海军 10 号护卫舰，在羚羊礁以南 2.5 公里处沉入了波涛滚滚的海水之中。

敌舰逃跑了，可是中国 389 号扫雷舰的情况也是十分危险的，舰身几乎倾倒，主机难以运转。

舰长肖福万沉着指挥 389 舰带着大火，寻找一处滩涂，准备抢滩。这时舰上浓烟升腾，弹药库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海战开始的时候，南渔 402、407 渔轮一直没有离开战区，看到 389 舰起火，便开了过来，随时准备抢救落水的中国水兵。

“马上离开，军舰要爆炸了，危险！”军舰上的海军战士，连连向渔船发出警告，可是渔船仍是紧紧跟随。

“渔轮注意，马上离开！军舰有爆炸的可能！”舰长肖福万着急地用喇叭喊道。渔轮船长杨贵也喊道：“我们不能走，咱们军民一家，有苦同享有难同当！”

“对，对，我们不走，和解放军在一起！”渔民们叫了起来。

肖福万感动地热泪盈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西沙军民正是靠这种生死与共的精神，在此次海战中打败了比自己要强大多了的敌人。

389 舰艰难地冲上了海滩，两艘渔轮一直不离左右。杨贵带着渔民们和渔船上的医生，跳上 389 舰抢救伤员，战士们和渔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欢呼西沙海战首战的胜利。

四、美国顾问差点成了替死鬼

西沙海战在中国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中国海军在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奋起还击，给了入侵者沉重地打击，这一次胜利完全是靠我军战士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

1 月 20 日清晨，天空中漂浮着一层灰蒙蒙的薄云，海面上没有一丝风，水平如镜。

珊瑚岛上南越占领军指挥部里没有一点动静，除了坑道口上有几个巡逻的士兵之外，其他人都在睡大觉。

范文鸿一夜没有合眼，接到被中国海军击沉一艘军舰的报告，使他百思不解，南越军舰要比中国海军参战的几艘军舰吨位大得多，却被中国海军击沉一艘，击伤三艘。看来中国军队不是好惹的。中国军队会不会来攻珊瑚岛？这个问题在他的脑子里上下翻腾。如果要来攻，怕是早就该来了，已经占了 18 年了也没有来，看来还是不敢来，再说岛上还有美国人，他们要来总要想一想吧？

想到这里，范文鸿的心里踏实多了，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天亮的时候，他被一阵飞机的引擎声惊醒了……

一名南越士兵跑了进来：“长官，飞机，是中国空军的飞机……”

“有多少架？”

“有 10 多架呢，一直在这一带打转。”

范文鸿想了想拿起了电话，打到了美国联络官科什住的地堡里。

“科什先生，刚刚发现了中国空军的飞机，有 10 多架，可能是对我们来的，您看怎么办？”

科什这时候底气很足：“飞机嘛，我也看到了，没有什么了不得，据我所知，中共的空军在越南海这边，没有多大的作战能力，再说美国第 7 舰队的飞机，也控制着这个地区，不要大惊小怪。”

听了科什的话，范文鸿才算是真的放心了。他刚放下电话，又一名南越哨兵跑进来报告：“长官，在海面上发现一支舰队，有 10 多艘军舰！”

范文鸿从地堡里探出头来，用望远镜看了一会儿说：“这么多，会不会是我们的军舰？”

20 日 10 时许，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 10 多艘军舰和潜艇，已经到达了永乐群岛海面，完成了对这一带海区的封锁。

402 和 407 渔轮载着某团 4 连登陆部队，直向甘泉岛插来。到了浅水区，战士们跳上了小舢板，奋力向岛上划去……

“哒……哒……”岛上南越敌军的机枪响了……

我炮舰上的大炮也开火了，一阵猛轰，敌人的机枪便哑巴了。

冲在最前面的是2排6班长梁仕军，看准了地形，带领全班一下子冲到了岛子中央的小高地上，四下看去没有发现敌人，敌人到哪里去了？刚才不是还打枪吗？

有一个战士叫了起来：“班长，敌人在这边！”

梁仕军冲过去一看，大约有20多个敌人，成一行趴在草丛中，双手抱着脑袋，有的一半脑袋埋到了沙堆里。

“不许动！”

“缴枪不杀！”

敌人就像是听到统一投降的口令，放下手中的武器，全都举起了双手。

敌军少校范文鸿在珊瑚岛听到了甘泉岛传来的枪炮声，这会儿他明白了，看来中共军队真的要登陆了。于是便下令：“所有人员快进工事，一会要顶住中共军队的进攻！”

他的话音还没落，一发炮弹落到了地堡跟前，炸起一道烟柱。接着炮弹便雨点般地落了下来。18年来敌军在侵占我国的珊瑚岛上大修工事，钢筋水泥的地堡一个连着一个，四周全都修筑了通道。

一阵猛烈的炮火之后，敌人的工事全都土崩瓦解了，到处是一片废墟。

工事里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活着的还没缓过劲来，只见从岛子的西南和东北两个方向上，中国陆军的两支突击部队，像猛虎一般已经冲上岛来。

5连在西，团侦察队在东像铁钳一般将敌人死死地夹到了中间。

“给我打，给我顶住！”范文鸿扯着嗓子乱喊乱叫。

敌人低着头胡乱开枪，工事里响起了一阵零零星星的枪声，只几分钟，枪声便停了下来，南越士兵拖着枪跑进了灌木丛。

范文鸿趴到了地堡里，对着电台呼叫起来：“岷港基地，岷港基地，中国军队已经登陆了……”

“他们有多少人？”

“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顶不住了！马上派军舰来……”

美军联络官科什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对报务员说：“马上呼叫第7舰队，叫他们派飞机来接我们！”

“他们说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他们是不想来！就这样眼看着我们成为中国人的俘虏，难道对美国就是光彩的吗！”

这时地堡外面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科什惊慌失措，连忙躲到了角落里。

地堡口传来了喊话声，科什听出来了，是中国军队在用越语喊话。

“中对宽洪杜命！（我们宽待俘虏）”

“诺松空页！（缴枪不杀！）”

范文鸿还不死心，用手枪逼着手下的士兵：“冲出去！往外冲！”

有几个敌人朝外打了几枪，我军停止了喊话，一串手榴弹飞了进来，轰隆隆几声，敌人又倒下了好几个……

科什再也忍不住了，大叫起来：“不要再打了，继续抵抗是无用的，也是愚蠢的，不要再做蠢事！把枪放下！”

几个南越士兵没有听他的话，他又对范文鸿说：“你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范文鸿见大势已去，只好下达了投降的命令。

一名南越士兵在地堡里翻了半天，找出一条旧的白裤头，用木棍挑着伸到了地堡的外面，用力晃了两下，外面的枪声马上停了下来。

南越士兵举着双手排成一队，从地堡中走了出来。科什走在队伍的中间，当他看到第一个持枪的中国士兵的时候，马上说道：“不要开枪，我是美国人！”中国士兵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这时一名中国军官走过来，向他摆了摆手，意思是保证他的安全。科什这才放下心来。

几小时之后，中国陆军的一支突击队，轻松地攻下了金银岛。

第十九章 台湾海峡首次亮起了特许人民海军舰队通过的信号，蒋介石微闭双目说：“西沙战事紧啊！”多国海军欲在中国南沙演兵，中国海军的小炮艇冲向苏联的航空母舰；海军航空兵不辱使命，敌机不战而逃；南沙海战在预料之中爆发，中国士兵血染国旗

一、南越国防部不能自圆其说

1974年1月23日，海军在某基地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会上，南海舰队司令员张元培宣读了中央军委、国务院给参战立功军民颁发的嘉奖令。

这次战斗，人民海军参战部队面对装备优势之敌毫不畏缩，迅速改变了不利的战场态势，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战斗中击沉敌护卫舰1艘，击伤敌驱逐舰3艘，毙、伤敌100余人，协同陆军登岛部队俘敌49人。这次战斗，人民海军除389舰重伤，274艇轻伤外，牺牲18人，伤67人。

1月23日，天上不停地下着霏霏小雨，如烟如雾，甬道两边的棕榈树上渐渐沥沥地流着水滴，地上也是一滩滩水渍。西贡南越国防部门前站满了卫兵，两名持枪的卫兵站在路口，检查着过往车辆。

一排佳有各国国旗标志的轿车，停在大楼的一侧，一群记者站在台阶上，寻找着各自采访的目标。

大厅里，南越国防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刚刚进行了一半，便因为有南越记者大胆地指责南越军方失职而发生了争吵，于是引起了一片混乱，人声嘈杂乱成一片。

“大家静一静，我们军方有权进一步讲清事实……”

军方首席发言人黎重轩，情绪十分激动，用力地挥动着手中的麦克风。

“战斗的经过是这样的，19日拂晓，我海军4艘军舰正在正常巡逻时，中共海军一支特混舰队入侵了我领海，向我发起了突然袭击，战斗一开始就空前惨烈，中共军队有11艘军舰参战，后又增至14艘，其中配有导向飞弹的驱逐舰4艘。”

这时候，一个长着大胡子的英国记者站了起来：“我是英国路透社记者戴西斯，请问黎先生，中共4艘导弹驱逐舰参加了战斗，这说明中共海军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您对这一点可以肯定吗？”

“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也是没有问题的，请你们不要怀疑，中共的4艘驱逐舰不但参加了，而且还发射了导弹！”

黎重轩此话一出，引起了一片嘘叫声，特别是许多西方记者，知道他这是胡说八道，还是一个劲地连连发问。

“请问中共军舰上使用的是何种类型的导弹？”

“是冥河式地对地导弹，这是中共导弹的照片。”黎重轩边说边一本正经地举起了一张大照片。

一听说还有中共导弹的照片，这可是特大新闻。因为很多西方记者都知道，中共对自己的新式武器，一向严格保密，这一回南越还搞到了照片，看来十有八九是真的了。记者们一下子涌到了台前，纷纷伸手抢这张照片。

美国记者费尔挤到了前面，仔细看了一下那张照片，说道：“这不是中共军舰，这是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军舰照片！”

众人一听全都笑了起来。

“各位，我是说中共使用的就是这种苏式导弹。”

戴西斯接着问：“您是说中共使用的导弹，是苏联提供的？这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这个很难说，也许是他们仿造的。”

“据我所知，中共根本就没有装备导弹驱逐舰，这是一个误会！”费尔说。

“这不是误会，我们的‘怒涛号’就是被中共的导弹击沉的，另外3艘‘陈庆瑜’、‘陈平重号’还有‘李常杰号’，也是被导弹击伤的。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4点，我们的海军官兵十分英勇，在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是国防部下令，我们3艘军舰才撤出了战斗……”

“黎先生，既然中共军舰使用了导弹，请问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多少海里远的地方发射的导弹？”

“这个……这个……大约有20海里远的距离……”

戴西斯追问道：“那么说是在贵国军舰还没有看到中共海军的情况下，就被中共的导弹击中了？”

“是这样的，正是这样！”

“也就是说，中共军舰根本就没有进入你们的帕拉塞尔群岛（南越对我西沙群岛的称呼），就发射了导弹？那么事端是怎么挑起来的？”

“这……这……”黎重轩无话可说了。

没想到这个狡猾的英国记者，设了一个圈套，黎重轩一不小心掉了进去。众人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黎重轩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马上他又强作镇定下来：“这说明，中共是事先有预谋的，是有预谋的呀！”

“中共军队占领了帕拉塞尔群岛上的三个小岛，俘虏了南越的军人和一名美国联络官，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很明显，是中共入侵了帕拉塞尔群岛，我们不会到此为止的，我们的阮文绍总统，已经公开发表了讲话，一定要夺回帕拉塞尔群岛。”

“如果中共派军队死守这些岛子怎么办？那么战争会不会升级？”

“这个你最好去问一下中共方面。”黎重轩看来不想回答了。他的内心里无疑是矛盾的，他想从中国的西沙讨回便宜，但是又耽心中国下决心收复失地，那样对南越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

1月27日，中国新华社授权公布：1月19日、20日在中国西沙群岛的自卫反击作战中，中国军民俘获入侵的南越西贡军队少校以下官兵48人、美国联络官1人，中国方面均将分批予以遣返……

南越当局并没有从中国新华社公布的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中看到中国希望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态度，而是感到中国软弱可欺，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挑起边界事端。

二、台湾海峡亮起的特别信号

1974年5月的一天早上，天色阴沉沉的。上海以东不远的舟山群岛，海军某护卫舰基地一片繁忙。

夜幕中基地航道上的标志灯闪闪发亮，码头上响起了紧急出航的警报声。借着标志灯的光亮，隐隐可见3艘导弹护卫舰高速驶入了茫茫东海。

这是一次神秘的航行，也是中国海军海战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远航。

几个月前，中央军委接到南海舰队西沙海战的战报，这场海战虽然我们打胜了，可是由于南越海军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军舰与我作战，在海战中形成了优势。从下一步形势看，南沙也有可能发生海战，南海舰队已难以独立完成作战任务，于是，中央军委紧急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

此次舰队南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航行路线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大陆已经解放20多年了，可是台湾海峡一直处在对峙的紧张状态之中，航道离岸边最近的只有几公里，不少海域在国民党军队炮兵的有效射程之内。20多年来，不要说中共海军的军舰，就是大陆的渔船通过，也常常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炮击，人员伤亡甚大。

为了尽快赶到南海，支援西沙海战，中央军委决定，导弹护卫舰“昆明号”、“成都号”、“衡阳号”，改变过去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的航线，直接通过台湾海峡。

命令下达之后，舰队指挥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大家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纷纷向上级写了决心书，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坚决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5月17日夜，南下舰队经过10多小时的航行，前方出现了一团黑影。

观察哨报告：“前方已经到达台湾海峡的东引岛。”

接到报告，舰队下达了战斗准备的命令，随着一声战斗警报，3艘护卫舰，进入了战斗状态。

“昆明号”打开了信号灯，向东引岛国民党守军发出了要求紧急通过台湾海峡的信号。

东引岛国民党军队最高指挥官看到信号，大惊失色，一支中共海军舰队要求通过台湾海峡，这可是20多年来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不管怎么说，他也不敢自作主张，马上给国防部发了紧急电报。

5月18日下午，中国台北附近的士林别墅。满山的青绿遮天蔽日，山涧之中涌泉如练，一道道溪水在山角下汇成了一泓清塘，塘上红荷争艳颇有一番江南水乡的味道。

那还是在1949年6月24日，蒋介石来到了台北的大溪，看到这里四面环山，山清水秀，山水风光十分像他的故乡溪口，就连名字也只差一个字，心里先有了几分的喜欢。走了20多里地之后，只见眼前有一座不大的小山，便问道：“这个山叫什么名字？”

随行人员告诉他：“这叫草山。”

“草山！”蒋介石连连摇头。也许，这使他联想到了落草为寇吧？

“名字要改一下，我看就改成阳明山吧，表示我对王阳明的一点敬意。”周围的人连连说好。

他又问：“那个别墅叫什么名字？”

“叫士林。”

“士林，这个名字还可以，不要改了。”

现在已经是88岁高龄的蒋介石就住在由他亲自定名的士林别墅。因为他两年之前刚做过一次手术，身体十分虚弱，所以一切军政要事全都交给了蒋经国。

蒋介石在花园里走了十几步，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便在旁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静静地闭目养神。

这时他听到了一阵脚步声，睁眼一看，远处走过来一行人，被护士给拦住了。

蒋介石看清了为首的是国防部长高魁元，便摆了摆手：“叫他们过来吧。”

身材有些发胖的陆军一级上将高魁元走在前面，后面是海军总司令海军二级上将宋长志，还有一批随从紧跟其后，一个个神色紧张。

“什么事情？还要你们跑到我这里来？”

“总统，是这样的，中共海军3艘导弹护卫舰，今天早晨到达了我东引岛海面，企图强行通过台湾海峡。国防部发了一个急电，为慎重起见，我亲自来请您谕示。”

“哦……”蒋介石哦了一声表示知道，许久没有再说话。

几个月之前，西沙海战爆发前后，蒋介石每天都要让秘书给他念国防部的简报，和国际上对西沙问题的反应。有一次他听到南越出动军舰入侵西沙诸岛时，连连说道：“养虎贻患哪，后患无穷啊！”

当国防部情报中提到，中共海军在南海的舰只吨位不敌南越海军时，蒋介石摇了摇头说：“少了呀，太少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就曾派出太平舰巡视南沙，向全世界再次宣布中国对南沙的主权。并将其中最大的一个岛定名为太平岛。

1956年菲律宾等国宣布对中国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听到这个消息，蒋介石连夜命令当时的海军司令梁序昭，不惜代价出舰派兵进驻南沙。国民党海军千里奔赴南沙，在太平岛上修建了营房，构筑了工事，岛的中央耸立着一座孙中山的雕像。一驻就是30多年。

许多路经南沙的中国人在船上眺看太平岛，常常是心憾不已，潸然泪下。

蒋介石扫了高魁元一眼，慢慢闭上了眼睛，像是自言自语地轻轻叹喟道：“西沙战事紧啊！”

高魁元从蒋介石的神色中立刻就明白了，马上说道，“总统，允许中共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此后可为惯例？”

蒋介石又说了一句：“那是路远啊！”

高魁元与宋长志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领神会地退了下去。

5月18日晚，夜色笼罩的东引岛，高高的信号台上，突然亮起了强光穿雾信号灯，信号灯一闪一闪的穿过海上的雾幔，向中共舰队发出了“请通过……请通过”的信号。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整整25年由国民党海军和美国第7舰队封锁的台湾海峡，向中共海军舰队亮起了“请通过”的信号。

“昆明号”、“成都号”和“衡阳号”舰首高昂破浪向台湾海峡驶来。

此后，在南沙的数次海战中，人民海军的南下舰队，都是途经台湾海峡支援南沙海战的。

三、小试锋芒中国海军克敌卫疆

中Y边境反击战打响之后，中国海军强大的“217”编队一直在北部湾中国海域巡逻，并担任护渔护航任务。Y国海军和空军几次从海上和空中进行

挑衅，都因惧怕中国海军的还击而缩了回去。

这样平静的过了一个多月，中国陆军在中 Y 边境的反击部队已经安全撤回。Y 国见有机可乘，便又加强了挑衅行动。

1979 年 4 月 9 日，正在执行任务的“271”编队从雷达上发现 3 个小白点。指挥员立刻判断出这是三条 Y 国武装船。

此时，这三只 Y 国武装船正高速向我西沙中建岛驶去。

“271”编队马上向我中建岛守备部队和西沙水警区发报：我雷达发现 Y 国 3 艘武装船，正驶向我中建岛海域，请做好战斗准备。

当天，西沙水警区马上进行部署，派出 9520 号登陆艇和 22 号武装驳船，出海迎敌。

Y 军第 5 军区后勤局派遣的 201 号、203 号、205 号武装船，又小又破，3 艘船一共才装了 24 名士兵，在海上开起来像是老牛拉破车，半天走不出多远，加上船小不抗风浪，走了一天一夜，才到达中国西沙的中建岛海面。

4 月 10 日，天亮时分，海风一阵强过一阵，Y 军的小船在风口浪尖上荡起荡落。船长范明雄一个劲地头昏呕吐，晕头转向，再看船上的 8 名士兵，个个吐得直冒苦水，一脸绿色。为了抢占中国的岛屿，Y 军动用了根本不识水性的陆军士兵，在船上不要说打仗，连站都站不住。

201 号又往前行驶了 1 个多小时，范明雄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海面上有一模糊的黑点，开始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看清了是一个小岛。

范明雄心里一阵高兴，只要把石碑立到岛上，证明这是 Y 国的领土，就算大功告成了，回去之后便可论功行赏了。

“快起来，都给我起来，前面有一个无名小岛，你们去几个人把石碑立到岛上去，这是命令！”

有几个 Y 军士兵慢腾腾地爬了起来，搬起了船上的石碑。

“动作快点，事成之后，我给你们记功。”

石碑上刻着一行越文，说明 Y 国对此岛拥有主权。

范明雄把着舵将船向小岛靠去。

此时，正在海上航行的我 22 号驳船，首先发现 Y 国武装船。船长殷生富下了命令：“前面发现敌船，机枪准备。”

同时，殷船长马上用电台向 9521 号登陆艇报告了情况：“9521 号，9521 号，我是 22 号，前面发现 Y 国武装船 3 艘，正靠近我方小岛。”

9521 号登陆艇上的牛泉水副队长接到报告，立刻回话：“你们拖住敌人，我们马上就到。”

22 号驳船高速向 Y 军船队驶来，一下子冲到了敌船的中间，敌船四下散去。殷船长命令：“开枪警告，再跑就不客气了！”

机枪手朝天打了一梭子，枪一响 Y 军士兵乱成了一团，他们将枪丢到了一边，停住了船，站在甲板上举起了双手。

这时，敌 205 船已经跑远了，正好迎面碰上了中国 9521 号登陆艇。战士们朝天鸣枪，命令 Y 军停船，Y 军一边胡乱开枪，一边全速朝公海逃窜。

“全速追上去，不能让敌人跑了！”牛副队长一边下命令，一边走到了船舷的左边，对 3 名战士说：“你们跟着我跳帮，把敌船扣住！”

他正说着，9521 号已经追上了 Y 军 205 武装船，两条船的船边靠到了一块。牛副队长一个跨跳，如一只猛虎从天而降，稳稳地落到了敌船上，3 名

战士也紧随其后。

“不准动，动一动我就不客气了，把船停下来！”

Y军士兵全都惊呆了，举着枪愣在那里。

一名Y军军官连连摆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长官，不要开枪，我们投降。”说着朝那几个Y军士兵摆了摆手。

Y军士兵心领神会，马上把枪丢到了甲板上。

9521艇拖着Y军205船，高速追赶敌201船。范明雄看到中国军舰追来了，急得团团乱转：“快一点，再快点。”可是无奈Y军武装船大破太旧，怎样加速也跑不起来。

牛副队长命令：“开枪警告！”“哒哒……”登陆艇上的高射机枪开火了，子弹从Y军201船上飞了过去。几个Y国士兵吓得惊叫起来：“长官，反正我们也不是中国海军的对手，不如早点投降吧！”

范明雄知道逃不掉了，不如早投降，还可保全一条性命，便有力气地下了命令：“快，打出白旗，减速。”于是，一名士兵用枪挑着一条白裤子，左右摇动起来。其狼狈相，让人感到可笑。

中国的9521艇追了上来，牛副队长命令：“把船停下，人员到这边集合！”

敌人一个跟着一个举着手，爬到了中国船上。那个挑着白裤子的Y军士兵，一直举着手里的裤子不放。

“把裤子放下吧！你也不嫌累得慌。”

听到牛副队长的命令，那个Y国士兵这才放下了擎着的裤子。

三条Y国武装船成了中国海军的俘虏。

一次次的挑衅，一次次的失败，Y国当局明白了一个道理，要与中国对抗，必须找一个更强的靠山。

四、邓小平说：“海军陆战队，要抓紧搞。”

1979年4月3日，清明时节的北京，天空晴朗无云，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北京西山则笼罩在一片清雾之中，蒙蒙细雨在树丛中飘洒，地面上一层亮闪闪的水珠。

在西山的一幢红砖灰瓦的小楼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庭院，院子里没有花草，只有两棵苹果树和几棵小桃树，校头上开满了红白相间的小花。

邓小平坐在门前的椅子上，正在认真地看着文件，他戴着一副老式花镜，一眼看去，们很像几年前在江西劳动的那个平易近人的老工人。

“首长，让我来给您念吧。”秘书在一边说。

“不用念，看得很清楚呢，自己看就是慢一点，可以边看边考虑。”小平说着摆了摆手。

秘书不再劝他，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自从这年1月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和日本之后，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2月中国边防部队自卫反击战打得好，撤得也好。中央很满意。

但是，可能出问题的还是中国的南海。

想到这里，邓小平拿起一份总参送来的报告看了起来。报告是关于苏联正在利用Y国大举南下，对我南海已形成了很大的压力。

“苏联给Y国的军事援助1978年比1977年增加了1倍。1979年已经确定的相当于1978年的20倍，约10亿美元。已经为Y国装备了大约50架苏

制灌式轰炸机，150架不同类型的米格战斗机。2艘“别佳级”护卫舰，2艘常规动力潜艇，1979年还将提供10艘舰船。

“Y国作为回报将金兰湾、岷港、西贡、海防等港口和机场交给苏联，作为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基地，这样苏联太平洋刚队的活动范围向南延伸了2000多海里。”

读到这里，邓小平放下文件，点上了一支烟，慢慢吸了一口。他抬头望着远处那层层叠叠、峰岚相连的群山，陷入了沉思。

“首长，叶飞和杜义德同志来了。”

“他们在哪里？”小平看了看院子里没有人。

“已经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

“那好，我们就在屋里谈，把文件收一下。”

邓小平站起来，健步朝小楼一角的客厅走去。

海军第一政委叶飞和政委杜义德站在门口，看到小平走过来，便迎了上去。

“小平同志，您可要注意身体呀！”

“没事，没事，好得很！”说着三人进到了屋里，刚刚坐下，小平接着说：“不要寒暄喽，我们说正事，海军建设方针的事，你们议过了没有？”

“已经议过两次了，大家统一了看法，一定要下大力气把海军搞上去，当然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

听了叶飞的话，小平同志点了点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的海军应该是近海作战，是防御性的，海军建设一定要服从这个方针。”

“从目前南海的情况看，近海作战，我们还是很需要一支海军陆战部队。”叶飞提出了海军的建议。

“过去，我们搞过。”小平同志回忆道。

“是的，53年搞过，后来到57年就撤销了。”杜义德政委说。

“我支持你们搞，但一定要搞好！”

叶飞听到小平的话十分兴奋：“我们一定搞好，准备先搞一个陆战旅，有了经验再搞。”

“人不一定很多，但装备要好一些，要顶用，要管事。”

“准备把基地放到海南，将来主要用于南海作战。”

邓小平赞许地点了点头：“要抓紧搞，很快就会用上的。”

邓小平同志的预见是十分英明的，正是这支在他的关怀下组建的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在几年之后的南沙海战中，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

叶飞接着向邓小平报告：“今年2月，苏联航空母舰‘明斯克’号，离开了黑海舰队基地，经过地中海、印度洋，向南中国海驶来……”

“看来是来者不善啊，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看看它要干什么就是了，大不了给Y国撑一撑腰。”小平从容不迫地说完后，又坚定地说：“不管是谁，只要它敢侵入我国的领土和领海，就不能客气，不能手软。毛主席那时候常说，别的什么都好说，国家的主权一步也不能让，这是个原则问题！”此话一出，铿锵有力，落地有声。

“海军已经命令南海舰队，派出军舰和飞机进行侦察、监视了。”

“就按你们定了的办，还有5月份的那个演习，准备得怎么样了？”小平同志关切地问。

叶飞很有信心地回答：“都已经准备好了！”

小平露出了满意地笑容，连连说：“是的，不搞则罢，搞就要搞好！”

五、苏联航空母舰发出让路的信号

1979年6月18日，波涛翻滚的马六甲海峡暮色苍茫，天地之间海空一色，海水碧蓝如洗，大片的鱼群从海面上划过。

苏联“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编队全速向南中国海驶来，在前面开道的是“巴甫洛夫斯克号”导弹巡洋舰，在后面紧跟的是“罗格夫号”登陆舰。

“明斯克号”航空母舰的舰长戈基纳耶夫海军少将站在甲板上，看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充满了得意之色。“明斯克号”长300多米，排水量4.5万吨，最高航速32节，舰载飞机32架。虽然不是世界最大的，但肯定是最好的。

“戈基纳耶夫将军、刚才观察哨报告，发现后面有军舰跟随。”副舰长向他报告。

“是哪国的？”

“不清楚。”

“派飞机夫看一下。”

戈基纳耶夫少将下达完命令，便走到甲板坐在软椅上，点上了一支烟。

一架苏式Ka-25反潜直升机，从后甲板上起飞，贴着海面飞走了。

几分钟之后，飞行员从无线电里报告：“报告舰长、距离24海里，发现美国‘洛克伍德号’护卫舰。”

“噢，是老朋友了，有没有攻击迹象？”

“没有攻击迹象，一切正常。”

“那就返航吧。”

6月23日上午9时15分，中国海军岸上雷达发现了“明斯克号”航母编队，我侦察船队全速追击，刚刚开出两海里，只听“轰”的一声，主机出了故障，等修好了主机，目标已经消失了。

紧接着我第一侦察船队在24里之外，从雷达上看到了“明斯克号”，全队高速追赶，可是因为船速太慢，一直没有追上。

下午3点53分，中国海军“曙光2号”从雷达上看到了目标，距离12海里。舰长一声令下，“曙光2号”高速向目标驶去。

4点40分，“曙光2号”追上了苏联“明斯克号”。

“是中国海军的船，我们也是第一次见面。”戈基纳耶夫少将命令：“减速，10节，方向东北。”

这时国民党海军的两架直升飞机也赶来了，跟在“明斯克号”头顶上。

美国海军“洛克伍德号”，也从后里追了上来。三国四方的军舰飞机，混在一起好不热闹。

这时，中国海军南海舰队的“K420号”船，也从“明斯克号”左侧方向高速追了过来。这艘船由于进行了改装，从外表上很难看出它的类型。

戈基纳耶夫少将对此很不放心，又见我“K420号”船开得很快，直朝“明斯克号”冲来，便又派出直升飞机临空侦察。

“报告将军，这是条小船，没有什么大型武器，没有攻击能力，也没有攻击迹象。”

“很好，不必侦察了。”戈基纳耶夫少将这才放心了。

我“k420号”船的船长赵宝勋看到“明斯克号”之后，不由地说道：“好家伙，真是个大家伙呀，靠上去侦察。”

“K420号”般靠了上去，两船靠得很近。

戈基纳耶夫少将大为不悦：“鸣笛，叫中国船走开，不然撞翻了这个小东西，我们可不负责！”

“嘟……嘟……”“明斯克号”发出了两声短笛。按国际信号表示，“明斯克号”将向左拐。

赵宝勋船长听到了“明斯克号”的信号，便说道：“这大家伙、要把我们挤走、我偏不走，咱们也朝左拐！”

“K420号”也发出了信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意外情况出现了、K420号的汽笛出了故障，应该发出两声短笛，可是只发出了一声，这就成了向右拐了！

戈基纳耶夫少将大为不快了：“中国海军要撞船嘛！还是要和我们一比高低！”他伸出头去看了看说，“中国船太小了，胆子可太大了，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胆大的海军，好的，好的。”

戈基纳耶夫少将想到这里，皱了一下眉头下令：“停车，让中国船从我舰首通过。”

“舰长，这不是我们向中国船让路了吗？”副舰长在一边有些不服气。

“让路，又怎么样？难道你要看着它撞碎吗？那样我们就没有责任吗！”戈基纳耶夫少将不以为然：“我知道，中国海军很小，可很勇敢，我不想和他们一比高低，至少是在现在，因为不是一个等级。”

“明斯克号”停住了，可等了半天中国船也没有动。

原来，我船发现信号错了，船长马上下达了停车的命令。

“你看他们不是也停船了吗，他们不过是想比一比谁更勇敢。我们仍按原航线前进。”

戈基纳耶夫少将一声令下，“明斯克号”又动了起来。

凡是在南中国海看到“明斯克号”的中国海军官兵，心中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艘大船再一次勾起了中国海军的“航母情结”。

有人说：“没有航母，不成现代海军。”

也有人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了航母，我们为什么还没有？”

“一艘航母就等于100多万平方公里海疆！”

“一艘航母可以保卫三个海上大庆油田！”

14年之后，苏联解体。“明斯克号”航空母舰退出现役，当中国刚有购买这艘航母的意向，竟遭到了美国等国的激烈反对。美国提出了一个奇怪地理由，中国有了航母，就会打破南中国海上各国武力平衡。正是看到了美国的脸色，Y国才有恃无恐地屡屡在南海挑起事端，也同样一次次地自食恶果。

六、中国国旗插上了永暑礁

1980年11月8日，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南沙海面上的座座小岛，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在万里波涛上。

海航某基地一片繁忙，指挥塔上正在紧张地调度着起落的飞机。海航第B团的副团长郝安富，跳进了一架“轰侦-6型”飞机。

前方出现了两发绿色信号弹，这是起飞的信号。郝安富将飞机开上了跑

道，飞机快速地滑行起来，他轻轻一拉操纵杆，飞机腾空而起。

“基地，基地，我正飞向目标。”

“基地明白。请注意，我掩护机群在你后方。”

“明白。”

郝安富一边和基地联络，一边高速向南沙飞去。飞机一连穿过三层云区，眼前变得明朗起来。

郝安富看了一下飞行表，已经飞了 90 分钟。

“我已经看到了北子岛。”

飞机开始俯冲，接着又拉平了。郝安富打开了自动照相机，岛上绿色的植物，密林中 Y 军的工事。营房全被拍了下来。他接着机头一转，又飞住了中业岛、南钥岛。

基地传来了命令：“侦 6 注意，雷达发现入侵目标，你可返航。”

“明白。”

Y 国驻金兰湾的空军，发现了我军侦察机之后，空军 371 师所属的 3 架“米格-21”紧急起飞，一前两后，欲将我“轰侦-6”截住。

大约十几分钟以后，Y 国空军发现了中国飞机，摆开了进攻的队形。这时一架 Y 国飞机突然发现高空出现了 4 架中国战斗机。

“我上面发现中国飞机。”空军上尉黎明灵马上向另两架飞机报告。

“不要管他们，攻击目标！”Y 军飞行团长下了命令。

这时黎明灵猛一抬头，又发现了摆出三个战斗队形的 8 架中国歼击机。他连想也没想，二话不说，转头逃窜。

Y 军飞行团长见势不好，也不敢停留，落荒而逃。

中国空军也不再追击，编队返航了。

Y 国的飞行员有不少是中国培养的，自知学生打不过老师，尽管在外交场合气壮如牛，可是一到了真刀真枪了，全都瘪了。

1988 年 1 月 23 日，南海舰队由施工船和护航舰组成的 552 编队，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了南沙海面。

天亮的时候，552 编队经过了北子岛，“宜宾舰”上的中国官兵发现了北子岛上的 Y 国士兵。Y 国士兵发现了中国军舰之后，顿时乱成一团，在工事里把机枪也架了起来。

“水雷长，水雷长你看，敌人把机枪也架起来了。”战士小方对水雷长段成清说。

“不要理他们，他们敢动武，咱们就不客气了。”

岛上的敌人一直没敢动。552 编队经过鸿麻岛时，岛上大约 30 多个 Y 国士兵，光着上身，一边拍胸跺脚，一边破口大骂，我舰队表示了高度的克制。

1 月 31 日下午 4 时，中国军舰到达了永暑礁海面，水雷长段成清带领 6 名官兵，驾驶小艇登上了永暑礁。段成清从怀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轻轻地插到了旗杆上，用力插到了永暑礁上。

段成清对战士们说：“这个礁盘虽然很小，可它是祖国的领土，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它。”

战士们举起了右手，向祖国宣誓。

2 月 17 日正是中国尤年的正月初一，本来 Y 国也有过春节的习俗的，可是这一天，Y 军 851 号扫雷舰、614 号运输舰偷偷驶向中国的华阳礁。

2 月 18 日下午 1 时许，Y 军士兵从运输舰上放下了两条橡皮舟，朝我华

阳礁划去。我南拖 147 号船发现之后，立刻派出排长林书明，带领 6 名战士，乘小艇赶到了 Y 军的前面，用身体护住了礁上的中国主权碑。

Y 军 815 号扫雷舰舰长欲下令炮击我南拖 147 号船，正在这时，我“南宁号”导弹驱逐舰高速驶了过来，主炮和导弹全都对准了敌人。Y 军一看自知不是我军的对手，调转船头逃跑了。

南沙又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七、赤瓜礁上勇者胜

1988 年 3 月 13 日，中国 552 编队在保卫南沙中迎来了新的一天。这天下午，502 护卫舰在赤瓜礁一带追赶敌 604 船，突然发现敌人在我赤瓜礁海域内集中了 4 艘军舰。

“指挥部注意，我舰在赤瓜礁附近发现 4 艘敌舰。”502 舰舰长马上向编队指挥部报告了敌情。

我 513 舰、556 舰同时赶来增援 502 舰。

晚上 12 点左右，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借着一丝灯光，第一小组组长王正利带着 6 名士兵，乘小艇在东南角登上了赤瓜礁。海浪喧嚣，周围什么也听不到，只是偶尔听到一两声海鸟的叫声。

王正利和战士们站在中国的主权碑边，在齐腰身的海水中整整守了一夜。

3 月 14 日天亮时分，东方刚刚露出一丝鱼肚白，几十米远刚能看到人影，王正利看到几十名 Y 军士兵，也爬上了赤瓜礁，他顿时明白了，敌人是在昨天夜里上来的，看来今天要有一场恶战了。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王正利下达命令后，又马上向指挥部报告了情况。

天亮之后，敌人仍在向赤瓜礁上增兵。

我 502 舰副政委王永兵和战士们也开始登上了赤瓜礁，个头矮小的卫生员方建益身扛一面国旗走在最前面，他的脚上一连划了好几个大口子，海水一浸钻心地疼，他咬着牙一声不吭。到了赤瓜礁上一看，海水太深，旗杆又短，无法插下国旗，他便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了国旗的基座，双手紧握旗杆靠在身上。

Y 军 604 船放下了一根缆绳，一头系到了赤瓜礁上，一头系到船上。502 舰政委带领 7 名战士，驾驶小艇冲了上去，战士龙田山和呈海金举起砍刀，一连砍了好几刀将缆绳砍断了。敌人绑在缆绳上的小船被风浪冲走了。

在五星红旗下面，我海军陆战队 58 名士兵，与 Y 军 43 名士兵，枪口对着枪口，整整对峙了两个小时。中国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加上平时的严格训练，身体强壮，如同黑铁塔一般。而 Y 军士兵个个瘦小，面色苍白。

两个小时过去了，Y 军士兵已经筋疲力尽，对着中国士兵乱喊乱叫起来。

“冲上去，把敌人赶下海去。”王副政委下了命令。

战士杨志亮第一个冲了上去，后面跟了十几个战士。中国士兵冲进了敌阵，双方扭打在一块。战士杜厚样冲上去将 Y 国国旗按到了水里。

一名 Y 军士兵哇哇叫着，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

杨志亮一把抓住了他的枪管：“你敢开枪，我就收拾了你！”

Y 军士兵对准杨志亮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臂。

“敌人开枪了，敌人开枪了！冲啊！”战士们喊了起来，勇敢地冲了上去。

Y国604船这时也用机枪向我赤瓜礁上的战士扫射，子弹呼呼地乱飞，水面上水花飞溅。

中国士兵一听枪响，迅速还击，双方展开了枪战。

我502护卫舰冲了上去，舰长陈伟文下令：“对准敌640船开火，击沉它！”502舰上机枪、火炮一齐开火了，只见半空中火光闪闪，炮弹下雨一般落到敌舰上。

几分钟之后，敌舰起火了，接着便开始下沉，舰上Y军士兵鬼哭狼嚎叫成一片。

正在赤瓜礁附近的敌505登陆舰和605运输船，也抢先向我531和556舰开火。我舰马上还击。

10分钟之后，Y军505舰挂出了白旗。一名Y军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喊道：“中国军舰，不要打了，我们投降了！”

中国军舰停止了射击，敌舰马上调转船头逃走了。一看便知道，敌舰受伤严重，舰身倾向一边，航速很慢。我舰也不迫击，只在一边监视。只见敌505登陆舰没开出多远，便沉没在茫茫大海之中了。

敌605船也开始漏水，只好冲上了海滩，停在那儿再也不能动了。

这次海战，中国海军对Y国海军三比三，激战不到30分钟，Y国海军三艘军舰两沉一伤。

南沙海战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我们夺回了几个礁盘，而是显示了中国人民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决心。

邓小平在签署南沙海战嘉奖令的时候，仔细地读着立功人员的名字，好像要把他们一一记住。

1989年在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上，在炮火中扛了两个多小时国旗的小战士方建益作为特邀嘉宾，走进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演播大厅。

主持人在向全国人民介绍他时说：“这就是我们活着的‘王成’！”

小战士急忙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

保卫共和国海礁的英雄成了晚会的主角。

我们的共和国从她诞生的那天起，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陆地到海洋，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官兵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着一曲曲祖国与人民平安的颂歌。

我们不会忘记昨天，我们也会更加珍惜明天。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用领袖的勇气和人民的决心向全世界宣布的真理。

这是新中国长治久安的保证。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的海洋面对世界。它是蓝色国门，也是最广阔的通道。

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历史上百分之九十的列强入侵，是从海上发生的，历史不能重演，人民海军使命重大。

面对就要到来的21世纪，我们说，我们将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将不失每寸蓝色国土！

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这将是梦想。

